一瓣河川





雨楼清歌 著

第二届 网络文学双年奖 优秀奖
第三届 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武侠组 首奖

一场等待十二年的必死之约
一幅收入万里河川的梨花图
青眸映雪、云中一刺、涉川绝响……
人心最是浅薄，几个痴念便能纠缠一生。

一瓣河川

江南 作家 严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六神磊磊 作家
小椴 作家 宝树 作家 陈楸帆 作家 一致推荐

雨楼清歌是一位值得期许的青年武侠作家。——江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一瓣河川

雨楼清歌 著

第二届　网络文学双年奖　优秀奖
第三届　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武侠组　首奖

一场等待十二年的必死之约
一幅收入万里河川的梨花图
青眸映雪、云中一刺、涉川绝响……
人心最是浅薄，几个痴念便能纠缠一生。

江南 作家　严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六神磊磊 作家
小椴 作家　宝树 作家　陈楸帆 作家　一致推荐

雨楼清歌是一位值得期许的青年武侠作家。——江南



雨楼清歌 著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一瓣河川

作者：雨楼清歌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5

ISBN：9787513329774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风露刺
山中青眸
舟上云踪
落英谱
吹雪藤
燃萼楼
一瓣河川
凉枝辞



风露刺

然而两人只是
无言对视了极短的时间
柳青凝拔出了剑
春风不停，白絮在扶柳镇里乱飞
那一天，整个江湖都沉默

扬州扶柳镇上的梨花开了，于是远在巴蜀的杨逊欣然东下，去赴一场必死之约。

一

那天峨嵋山下的云罗茶肆坐满了南来北往的旅人，堂中茶香氤氲，阵阵水烟似被起伏的人声催得鼎沸。众人各自谈论行路见闻，有个江南客商道了句：“前一阵打扬州过，见扶柳镇上的梨树竟抽出了花骨朵，似又要开花了……”

众人讪笑：“梨树开花，最寻常不过，有什么好说的？”笑音未落，坐在角落里的一名青衫茶客忽然站起。

那青衫人本在静静饮茶，半天无人注意，此刻长身而立，却似有一抹清奇之意随着他抖袖振衣逸散开来，满堂客人竟都不自禁地止住交谈，转头去瞧：但见此人书生打扮，三四十岁年纪，模样温雅，目光深寥如星，嘴角勾出浅笑，仿佛刚听闻什么喜讯一般。

茶肆中沉寂了片刻，茶客们面面相觑，似为方才不约而同的噤声

感到困惑，随即哄闹谈笑再起。

先前那江南客商继续道：“这就是你们孤陋寡闻了，那扶柳镇水土有异，寻常花树俱难种活，故而遍植柳树，因此得名。十来年前，却有一名女子在镇上种成了一株梨树，成为扬州奇闻。可惜没过数年，那梨树便被人毁去枝叶、劈成了秃干，从此再不开花结果。眼见这树逐年枯朽，已与死木无差，谁曾想月前重又抽枝吐蕾，料想至今日已绽出了梨花……唉，造化之奇，当真难言。”

众人评议几句，转言别事。未过多久，忽见茶肆伙计领着个黑衣汉子从后堂急步转入。伙计指了指那江南客商，黑衣汉子晃步一闪，瞬息掠过两丈，右手已按在客商心口，掌心方触即离，又扯住了客商肩头，喝问：“你这厮不会武功，是谁指派你来此胡言乱语！”

茶客们见这汉子样貌威严、声色俱厉，有人不忿道：“阁下又是何人，怎恁地凶狂？” 旁边伙计低声解释说此人正是茶肆掌柜。众人更是惊疑：数年间过往这茶肆多次，却只见过三两个跑堂伙计，倒真似从未见过掌柜露面。

那江南客商颤声道：“好汉说笑了，小人哪敢乱讲话？”

黑衣汉子怒道：“扬州梨树开不开花，却与你何干？要你这贼厮来峨嵋山下多嘴！”见那客商抖如筛糠不似作伪，又叹道：“罢了，天意如此，怪不得你。”说着放脱了客商。

那客商肩头被按时未觉异样，在黑衣汉子放手后却感一股奇劲从肩头发作，继而游走全身，带得双足离地而起，腾云驾雾般飘飞出丈远，撞翻三处桌椅才着地。

众人不懂这手“积云掌”功夫的厉害，只啧啧称怪。黑衣汉子又问：“那穿青衫的书生向何处去了？” 那客商软倒在地，慌忙答道：“啊，那位相公不是正在……”回头伸手去指，却指了个空—原来

那青衫人不知何时竟已悄然离了茶肆。

黑衣汉子问完见众人个个懵懂，不禁重重跌足哀叹。那客商寻思片刻，哆嗦着补了一句："好汉息怒，方才那相公听我说了梨树之事后，似面有喜色，料想出不了什么坏、坏事……"说到这里，见黑衣汉子猛然瞪来，眼神中满是忧愤悲苦，不由得心惊胆战，舌头打结。

黑衣汉子不再理会客商，抬足一迈，众人只觉身侧如有黑云席卷而过，挤在门口的茶客们身不由己地向着左右跌飞，站定后打量堂中，已没了那汉子。

众人纷纷涌出门外，见顷刻间那汉子的身影已是极远处的一个黑点，无不骇然变色。

黑衣汉子出茶肆后即展开轻功朝东奔行，掠起的疾风吹得一路上草叶激摇、灰土乱扬。然而过去半盏茶时分，前路仍不见青衫人踪迹。

他略作驻足，奔上左近一处山坡，从高处凝目眺望：郊野间碧草连绵、花树星星落落，极远处有一道渐行渐远的青影，步姿遥看轻缓，但每一微动便晃出数丈—风中春草起伏如浪，青衫人浑似凌波飘渡。

黑衣汉子心知难追上，取出随身纸笔，潦草写了一张字条，仅书"杨逊东下"四字，打了个响亮呼哨后便伫立如石雕，直到一只灰鹰飞停在他臂膀上。

少顷，行至层峦秀嶂间的青衫人忽然仰头望天，皱眉苦笑一声，收回目光继续跋涉—高天上，飞鹰穿过了流云，不知落向何方。

二

“有劳你了。”翌日，浣花溪畔，一名白衣女子轻抚鹰羽，取下了纸条。灰鹰在女子头顶盘旋片刻，振翅飞远。

那女子方展开字条，便有一个长发少女凑近来看：“徐臻师姐，有新讯息吗？”两人周围还散立着十余名同伴，闻言纷纷上前询问，一群妙龄女子嗓音此起彼落，在潺潺溪水声中殊显清脆。

“秦瑜师妹，你言行莽撞，迟早闯祸。”徐臻瞪了长发少女一眼，继续道，“这是游帮主传来的消息，‘鹰讯’上所写与师尊和杜泓的传书一致—杨大侠果真已动身东下。”

众女一时静默。徐臻环视周遭，但见草乱树密、野径人稀，一树树桃花为晨雾掩映，久看之下引人心中冷怅。

秦瑜问：“师姐，你说我们会不会来迟了？”

徐臻道：“不会，昨夜师尊传书中说杨大侠在从峨嵋山赶赴成都的途中为唐门高手拦阻，耽搁了不少时辰。”

秦瑜咋舌道：“连唐门的‘骤雨飞蝗阵’都截不下他，咱们峨嵋派就能拦得住吗？”

徐臻冷哼一声：“拦不住也要拦，杨大侠义薄云天，有大恩于江湖，我等侠义辈弟子，岂能坐视他去送死？”

众女子闻言一齐肃然称是。秦瑜又问：“都说杨大侠和那……那姓柳的女子有约，等到扶柳镇上的梨花重开时，杨大侠便须去扬州赴死，可我总觉是假，杨大侠怎可能订下这样蠢的约定？”

徐臻蹙眉：“此中详情无人知晓，似是杨大侠为那柳姓女子诓骗，在一场赌斗中输给了那女子，从而欠下她一条性命。”

秦瑜摇头道：“可是杨大侠绝顶聪明，怎会为人所骗？那姓柳的

女人武功很高吗？”

徐臻道：“传闻中她刀术是不低的……”语声骤疾，低喝：“留神来路！”

众女一凛，望见野径上远远走来七八个挑着行李货物的汉子。徐臻脸色一变，率领诸女迎在路中央，对着其中一个肩挑重担的青衫人施礼道：“杨大侠请留步。”

秦瑜走近了好奇打量：“杨大侠，你是江湖上有数的大剑客、堂堂的名侠，竟打算冒充贩夫蒙混过关吗？”说话中看清了青衫人的样貌，但觉他风神清雅，眉眼俊逸，心中一动，不自主地放低了声音。

“姑娘说笑了，这里可并非什么关隘。”青衫人一笑，将担子交与旁边贩夫，对众女拱手道：“杨某只是搭一把手帮帮这几位朋友罢了，失礼莫怪。不知诸位有何指教？”

徐臻道：“不敢。晚辈是峨嵋弟子徐臻，见过杨大侠。”说完扫了那几个贩夫一眼。那几人久在巴蜀行走，早认出了诸女的素衣与雪白剑鞘，又见数位女子戴着斗笠，显是出家女尼，当即连声赔罪，顾不上对杨逊道谢便匆匆离去。

杨逊道：“在下还须赶路，诸女侠若无旁事，咱们就改日再叙。”说完躬身抱拳，便欲绕过。

徐臻一挥袖，锐鸣声接连响起，诸女拔剑出鞘，挡住杨逊去路。徐臻冷声道：“杜先生传书说杨大侠东下扬州，定会经过浣花溪。果然如他所料。”

杨逊沉默片刻，轻轻点头：“因为这里是我第一次遇到她的地方。”

众女相顾无言，徐臻皱眉道：“我等在此恭候，实为劝杨大侠舍

却东行之念，就此归返。”

秦瑜亦道：“杨大侠，我真想不通，你为何定要去扬州？”

杨逊微笑：“烟花三月，春光正盛，为何不可下扬州？”

秦瑜急声道：“可、可你这是去寻死！”杨逊含笑不语。

徐臻深吸一口气，缓缓道：“遥想当年洞庭英雄会上，杨大侠摧破‘万鬼门’奸谋，孤剑三战，救武林于水火，那是何等的英雄气概，难道如今俱不复存？杨大侠，你为浅薄的痴念所惑，轻生赴死，实属不智。”

杨逊轻叹：“徐姑娘言重了。”说着解下了背后的长剑。

众女一惊，各自戒备，然而杨逊只是提剑走到了溪边一株桃树下。在杨逊侧身时，秦瑜瞧见他鬓角上已有些许银丝，心中莫名一酸。

徐臻领众女紧紧跟上，再劝道：“非只庐山与洞庭，以天下之大，万水千山，何处不可去？杨大侠又何必放不下区区扬州？”

杨逊恍如未闻，凝望满树桃花，低声自语：“就是这棵树，十二年前，柳姑娘她就站在树下。”

他想起当年溪边也是飘着薄雾，连春风都湿凝欲滴，桃花带露浓；那时柳姑娘拂开层层花枝朝他走来，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初见她的那一眼让他心中一幅模糊多年的画卷忽然清晰，似有一声空灵的鸟鸣从遥远的梦境中传来，震散蒙尘，唤醒神魂。

徐臻微怔，冷笑接口：“杨大侠莫忘了，十二年前在溪边的不只柳姑娘，还有四名平山鬼堂的杀手。”

杨逊点头：“不错，那四人手段歹毒，潜在溪水里伺机偷袭，后

来被我杀了三个，柳姑娘杀了一个。”

徐臻道：“传闻杨大侠那日以剑锋为笔，挥剑在风里题诗，剑痕透过三名杀手的身体打到青石上，刻出了一行温飞卿的词句—不知此事真假？”峨嵋众女闻言骇然，均觉难以置信。

杨逊道：“那青石就在诸位身后丈远。”

话音未落，秦瑜已自顾自转身而行，寻到那方大石，拭去石上灰土，辨认着痕迹一字字念道：“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半数女子闻声都忍不住回头去看，徐臻不及喝止，暗道不妙。当是时，杨逊拔出了涉川剑，横扫斜挥。

徐臻见杨逊在眼前不远处挥剑，剑上却无声无息，方觉诧异，耳边已炸开了呼啸的风—一瞬里，十余名峨嵋女剑客均感身侧似有一道急流擦过！

诸女凝劲横剑自守，都觉周身无损，徐臻听到身后传来石屑飞溅声，回想方才映入眼角的微光，震惊恍悟：杨逊在树下空挥剑刃，剑劲破空之速快到匪夷所思，故而剑风传到众女耳畔才炸响，而剑光却落在更远处，从她们身后青石上绽亮。

徐臻清喝：“不要回头，合围！”众峨嵋女仗剑疾走，将杨逊及那株桃树围在当中。秦瑜又瞥了一眼那青石，失声叫道：“石上的词句已被他的剑气抹去了！”

杨逊四下环视，怅然一叹：“溪水真清，这桃花真艳。”

徐臻冷淡道：“若杨大侠执意去扬州，世上的好花好水恐怕永见不到了。”

杨逊苦笑："如此静花流水实在牵我心魂，让我想到一碗阳春面。离了川蜀后，怕是再难吃到一碗山水般清宁的面了，可惜。"

"阳春面？"秦瑜愕然，"杨大侠，你、你是失心疯了吗？"

杨逊淡然道："姑娘又说笑了。杨某要去会一位故人，无意与诸位争斗，请诸位成全。"

"不！什么故人，分明是蛇蝎心肠的恶女人！"秦瑜脱口而出，"杨大侠，你侠义肝肠，为人太善，你是……是被那姓柳的骗了呀！"

杨逊摇头："姑娘不必多言，请借一步道路。"

"你怎地如此执迷不悟？"秦瑜又气又急，"那四名杀手正是姓柳的买通的，她杀那个杀手也是做戏，她着意接近你、与你交好，全是为了刺杀你替父报仇。她瞧出你是至诚君子，便骗你同他赌斗，使诡计赢了你，要害你性命……杨大侠，这、这些你明明都清楚呀！你都是知道的呀！"说到最后，语声已微微哽咽。

"我当然知道。"杨逊淡淡一笑。

"那你为何还……"秦瑜大声质问，却被杨逊一言打断："姑娘，贵派掌门师太没在左近吗？"

秦瑜一怔，触及杨逊的清幽眸光后芳心微乱，不假思索道："掌门师尊应当已在赶来浣花溪的途中……"

徐臻瞪视秦瑜，似怪她多嘴，杨逊笑了笑："看得出徐女侠是不喜多言的脾性，方才接连劝说杨某，是为拖延到令师前来吧。"

徐臻一凛，挥剑截向杨逊下盘，急令同门："还不出剑！"与此同时，杨逊道了声"得罪"，倏然一剑刺穿了桃花树。

桃花漫天纷飞，青衫消隐不见。

—霎时间，峨嵋诸女心生幻象，只觉杨逊的身影破碎如烟，散入了万千桃花瓣中，每一瓣里都藏有杨逊的点滴神魂，竟茫然不知该剑刺何方。

诸女身后，杨逊携着一身落花停在风里。

……

徐臻豁然转头，只瞥见一道光华在青石上蜿蜒扫过，而杨逊已然还剑入鞘。

众女欲追，却莫名地举步滞涩—飘坠在她们周围的花瓣上尚有未散尽的剑意。

等她们冲过缤纷落英时，杨逊已立在溪水的另一岸。

秦瑜横剑问道：“师姐，还追吗？”

徐臻苦涩一笑：“罢了，他有借花藏神的身法，又有裂石碎风的剑意，凭我们是拦不住的。”

杨逊犹豫一瞬，没有转头，背对诸女告了声“失礼”，青影起落如飞燕，顷刻没入朝阳的辉光。

……

众女走回青石旁，石上有杨逊新题的字：“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

“杨大侠可真是个好人，在孤身赴死的路上还帮人挑担。”有个峨嵋女弟子轻声说。

秦瑜看着青石上一道道崭新的剑痕，心想，杨大侠真正牵挂的地方，终究是在别处—千里万里的巴山蜀水留不住他；朝朝暮暮的清溪

明花，映在他心中也不过只是一碗阳春面。

三

碗中面白如雪，汤清如云，白衣儒生捧着瓷碗站在一溪春色中，凝眉不言。

“我说老杜，你若不想吃面，就给我吃。”蹲在儒生旁边的黑衣汉子将空碗搁在地上，不耐烦道。

“浣花溪上如花客，绿闇红藏人不识——看这满地落花如碎剑，料想杨逊半日前方从溪边经过。”儒生随手从风里撷了一瓣飘飞的桃花，吹了吹放入面碗，亦在桃树旁蹲下，打量地上。

黑衣汉子道：“看来你我传书都晚了，峨眉掌门未及赶来。峨眉弟子既拦不下他，广安府和渝州的好汉只怕也留他不住。”

儒生点头不言，黑衣汉子见他久不动箸，瞪眼又催。

“唉，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那儒生悠悠一叹。

黑衣汉子道：“一碗阳春面，寡淡无味，难吃之极，有什么舍不得吃的？”

“你懂什么？”儒生摇头，“桃花春水一碗面，此中自有真意，似你那般三两口吃完，实在暴殄天物。”

黑衣汉子冷笑：“我是粗俗不假，料想若非为了杨逊，你杜泓杜大公子自是不屑和我双双蹲在桃树下吃面了。”

杜泓哈哈一笑，一口气吃光了碗中面，坐倒在地：“我却也没想到，你堂堂丐帮帮主游寄江，竟会为了杨逊在峨嵋山下开一间那般净雅的茶馆，你从前可是污衣派弟子。”

游寄江盯着杜泓半晌，忽然流下泪来。

杜泓吓了一跳：“老游，你哭什么？”

游寄江道：“我还是头回见你这贵公子一屁股坐在泥地里—你是犯了多大的愁啊。坏了，我看我那杨兄弟是难逃一死了。”

杜泓张口欲骂，片刻后却只喃喃道：“若他真死了，这世上可再难找一个能陪我吃面的人了。”

游寄江脸色顿变：“真没法子拦回他吗？你杜泓可是人称‘不测之渊’的武林第一智者……”

“拦不住的。”杜泓徐徐道，“当年杨逊名头低微时，便有江湖名宿给他下了‘谦谦君子，用涉大川’的断语，说这少年人虽温和柔善，他日必成大器。后来他侠义之名果然震动天下，单说当年柳寒山号称霸刀无双，若非杨逊闯上五老峰将其重创，恐怕至今天霜堂仍在为祸武林。”

游寄江叹道：“不错，要论侠心之坚忍，咱俩可是比杨逊差远啦。”

杜泓索性仰面躺倒，任白衣染泥：“你想想，这些年里，他想做之事，哪一件是没做成的？平素越是谦和温润的人，往往越难被动摇。只要杨逊决意做一件事，以他的武功智略，天下无人能挡。如今他铁了心要东下赴死，我们又怎拦得住？”

游寄江默然不语，良久才愤声道：“柳青凝那妖女，不知使了什么诡诈伎俩，竟骗得杨逊赌输了性命。好在她当时鬼迷心窍，竟不杀杨逊。谁料十二年后又生事端，我早几年便该去扶柳镇把那梨树连根刨了，一了百了。”

杜泓摇头：“当年杨逊以重金请托镇民善待梨树，又传出话去不

许武人前去毁伤，此事江湖共知，何况两个活人相会，刨一棵死树是阻不住的。那场赌斗是否公平，外人说了不算，总归是杨逊甘心情愿地认输，咱们硬加干涉，不许他践约，确有些于理不合。”

游寄江道：“于理不合的分明是那妖女。”

杜泓苦笑：“你莫要一口一个妖女，其实那柳姑娘也不容易，昔年天霜堂为祸时她僻居关外，并没什么恶行，她要刺杀杨逊为父报仇，也是人之常情。”

游寄江道：“目下说这些还有屁用？我只问你，既然拦不住，那我们还拦不拦？”

“拦，当然拦！”杜泓从地上一跃而起，“总有些变数是人力难以料想的，不试试怎么知道？我这就赶去金陵布置。老游，你若能请动武当‘龙鹤七剑’下山，或可截住杨逊。”

游寄江目光一闪：“怎么？涉川剑破不了‘鹤舞龙游剑阵’吗？”

“涉川剑锋芒最盛之日，天下诸剑辟易。然杨逊败柳寒山时元气大损，剑威已不复当年，若再以一敌七，怕是必败无疑。”

“好，我这就去！”游寄江起身便走，却被杜泓叫住：“老游，你没派人去截杀柳姑娘吧？”

“呸！我可做不出那般事，我也知杨逊是自己愿赌服输……”游寄江叹了口气，又道，“但恐怕难免会有义愤武者想在柳青凝抵达扬州之前杀死她吧？”

“难。柳青凝聪敏机变，身携削铁如泥的神兵‘霜鱼’，又精通易容藏踪之术，拦她不比拦杨逊容易。如我所料不差，她从山海关南下，今夜已至山东，而杨逊也要过巫峡了吧？”

四

“风岩朝蕊落，雾岭晚猿吟。巫峡之幽深狭长，果然名不虚传。”明月当空，江上舟中青衫人独立喟叹。

背后艄公接口笑道：“客官是头回下江南吗？”一边问话，一边放脱了桨，悄退到船尾。

青衫人听出艄公正伸手入怀，暗叹一声，答道：“往常都走旱路，这回陆上的朋友好客，杨某不敢多叨扰，故而改乘舟船。如今看来，水路上似也要起风浪了。”

那艄公愣了愣，苦笑道：“自闻杨大侠离了浣花溪后，广安府的玄鹫帮、渝州的凌雁门都有留客之意，而青城掌门更是亲携众弟子一路追出，未曾想杨大侠手段高得骇人，如此多的武林豪杰竟不能稍阻行程。”说完已从衣襟中取出一支响箭，正欲抖放，眼前劲风扑面，却是杨逊回身倏忽掠至，出掌勾向响箭。

艄公目光锐闪，咬牙踏前迎上，以心口要害去硬接杨逊这掌。杨逊一惊，急撤去大半劲力，掌缘在艄公肋间扫过，那艄公闷哼一声，倒跃入水，手上响箭却早趁机甩飞在天。

杨逊没料到此人不惜重伤也要激发响箭，道声“得罪”，取过桨摆正了打横的小舟，长立静候。

少时，前方沉沉江水上忽然亮起了一点火光，迎面逆流行来一艘船，船上人手擎火把，仰天发出一阵凄厉啸声，宛如老猿哀鸣。

随即猿啼四起，远处江面上星星点点的火团渐次涌现，连成了一条贯连两岸的火龙。

杨逊淡淡道：“前面是白水寨的朋友吗？幸会。”船上人大笑：“岂止白水寨？”

“还有飞鱼寨！”“连江坞！”“寒蛟寨！”“流沙门！”……

响亮的通报声此起彼伏，漆黑的船身在火把映照下影影绰绰。

“长江十九水寨的兄弟俱在！见过杨大侠！”

杨逊拱手道：“莫作巫峡声，肠断秋江客—杨某只是过路的舟客，何劳诸多豪杰拦江啸迎？”说话中，所乘小舟距连成长线的水寨诸船越来越近。

“我等虽非白道好汉，但亦倾慕英雄侠士。杨大侠多年来的侠行义举，武林中哪个不钦佩？如今杨大侠一时糊涂，竟打算抛却有为之身不要，我们水寨的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

“诸君谬赞了，杨某半生荆棘坎坷，既等闲过了，便都淡忘。唯有竹边碎雪、柳梢残月，还有一同看雪看月的旧人，总是长留心中，清泠泠惹我难眠。”

“我等粗人，谈不来风月，只知杨大侠你受那妖女迷惑太深。如今十九寨舟船相连，铁索横江，万难渡过，奉劝杨大侠及早回棹！”

杨逊叹息一声，不再多言，在小舟离连船十余丈时忽然纵身前跃，当空拔剑，鸿雁般凌江飘行，一剑斩在铁索上，星火迸溅，随即横剑紧贴铁索来回一扫，荡出了刺耳的刮擦声，火花沿链向左右急蹿出去—那一霎，横贯江面的长索被涉川剑点燃！

舟船连环震颤，水寨诸人只觉足下虚浮，脑中嗡鸣，不及应变。而此时杨逊已半身入水，沉剑在水中猛力挥扬，人声惊乱，一条黑船被高高挑飞在月下！

电光石火间，杨逊的小舟已在这一缝隙中顺流而过。

杨逊从江中跃出，凌波一闪，如流星掠夜般落在了疾驰的小舟

中；背后黑船砸进江面，水花冲天数丈。

五

水花落下，一条鲤鱼从桶中被钓起，旋即又被放回水桶。

—荆州城内，杨逊方踏入一家小酒馆，便见堂中一名老者正从木桶里钓鱼。

杨逊甩脱诸水寨拦截后连夜乘舟东下，白日里又遇“十二连环坞”中人赶来苦劝，纠缠许久终于在荆州上岸，腹中空乏，进了酒馆门却觉气氛异样，本欲退出，但瞧着堂内摆设浑如十二年前，心中旧事翻涌，略作犹豫，还是找桌子坐了。

方欲叫一碗阳春面，忽听那老者道：“见了桶中垂钓的怪事竟不问不观，可见阁下心事何其深重。”

杨逊也不搭话，径自去取茶壶，店小二抢上来赔笑道：“客官只管安坐。”说着倒出一盏茶。杨逊留意到店小二倒茶时左手小指在茶盏内缘轻轻一抹，不禁苦笑道：“罢了，我还是告辞为好。”

刚站起身，酒馆内的钓鱼老者、掌柜、店小二，以及三名酒客同时肃然道：“走不得。”

杨逊静静看着六人将自己环围堂中，恍然一笑：“原来几位便是名震江南的‘荆湖六友’，失敬。”

“好说。”那掌柜目光闪动，“久仰杨大侠涉川剑之名，不知可否借剑一观？”

杨逊取下背上佩剑，递给掌柜。掌柜一怔，拔出一截见剑刃锈迹斑斑，与传闻相符，随即满面喜态地将涉川剑紧紧抱在怀里，连声道：“屋里看不分明，我去街上细观。”说着身形化成一叠虚影闪向门

口，竟似要带剑逃离。

杨逊叹息，伸指在茶盏中一勾一挑，引出一线水光，飞矢般刺在掌柜腿弯。

掌柜踉跄跌倒，水线所蕴内劲自腿上经络侵入，从手上跳出，引得他拧腰颤身，双手不由自主地张抛，涉川剑又飞回了杨逊手中。

六人齐惊，那掌柜苦笑道：“杨大侠，你就让我把剑远远带走，你去追我索剑，也好过到扬州丢了性命。”

杨逊悠然追忆：“十二年前，同是这家酒馆，也有六个人要夺我的剑，却是被柳姑娘打发了—她将一碗茶泼出了六股水箭，把那六人腿上的穴道瞬息封住，当真是手法神妙，运劲精准。”

那店小二愤愤道：“可那六人其实是天霜堂的残部，和柳妖女是一伙的啊！十二年了，你怎还看不穿那妖女的险恶用心？莫非你以为到了扬州，她不会杀你？”

杨逊淡淡道：“她当然会杀我。”

店小二错愕道：“那你就让她杀？你这究竟是为哪般？”

那老者晃晃手中钓竿，亦道：“江辽海阔，愿者上钩；缘来缘去，如水如风；若一味僵执自固，岂非与桶中钓鱼一般可笑？”

杨逊微笑道：“多谢先生点化，久闻荆湖六友之首最擅机锋灵辩，果非虚言。”

老者道：“我只问杨大侠，为何非去扬州不可？”

杨逊道：“大丈夫言出必行，既有此约，怎能不践？”

老者摇头：“这并非你真心实言。”

杨逊默然。

老者问："杨大侠当真爱极了那女子吗，抑或是觉得那柳姓女子也钟情于你？"

"莫非杨大侠已算准了那女子不会去扬州？"

杨逊仍不作声。

六友接连询问劝说，神色渐渐激动，杨逊却再不开口。老者心中长叹：自己极负辩才，自信无论杨逊说出何般缘由，都能在情理中消解反驳，劝服杨逊。然而杨逊却不回答。

他只是，不回答。

六友相顾一眼，眼神中都露出决然之色。老者道："我六人本事低微，若要动手拦阻杨大侠，那是自取其辱，可若眼睁睁看着杨大侠去了扬州，一则于心有愧，二则辜负江南武林同道的重托，已无面目立于天地间。只要杨大侠一出酒馆门，我等当堂自刎便是。"

杨逊心头一震，端起茶盏涩声道："这如何使得？杨某以茶代酒，谢过六位深情高义。"

六人面面相觑，杨逊手腕骤扬，茶水离盏分成六股细流，眨眼间已飞射至六友耳畔。

细流如六条水色的小蛇，在六人头颈边悬停了片刻，六友脑中轰然一片，仿佛细小的水流中凝聚了万里河川，正在自己眼前滔滔奔淌。那老者强凝心神抵御，却更引来幻景：他看到长河对岸立着一道仗剑侧身的孤影，那影子蓦然转头，一道剑光越过激流当头劈至！

下一瞬，细流洒落在六人肩颈，他们被涉川剑的剑意淋湿了周身经络，动弹不得。

杨逊拱手赔礼："杨某何德何能，敢让六位高贤殒命相陪？自尽之言，切莫再提。稍后杨某便知会荆州武林前来照拂六位，就此别过。"言毕躬身长揖，飘然离去。

那店小二喃喃道："方才那便是涉川剑吗？这大好的本领、无双的剑意，可惜不久即要绝迹于世了……"

老者疑惑道："刚刚你们有没有听到河水声？"掌柜道："那是茶水蕴了杨大侠剑劲的缘故吧？"

老者缓缓摇头："不是那细流里的声响，我说的河水声似是从他身边传来，就好像……他心中有一条河。"

六

杨逊听着河水声，沿岸向东疾行。

自离荆州，他又与沿路劝他归返的数拨武人接连照面，直至汉阳城外，才稍松一口气。然而方进城不久，便察觉出有七道异样的足音久久跟随自己，比寻常行人的脚步轻，却又比汉水流淌声重，纷乱诡谲，听得烦闷。

他已久未歇息，一路又连遭阻截，身心疲累之下，更不愿多生事端，加之他听出这七人修为未深，不足忧虑，便一直没有停步回头。

他在街边寻到一处马市，刚要去买匹马，却被七名身着道袍的人拦住了前路。七人都带剑，服色与剑鞘皆三白四黑。

杨逊苦笑："后有追兵，前是龙鹤七剑，这阵仗未免过大。"

为首的白衣道士冷淡道："不必担忧追兵。"话音方落，便有两名年轻道人拔剑前行，快步经过杨逊身旁。

杨逊拱手道：“多谢云象真人。”

中年道士点头还礼：“跟着你的那七人是万鬼门余孽，留之无益。”

少顷，杨逊听到了金铁交击声—在他背后，一黑一白两道剑光分合穿梭，长街上寒气纵横。

杨逊道：“三白鹤、四墨龙齐至，杨某幸甚。”

云象道：“能与涉川剑交锋，亦是武当之幸。”

杨逊望着两名年轻道人提着滴血的剑奔回，摇头笑道：“还交什么锋，我不是七位联手之敌，这便认输了。”

云象面无表情道：“杨大侠不必言语相激，若论单打独斗，我七人皆非你敌手，但今日我等是为拦住你。”

“罢了罢了，”杨逊叹了口气，“我总归是打不过你们，不去扬州便是。”

“当真？”云象一怔。

“不然又能如何？我已经很累了。”杨逊神情松懈下来，似得解脱，随手将涉川剑远远抛在地上。

云象嘴角露出微笑：“如此，当是武林之幸，正道之福。”

“哼，还要谢过你们一路的围追堵截。”杨逊打个哈哈，与龙鹤七剑接连寒暄起来。

他走近云盈道长，笑呵呵道：“云盈老兄，你我可有七年未见了？”

云盈眼眶湿热：“杨兄，听闻你东下后，我日夜为你忧惧，好在你终于回心转……”一个“意”字未及说出，忽然口喷鲜血，倒飞出去，重重跌落在地！

一旁云象惊吼：“杨逊，你做什么！”方拔剑至半，杨逊已贴身而至，袖里雪光闪过，云象长剑已被削断。

云盈挣扎站起，杨逊闪身欲退，云象已抢先喝道：“结阵！”七人分踏七星，已将他围住，而后缓缓绕圈游走，步法空灵如龙鹤翔空。

云象手提断剑，皱眉道：“没想到柳青凝连‘霜鱼刀’都给了你。”

杨逊叹道：“我还会她的刀术。如今你们重伤一人，断剑一人，已难留我，何妨各行其路？”

云象冷笑：“你杨逊一生谦诚，从未诓骗过别人，更绝不会暗算朋友，没想到今日为去扬州，两件事都做出来了。”

“我破不了鹤舞龙游剑阵。”杨逊神色歉然，“可我一定要去见她，只能出此下策。”

言尽于此，两方同时出手，刀光激出阵阵霜气。剑影四起，三名白衣道人分立三才之位，太极剑圆层层叠叠地圈转而出，罩向杨逊。而四名黑衣道人却似消失在了风中，只有如墨剑光夹在剑圆中不时蹿飞隐现。

“龙为鹤之影，果然了得。”杨逊恍然暗赞，全力攻向重伤的云盈，这也是破阵的最捷之法。众道人脸现怒色，但却无可奈何，十余招过去，眼见杨逊一掌即要震毁云盈心脉，纷纷挺剑相救。杨逊轻笑一声，骤然收掌拧腰，从六道剑光中擦身跃出，两肋划出数道深口，血花飞溅。

众道愕然收剑转身，但见杨逊落足在涉川剑处，挑剑在手，头也

不回地向东疾掠，带得身上伤口迸裂，鲜血绵延洒在去路上。

……

诸道相顾静默，良久，一个年轻道人问："掌门师兄，怎么不追？他受了重伤，定未走远。"

云象厉喝："今番七人合围尚且失手，又致杨大侠重创，还有何颜面追击？"看了眼断剑，又道："越是谦谦君子，临大事时越有凌云气势，这一战，咱们输了。"

年轻道人不解："杨大侠平生做过那么多大事，为何却在这……这小事上这般固执？"

云象道："去扬州见那女子，对他而言，只怕是最大的事了。"

"那师兄你说，柳青凝真的会杀他吗？他也真的不还手？"

云象沉思片刻，缓缓道："他两人都是玉一般的人物，缜敏易折，言出无悔。以玉击玉，只会俱碎。"

"可是杨大侠平素很是豁达，莫非真如江湖传言那般，他是中了那妖女的邪术了吗？"

云象摇头："世上没有邪术，只有痴心妄念。"

七

"小猴儿，你只管老老实实跟爷爷卖蒸饼，不要痴心妄想着日进斗金。"李四根正在饼摊前教诲孙儿，忽见眼前匆匆走过一名青衫人，不由得一把扯住，脱口叫道："杨先生！是你吗？"

杨逊一怔，他剑伤颇重，从汉阳至金陵便只得缓下来专挑小路绕行，到了金陵也避开人多的街巷，怎料却仍被人认出，当即背过身去

道：“老丈，你认错人了。”说完便欲抽手离去。小猴儿眼尖，喊道：“就是杨先生，是杨逊杨先生！”

街边不少人听后都围了上来，杨逊走不脱了，只得苦笑道：“李老丈，你还认得我。”

“咋不认得哩！”李四根老眼里满是泪花，“你可是大家伙儿的救命菩萨啊，杨先生，你又回金陵来啦！”

这些人多是杨逊十二年前救济过的灾民，见到恩人后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热络，李四根道：“杨先生你还记得吗？当年小猴儿才只六岁，快饿死了，是你拿两块蒸饼救活了他，如今小老头我也卖开蒸饼啦！”

众百姓都笑起来，杨逊百感交集，叹道：“我还记得。多谢诸位牵挂，只是我尚有要事在身，等我事情了结，自当回来看望各位乡亲。”说完分开人群，向东行去。

忽听李四根在他背后叫道：“杨先生，你咋骗俺们哩？你、你这一走，就不会回来啦！”

杨逊止步回头，见李四根脸上涕泪纵横，忙走回去搀住，问道：“老丈，你这是说哪里话？”

李四根哭道：“大伙儿都知道啦，你是要去送死……有人要害死你啊！”

杨逊哈哈大笑：“老丈，这是你从哪儿听来的怪话，你是被人骗了，我好端端的怎会去送死？”

李四根道：“是那柳丫头要害你，她模样恁好看，一定是狐狸精变的，你可不能上当啊！”

杨逊轻叹："李老丈，当年柳姑娘在金陵把首饰卖尽了换粮救灾，她也帮过你们呀，你忘了吗？"

李四根一愣，抽抽噎噎道："俺没见过世面，你们好汉舞刀弄枪的事全不懂，但俺明白，你要是去了扬州，就再也回不来啦……"

杨逊无言以对，李四根哽咽道："杨先生，俺们求求你啦……那扬州，你可万万不能去啊！俺们、俺们给你跪下了……"

众百姓都哭起来，纷纷跪地。杨逊眼眶一热，挨个去扶，却是扶起一个又跪倒一个，他苦劝无果，终究硬起心肠，悄悄将身上银两都塞入李四根衣襟，站直身扭头去了。走出老远，尚能听到哭喊声。

八

杨逊心中酸楚，越行越快，神思莫名恍惚起来，只觉仿佛重又走在了十二年前的金陵街道上，那时身边有伊人浅笑，雪袖飘摇。

其实他第一眼见到她时，便知她是来刺杀他的。因为她的眸光中凝着一抹恨意，那是让人惊艳的恨，浅如山溪，浓如花露，锋锐如刺，深深扎入他的心头。

他看着她，心想："春风那样澈，仍吹不散她眉弯里那一缕清愁。"

她也看着他，笑语盈盈："杨大侠，你比我想的可要年轻。"

那一眼凝停了流水，吹飞了落花，点亮了山色。

与江湖中人的猜测全然不同，在相识第一天她便对他说了："我是来杀你的。"

而后他们两人一路东下，同舟共车。她说你为什么要和我爹爹为

难，害他重伤病逝？她说你怎么不怕我偷袭暗算你？她说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她说我把刀都给了你，你却舍不得给我剑。她说你到底在想什么？

她说，我好恨你。他说，我早知道了。

在金陵城的眠月楼，她终于赢了他，让他心甘情愿地喝下毒酒，无力运剑。他站在阁楼的回廊上，闭目等她一刺穿心，然而等了很久，却听到了她的哭声。在他惊愕睁眼的一瞬，她伸手将他推下阁楼，他跌入了楼外的湖中，听到她的语声模糊传来："我若今夜杀你，想你尚有余事未了，一月后你到扬州扶柳镇梨树下领死吧！"

那晚他在冰凉的湖底躺了许久，隔水望着天上凄清的明月，任寒意沁入身心，直至生出温暖的幻想。从那时起，他心中多了一条河，每当夜深人静，便有流水声潜入魂梦，十二年来渐流渐响。

当年春天，他在一月后赶到了扶柳镇，却见那株梨树被人斩尽了枝叶，碎花满地。镇民把她的话转告给他：梨花重开日，当与君重逢，取君性命。

从此他开始等。

九

"等你很久了，你到底吃不吃？"杜泓语调随意。

杨逊从前尘中醒过神来，发觉自己竟无知无觉地走入了眠月楼，正坐在白衣的好友面前。桌上有一碗阳春面。

杜泓淡淡一笑："十七年前，你我在巴蜀因一碗面相识，那次是你请我吃；今天我亲手煮面请你，就算为你送行。"

杨逊道："嗯，面里有毒吧？"

“有毒又如何？”杜泓抬高了声音，“咱俩十多年交情，就算是毒面，你也给我吃下去！”

“好，我吃。”杨逊笑了笑，取过竹筷伸入碗中，慢慢将面挑起，随着面条离碗，汤里渐渐添了一层碧色，而面条却似比在碗中时雪白了些许。

杨逊将筷上那团面条放入新碗，慢慢吃完。杜泓笑赞：“好内劲，然而只吃面不喝汤，未免瞧我不起。”

杨逊闻言抖腕将竹筷刺入汤碗，向上一挑，面汤如泉涌般飞起三尺，杨逊提筷高过汤泉，猛然下斩，锐风响过，那股面汤当空被劈成两爿，色泽一碧一白。

杨逊用新碗接住了白汤，大口喝尽。杜泓拍掌道：“好个涉川剑，竟能分青白。”

杨逊凝视杜泓，目光歉疚。杜泓苦笑道：“我在李四根等百姓身上洒了‘返神香’，内功越深湛的人闻后越会心思恍惚，我知你在迷蒙中定会走来眠月楼，却不料你修为如此之高，中了迷香后仍存有一丝清明，任我劝诱，竟不去吃这碗面。我只好将你唤醒。”

杜泓见杨逊不语，继续道：“这些年我推来想去，柳姑娘制住你，只能是下毒。可就连我杜泓都毒不倒你，难道她的下毒手法比我还要高明？”

“她确然也是下毒。”杨逊轻声道，“不过手法并不高明，她只是拿了两杯酒，说其中一杯有毒。她还说，无论我喝了哪一杯，她都会喝下另一杯。”

杜泓恍悟，涩声道：“所以你就选了有毒的那杯？”

杨逊点头：“她说杯中是致死的毒酒，其实只是散功的药酒。江

湖人都言她骗了我，倒也不算说错。”

杜泓道：“江湖人说柳姑娘是用虚情假意骗得你甘心赴死，我却从不信。你杨逊是何等英杰，你倾心的姑娘也定然是世间奇女子，绝非那样不堪之人。所以她一定是真心喜欢你。”

杨逊默然。

杜泓道：“她为了杀你，甘愿让自己深深爱上你。可她既已爱上了你，真的还会杀你吗？”

“会。因为这是约好的事。”杨逊的语声云淡风轻。

杜泓看了杨逊很久，才颔首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恐怕是世上最美丽的一场刺杀了。”

十

眠月楼里长久沉寂。杨逊肃然起身，认认真真道：“我深知杜兄智计，李四根与那碗面想来只是你连环计策的开始，可是我昼夜赶路，已经五天五夜未曾合眼，又受了很重的伤，所以……我想求你。”

“杨逊，你不要脸！”杜泓大骂一声，脸上清泪滚滚而下，随即鼻翼一抽，如孩童般哭叫起来，“你杨逊仗剑东下，我杜泓设伏拦阻，大家各凭本事便是，你怎能求我？你凭什么求我？你如何忍心来求我？”

“对不起。可我已经十二年没见她了……”杨逊黯然低头，“我很想见她一面，想再看她一眼。”

杜泓默默看着桌上的空碗，出神了片刻，摆了摆手：“你走吧。”

杨逊深深一揖："大恩不言谢，可惜今生无以为报了。"

……

等到夜色昏黄，游寄江冲入眠月楼时，杜泓已独自呆坐了大半日。

听明详情后，游寄江痛骂了好一阵命途世道，嘶声道："既拦不住杨逊，我便去截柳青凝。"

杜泓摇头道："柳青凝行踪飘忽，应比杨逊早至，料想已匿在扬州等候杨逊现身，你截不住的。"

游寄江愣了半晌，忽涩然一笑："那日在云罗茶肆他听到消息后竟还面露喜色，他娘的，莫非送死还是件挺值得高兴的事吗？"

杜泓道："梨花开了，他能再见到柳姑娘了，怎不高兴？"

游寄江怒哼一声："数年前我去扬州看过，那梨树筋络已断，干枯萎败，恐怕只有天霜堂的秘药'紫阳露'能救活。柳青凝时隔多年救活梨树，定然居心叵测。"

杜泓叹道："也许，她也只是想见他了。"顿了顿又道："有时我甚至忍不住想，柳姑娘把霜鱼都给了杨逊，会不会也给了他紫阳露？"

"你是说可能是杨逊自己救活了梨树？"游寄江愕然摇头，"荒谬，什么乱七八糟的，到底谁想见谁，我老游也不在意，只是舍不得杨……"话没说完，怔怔流下泪来。

杜泓暗叹一声，幽幽道："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好在无论是谁想见谁，他们两人总算是要重逢了。"

十一

从峨嵋山到成都，再过巫峡、入荆州，后经汉阳、金陵而抵扬州—这条数千里的长路连日里牵动了无数人的瞩目。杨逊走得并不算极快，但仍是赶在梨花凋谢之前进了扬州城。

等他骑马来到扶柳镇时，镇边已有各门各派的江湖武者不下数百人在等候。他对众人拱了拱手，群豪纷纷抱拳还礼，许多人已双目泛红。

杨逊催马入镇，众人跟随其后，行不多久，已能望见那株梨树。杨逊下马，目视群豪道：“诸位请就此留步吧。”

本有很多武人打算在最后关头力劝杨大侠，然而此时杨逊的眼神语声中却似有一种无形气魄弥散开来，莫名让人心折。众人相互对望，最终都欲言又止。

杨逊走出十余步，身后响起低低哭声，有人轻声道：“恭送杨大侠。”

一阵送别声中，杨逊回望来路，但见群豪肃立如林，远处烟树渺茫、白鸟横飞，天边无晴无雨。

他加快步子走到树下，仰视梨花如雪，倚树而坐。不知过去多久，梨树另一侧的山道上传来铜铃声。杨逊神魂一静，心中的河水声渐渐远去。

浮云悠悠十二载，山水枯荣，星移月换，似是故人来。

有人骑白马穿过春絮渐行渐近，望见树下的杨逊，一怔下马。

杨逊侧头，但见女子眉目如旧，依稀有些憔悴，这一路似颇经风霜。他无声微笑，站了起来。

群豪见雪衣女子牵马缓步走向梨树，青衫人起身相迎，两人在横

斜的梨枝下相对伫立，遥望去宛如情人相会。

一点寒光从树下远远映折到群豪眼中，众人一愣，随即醒悟：这是杨逊将霜鱼刀还给了柳青凝。

杨逊又解下涉川剑递出，柳青凝静了一瞬，抬臂接过。

群豪中有不少人想看到杨逊与柳青凝大战一场，至少不能束手空死；也有些年轻武人隐隐盼望着两人会依偎相拥，在树下谈笑，又或者竟双双携手离去。

然而两人只是无言对视了极短的时间。柳青凝拔出了剑。

春风不停，白絮在扶柳镇里乱飞，那一天，整个江湖都沉默。

本文于2016年5月首发于豆瓣阅读



山中青眸

世上真的有过杜姑娘吗
在岳空山心中
那个送他下山、在山中痴痴等他的女子
究竟是他的师妹
还是为他添香燃灯的绿裙佳人
抑或是只存于他歌吟中的
那位多情而温柔的山鬼

一

“刀光是人世间最似惊鸿的神采。”

少年说。

“我从远方的山中来，今日方寻至此山—我路过了江湖。”

少年手持花枝站在山林深处。春风徐来，树影晃动，映在少年的白衣上，斑驳如月相阴晴。

“这一路，我看遍了江湖上的刀。”

话音落进幽寂的林中，无人应答，少年却不在意，望着身前丈外的木屋，神情如常地继续吐字。

木屋闭着小扉，半掩在碧叶青枝间，门墙浸染了苔草的苍翠，浑然融进深林。

“十八兵中，刀是九短之首，习者极多，但真正的刀客却寥寥无几。刀有弧，所以刀风比剑风更凄，更清冷。

“听见绝顶刀客挥出的刀风，就像听到故人在耳边轻叹。”

少年从容叙说。

木屋的门忽然发出吱呀一声响，似在赞同，又似嘲讽。

木屋左近还有一间小小的草庐，庐内空无一人。

少年看了一眼草庐，神色微黯，方待开口，木屋中忽传出人语—

“如今江湖中还有刀吗？”嗓音虽低沉，语气中却隐隐透出一丝轻蔑与狂洒。

“怎么没有？”少年微怔，淡淡的笑意在他脸上渐渐绽开。

木屋中却又归于沉寂，不再接话。

少年开始在木屋前轻缓踱步。

“要说威势当数‘山君刀’，刀上雷聚风行，劈斩时犹如五头猛虎齐啸；而‘辉阳斩’的刀意却似日光流转，变幻瑰丽，刺灼敌目；然则以身挡‘秋霖刀’之锋时，又仿佛独立空街，眼望着一线线夜雨由远及近，终于扑面而至，在耳边连成了一片轻啸的秋寒……

“还有黄山派的‘枕石刀’、鸣玉楼的‘环佩刀’，还有‘朝云刀”长幕刀”白水刀”凌峡刀’……千奇百妙，一言难蔽呀。”

说到这里，少年语声微顿，目中流露怅惘—

“我从临安城连云的楼阁间目睹楚千舟的那一记‘青烟锁’，挥斩时仿佛百尺碧云楼都消隐，刀雾迷蒙，漫天萦回，刀意生发的水汽沾湿

轻纱、浸冷薄裘，有玉阶垂露的滴答声从光雾中断续透出，响一声就是叠了一层柔梦……

“我在玉门关外的飞沙凉夜里对阵哥舒雁的‘雪辞刀’，刀锋隐在暗夜里，时而又浓过了夜；忽如打翻了砚台，刀光碎成了墨色的雪，每片碎雪都是一阕念念难忘的离词……”

少年越说越快，目光愈发清亮。

“在洞庭水边，叶流笙提着‘萧歌刃’朝我走来，一步一刀，刀芒如美人临湖照影，湖上的荷灯一盏接一盏熄灭，水面皱出的每一丝涟漪都是一抹刀意，白鱼纷乱跃出湖面，在月下带出一道道清光……

“这些都是意旨凌游于九霄云端的非凡之刀啊……都可入画。”

少年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语锋陡转：

“然而江湖中人却说，方今天下，刀术中真正的神意，却是落在岳空山身上。

“武林中至少有八名绝顶刀客与岳空山交过手，死七活一。这八人没有一人见过岳空山的刀，因为岳空山的刀没有刀风，没有刀光，锋芒不见，无迹可寻。

“这八人都是瞬息即败。

“七年前岳空山人在江湖，一年中八次决斗，其中三次有不下百人围观目睹，但无一人看见他出刀，无一人能看清他丝毫的刀意。七年来他销声匿迹，其刀更已成绝响。

“我问过许多人，甚至没有一个江湖人知晓岳空山的刀术究竟叫什么名字。

“先生方才问我，如今江湖中还有刀吗？我踏遍了江湖，看过八

百余种刀术，江湖中当然有刀！但既有了岳空山的刀，余下的千刀万刀，又有何用？若见不到岳空山的刀，纵然阅尽当世名刀，复有何欢？我骑马乘舟，江流山转，日夜奔波中每每念及那无缘得见的惊鸿一刀，总是痛心惋惜！就如想到山谷中林花空寂开谢、幽居里佳人伶仃白首。”

少年话音戛然而止，缓缓呼吸，低望手中花枝。

“年轻人，你从哪里来？”木屋中忽又传出语声。

“我从远方的山中来，走了很远的路寻到这里，因为我有心愿未了。”少年认认真真回答。

“你不过从别山中来到此山中，却自言走遍了江湖。”木屋中人冷笑。

“我从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花费了七年光阴。舍生忘死，但求亲眼一见传闻中的神意之刀、刀意之神。”少年宁静自若。

“青眸雪。”

语声从木屋里飘出，落进黄昏的林风中，很快便散尽了余音。

少年一怔：“岳先生说什么？”

“是我刀术的名字。”木屋中人轻轻说。

少年眸中亮起了异样的神采，整了整衣衫，肃然长揖—

“请赐一睹。”

二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

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

半日前，少年着白衣，踏乱步，哼一曲《涉江》沿岸跋涉。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春日渐高，少年仍神色从容，眉宇间不见疲色。

转眼青山在侧，少年离江岸，入山林，歌声渐止。

林中草杂树密，少年步履轻缓，不住左右张望。

春山幽寂，声声鸟鸣如在催人早行，但少年神情闲适，不时抬手挥动，似是在和林间鸟雀招呼问候。

枯涩的琴声从密林深处传来，满林的鸟鸣忽地远了，林间有野兽擦着枝叶奔跑的窸窣声起伏隐约。

“琴如张弓，群鸟惊飞。”少年聆听着琴声，轻声叹息，“岳先生僻居荒山七年，终究还是洗不去杀心吗？”

少年加快了步伐，不多时便望见了林草掩映中的一间木屋和一方草庐。

屋前有一名灰衣年轻人，怀抱着无鞘的长刀，垂首默立。

少年脸上的笑意如山花绽放，微整衣衫，朝着木屋走去。

“不速之客，为何闻琴而不返？”灰衣年轻人语声冰冷锋锐。

少年自顾自前行，似没听到灰衣人的质问，温声笑语：“不知阁下是岳先生何人？晚生辗转数年，只为一见岳先生。”

“自寻死路。”灰衣人眉峰一皱，抬头扫视少年，刀交右手，大步

迎上。

少年恍如未闻，步履从容，离灰衣人越来越近，信手折了一枝梨花拈在指间。

“行路仓促，未携求见之酬，且以这花枝为礼吧。”

灰衣人闻言面寒，握刀的手轻振，林中霎时一静，周遭的枝叶似也停止了摇晃。

一缕狭长又清寥的刀风在幽林中无声穿行。

少年步子一顿，持花静立。刀风及身，却连少年的一丝衣袂也未吹动。

灰衣人眼光微变。少年嘴角轻扬，头顶上树梢一阵轻颤，叶落如雨。

站在漫天落叶间的少年轻挥白袖，万千绿叶中最为碧透的那一片倏然平平飞向灰衣人，轻缓如游鱼随波流淌。

灰衣人冷笑，长刀在手、似动非动，地上树影中有一条灰线一闪即逝。

那片碧叶在袭至灰衣人身前三尺处时忽地消散成灰。稍后，风中才传出一声怪音，如飞虫清鸣。

“寒蛩刀？”少年讶然，“原来阁下是……”话说至半，忽见灰衣人右膝微屈，顿凛止声。

下一瞬，两人齐齐对冲，身形在日光下变得模糊，林中只余一灰一白两道影子纠缠分合，宛如邃古之初阴阳二气相绕相化。

影团骤裂出一道明虹，两人步法方动即止。

凝立中的少年和灰衣人身姿交错，各自侧头，仿佛一对久别重逢的知交静静相顾。

花枝在少年手中空颤，梨瓣招展似佳人浅笑。

两人足下一丈内，野草成片断碎，如遭无形巨镰挥割。

过得片刻，风中再度响起蛩鸣。日光映折，微尘晃动，在少年身侧一尺处隐隐浮现出刀形。

—刀光早已闪过，刀意却方绽放在春风里。

“好刀。”少年人颔首而赞。

灰衣人朗笑：“当然是好刀。”笑声震飞了地上的碎叶断草，纷纷扬扬，宛如下起了一场绿雪。

随即，长笑收敛成了哧的一声，有细微的血沫扬起，转瞬被风吹散。

灰衣人倒在了这场碧雪中。

少年默然从尸身旁绕过。

—方才他闪过了灰衣人虹光乍现的一刀，左手如折花般在灰衣人胸口轻微一探。

少年来到木屋前站定，长久一言不发，仰望着疏密横斜的树枝和被枝条割裂的天光云影。

直到日渐黄昏，林外云际掠过一只飞雁，少年的目光才落回木屋，悠然启唇：

“刀光是人世间最似惊鸿的神采。”

三

“请赐一睹。”

少年说完缓缓站直了身躯，静静等候。

“你可是来自江南快意阁？”良久，木屋中人忽问。

少年微怔，淡淡笑道：“先生，我方才说过，我从山中来。”

“听闻快意阁之主沈书云常遣门人四处探访刀术名家，观其出刀比斗，笔录其刀意，以图将天下刀法尽收阁中。你若非他弟子，又怎会执意要看我的刀术？”

“果然瞒不过先生。不过说是探访，往往却是暗窥。只因对许多刀客来说，刀意就如结发共枕之妻，决不愿沾了外人的眼。”少年叹息。

“刀意一物，似风流云淌，最难描摹，如何能以笔墨记之？沈书云此举，未免可笑。”木屋中人语音冷淡。

少年正色道：“也不尽然。文辞亦可卷舒风云、吐纳珠玉，纸上常有神来之灵、生花之妙，若连笔墨都难叙刀意，天下更有何物能之？”

木屋中人默然片刻，道：“不无道理。但我的刀你看不见。你会死。”

“圣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先生的刀就是刀术中的至道。一朝目睹，虽死无憾。”少年语声宁如江水。

木屋静默。

林间久久不响人语，只余天籁微动。

“请先生出刀杀我，了我心愿。”少年无声一笑，再度长揖。

“年轻人凭一股意气漠视生死，我也见得多了。可生死岂是容易事？”木屋中响起叹息，“方才你眨眼间就杀死了云荆，是吗？”

“他名叫云荆？”少年黯然低头看向不远处灰衣人的尸身，“我本无杀心，但他刀术太高，我没法留手。”

“无法留手，是因你没有留心。”

少年微凛：“先生此言何意？”

木屋中人却自顾自说道：“七年来我隐避山中，不时有江湖武人寻至，有些是从前的仇家，有些则是来斗刀。”

“这些人如今去哪儿了？”少年问。

木屋中人冷笑不答。

少年自知问得多余，转头去打量木屋旁那方草庐，见庐里狭小，只在墙上悬了一只酒壶，地上铺有一张草席，给人所感与木屋全然不同。

木屋融于草掩树映里，仿佛已和山林一同生长一同荒寂了千年，浑无间碍；而草庐内酒壶斜挂、草席凌乱，简陋粗朴中却透出一抹凌厉孤狂之气，与整片幽林格格不入。

“那草庐是云荆所居。”木屋中人道。

少年微凛：他隐在木屋中，却知我此刻正看那草庐。随即恍然：以他修为，只怕方圆十丈内蝇羽微动都能知觉，自能晓我正侧头注目草庐。

“两年前，云荆初到此间，既不寻仇也不邀战，只说了姓名便在

木屋旁结庐而居。这两年每有外人进山寻隙，都被云荆出刀或逐或杀，倒也省却了我不少琐事。直到他今日丧命，我也不知他的来意。”

少年轻叹：“这位云兄当真是一位奇人。料想他是仰慕先生风范，特来山中奉侍，以免凡夫庸人扰了先生清居。”

顿了顿，又道：“云荆死于我手，先生若欲为其报仇，随时皆可，只请用刀。”

木屋中人笑了：“两年中，我与他未曾交谈过一句。今日我才见到他的刀术。”

少年微讶：“先生方才说云兄曾出刀打发过来此寻衅之人，为何却又说今日才见其刀术？”

“来此地者多欺世盗名之辈，对付他们只须随手削斩。今日他遇上你，才用了真正的刀术。”

少年恍然惋惜：“我本以为，先生会出手救他。我与他交手时距木屋七丈，先生若有意，定可察觉干预。”

“年轻人，你方到江边我便已觉察，但我与他一向各行其是。”木屋中人低语。

少年一惊：“因为我的歌声？”

“因为你的脚步。”木屋中人淡淡道，“你步履看似轻柔，但足尖起落里藏着刀锋。你的脚步扰乱了江水声。”

少年心头震动：“先生之高，远出我意度。”

“呵！”木屋中人低笑一声，也不知是喟叹还是自负，“年轻人，你半日前便已至我屋前，为何迟迟不语？”

少年恭敬道："道听途说，先生的刀术在黄昏施展最为神妙，我想等。"

"都一样。我的刀术是给自己看的，别人见不到。你回去吧。"

"那就请先生出刀杀了我，在死之前，我会用心看。"

"杀了你，你也见不到。"

此言一出，林中似忽然多了一丝寒意。风骤紧，少年白衣猎猎翻飞，只有手中那枝梨花仍缓摇雪瓣、自在舒展，全不受风激。

"随心而动，故经得起风霜，耐得住清寒。年轻人，我看见了你的刀意。"木屋中人轻笑。

随着笑声，那花枝在少年手中浑不受控地一颤。

"山中花开老，江湖柳色新，七年中竟出了你这般心意从容的年轻人。"木屋中人似有赞意。

少年躬身道："先生过奖了。"

木屋中人淡漠截口："但你却并非快意阁弟子。凭沈书云，教不出你。

"—那么你果然是从山中来，很好。"

四

"正是。"少年躬身更低。

"你说你走了很远的路，你听见江湖人怎么说我？"

少年欲语，木屋中人却又道："不必说了，我大约猜得到。"

少年叹息："江湖人，不懂先生。"

"人心最是浅薄，几个痴念便能纠缠一生。我也没那么难懂。"木屋中人笑了笑，"年轻人，你若别无他话，便回去吧。云荆的刀术已是天下少有，你能胜他，武林中几可无敌，不必死在这山野荒林间。"

少年摇头："即便话已说尽，意犹未尽，刀犹未见，心犹不甘。先生，我不会走的。"

木屋中却寂了下来，许久无人应声。

日影西移，鸟鸣山幽，林间愈发荫翳。

少年默默望着轻掩的木门，沉思半晌，忽然径自开口："先生，我知道岳空山非你本名，你本来叫岳瑾，你有个师妹，姓陈名瑜，对吗？"

木屋中仍是一片沉静。

"你二人师从一个无名老者学刀，老者死后，你下山闯荡江湖。短短数年中，你在江浙一带已有不小名头。

"后来你师妹下山寻你，你和她一同行走江湖，不料却在陕南与赫赫有名的'秦川沧雪十二刀'结下了仇怨。

"秦川十二柄雪刀，每一柄都快逾光电，这十二人更有一路刀阵，刀光齐舞时能卷得漫天飞雪不落。你们只有两人，自然不是对手。

"你苦苦支撑、身受重伤，万幸有一位武林中的成名刀客路过那里，救走了你们，那人正是'春絮刀'柳轻鹤。传闻柳轻鹤刀出如乱絮，刀芒飘洒狂扬，是刀客中的绝顶高手，但沧雪十二刀在陕甘一带

毕竟势重，柳轻鹤便将你们带回晋阳柳家庄暂避。

“你们师兄妹在晋阳的事，我问过许多江湖人，可谓众说纷纭。但无人当真知晓实情。我只知道你师兄妹二人在柳家庄养伤，不久，陈师妹成了柳夫人，而你却不知去向。

“你消失了一年，没人知道你在何处，但一年后你重出江湖，刀术却截然变了，与你先前的刀意毫不相同。”

说到这里，少年神情中流露疑惑。

“你辗转回到晋阳，而你师妹—也就是柳夫人那时已经染病亡故。你在柳家庄和柳轻鹤交手，两人互换一招，没人看见你出刀，但春絮刀被你击断。在场武人说你冲着柳轻鹤点了点头，就此飘然而去。

“柳轻鹤也是唯一败在你刀下却毫发无损的人。

“此后一年中，你又约战了七名天下顶尖刀客，武林中人都以为你疯了，许多人断言你在第一战对阵薛楚客的‘梦泽刀’时便会身死，可薛楚客却死在你出手第三刀之下，也许是第四刀，因为只见挥手不见刀。围观刀客中不乏好手，却无一人看穿你的刀意。而后你三战三胜，江湖震动，直到你的第五战，对阵‘千屏镜’云寒川……

“那一战疑云重重，直至今日，江湖上还有人说，你当时的刀术实远不及云寒川。

“但云寒川却死在了你的刀下。”

话音方落，木屋里外的两人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叹息入风，微不可闻。

少年怔了怔，接着道：“那是三月初七，你和云寒川在姑苏城枫

桥上斗刀，那一天大雾。

“据临场之人说，你当日似魂不守舍，身法拙劣，连连闪躲云寒川的刀，只守不攻，十余招过去，已身中七刀。云寒川是百年来位列前三的刀术奇才，有人说他的刀意中藏着滚滚云海、滔滔长河，刀风如千里流云凝成的屏障，刀光如万里寒江结成的明镜—当时你浑身血流如注，人人以为等那一刀千屏镜一出，你必死无疑。

“云寒川在第十六刀上使出了千屏镜，几个亲眼目睹之人异口同声，说那一刻你竟似神思恍惚一般，不顾刀光袭来，只是怔怔望着云寒川身后，而他身后分明只有白茫茫的水雾。”

“岳先生，你那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少年秀眉微蹙，语声真挚地发问。

木屋中人依旧沉默，只有木门在晚风中吱呀轻响。

少年继续道：“云寒川的那一刀停在了你的胸前，没能斩入，因为他的心口上多了一道刀伤—云寒川死了，他先中了你的刀，虽然无人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刀。”

“世上真有脱胎换骨之事吗？”少年语声微顿，随即释然而笑，“是我问得蠢了，既有这样的词，就一定有过做到的人。

“那一战过后，你的刀意又是一变，从此你与人交手再没出过第二刀。

“往后两月，又有数人死在你的刀下，刀术都不算极高，或许都是你昔日仇人。随之便是你的第六战，在岳阳城外三里亭。对手是九华派掌门花断紫，刀意最重‘断’字，断花断水断人肠。这一战，无人得见。”

“那一次我去得早。”木屋中人语调随意。

少年道：“不错，你去得早，花断紫去得也早。等武林中人闻讯赶到岳阳城外时，你已离去，只有花断紫提刀静静站在郊野间的一株槐树下，槐花飘扬。众人不敢靠近，等待许久，才发觉花断紫早已气绝，咽喉处刀痕蜿蜒。”

说到这里，少年悠悠出神，良久才继续开口。

“此后数月你行踪飘忽，但各地不时传出知名刀客败给你的消息。江湖中人最后一次见到你，是在隆冬的襄阳城，你在鹿门寺决斗叶流笙，满院积雪。

“当年江湖上流传一句话：冷歌萧吟，天下一斩。叶流笙的萧歌刃是其时的天下第一刀。”

木屋中人接了一句：“据说刀鸣如歌，但我没有听过。”

“你确然没有听过。”少年喉中发出一声轻音，似赞似怅，“那天黄昏，观战的人都挤在长廊里，院落空旷，中有枯柳。你斜倚老树、站姿懒散，口中衔着一枝梅花。

“那天月色很淡，叶流笙踏雪而来。

“禅院的第一声晚钟响起，按约定此时已可出刀，叶流笙横刀而行，走向院中枯树，走向你……他走得很慢，但足下的雪却流水般四散开去，身影也在围观武人眼中变得模糊—因为那种慢其实是快到了极致，前行中他的身形时刻都在极速微移，在半寸间一次次倏忽闪回，如同一根看似静止实则震颤不绝的弦。

“这种步法让他随时能抖力斩到极远处，这是他平生未有过的凝重。

“在叶流笙离你十步的时候，你好像笑了笑，我问过围观的人，他们没有看清。你的脊背忽然离开了靠着的树干，身形一闪，已从叶

流笙身边轻轻走过。

“在你经过的刹那，叶流笙的步子僵住，有人看到他眼中的光华蓦地转暗，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一瞬叶流笙已然盲了。

“而后，叶流笙抬袖仔细擦拭萧歌刃，仿佛人刀即将永别。他说，我败了。嗓音很哑。

“而你没作一步停留。你吹落了口中的梅花，穿过人群去远了，从此消失于江湖。”

五

少年说完这句话后缓慢换气，语声低落下来：“岳先生，我讲述的都对吗？”

木屋中人淡声道：“已算详尽，料想你探知这些事枉费了不少光阴。那花枝呢？”

“追寻先生风骨，岂是徒枉之事？当日先生走后，那枝梅花被好事者拾起，送到了快意阁。听说快意阁中挂有沈书云评出的天下七大刀客的画像，但近七年来，第一幅画像却是空置，悬画之处放了一段梅枝。”

“我不是问那枝梅花。”木屋中人一笑，“那花不过是我随手折来，年轻人，我问的是你携来的花枝，若此刻还在你手中，便传进门来与我看看吧。”

“请先生指教。”少年面露喜色，躬身施礼，将梨枝抬至胸前端详一眼，忽然平平扬袖，如裁流云—

花枝脱手缓飞向木屋，将触及门扉时似有风生，木门裂出一道细缝，瘦如刃的枝条闪入木屋。

花枝上附着少年的劲意，也夹杂了幽林晚风中的灵机，少年的这一挥袖在天地间挥出了一抹刀痕。

而后，少年落袖，沉肩，吐气，仿佛耗尽心力。

木屋中悄然无声，方才木扉开合的刹那间，少年隐隐看到屋中斜坐一名青衣人，黑发披散如夜。

少年欲问，全身忽一颤，白衣上漾出片片涟漪。他知道这是木屋中人接住了自己的花枝。

几乎同时，少年手心一沉—

花枝又回到了少年手中。少年却未看到木门有一丝微动。

少年暗想：果然看不见吗？

“你的花不够好。”木屋中人说。

少年平定心神，恭声问：“为何不好？”

“失了香气。方才你与云荆交手，劲气流泻到花枝上，冲散了花香。”

“那时我全神贯注，难以顾及。”少年点头一嗅，花枝上确已没有香气。

“你的刀意不纯，毁了芳华。但也未尝不是好事，你的刀意尚稚，心就未老。从前我也是个年轻人。”

少年听着，心中泛起期待。

“一花一世界。七年里不时有求见我的人，带的礼都重，但你的花是最重的礼。我既看过，便是收下。”

木屋中人笑音萧索：“我也从山中来。”

少年闻言神色一正：“洗耳恭听。”

六

“如你所言，我师父是个江湖无名的老刀客，他在山里教我们刀术。他常说本门刀法练深了能有绝大威力，但他自己一生没能练入化境，我和师妹自然也学不精深。后来师父死了，秋天，师妹送我下山……

“那时我自以为刀术到了火候，要在江湖上闯下名号，可又哪有我想的那般轻易？天下武学奇才星奔雾涌，习刀之人何止万千？凭我刀术，数年奔波，出生入死，也不过在江南博了些零星名声……”

少年道：“先生过谦了，当年的刀客岳瑾在苏杭武林的名头绝不算小。”

木屋中人恍若未闻，继续道：“虽是这点微名，陈师妹偶然在山上听过客说起，也很为我骄傲，当即下山来寻我，后来我们两人便一同行走江湖……

“所谓行走江湖四字，不懂的人听着潇洒，可在江湖度日实如在荆棘林，动身即险，步步冰霜—未过多久，我便得罪了花断紫。那时我名声渐响，而花断紫欲携九华刀派出皖，在江浙道上扬刀开舵，第一个便找上了我……”

少年讶然：“此事却是我初次听闻，想是那花断紫当年觉得先生势单力孤，刀术虽高却最易对付，便来挑衅立威。”

木屋中人冷淡道：“花断紫说给我两条路，一是入九华派，二是从此远离江浙。我说我的刀只有一条刀路，我的人跟着刀走。”

少年赞道："先生铮铮傲骨。"

木屋里轻笑一声："不过是年轻气盛。于是我便和花断紫斗刀，我没能破掉他那式'一寸肝肠'，被迫远走秦川。数月后，在陕南一间山野老店里，我和师妹遇到了秦川沧雪十二刀。

"那十二刀见我也带刀，便邀我师兄妹共饮，初时言谈尚欢，后来那十二人意渐狂放，不住呼喝劝酒，我久居山中，过的是清淡日子，酒量素浅，不久醉意蒙眬，他们却转而劝我师妹喝酒。陈师妹不欲起争端，勉强喝下一碗，随后那十二人竟出语调戏。我二人终于与他们愤而争吵，结了梁子。"

少年黯然道："那是十二刀行事过火了。"

木屋中人道："师妹双目泛红，反劝我说，斗酒嬉笑原是江湖上寻常意气之争，不必计较。于是我二人告辞出店，匆匆离去。但那秦川十二刀却半路追赶上来，拦住了我们。

"十二刀中为首一人道：'你两个驳了我沧雪十二神刀的面子，那咱们便是仇家，按照我们秦川道上的规矩，仇人见面一刀，如今我们兄弟十二人，你便每人接一刀，若十二刀都接住了，那就滚你的路；若接不下，性命留下！

"当年我与沧雪十二刀的修为不过伯仲之间，但他们有十二人，我接下了七刀，中了四刀，还剩最后一刀时，为首那人忽道：'你若接下了我这刀，你走。但你师妹须得留下。'说完十二人一齐大笑。

"我看见陈师妹脸色惨白，她曾经觉得我是天下最厉害的刀客，但那时我当真无法可施，心想只有拼个生死，谁料晋阳春絮刀柳轻鹤路过，沧雪十二刀对他有些忌惮，两方略过几招，我们便被柳轻鹤救走。"

"先生，那次你伤得重吗？"少年问。

“……记不清了，算是很重吧。”木屋中人语声一停，似觉少年问得突兀。

“在晋阳柳家庄，陈师妹因受惊卧病多日，柳轻鹤对师妹细加照料。来到柳家庄的第十一天，师妹便喜欢了柳轻鹤，这也没什么，但不久柳轻鹤来对我说，他已找了陕甘武林名宿从中说和，只消我当面对沧雪十二刀敬酒赔礼，一切仇怨便可化解。

“师妹也从旁劝说。而我谢绝了柳轻鹤，我说我素不善饮，实在难敬这杯酒。后来我不愿躲在柳家庄避难，便悄然离去。

“陈师妹成亲那天，我无意间闯入一处山林，满目姹紫嫣红，我饮酒赏花，顷刻大醉，醒来时便见到了杜姑娘。”

听至此处，少年轻声惊咦：“莫非就是眼下这座山？”

木屋中人笑了：“有什么区别？都是山中。”

少年默然片刻，道：“杜姑娘是谁？请先生继续讲。”

“我在一张软榻上沉睡，忽然闻到清香，一睁眼便看见了杜姑娘。她穿一身绿衣裙，正笑盈盈地探身望着我，身后露出了木屋外的草叶，叶如绿裙，裙映碧草……其实猛然间我先看到的是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而后才看清了她的容颜—

“蛾眉樱唇，颜若霜雪。

“后来我才知道，杜姑娘自幼便居于幽山，自父母双亡后更是多年避世不出。那一年里，我便住在杜姑娘的木屋。”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少年轻叹。

“有一天，我对杜姑娘诉出自己遇过的江湖艰险，说了刀不如人的愁郁，杜姑娘听完却从匣子中取出了一卷纸，她说那是一路刀谱，

是她家中世代传下来的，但从没有人练成过。”

少年若有所悟：“刀谱？原来如此。”

“自此白日里我砍柴练刀，杜姑娘洗衣烧饭。有时我抱着刀苦苦思索，一整天纹丝不动，杜姑娘便静静站在我身后瞧着我，从不出言打扰；若悟刀至夜，她会在林中燃一盏小灯，烛光飘摇上浮，慢慢地直入明月……

“在我入山满一年时，终于将新的刀意修成，杜姑娘给我取了‘空山’两字作为别号，又给我的刀术取名‘青眸雪’。”

少年颔首：“一个刀客有了字号和刀名，才真正成为神魂完整的刀客。先生失意时偶遇杜姑娘，实是旷世奇缘。”

“但我在江湖还有恩仇未了。深秋，杜姑娘送我下山，那天有小雪，她送了我很远。

“重回江湖，我先去了晋阳。本近年关，柳家庄却一片惨淡，我这才知师妹已病逝。与柳轻鹤匆匆照面后，我便远赴秦川……”

少年接口道：“我在陕南曾与两个常进山采药的客商谈聊，他们说当年见到有一个人静静靠坐在秦岭雪山的一块飞岩上，在他们入山时便那样坐着，两天后出山时那人还在，竟似一直没有动过。先生，那人一定是你。”

木屋中人道：“不错，我等了六天才等到。那天秦川沧雪十二刀带着门徒回山，共四十九人。

“我走到他们面前说，听说你们秦川道上有个见面一刀的规矩，那么你们每个人都接我一刀。

“他们谁也没有接住。”

少年听得胸口滚烫又苍凉："那是正月初九吧？秦川雪刀一门从那日绝迹，也是轰动武林的一战。"

七

木屋内外一同陷入沉默，少年想了片刻，认真问道："那一天，先生在想什么？"

"你是说我杀尽沧雪十二刀的那天？"

"不，是小雪那天，杜姑娘送你下山那天。"

"那天嘛……"木屋里的语声缓了片刻，"那天我回头望见杜姑娘站在山道上，远远的似将乘风而去，那时我真想丢下刀奔回去，和她在山中厮守，再也不踏入江湖。"

"先生答得直白。"

少年点了点头，出起了神，忽而轻吟："留花翠幕，添香红袖，常恨情长春浅。南风吹酒玉虹翻，便忍听、离弦声断。乘鸾宝扇，凌波微步，好在清池凉馆。直饶书与荔枝来，问纤手、谁传冰碗。"

木屋中人默然一阵，叹道："有时最厌词客，一年相伴，一世光景，两三句便言尽。"

不待少年生慨，又道："离了秦川，我开始与人约战斗刀，那些事你都已知晓。又过一年，我回到了山中。我时常恍惚，觉得自己仿佛从未离开，其实一直都在山中。"

"也许无人不在山中。"少年说。

木屋中人大笑："此话未免着相。"

"是。"少年亦笑，"多谢先生讲述前尘，但我心中仍有重重困惑—

七年前云寒川死后，有人在枫桥上嗅到了极淡的花香，可周遭无花，花香似无中生有。

“初时我以为是三两人的错觉，可其后死在先生刀下的数人尸身左近都有香气萦绕，有人说你是刀鞘里藏花，也有人疑心你用了毒。

“然而那日在鹿门寺亦有人闻到了隐有若无的异香。世间毒都是阴阳两气纠化而成，以叶流笙的内家修为，绝不惧任何毒药。

“先生，你能解我此惑吗？”

木屋中人不答。

少年想了想，又问：“先生杀了秦川十二刀和花断紫后，仇怨已了结，为何却不回山？为何还要接连与人斗刀，乃至约战叶流笙？”

木屋中人仍不理会。

少年继续道：“叶流笙在与你一战后眼盲耳聋，世人都知是为你刀意所侵，但也有人说，叶流笙是在落败的瞬间自废耳目，为的是隔绝世间声色，不让你的刀意在心中暗淡。

“若此说为真，则叶流笙极可能看见了你的刀意。他曾是天下第一刀客，若说有人能看到，也只能是他。半年前，我费尽周折，在洞庭湖边找到了他。我再三求问，他终于答应只要我能击败他，他便告诉我襄阳雪院中那电光一隙里他看到了什么。

“他虽盲，但刀意变得更无瑕。那一战，我险死还生。”

“叶流笙真的说了？”木屋中人语气微扬。

“是。”少年深深呼吸，眸光神往：

“他说，那一瞬他仿佛见到月色下梨花成玉，倒映天河。”

八

“年轻人，你信他的话吗？”木屋中人不置可否。

“时值寒冬，世无梨花，那么叶流笙心中所见一定是你的刀意。当真是……惊魂艳魄。”少年目光恢复了宁和。

“我初听时本来不懂，此刻却有些懂了。先生既不肯出刀，可否出屋一见？实不相瞒，我曾习得观颜秘术，只消看过先生眉眼，便可甄别叶流笙所言真假。”

“秘术云云，你不妨留去诓骗孩童。”木屋中人似有笑意。

“但我听说，至人往往就似孩童。”少年说得一本正经。

木屋中人冷哼一声，长久无言。

少年忽然一叹：“明明是极重的伤，却淡忘了，也许是因还有更深的伤，也许铭心入骨。

“叶流笙还说，星河中依稀有一道人影。

“那是谁？

“杜姑娘已不在人世了吗？”

少年渐问渐疾，木门骤然震出了刺耳的锐鸣。

少年心中一酸，歉然道：“当年先生在对决云寒川时失魂落魄，是因为杜姑娘那时刚刚遭遇不幸吗？”

木屋中人涩然一笑：“不错，我并无把握胜过云寒川，心绪不宁，便在决斗前夕回山一趟，却发现……”

少年脸色哀伤：“杜姑娘是怎么死的？”

木屋中人淡淡道："死了便是死了，病死累死被人害死，又有何分别？总归是世上没有了杜姑娘，山间水畔，柳下梅边，到处都没有她了。"

少年缄默半晌，低声道："先生节哀。"

木屋中人轻笑道："这世上已没有我想见的人，既然如此，我又有何人不可见？年轻人，你聪明绝顶，但我听得出你对我的杀意。"

笑声中，木门大开，花草微摇，青衣人已立在木屋前。

九

少年凝视岳空山，见他年三十许，长发落拓，眉宇清狂，与寻常江湖刀客似无多少差别，只一双眼眸深邃，目光照人时如遥远星辰。

少年扫了一眼木屋内，但见陈设简陋，心中忽生不安，随即一惊：初入山林时明明听到了琴声，但屋中无琴，那么琴声是从何而来？

此念一生，双目忽然刺痛，醒觉是刀光耀眼，却见地上灰衣人云荆的尸身忽然动了。

琴音乍起。

少年恍悟：琴声是来自灰衣人的刀上，此人已将寒蛩刀修至刃发弦音之境！

一低头，见手中花枝竟凭空消失，岳空山亦随之不见。

少年眨了眨眼，发觉岳空山又已在眼前，正与那灰衣人相对而立。两人皆静如春山。

刀上琴音一响即空，花枝在岳空山指间。

少年目光落在花枝上，心头如被雪光擦亮：原来如此，原来人间竟有这般刀意。

岳空山："听闻'枯山死水'心法能将周身气机同化枯木烂石，使人与死尸无异，这本是杀手的鬼蜮伎俩，没想到一名刀客孤傲如你，也会去学。"

灰衣人："是为了杀你。两年来你每次舞刀我都跟随观望、苦思破法，但还是杀不了你。也好，终究死在了你刀下。"

岳空山："你姓云，是云寒川的后人吗？"

灰衣人桀骜一笑。

少年见到灰衣人衣襟上似溅有两滴花汁，心口处的衣衫凹陷出了花瓣之形。

岳空山："你不会死，你心脉上的刀痕极细，若不妄动劲气，静养月余便可愈合。"

灰衣人又是一笑，这次的笑容却明净如刀光，忽纵声高歌："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少年知道词句出自屈原的《山鬼》，细聆几句，只觉深心充斥着一片清空的哀柔。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歌声蕴注了内劲，直飘入峰险云横处，灰衣人心口刀伤迸裂，血流如注，瘦削的脸颊上笑意渐凝："两年听你在林间歌吟十一次，你的歌意竟在我胸中盘桓不散，如今唱出来，便是还给了你。"

灰衣人话音渐低，右手在长刀上歪斜滑过，抹出了几声琴调，是古曲《流水》的尾音。

岳空山望着灰衣人缓缓软倒，叹道：“山中两载为邻，终究不是知音。”

少年蹙眉：“先生，你出门见我，是为了引他动手吧。”

岳空山：“他今日迟早会出手，因为你是这两年进山的人中刀术最高的一个，而他看出你绝非我的朋友。可方才你却未趁机夹攻。”

少年苦笑：“若我今日不来，他还会继续等下去吧？”

“但你既来了，今日便是他最好的机会。”岳空山目光清肃，“我想，他的名字并不叫云荆。”

少年微讶点头：“他不姓云，姓荆。他是寒蛩刀荆回。”

岳空山一笑：“而你才姓云，你的面容很像云寒川。”

少年亦微笑：“不错，我也未想久瞒先生。”

岳空山：“莫非令尊与荆回交情匪浅？”

少年摇头：“相隔千里，素昧平生。但荆回初入江湖时，多遭成名刀客轻贬，众人皆言他的刀术如小虫乱鸣，不堪登堂。家父听闻此事，曾说了一句‘虽是寒蛩微鸣，他日未尝不能千里惊梦’，此话应是传到了荆回耳中。”

岳空山恍然：“就凭这遥遥相隔的一句善言，荆回便甘愿数年蛰伏，苦心孤诣要为云寒川复仇吗？”

少年想了很久，说：“也许，这就是江湖中人吧。”

十

“说得好。”岳空山微微颔首。

少年恍如未闻，定定望着岳空山手中的花枝。

岳空山一笑：“云公子，你七年来苦苦追索我的刀意，是想知道云寒川为何会败给我，想要为父报仇，是吗？”

少年如梦初醒，摇头道：“七年前我寄居山中，未见到那一战，我确是极想知道为何家父竟会一瞬落败，但也并非定要杀了先生报仇。”

“为何？”

“浮生匆促，只够执迷一事。我既已执于刀道，便不能耽溺恩仇。”少年唏嘘，“何况，我此刻已猜出了一丝先生的刀意。

“先生，在枫桥上，那一刀千屏镜斩来时，你是看到了杜姑娘吗？”

岳空山眼光一震，嘴角渐渐散开笑意：“是啊，那天我已有求死之心，透过白雾，我看到了她，她站在深秋的山道上远远望着我，身旁飘着黄叶，发梢上有白雪……”

少年闻言久久深思，忽如醍醐灌顶，眼眶微湿：“我全然懂了。先生哀恸佳人亡故，生死之际心生幻象，看到杜姑娘魂兮归来—那一刻，你冲破了刀意上的桎梏。

“在这一瞬之前，也许你的刀术确然不及先父，但这一瞬里你的刀意扶摇直上，一瞬过后，你的刀术已入神境，远在先父之上。

“先生，江湖人都说你出刀无声无息，无光无色，却从没人知你

刀上竟能生发香气，清幽淡雅，只在有无中。

“因为你在刀上注入了一抹香意，但这香不是花香。

“如你所言，你的刀意果真是只能自己看到，别人看不到。叶流笙所见，不过一层表象。

“岳先生，你的刀意，是一缕香魂。”

十一

岳空山默默望着少年，忽然笑了，将手中梨枝递还。

少年双手平举，恭恭敬敬接过了花枝，如持天地间的至宝。

“先生，我说对了吗？”

“差相仿佛吧。心意是刀的枷锁，无情不能绝念，深情才能破意。可惜在她死后我才破去出刀时的心锁。”岳空山笑语寂然，“年轻人，你能败叶流笙与荆回，未必胜不过我，真的不打算报仇吗？”

“先生与家父那一战，本就是公允决斗，胜负分明。而且我也绝非先生对手—只要先生心中杜姑娘的芳魂不散，先生的刀就无人能挡。”

两人相视而立。

少年凝望岳空山，心中清哀低昂。眼前的青衣人心有所系，但已生无可恋，只不过是暂寄逆旅的远客，是跌落花枝的倦鸟。

即便他在刀术上已登临绝顶，但他这一生却似不断从一座山匆匆走入另一座山，或有几次林草间酣甜的春眠，也只是短暂停歇，醒来后长路空茫，形单影孤。

“年轻人，看你神情，又着相了。”岳空山洒然微笑，“我留了一分刀意在你的花枝上，权作相见之礼。咱们就此别过。”说罢青衫晃动，朝山下去了。

少年惊问：“先生，你要出山吗？”

“满山花月虫鸟都是喧嚣，其实山居反不如红尘清寂。”

—笑语渐远，一转眼，岳空山的脚步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江水奔淌声，遥如隔世。

十二

少年怅然若失，良久才转过身，持花枝步入木屋，目光扫过床榻几案一应用具。

案上置有半掩的木匣，少年从中取出了一卷纸，心想：这定然便是岳先生修习一年的神妙刀谱了。

然而翻动纸卷，却是页页空白。

没有刀谱。

少年微奇，忽瞥见其中一页纸背面绘着一幅女子小像，画中女子衣衫色同足下草叶，一袭绿裙。整幅人像走笔寻常，唯有一双眸子以工笔细描，眼波如碧水照人，极具神采。

少年心弦一颤，蓦然想起，似曾有江湖传闻说晋阳柳家庄的柳夫人生就一双明眸，眼光清澈碧透，流转如玉。

少年抓着纸卷几步奔出屋外，身侧忽有一片深深浅浅的绿映入了眼角—

那是一丛杜若草。

……

少年猛然凝住了步子，遥想着岳空山躲进山中悟刀的那一年光阴，想着岳空山口中那些支离破碎的故事和模糊的言辞，一时不由得痴了。

“陈师妹成亲那天，我无意间闯入一处山林，满目姹紫嫣红，我饮酒赏花，顷刻大醉……”

青眸雪，青眸雪，陈姑娘嫁入柳家时分明是深秋，山里恐怕落了雪。

“后来师父死了，秋天，师妹送我下山……”

“深秋，杜姑娘送我下山，那天有小雪，她送了我很远……”

少年耳边隐隐萦绕起《山鬼》的歌声：“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世上真的有过杜姑娘吗？在岳空山心中，那个送他下山、在山中痴痴等他的女子，究竟是他的师妹，还是为他添香燃灯的绿裙佳人？抑或是只存于他歌吟中的那位多情而温柔的山鬼？

“我看见陈师妹脸色惨白，她曾经觉得我是天下最厉害的刀客……”

少年低头瞧了一眼纸上的女子，笑容纯真：“陈姑娘，他真的做到了呀……”

少年把纸卷放回，掩好木门，静立在空山中，久久出神。直到明月初升，少年抬袖将花枝慢慢靠近鼻翼间—

那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香。



舟上云踪

郊野间丘陵起伏如海
雨水如潮水般从远方层叠压来
雨线连绵打在野草与河水上
溅起一阵阵水雾
云陌游走在飞腾的白雾中
仿佛是从云中而来

一　剑映枫桥

黄昏，姑苏城外春草乱摇，眼看着雨要落下来了，一个年轻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地盘膝，坐在了郊野间。他腰身挺拔，膝上横剑，整个人像云中蓄势待发的雷。行人三三两两，以为他是拦路的劫匪，都绕开了他。

只有一个书生打扮的人，远远地直冲这剑客而来，在他跟前作揖道：“请教这位侠士，枫桥可还远吗？”

那剑客低头看着膝上的剑，片刻后忽一笑：“萍水相逢，你不怕我是歹人？”

书生道：“太阳尚没落山，有什么可怕的？实不相瞒，在下每见到佩剑的侠士，便心生亲切。从前我遇过一个剑侠，嘿嘿，那真叫了不起。”也不知他是称赞那剑侠，还是自矜从前的际遇。

那剑客又一笑，笑声干冷，着实不算亲切，但书生却不以为意，

见他不接话，径自又道：“那剑侠姓云，你既然用剑，兴许也有听闻。”

剑客目中寒光一闪，皱眉抬头：“莫非你是说云陌游云公子？”

书生呵呵笑道：“你果然听过。”

剑客道：“前方三里就是枫桥。”说完又垂下头。

雨珠淅淅沥沥洒落，书生道：“我上次来时，记得枫桥边有个卖茶水的棚子，兄台何妨与我同去那里避雨？”

剑客道：“你道我为何坐下？我便是不爱在雨中走路，莫如等雨停了再做打算。你自己快快走吧。”

书生愕然失笑：“这雨下到明晨你也等？”见那剑客不答，向前急匆匆去了。走出百来步，雨下大了，回头却已望不见那剑客，几个撑伞的黑衣人团团围住了剑客所坐之处。

书生停步张望：那些黑衣人齐齐丢下伞，从腰畔拔出细细的光。远处的雨线晃动了一霎，那剑客露出了身形，黑衣人渐次栽倒。

那剑客孤零零立了片刻，提剑大步而行。地上的黑衣人中忽然蹿起一个，跃袭剑客后心，那剑客反撩一剑，天边掠过电光，一瞬里黑衣人身形凝停在半空似的，随即跌落进泥泞。

少时，那剑客行到书生近旁，道了声：“走吧！”书生心中豪气忽生，一言不发地跟着剑客走在雨中。

两人衣衫尽湿，来到枫桥畔，只有河水泛着雨花从桥下急流而过，却不见茶棚。剑客问：“你上次来枫桥是何时？”

书生笑道：“七年没来苏州，险些找不着枫桥。”他这一路脚步笨重，剑客知他不通武功，见他笑得洒脱，问：“以前看过杀人？”

书生摇头，道：“江湖上的事嘛，听过，听过。”

剑客听他语气似对江湖不甚在意，就道：“我方才所杀，是天霜堂的刀客，每个都能在一炷香内杀死你一百次。”

书生道：“是吗，佩服。雨这般密，此地又没个遮拦，兄台要进城就快快动身吧。”

剑客道：“你来枫桥作甚，你不进城？”

书生道：“今日是三月初六，我须在桥边等到初七太阳落山，才好离去。”

剑客盯着书生，冷笑道：“巧得很，我也要等到三月初七才走。”说完竟又坐下。

书生见他满身泥垢，错愕道：“你即便要等，也不必这般坐着。”那剑客听了，反而躺倒在地上积雨里。书生一时无言。

这场雨来去匆匆，说话间渐小而晴。一驾马车缓缓驰近，车夫是个五旬老者，在枫桥边勒马，打量着一躺一立的两人，神情狐疑不定。

书生笑道：“老丈，你可是要问路？”

老者道：“不敢，请教两位可曾在左近见过黑衣带刀之人？”

那剑客翻身跃起，衣衫上泥水淋漓，淡然道：“见过如何，没见过又如何？”

老者道：“如能告知，老朽感激不尽，少不得要奉上两盏热茶。”

书生笑道：“若有热茶，倒可以喝上一碗。”

老者脸色一变："二位当真见过？共有几人？"

那剑客冷哼道："你这马车里是满厢重物，何来茶水？"

老者沉吟一阵，笑道："阁下好耳力。还请稍待。"说完，从马车的车厢里扯出一大捆竹竿与麻绳，另有几方木凳。剑客看到那竹竿甚长，方才竿尾定是在车厢另一端伸出许多，行车时怕是颇引人注目。

老者道："二位先坐吧。"那书生瞧得迷惑，但随即哈哈一笑，取凳子坐了，又递给剑客一个凳子。剑客默然坐下。

那老者手提一把竹竿，环绕两人迈步，边走边不停插下竹竿，两人周身很快便多出个方圆丈许的竹阵。雨后泥土松软，但老者随手掷竹，却入地甚深，那剑客认定老者是有意显炫内劲，只冷冷一笑。那书生看不出厉害，连称有趣。

老者从车厢里取出泥炉陶壶、几只茶碗，放在两人凳子旁的地下，而后解了马匹的木轭，伸指在马臀上轻戳，那马如遭刀剑，眨眼间奔入荒野，马嘶声渐渐隐没。

老者将车厢木壁拆散成大片木板，搭在竹竿顶端，用麻绳捆得牢靠，竹阵成了个简陋的棚子；又提着车辕和木轮，在炉边徒手掰成木块，生起火来。老者松了口气，道："待炉火旺些，便可坐壶煮茶了。"说完拿起陶壶去河边取水。

书生怔了怔，转头看向剑客，道："哈哈，我早就说这里有个茶棚。"

剑客淡淡道："不错，阁下料事如神。"

书生见老者提壶回来，又道："径直用刚落过雨的河水煮茶，怕是不怎么干净。"

老者扫了一眼书生与剑客的衣衫，意似你两人也不怎么干净，但仍道："言之有理。"猛地抖振手中陶壶，壶中冲天射出一清一浑两道水泉，老者用壶接住那股清泉，放在火炉上。

剑客道："风雷震荡，激浊扬清，阁下莫非是'风雷阔剑'司徒雷？"

那老者从衣襟中取出一包茶叶，撷少许入壶，随口道："退隐十年，不意仍有人识得老朽这手功夫。"

那书生喜道："原来老丈也是位剑侠，怎么身上未曾携剑？"

那老者司徒雷道："老夫的剑就在此间，离二位不算远。"那剑客面无表情地听着，书生好奇追问："你的剑到底在哪里？"

司徒雷不答，却望向那剑客，道："好在老朽不算老眼昏花，也还能识出这位仁兄。"

剑客道："你认得我？"

司徒雷道："我认得你的佩剑—柄似龙首，鞘上镂鳞，这是近几年名动江湖的'龙鳞剑'。阁下自然就是人称'江南快剑第一'的卢飞尘。"

剑客卢飞尘道："司徒总镖头过奖了。"那书生听他名中有个尘字，为人又不甚洁净，不禁扑哧一笑。司徒雷注目书生，又道："看这位小哥儿的目光身形，不似武林中人，可是与卢兄一道的？敢问高姓？"

那书生道："在下韩固，韩信之韩，班固之固。我与这位卢兄，也只刚刚相识。"

司徒雷颔首道："老朽是个粗人，韩信之名倒也听过，班固却不

知了。老朽有一句劝言，韩兄若无要事，还是早离枫桥吧。”

书生韩固道：“在下正是有要事，才来这枫桥边。”

司徒雷问：“不知是何要事？”

韩固却道：“说来话长，不妨先喝口茶。”他见茶水尚未煮好，就从行囊中取出纸笔，以笔锋残墨写了个大大的“茶”字，挑在竹竿上，笑道：“献丑了，帮你写个招牌，聊代茶资。”

那茶字写得飘逸欲飞，司徒雷与卢飞尘都不精书法，却也隐约从字上看出一丝旷然离尘之意。司徒雷叹道：“若非看淡世事，怕是写不出这般的字。”

三人各喝了一碗茶，不多时有行人路过，倒也有三两个走入棚子讨要茶水的，司徒雷收了每人三文钱。卢飞尘道：“想不到风雷镖局的总镖头，竟在这荒郊野外卖起了茶水。”

司徒雷笑呵呵道：“镖局的生意，十多年前老朽便已不做了，与其天南海北地奔波，倒不如摆开茶棚，坐地发财。”

卢飞尘道：“司徒老兄所问黑衣刀客，当是天霜堂中人吧，适才我倒是撞见了几个。”

司徒雷一凛，问道：“那几人向何处去了？”

卢飞尘道：“都被我杀了。”他见司徒雷脸色惊疑，便又继续道：“我这几年行走江南，有时遇到些天霜堂的败类，便顺手除去。怎么，司徒老兄与天霜堂是有仇还是有旧？”

司徒雷道：“天霜堂为祸武林，阁下说他们是败类，颇合我心。但老朽与他们也称不上有仇。阁下孤身单剑便敢与天霜堂为敌，老朽实在佩服。”

卢飞尘道："不敢当，举手之劳罢了。"

司徒雷道："近来苏州城中常有天霜堂刀客走动，怕是又图谋不轨，老朽已经留心多日。"

卢飞尘道："我杀的那几个刀客，是朝着城门去的，定是打算进城与同伙会合。"

韩固插口道："这天霜堂是什么门派，很是凶横吗？"

司徒雷道："天霜堂总舵在庐山五老峰，分舵众多，堂主柳寒山号称'霸刀无双'，堂中刀客如云，手段酷烈。近十年天霜堂在各地杀人如麻，颇有一统武林之意。"

司徒雷又给韩固解释了几句，忽听远处传来人马喧哗声，三人眺望荒野：昏黄的日光下，四个黑衣人纵马而来。

卢飞尘对韩固道："你且退开些吧。"韩固却摇头道："是天霜堂的人来了？我倒想见识一番。"

那四个黑衣人顷刻来到茶棚边，在马上扫视三人。韩固看到四人腰畔都系着黑鞘长刀，刀鞘上镂出一线霜白。

为首的黑衣刀客道："你们三个—"卢飞尘却已抢先道："不必废话了。"说完踏前出剑。

那刀客在马上抽刀，格住了卢飞尘的一剑，怒道："你这厮作甚？"

卢飞尘没料到这一剑能被挡下，心知这四人的刀术比先前所杀刀客要高明得多了，收剑冷笑道："几位不是来找我的？"

那刀客道："找你作甚？你小子既然自己找死，须怪不得我们。"

四人纷纷下马，司徒雷料想是这四人尚不知有同伴死在卢飞尘剑下，赶忙抢上前来，笑道：“误会，误会！几位快请喝碗茶消消气。”

那刀客道：“哼，你端茶来吧。我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紫衣的女子经过？”

司徒雷一愣，道：“这可从未见过。”

四个刀客接过茶碗喝了，相互对望一眼，一齐丢碗拔刀，步法变幻，将卢飞尘围在当中。

司徒雷见这四人配合迅捷，绝非易与之辈，便连声道：“唉！我的茶碗！”俯下身去捡拾摔碎的碗片。韩固一时不知所措，也弯腰去帮司徒雷捡碎碗。一刀客道：“碎都碎了，还捡个鸟？”说着一脚踢向韩固后腰。

司徒雷暗暗叫苦，他手中扣了几片锋利的碎瓷，本想等候良机打出，却见那刀客出脚力道不小，韩固若被踢中，怕是要成废人，只得扯住韩固衣衫，膝上迸力向后疾掠避开。

那刀客恍然惊笑：“好老儿，原来也是练家子！”

司徒雷不等稳住身形就将碎瓷甩向四个刀客，口中急叫：“卢老弟！”

卢飞尘见司徒雷出手，却不出剑夹攻，反而退开一步。四刀客从容挥刀击开碎瓷，脸上煞气一闪而过。

卢飞尘皱眉道：“司徒兄，咱们以二敌四，未必便输，用不着使碎碗偷袭。”

“以二敌四？”为首的刀客看了看韩固，道，“是了，是你这书生不会武功。”

司徒雷苦笑无言。

忽然，众人听到桥下河水响动—水花冲天飞起，从河里竟跃出一个紫衫女子来，不疾不徐地走近。

她衣衫湿透，紧贴肌肤，显出身姿姣美。韩固看了一眼，赶忙收回目光，脸色古怪地注目别处。四个刀客的眼神却在那女子身上滴溜溜打转，那女子蹙眉道：“即便是以一敌四，你们以为本姑娘便会输嘛？”

为首刀客道：“原来你躲在水里。嘿嘿，我四人要杀你不难，要生擒嘛，就须费些手脚。”

那女子本来在河中闭气躲避，已摆脱四刀客追杀，却窥到茶棚边的争斗，不愿牵连旁人，故而现身，闻言冷笑：“你们尽可试试。”

那刀客目露邪光，笑嘻嘻道：“等擒下你，看你是否还这般硬气。到那时谁输谁赢，比的可就是床上功夫了。”

那女子身子一颤，袖里已滑出一柄短剑，捏剑柄的指节泛白，显是气极。韩固忽然走近两步，指着那刀客道：“你怎能出此污言秽语，难道天霜堂中果真皆是败类吗？”

司徒雷见韩固此刻离刀客不足三尺，随时有中刀毙命之危，情急中接连踢飞地上瓷片，袭向四刀客；与此同时，那女子瞬息刺出四剑，剑光直指四刀客咽喉。四刀客一时难辨这四剑虚实，各自旁跃，让开了短剑和瓷片。

那女子趁机踏前抢位，司徒雷江湖经验老辣，脚下一闪，与那女子和卢飞尘站成品字型，将韩固护在中间，也将四刀客分隔开。那女子道：“这四人不过是相互配合得紧，莫让他们结成刀阵，便不足道。”

四刀客互换眼色，似在犹豫是否要退远些重新结阵，卢飞尘忽然对面前一个刀客道：“你出一刀，我出一剑，一招定生死。”

那刀客一怔，横刀凝神戒备，阴笑道：“一对一吗，好，旁人不得相助。你先出剑吧。”这“旁人不得相助”一句，是他们四刀客惯用的暗语，意为“一起下手”，他说完不等卢飞尘先出剑，径自挥刀斩出。

韩固忽听耳边飒然一响，一转头，看到卢飞尘对面那刀客胸口处已多了个血洞，卢飞尘却仍提剑立着，地上雨水不知为何所激，溅在了靴上。韩固这才感到眼睛刺痛，似被什么耀伤，但方才却未看到一丝剑光。

另三个刀客尚未及出刀，见同伴竟已死去，一时惊住，暗忖这一剑换成自己也定然接不下。司徒雷趁机右腿横扫，劲风大作，三刀客赶忙后跃，瞥见卢飞尘脸色发白、身躯微晃，竟坐倒在地，无不懊悔：那一剑太过神妙，他施展后竟至虚脱，方才若三刀齐下，他决然无法抵挡。

司徒雷肩不动、膝不弯，袖底忽然飞出几片碎瓷，这一记“袖中霹雳”是他昔年走镖时用以绝地求生的奇招，三刀客未及站定回神，已被瓷片撞中下盘穴道，踉跄摔倒。

那女子不待三人缓过气来，抢步俯腰，短剑在三人喉间抹过，司徒雷急叫：“且留活口！”然而话音未落，三道血箭已激射出去，溅在端坐泥地的卢飞尘身上。卢飞尘哈哈一笑，道：“痛快。”

四个刀客俱死，司徒雷微微一笑：“摔坏老朽的茶碗，岂是白摔的？”回看韩固神情，似并不怎么惊惧，也不禁有一丝佩服，道：“韩老弟，你不通武功，胆子倒大。”

韩固道：“过奖，我虽不会武，但与天霜堂无冤无仇，料想他们不至于无端加害。”

司徒雷叹道："若只要无冤无仇便可相安无事，那世间争端又是从何而生？"

卢飞尘道："你方才直言天霜堂是败类，已算是与他们结了仇。"

韩固脸色微变，想了想道："这四人都已死了，我说什么天霜堂也不会……不会知道。"

那女子冷笑道："等本姑娘说与他们，他们便知道了。"

韩固一怔："姑娘说笑了。"那女子道："谁跟你说笑。"韩固张口结舌，一时无语。

司徒雷道："看姑娘身手，绝非无名之辈，不知可否赐告？"

那女子道："我叫萧晚。"

司徒雷沉吟道："敢问可是婉顺之婉？"

萧晚冷淡道："是夜晚的晚。"

司徒雷心下暗惊，与卢飞尘对望一眼。两人都知"紫霄"萧晚名头不低，是杀手行会"九霄"的头目之一。九霄行事狠辣，但四年前绝迹江湖，传闻俱已死在云陌游剑下，没想到这紫霄却还活着。

司徒雷道："原来是紫霄姑娘，久仰了。看方才情形，姑娘似是与天霜堂有过节？"

萧晚道："我在城中遇到这几条天霜堂的狗，他们出言不逊，与我争执起来，我杀了一个，却被剩下四个缠住。"

司徒雷听说过萧晚剑术极高，行事却颇有邪气，不愿与她过多牵扯，便道："实不相瞒，稍后怕是还有天霜堂刀客会来枫桥，姑娘既与天霜堂结仇，不妨早些离去。"

萧晚却不走，只道：“是吗？若再有狗来，倒还可以再杀几条。”

司徒雷点了点头，默然将四具刀客尸身扔进河里；此时韩固神情已定，来帮司徒雷抬尸体，司徒雷借机又劝韩固，韩固却也不肯离开。

司徒雷丢完尸体回来，卢飞尘问道：“司徒兄，你说天霜堂的人还会来枫桥？”

司徒雷道：“不错，明日三月初七，是云陌游云公子之父云寒川的祭日，云公子或会归家—天霜堂刀客汇聚苏州，恐怕正是冲着云公子而来。”说到这里，他指了指北边不远处的矮坡，又道：“城里的云家旧宅早已荒弃，而那边正是云家祖墓所在，天霜堂的人若存歹心，定会在枫桥左近设下埋伏。”

卢飞尘道：“原来司徒兄在枫桥边摆开茶摊，却是为了盯窥天霜堂的动向。”

司徒雷颔首道：“老朽虽然本事不济，但多年前与云公子总算是有些交情，此举也不过是想略尽微力。”说完看向萧晚，心想江湖传闻九霄是毁在云陌游剑下，不知确否。但见萧晚静静站着，对他这番话无动于衷，似全不在意云公子这三个字。

司徒雷沉下一口气，寻思如今她既与天霜堂有仇，倒也算是同仇敌忾，便继续道：“故而，这枫桥边实已成险地，三位若无要事，当真不必在此停留。”

卢飞尘冷淡道：“若明日能见到云陌游，那倒值得一留。”

司徒雷转头看韩固，韩固却抢先笑道：“我本就是为见云公子而来，岂能离去？”

司徒雷道：“竟是如此。那么韩兄大可明日再来。”

韩固摇头道："我也知云公子如神龙隐现，行踪飘忽，明日再来恐会错过，还是提早等候为妥。"

司徒雷长叹一声，不再多言，转而四下踱步，忽然找定了一块空地，坐下挖起土来。

韩固瞧得错愕，问："你这是作甚？"司徒雷却不答他。四人都沉默，忽有噌的一声，却是卢飞尘调匀内息，站起来归剑入鞘。

韩固想起尚未与萧晚通名报姓，便道："萧姑娘，在下韩固，韩信之韩，班固之固。这位老爷子是风雷阔剑司徒雷前辈，而这位则是人称江南快剑第一的卢飞尘卢兄。"

司徒雷听了，挖土的手顿了一顿。卢飞尘皱眉道："你记性倒好。"

萧晚恍如未闻，在茶棚里坐下，又给自己倒了碗茶水。韩固见她不搭理自己，脸上微红，也端了一碗茶慢慢喝着。

司徒雷已将坑挖得颇深，忽而俯身伸手，从坑中捞起一柄剑，他拂去剑鞘上的泥土，拔出剑来，剑身比寻常剑阔出一倍，瞧着极为厚重。

韩固讶然失笑："原来前辈把剑藏在土中。"

司徒雷叹道："早年埋剑于此，不想此剑仍有重见天日之时。剑锋已锈，我也老了。"

韩固闻言心事浮动，环顾四野暮色，半晌后忽道："兴许天霜堂的人不会再来了。"

司徒雷道："当年天霜堂为夺取云家秘籍'落英谱'，曾千里追杀云公子，折损惨重，可算与云公子仇怨极深。我猜想他们多半会来。"

韩固道："难道如今江湖中就任由天霜堂为非作歹？"

司徒雷道："也不尽然。听闻涉川剑杨逊这几年已挫败了天霜堂不少奸谋，快雪楼近来更是声势惊人，连天霜堂副堂主林摧之也已死在楼主方雪的刀下。江湖人都说，他日手刃天霜堂主，当在此二人之中。"

韩固道："此二人？那云公子呢？"

司徒雷道："十多年前那次追杀，天霜堂出动了半数精锐，仍徒劳无果，江湖人都说，半天霜遮不住一朵云。"

韩固拍掌道："原来如此，料想天霜堂今次也难伤损云公子分毫。"

司徒雷道："这话再对没有。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天霜堂这回来势不小，凭老朽的微末剑术，只是权当多一只眼，帮云公子留神罢了。"他提剑走了几步，想起什么似的，对萧晚道："萧姑娘，你若是不打算走呢……"

萧晚截口道："我走与不走，与你何干？"

司徒雷笑呵呵道："老朽的意思是，劳烦姑娘先把茶钱结了，你喝了两碗，共是六文钱。"

"你这老头，好生小气。"萧晚冷笑一声，丢给司徒雷一块碎银，"不必找还。"

司徒雷笑着接住银子，方要道谢，神情倏然一肃，道："远处有人来了。"

卢飞尘道："来了七个。"

韩固张望远方，不见有人，等了片刻，才隐约看到从城门方向驰

来一伙骑马的人，却辨不清人数，不禁暗自骇然。司徒雷等人收敛了兵刃，悄然等着。

那伙人黑衣带刀，果然正是天霜堂的刀客。他们在茶棚边纷纷下马，一刀客扫了一眼棚中，没什么异样，对同伴道：“先干活儿，再回来喝茶。”

七个刀客快步走向茶棚北边的矮坡。

司徒雷低声道：“咱们跟上去，等会儿这七人若四下逃散，劳烦卢老弟与萧姑娘盯紧。”说完不待两人答应，已提剑向那矮坡蹑行过去。

卢飞尘拔剑站起，跟在司徒雷后面。萧晚蹙眉放下茶碗，也跟了上去。韩固赶忙迈步追去，卢飞尘道：“你就不必跟着了，退远些吧。”

韩固却不听，和卢飞尘并肩走着，见前面的司徒雷横剑当胸，渐行渐疾，双足几乎要离地飞起，竟仍无声无息。

韩固不通内功，掩不住自己的脚步声，七个刀客刚要迈上矮坡，听到背后有靴子踩折草叶的声响，霍然回头，惊见司徒雷已近在咫尺，巨剑急斩，晚风中如一道斜阳扑面照来！

七人分跃两旁，让开了这一剑。司徒雷冲到了七人前头，猛啸一声，双手握剑，刹步拧身，如风车般轮转回来，有两个刀客走避不及，被巨剑切入胸口，崩开一线血泉，就此毙命。旁边一刀客被司徒雷的剑刃磕到刀身，长刀脱手飞出，司徒雷上前一脚，将他踢得闭气晕厥。

卢飞尘与萧晚在司徒雷出剑时便左右散开，有三个刀客闪身避到卢飞尘跟前，卢飞尘一剑挺出，径直刺入最前一个的心口，紧接着与第二人刀剑相格，察觉出此人修为颇高，当机立断又使出先前那必杀

必中的一剑，风里爆开嗤的一响，第二个刀客栽倒在野草中，剩下一个刀客却挥刀砍向韩固。

卢飞尘浑身脱力，瞥见韩固大叫一声，竟抬臂去挡刀，当即强凝心神，出剑将刀刃架偏，那一刀在韩固左肋旁擦过，割开了韩固的长衫。与此同时，萧晚与逃向她那边的一个刀客互换一招，那刀客站定不动，萧晚反手掷出短剑，剑光在卢飞尘与韩固之间蹿过，射入了韩固身旁那刀客的咽喉。

萧晚转身走向卢韩二人，她身后那刀客眼睁睁看着她迈步，抬手一摸喉咙，头颅忽从颈上滚落。

司徒雷见七个刀客顷刻间六死一晕，不禁朗声一笑。韩固惊魂初定，也跟着哈哈笑起，卢飞尘道：“你笑个屁。”

韩固收住笑声，朝卢飞尘深深一揖：“多谢卢兄相救。”卢飞尘看也不看韩固一眼，径自闭目调息。

司徒雷在那晕厥的刀客身上连点数指，封住他周身要穴，将他拍醒，喝问：“你们天霜堂究竟有何图谋？”

那刀客冷笑不答，司徒雷抬脚在他胸口一踏，又问：“你们方才说‘先干活’，是打算干什么勾当？快快说来！”

那刀客咳嗽两声，吐了口唾沫，恨恨瞧着司徒雷，仍不说话。

萧晚拾起短剑，在手里把玩着，忽然弯腰一刺一勾，将那刀客的左眼挑瞎，一缕细血飞洒在韩固的靴上，韩固双唇紧闭，强抑住惊叫。司徒雷皱了皱眉，却没说什么。

那刀客惨呼一声，又晕过去。萧晚在刀客衣衫上抹了抹剑身的血，那刀客瞬息醒转，见她又落剑来挑自己右眼，急道：“我说！我们是来、来下毒的！”

司徒雷道："下毒？你们是想害谁？"

那刀客道："是云、云……"剧痛中却说不下去。

四人闻言对望，司徒雷又道："是云陌游云公子？就凭你们，也妄想能毒倒云公子？你们打算如何下毒？"

那刀客欲言又止，忽听萧晚冷冰冰一哼，忙道："我也是听从吩咐，这下毒的法子，也是上头教的。我若说了，你们可否放我一条生路？"

司徒雷斟酌片刻，道："好！只要你照实说。"

那刀客道："上头给了我们一瓶奇毒'霜霖'，让我们七个掘开云寒川的坟墓，将他尸骨胡乱抛了，再用毒水淋洒在尸骨上；等到明日云陌游来时，见到亡父的尸骨散落一地，岂能不收殓重葬？那时他就算明知有诡，也不得不中毒了。"

四人闻言凛然，均觉这法子实在歹毒，明日云陌游只怕当真会中毒。韩固连连摇头，痛骂了几句，司徒雷道："贼子恁地阴损！那瓶毒水呢？拿来！"

那刀客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具尸体，道："在他身上。"萧晚走过去，小心翼翼从尸身衣襟里翻出一个瓷瓶。

司徒雷又问："你说的'上头'是谁？你们天霜堂这次来苏州，是谁领头？来了多少人？"

那刀客道："领头的是宁副堂主。我们是分批来苏州汇聚，我今日初到，也不知共来了多少人。"

司徒雷面色一变，沉思起来，没想起再要问的，便道："看你答得还算老实……"

萧晚轻笑接口：“就把这瓶毒药赏你给吧。”

司徒雷一愣，那刀客骇叫起来：“别！使不得！”萧晚却已拔开瓶塞，将毒水倒在那刀客的衣衫上。

毒水渗进衣衫，那刀客叫声立时顿住，僵挺死去。四人见这霜霖毒性如此霸烈，面面相觑，各自沉默。

良久，司徒雷道：“萧姑娘，咱们已答应放他，你这般作为，岂非失信？”

萧晚冷冰冰道：“那是你答应，我可没答应。你若看不惯，就请赐教吧。”

“姑娘言重了。”

司徒雷并不着恼，转而对韩固道：“天霜堂久不见这七人回去复命，定会再派人来。韩老弟，方才你身陷险境，那也不用我多说了。你自己快走吧！”

韩固却只摇头不语。卢飞尘道：“你留下只会枉送性命，等会儿打杀起来，须顾不得你。”

韩固道：“我不走，也不用你们救护。堂堂男儿，死便死了，何须多言？”

卢飞尘冷笑一声，径自走向茶棚，韩固愕然道：“不管这些尸身了？”

司徒雷道：“地上流血太多，腥气难掩，总归是瞒不过，倒不如留下尸身，挫挫天霜堂的锐气。”说完也朝茶棚走去。

四人走出几步，司徒雷忽然叹道：“卢兄、萧姑娘，你们也听见了，兴许宁碎之稍后即到。”

萧晚蹙眉走着，一言不发。卢飞尘淡淡道："那便如何？我今日刺了两记'云影'，累得挪不动步子，可懒得再离去。"

司徒雷喉间一哽，一时沉默。卢飞尘又道："司徒兄要走便走，我不笑你。"这话说得甚是无礼，司徒雷却只是苦笑一声，仍没说话。

韩固道："那宁副堂主很是厉害吗？不知比司徒前辈如何？卢兄那惊龙般的一剑，料想那姓宁的就接不下。"

卢飞尘闻言黯然。司徒雷叹道："天霜堂有三位副堂主，听说其中刀术最高的，便是'素手染玉'宁碎之。只怕老朽修为再高十倍，也绝非她的对手。"

韩固呆了呆，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总不能任由歹人毁去云家坟墓。"说完却没人接他的话。

来到茶棚边，司徒雷背对三人，忽然道："当年走过几十趟镖，却从没接过守墓的生意，哈哈，说不得，只好凭此朽身锈剑接下了。"他站直了身形，将巨剑拄进泥土，虽白发苍苍，但瞧来极是威猛。

韩固道："前辈，你—"话未说完，萧晚已抖腕将短剑插在地上，冷笑道："留便留下，有什么好说的？"

卢飞尘拔剑出鞘，也掷在脚下，剑刃颤出一声嗡鸣，远远传开，惊飞了乱草中的鸟雀。

韩固看着这三柄长短不一的剑。斜阳下，一抹昏黄的光在剑上流转，似给剑刃涂上了一层暖热，那股暖意映入韩固心头，打得他胸口隐隐灼痛。韩固蓦然飞奔到矮坡下，拾起一柄长刀，又奔回来，用力把刀尖也插进土中。

四人彼此对视，不约而同一笑。等候许久，只有河上零星漂过晚归的渔船，却不见天霜堂刀客再来。

韩固道：“兴许贼子害怕了，不敢再来。”司徒雷默然摇头。

四人中除韩固外，耳力目力俱佳，又过半晌，夜色渐浓，周围仍无异动，不禁都有些疑惑。

韩固忽道：“我今年三十岁，还未请教卢兄贵庚？”卢飞尘一怔，道：“二十七。”司徒雷便也说了自己已五十有三。韩固嗯了一声，看着萧晚欲言又止。

萧晚道：“二十六。”她语调随意，说完斜眼回看韩固。韩固被她亮晶晶的眸光一逼，不自主地低下头，倒了碗茶一口喝干。

卢飞尘道：“韩兄，你这般口渴吗？茶喝多了苦嘴，不如买些酒肉来吃。”

司徒雷打量周遭，先前七个刀客的马匹被杀气惊得奔散，此刻仍剩一匹徘徊在茶棚左近，便沉吟道：“卢兄所言不错。若骑上马进苏州城里找家酒楼，买些吃食回来，倒也是好的。”

韩固拊掌赞道：“且做长夜之饮，何惧恶寇强贼？快哉，快哉！”

司徒雷掏出一把铜钱，数了数，笑道：“可惜老朽这一丁点家当，怕是买不了多少酒肉。”

萧晚道：“我早前给你的那块碎银呢？”

司徒雷恍如未闻，却对韩固道：“韩老弟，不知你是否带得银钱？可敢骑马入城，辛苦这一遭？”

韩固大笑道：“有何不敢？三位少待。”他走到那匹马近旁，翻身上去勒紧缰绳，呼喝几声，纵马而去，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中。

司徒雷叹道：“这书生骨气硬直，盼他先前是碍于颜面，此去莫再回来。”

卢飞尘道：“他若一去不返，倒少了个累赘。”

天阴无月，夜浓如墨，三人坐在茶棚里，各怀心事，谁也没再说话。一个时辰过去，方圆半里除去零散几个赶路的百姓，别无来者。

萧晚道：“那书生怕是不会回来了。”

三人站起眺望，东南远远的有一片模糊轮廓，分不清是苏州城的城墙还是天上的暗云，北边是埋葬着云家先人的草坡，河西岸则是荒野乱径，都隐没在黑沉沉的夜里。

司徒雷四下走动，枫桥边野草连片起伏，河水的流淌声如人细语。

卢飞尘忽道：“有马蹄声。”

司徒雷停步侧耳，道：“是一人一马。”

三人握紧兵刃，在茶棚边等着。

马蹄声渐响渐近，马上人的眉目在夜色中浮现，满脸倦色，喘息粗重，却是韩固返回。

韩固一边下马，一边已连声笑道：“哈哈哈，这匹马当真难骑。”司徒雷叹了口气，见马背上驮着七八个大大小小的油纸包，用线扎在一处，皱眉道：“韩老弟，你是打算吃上三天三夜吗？”

卢飞尘笑了笑，上前取下油纸包，道：“我倒真有些饿了，多谢。”他拍了拍韩固肩膀，走回了茶棚。

韩固定在原地，似愣住了，忽又哈哈一笑，从马背上又解下两个

大皮囊，道：“还有酒呢！”

韩固拴了马，四人在茶棚里坐下。司徒雷取出烛灯询问，卢飞尘道：“既都不走，还怕什么？点了便是。”韩固笑道：“只怕天霜堂的人在远处瞧见，以为是鬼火，吓得再不敢来。”

司徒雷道：“不错，咱们光明磊落。”当即点起烛火。卢飞尘解开一个油纸包，见是切好的火腿，便径自抓起塞入口中大嚼。韩固想起了什么，找出一个纸包递给萧晚，却是他怕萧晚吃不惯荤腥，特意买的果子蜜饯。

萧晚神色淡漠，接过吃了几口。韩固拎起酒囊倒满四个茶碗，道：“这是枕河楼的好酒，咱们同饮一碗吧。”他说完当先饮尽，道：“天霜堂的人是否不会来了？又或者，那毒水就只一瓶，他们已黔驴技穷？”

三人也都喝了碗中酒，司徒雷道：“韩老弟好酒量，只是此言怕是有些低估天霜堂了。来，我再敬你一碗！”

卢飞尘猜出司徒雷是想灌醉韩固，再将他妥善安置，便只自顾自吃喝，不发一言。萧晚忽然轻笑道：“大敌当前，还是少喝些酒吧。”

司徒雷瞪了萧晚一眼。韩固道：“萧姑娘言之有理。”却仍与司徒雷对饮了一碗。卢飞尘道：“萧姑娘，我也敬你一碗。”萧晚也不推辞，倒满一碗酒喝了。

四人吃喝一阵，烛泪渐堆。韩固问道：“云公子的家乡便是苏州吧，他很少回家吗？”

司徒雷叹道：“老朽只知十年前的三月初七，云公子曾归家祭祀，与陆青渊约在苏州郊野斗剑。那陆青渊昔时是天下第一剑客，云公子胜了他，从此名扬天下。”

卢飞尘道："此事江湖哄传，但近十年里云公子是否回过苏州，却是谁也说不准。"

韩固道："或许云公子是以十年为期，明日多半会来。等到明晨——"

萧晚截口道："说来说去都是云陌游，有什么好说的？"

韩固一愣，不再说下去。四人静默在凉风中。

萧晚取过皮囊径自倒酒喝酒，脸上竟始终不露醉态，她见卢飞尘满身泥垢、胸襟上还有吃喝时染上的油渍，蹙眉移开目光，又见司徒雷正闭目养神，而韩固却时不时偷眼来瞧自己。她忽对韩固一笑："韩信之韩，班固之固？"韩固一愣，道："正是。"

萧晚道："岂不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

韩固喜道："这是班固《汉书》中的话。"

萧晚道："故而君子有先见之明，不立于危墙之下。"

韩固道："萧姑娘也要劝我离去吗？"

萧晚道："你爱走不走，我可懒得管。我只是觉得你这般行事，有些糊涂。"

韩固张了张嘴，似要反驳，但只嚅嚅道："说得是，说得是。"

卢飞尘见这韩固本是洒脱性子，与萧晚说了几句话后竟脸红起来，不禁一笑。韩固奇道："卢兄为何发笑？"卢飞尘却不理他。韩固转回头，心头微惊；萧晚低下了头，脸上的笑意已消隐不见，眼神空落落的，整个人透出夜色般的清冷孤寂。

又过良久，韩固见无人开口，默思前尘来路，正要慨叹几句，忽

听萧晚喃喃唱道："宝阶斜转春宵永，云屏敞、雾卷东风新霁。光动万星寒，曳冷云垂地。暗省连昌游冶事，照炫转、荧煌珠翠，难比。是鲛人织就，冰绡渍泪……"

"是鲛人织就，冰绡渍泪。"司徒雷长叹一声，"萧姑娘，你果然也曾见过云公子。"

萧晚怔了怔，道："司徒前辈，你每年三月初七，都会在枫桥边卖茶水吧？"

司徒雷道："不错，近几年都如此。老朽也只是想着，云公子或能来喝一碗茶罢了。萧姑娘，你也是每年三月都来这桥边吗？老朽往年倒没留意。"

萧晚却不回答，只轻声道："司徒前辈，你从前听过这歌？"

"听过，"司徒雷颔首，"在洞庭湖边，云公子唱过。那是我最后一次走镖，说起来，已是十三年前的事了……"

二　青螭盏

那年春，有个蒙面女子来到苏州风雷镖局，说要托保一口箱子到洞庭湖畔的一个渔村。

司徒雷见这女子身形纤弱，听语声应只十五六岁，问她姓名来历，她却一概不答，只说护镖途中不得打开箱子。那箱子甚为小巧，上了锁，也不知箱中是何物。那女子道："这是我家的东西，不是偷别人的，你且放心。"

司徒雷闻言却不怎么信。本来寻常镖局都有规矩，不接来路不明的生意，以免惹上纠缠，但这类镖往往报酬丰厚，司徒雷自负剑术甚高，胆气也壮，从前再古怪的镖也接过，见这女子出手豪阔，便答应

下来。

那女子似怕有人追来似的，交代完便匆匆离去。司徒雷挑了八名精干镖师，翌日清早启程上路。他将那箱子装入行囊亲自背着，又另置了几口大箱，塞了些衣物绸缎作为幌子，接连走了五天，太平无事。

到第六日，在野径上遇到一个独行劫匪。司徒雷与那劫匪过了两招，忖量出不好对付，便道：“区区几箱布料，何劳阁下大驾？若瞧得上，尽可取走两箱。”

那劫匪冷笑道：“谁要你那破布？明人不说暗话，快把青螭盏拿来吧！”

司徒雷又惊又惑，这“青螭盏”他倒曾听过，那是江南快意阁的镇阁之宝，阁主沈书云一向视若性命。传闻中青螭盏是古藤所制，曾在灵丹仙露里浸过，只消往里注入清水，与人饮下，便有祛除百疾之功，难道说这箱子里便是此物？

司徒雷不及细想，使出真本事，与那劫匪苦斗百余招，刺死了劫匪。往后几日，却又接连遇上拦道的强梁，张口都是索要青螭盏。司徒雷虽将他们杀退，却也折了两个镖师。他改走水路，仍是遭歹人阻截。他将一个水匪擒到船上逼问，与道听途说相印证，这才猜透了端由—

原来，沈书云的独生爱女沈凝盗走了青螭盏，却被沈书云察觉，沈书云将沈凝关在家中，令弟子四下搜寻青螭盏的下落，此事便在江湖上渐渐传开。

司徒雷料想那蒙面女子正是沈凝，有人探到她来过风雷镖局，猜到青螭盏在自己身上，便来抢夺。那快意阁品评天下刀意，阁中弟子精研刀术，阁主沈书云更是绝顶高手，凭他小小风雷镖局，那是得罪

不起的。

他一时不知所措。稳妥之计，便是掉头返回，将青螭盏亲自送还快意阁，但他答应沈凝在先，此举未免失信，况且已收下报酬，又折损了两个镖师，如此半途而废，着实不甘，只悔不该贪财接下这镖。

司徒雷思来想去，愁恨交加，竟患下重病，镖师劝他上岸求医，他却只枯坐船头，眼望浩浩江水，道：“水上走镖，规矩是人不离船。病死倒好，一了百了！”

当是时，船边流过一叶小舟，舟中立着一个白衣少年，忽而迈上船来。众镖师大惊失色，竟都没看清他上船时的身法。

司徒雷霍然站起，见来者只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公子哥儿，便道：“哪家的毛头小子，不去念书，也来充匪贼？”

那少年道：“在下云陌游，见过司徒前辈。适才听前辈说患了病，我不是匪贼，却略晓医道，或能有助于前辈。”

司徒雷见这少年神情洒淡，身姿浑然融入清风江水，然而细看两眼，又觉他站在船上如立云端，似要飘飞一般，不禁暗自称奇，道：“阁下风骨奇绝，定是大有来历，不过我这病是心病，怕你治不了。”

那少年云陌游道：“即便在下治不了，但那青螭盏岂非能治百病，前辈何不一试？”

司徒雷道：“你是想诱出青螭盏藏在何处，当我不知？”

云陌游微笑道：“难道不在前辈身负的行囊里？”

司徒雷沉脸不语，仔细思量，总归已是进退两难的关头，哪怕日后快意阁兴师问罪，也好过半道上窝囊病死，想到这里，哈哈一笑，

解开了行囊。

六个镖师挥舞兵刃，将云陌游围住。云陌游恍如未见，只负手看着江上白鹭聚散，似已出神。

司徒雷指上运劲，去拗箱子上的锁，那锁很是坚固，却拗不断，他拔剑欲砍，忽感整条船微微一震，那锁啪嗒一响，竟弹开了。司徒雷一惊，猛然侧头看向云陌游。

云陌游的手离开了船舷，颔首致意："前辈请吧。"

司徒雷暗自骇异，定神打开箱子，里面果然是个藤盏，他舀满江水，静置良久，水映盏壁，隐约可见盏中似有一道细影。司徒雷笑道："还真有螭龙吗？"一口饮下，却没什么特异之处；过了一炷香时分，病症仍无丝毫好转。

云陌游道："既是如此，容我烹一碗药茶。"

司徒雷任由云陌游借用船上炉火烹茶，船上一时寂静。等到云陌游将茶水倒在碗里，司徒雷忽问："这青螭盏是假的？"

云陌游道："青螭盏是真，能祛百病之说是假的。"

司徒雷叹道："不错，世上哪有如此神异之物，我早该想明。"他将藤盏放回箱子，重新扎好行囊，从云陌游手里接过了茶碗。一个镖师叫道："总镖头，小心他下毒！"

司徒雷摇头一笑："我眼光虽浅薄，却也瞧得出云公子绝无歹意。"喝下茶水，不多时浑身透汗，自觉已好了大半，恰逢船家煮好了饭，便道："多谢。我们要开饭了，云公子若不嫌弃，就凑合着一同吃些。"

船上吃食粗陋，只是将剩饭铺上咸鱼腊肉蒸过，司徒雷道："实

在怠慢了。”云陌游倒似颇觉可口，微笑道：“这几年餐风露宿，四处寻访刀意，难得安稳吃一碗饭。”

司徒雷方要细问，忽听船舱外有人道：“司徒兄可在吗？请现身一晤。”

来人是个面皮黑黄的中年文士，见到众镖师后拱手施礼，却不看云陌游一眼。

司徒雷问明他来意，却也是索要青螭盏，便道：“要拿宝贝，须凭本事。”

那文士从袖里取出一柄小巧的玉刀，伸臂将刀平平递出，道：“请。”

有个镖师拿剑去挑玉刀，刀剑方一触，那镖师便跌飞出去，撞在船舷上。镖师们面面相觑，又有三人去砍那玉刀，无不碰着即飞，那文士却始终纹丝未动。

司徒雷沉声道：“好得很！”踏前几步，双手握住阔剑，自上而下缓缓压向玉刀，刀剑交叠的一瞬，司徒雷手上青筋暴起，玉刀被剑刃压低了一寸。

那文士无声一笑，司徒雷全身如遭雷电滚过，仰天就倒，情急中将剑尖插入船板，堪堪稳住身形。文士招了招手，一艘画舫从船后追了上来。

司徒雷道：“阁下留个字号吧。”他见这文士脸色黄暗，又道：“莫非阁下便是‘金面玉刃’罗振？”说完忽觉背上一轻，行囊已到了文士手里。

那文士擦肩掠过司徒雷，走出几步，飘身上了画舫，道：“叨扰了。”随后那画舫便靠岸去了。司徒雷脸色惨白，他活到四十岁，走

镖十余载，今日头回失镖，可谓奇耻大辱。众镖师鼓噪着要靠岸去追，司徒雷却只摇头苦笑。

云陌游道：“方才承蒙款待，无以为报，前辈若想拿回行囊，在下倒可一试。”

司徒雷一怔，道：“那可太犯险了，那人修为着实深不可测。”

云陌游道：“权且试试。”众镖师奋力划桨，船掉头靠岸。画舫仍泊在岸边，那中年文士手提行囊，正倚船舷而立，见云陌游来到，苦笑道：“方才我假作未看到阁下，实是不欲与阁下争斗，相见不如不见。”

云陌游踏上画舫，道：“相见岂是不见？然阁下不肯以真面目示人，或也算不得相见。”

那文士沉默片刻，径直又递出玉刀。

云陌游伸出两根手指，搭在玉刀上，那玉刀倏忽碎了，露出纤细的铁刃，原来那玉只是一层刀鞘。云陌游手指抹上泛光的锋刃，那锋刃瞬息也碎了，碎玉和铁片撒在船板上，声如叩磬。

司徒雷耳中一阵低沉嗡鸣，见那文士仍握着无刃的玉柄，云陌游的手指也虚搭着，似乎玉柄前端的空无中仍有一截刀刃。画舫猛然下沉了几分，仿佛有庞然重物登船。

那文士低头看自己的左臂，臂骨里接连传出咔咔微响，他笑了笑，左手一扬，将行囊甩还给司徒雷，画舫剧烈一摇，水花四溅。云陌游道：“多谢了。”

众镖师不明所以，但仍欢声雷动。司徒雷眼前一晃，云陌游已在身侧，道：“走吧。”船行出片刻，司徒雷回望见那文士右手捏着玉柄，仍未收回，如与故人执手。

云陌游道：“不知司徒前辈是要将青螭盏送往何处，可否相告？”

司徒雷回过头来，既感动又佩服，连声谢过，答道：“是送到洞庭湖边一座渔村，给一个名叫叶六郎的村民。”

云陌游道：“原来如此，难为沈书云了。”

司徒雷道：“快意阁的阁主？他怎么了？”

云陌游道：“方才那文士，便是沈书云。”

司徒雷一惊，斟酌道：“早知如此，便让他拿了去，也算物归原主。”

云陌游道：“他易容成旁人模样来夺青螭盏，实另有用意。他初时在这船上，只是借力打力，后来在画舫上流露出本真的刀意，我才猜出他的身份。”

司徒雷道：“沈书云究竟有何用意？”

云陌游却道：“司徒前辈当听过叶流笙的名字吧。”

“自然听过。”司徒雷颔首。叶流笙的萧歌刃昔年是江湖第一名刀，人称“冷歌萧吟，天下一斩”，几可谓无敌，后来叶流笙败在岳空山的刀下，就此不知所踪。

云陌游道：“叶流笙败后眼盲耳聋，我不久前探知，他正是隐居在洞庭湖畔。如今看来，江湖传闻沈大小姐痴恋叶流笙，应是不假。她送青螭盏去，是想治愈叶流笙的耳目。”

司徒雷道：“但青螭盏其实却无此功用。”

云陌游道：“不错，沈书云自然也知，故而他担忧的并非女儿盗走青螭盏，而是那青螭盏治不好叶流笙，引得他父女生出嫌隙。”

司徒雷道："回想当日在镖局，那沈凝语气凝重，应是深信青螭盏之效的。沈书云假扮旁人夺走青螭盏，便没人知道青螭盏的真相，沈大小姐也只会迁怒于风雷镖局。—万幸云公子又夺了回来。"

云陌游摇头道："此事尚未了结。我本也是打算前往洞庭湖，如前辈不见怪，倒可同行。"

司徒雷自是答应。

往后几日，再没遭遇什么水贼江匪，却渐有江湖消息传开：金面玉刃罗振取走了青螭盏，风雷镖局夺回来一个假的，却不自知。司徒雷知道这是沈书云的安排，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沿途花船往来，两岸人烟繁茂，云陌游随兴赏看，时有笑语。按镖局规矩，走水镖应昼寝夜行，避开热闹，但司徒雷深服云陌游，索性任意行止，如游山玩水般。镖师里有几个使刀的，见自己所学刀术云陌游无不熟稔，便常来请教。

船近岳阳城，改走陆路，来到了那渔村。云陌游道："这渔村近年来出了一桩奇事，在村边水畔，不时能听见鲛人歌唱。我也是在岳阳城里听闻，才知这村子所在。"

司徒雷愕然道："洞庭湖里真有鲛人？"

云陌游微笑道："料想那是叶流笙在练刀，萧歌刃施展开时刀鸣如歌，被村民们听到罢了。"

午后，一行人在村里打听，得知叶六郎正在村西的湖边。司徒雷本以为当年名满天下的叶流笙定是一位翩翩公子，然而来到湖畔，却见一个赤膊的年轻人正自晒网，古铜色的肌肤和寻常渔民无甚区别。

云陌游上前几步，道："在下云陌游，幸会叶兄。"叶流笙点头道："幸会。"

司徒雷脱口道："你怎么能—"他见叶流笙双目俱在，又能听见云陌游说话，大觉奇怪。

叶流笙笑道："须走近了说，或吐字重些，我才能辨出话音。"司徒雷寻思良久，忍不住追问了两句，骇然惊佩：叶流笙耳力已失，但触觉尚存，他是靠别人唇舌引动的微风来辨音。此等察微之术，几已入神，若用于对敌听招，无怪他能有当年盛名。

叶流笙听明来意，接过青螭盏，摸索两下，随即抛还，笑道："若用来喝酒，嫌小了些。"他领着众人来到平日所居的小屋，屋檐下晾了成串的咸鱼，屋里胡乱放着些渔具，布置得甚是粗陋。

司徒雷见地上扔着一柄刀，似是白木雕成，刀身有细微的裂纹和孔洞，不知是损坏了，还是本就如此，当即问："这便是萧歌刃吗？"叶流笙道："不错。"交谈一阵，司徒雷见叶流笙似不爱提及沈凝，便也不再说起。

叶流笙生起灶火，烹了茭白、银鱼、莲藕等几味菜蔬，又从邻家借来食盒盛了，道："屋里狭小，咱们到湖边吃喝。"又去村头打了酒。

众人临湖饮酒，闲谈笑语，渐至月升。司徒雷往常忧心于镖局得失，与云陌游相遇后渐渐放开心性，到那夜更是酩酊大醉，躺倒在湖畔软沙上，迷糊听着云陌游与叶流笙交谈，似懂非懂，但听着听着，似乎云陌游竟要与叶流笙斗刀了，神志惊醒了些许，坐起来见两人一左一右，远远地站湖水边，叶流笙提着那柄白木刀，正朝云陌游缓步走去。

司徒雷挣扎站起，奔向两人，惊觉耳边萦绕着一缕幽长的呜咽，隐有若无，婉转如歌。他望见叶流笙的刀晶光闪闪，湖面水花乱跳，时有鱼跃，暗想：木刀何来刀光？再一望湖面，猛然看到那刀光映在湖面竟长达百丈！他眨了眨眼，醒悟那不过是月光洒在湖上罢了；他

奔到了近处，叶流笙步子渐缓，在云陌游身侧站定；他没瞧出什么凶险来，但叶流笙和云陌游都神色凝肃；他看到云陌游手里端着那青螭盏，盏中不知是水还是酒，他莫名觉得湖面骤然黯淡，仿佛湖光月色已尽在盏中。

云陌游扬手一挥，一蓬清光从盏里洒向湖面，刹那间司徒雷瞧得恍惚，似有条青色的螭龙当空游动，落入湖水。

几乎同时，叶流笙掷出了萧歌刃，木刀在飞越那片水光时倏然散碎，如月光融入湖水，就此消融无踪。

那片光在司徒雷眼前久久晃动，他醉意上涌，隐约听见叶流笙说“是云公子胜了”，心神一松，坐倒在沙地上。不知过去了多久，耳边传来了清冷的歌声，空空濛濛，断断续续：“宝阶斜转春宵永……光动万星寒，曳冷云垂地……是鲛人织就，冰绡渍泪……”

司徒雷侧头看去，叶流笙已走了，云陌游独坐湖边，白衣孤清如月，正轻声而歌。那歌声亦真亦幻，在司徒雷耳中越来越清晰，却又越来越遥远—“独记梦入瑶台，正玲珑透月，琼钩十二。金缕逗浓香，接翠蓬云气。缟夜梨花生暖白，浸潋滟、一池春水。沉醉。归时人在，明河影里……”

翌日，司徒雷问过云陌游，得知云陌游是为岳空山的刀意而来；而叶流笙的盲聋并非眼障耳障，而是心障，他借与云陌游斗刀，将久存心中的岳空山刀意迫散而出，从此耳目复原。

司徒雷与云陌游在岳阳分别，叶流笙留下了青螭盏，说会交还给快意阁。一月后，司徒雷收到了沈凝的书信，深谢他走镖送盏之举，随信而来的还有一箱珠玉珍宝。

司徒雷从前心盛气傲，仗剑求名博利，经此一事后，却转变了心境，自知剑术比真正高手实在天差地远，混迹江湖多年，不过随波逐

流罢了。此次若无云陌游相助，定过不去难关，若再遇危境，怕也只得束手待毙。想通后，他把那箱财宝给众镖师发了安家费，索性散了镖局，在苏州闲居。

司徒雷孑然一身，走镖积蓄颇丰，淮河水患时他变卖家财，换成粮食，提剑押车北上，路遇两拨山贼，得知他是去救灾，又都退去。回到苏州后，他有时给人驾车，有时卖些茶粥，日子过得甚是清苦。

十年前，司徒雷听闻云陌游转修剑术，在苏州郊野击败了陆青渊，想着云陌游或会再回苏州，便在翌年三月初七早早赶来枫桥，却是空等了一日。俯观桥下流水，遥想洞庭月色，回顾平生争逐，百感交集，埋剑而归。他一直感念云陌游的恩义，此后年年三月都来枫桥边等候，直至今日。

……

司徒雷慢悠悠讲着，不时倒酒与韩固对饮。韩固听得血热兴浓，碗到即干。司徒雷讲完后，茶棚里短时一静。

三人对司徒雷散财赈灾之举均心生敬佩，萧晚道：“你这老头，倒也不是一味小气。”卢飞尘灌下一碗酒，斜眼打量韩固，见他饮酒至此眼神仍未迷醉，倒有些讶异。

韩固目露追忆之色，忽道：“沈凝沈大小姐，我也曾见过的。”

司徒雷奇道：“你怎会见过？”

韩固道：“那快意阁是在杭州吧？七年前，我随云公子从蓬莱去杭州……”

三　归墟镜

韩固是山东蓬莱人，祖上富贵过，到他这一辈早就没落，留下一

处老宅，他与弟弟两人住着。

韩固自幼苦读，十八岁那年本想进京赶考，却不幸赶上父母病逝，弟弟韩汤又才只八岁，便在家照养弟弟。富绅王镜衣登门吊唁，叹道：“令尊驾鹤早去，留下你兄弟俩，料想是短缺了用度，我与令尊是多年故交，岂能坐视不理？你家这宅院，不妨就让与我吧。”

韩固道：“那也并无不可，敢问王世伯能出多少银钱？”王镜衣道：“莫提阿堵物。你这宅子给了我，此后王家供你兄弟俩吃喝。”

韩固心想困守空宅，确非长久之计，倒不如依随王家，往后安心读书，便答应下来。他用父母遗钱在城郊买了一间陋室住下，就此交割宅契，每月初去王家领些米面。两年过去，米面渐给渐少，已不大够吃饱，韩固便去找王镜衣，王镜衣沉吟道：“不如你来我府上做个门房，与仆人们同吃同宿，还可省去你别处买屋。”

韩固道：“我是读书人，不给别人当仆从。”又熬过一年。中秋那天，韩汤代他去领米，被王家仆人打伤。韩固来王家理论，王镜衣道：“你弟弟领完米面不走，在我家厨房偷吃偷拿，那是咎由自取。我养活你三年，仁至义尽，从此你不用再来。”

韩固道：“我那祖宅有三间正房，三间厢房，卖作银两，便吃喝十年八年也够了。”

王镜衣道：“当日宅契交割两清，你莫再聒噪。”

韩固大怒，与王镜衣动起手来。王镜衣不仅是当地巨富，也是蓬莱紫极刀一派的掌门，韩固鼻青脸肿地从王家出来，左思右想，无计可施，在城郊赁了三分田地，学人耕作，慢慢支撑下来。劳苦些也罢了，只是韩汤被王家打成腿疾，从此瘸了，韩固每看弟弟走路，便忍不住暗自垂泪。

倏忽又是两年，韩固已二十三岁，又逢中秋，王家仆人忽来邀请

他兄弟俩赴宴。韩固自不肯去，韩汤却问：“宴上有什么？”那仆人道：“鸡鱼肉蔬，应有尽有。”韩汤叫道：“要去！要去！”韩固闻言心酸，便带着弟弟去了。

宴上，王镜衣笑语热络，每上一道菜馔，韩汤便欢喜道：“没吃过！”韩固一言不发，只想着待弟弟吃饱便告辞。

王镜衣见韩固不动杯箸，劝了几句，忽转口道：“韩世侄，从前我曾听令尊提起，你家里有一面铜镜，甚是古远，怕是有百年之久了？”

韩固一愣，他家里确是有个铜镜，镜子背面镂着些古怪图纹，久是极久，但制工粗糙，并非什么珍奇，只是祖上遗命，务须世代相传，万不可遗失。他也曾参详镜背图样良久，始终难解图意，却不知王镜衣缘何问起，便道：“有是有的，那是数百年的古镜了。”

王镜衣笑道：“好极。说起来我名中有个镜字，但家中尚缺一面镇宅辟邪的铜镜，韩世侄可否割爱？”

韩固摇头道：“我祖上有遗训，后辈须以性命守镜，自是不能给你。”

王镜衣好言相求，几句话后见韩固执意不给，笑脸顿收，道：“既是如此，恕不远送。”

韩固拉起尚在大嚼鱼肉的韩汤，快步离去。回到家里，惊见满屋凌乱，已遭人翻动过，心知是王镜衣派人所为。好在他早年担忧家里遭窃，将那铜镜层层包好，埋入了屋后一株槐树下，王家的人自是找不到。

半月过去，王镜衣携百两银子来拜会韩固，道：“抵你家那老宅，总也够了吧？韩世侄，那古镜你就拿了来。”

韩固大觉惊疑，他知王镜衣是江湖武人，便问：“莫非我那镜上所刻，竟是什么武学秘籍？”

王镜衣大笑：“世上哪有恁多秘籍？我不管你那镜上刻了什么，你便磨平了再给我也可。”

韩固更是不解，道：“我这镜子除去古旧些，没什么特异，你去别家买好的吧。”

王镜衣气急而去。

数日后，韩汤从外面玩耍回来，问道：“哥，咱家真有个古镜吗，我怎么从没见过？”韩固随口道：“有啊，就埋在老槐树下面。”

当夜，韩固听见屋里响动，迷糊中醒来，走到屋后，见韩汤坐在地上，正奋力掘土。韩固伤心气恼，上前将韩汤踢倒。韩汤爬起来就跑，叫道：“哥，留这镜子有什么用？咱们拿它换肉吃！”

韩固道：“韩家世代遗训，岂可不遵？你这般不孝不信，愧对祖宗。”他追着韩汤揍，韩汤一边闪躲，一边哭道：“别打我！你不会买肉吃，就会打我！”

韩固看弟弟跑得一瘸一拐，叹了口气，不再追打，径自坐在了树下。韩汤呜呜哭着跑远了，韩固也落下泪来。

韩汤一溜烟跑进王家，对王镜衣道：“我知道！那镜子埋在我家后边的槐树底下。”

王镜衣大喜，带着几个手下急匆匆出门，来到韩家的屋后，却愣住了—那老槐树下已铺好了被褥，韩固坐在褥子上，手边是一袋干粮和一把柴刀。

王镜衣皱眉道：“怎么？凭你这书生也想拼命？”

韩固道：“我打不过你，但你若夺走镜子，我也不活了。”

王镜衣爱惜在蓬莱的名望，不欲闹出性命，想打晕韩固，又怕他醒后自尽，骂了几句便走了。

两日后的午夜，王镜衣带人摸着黑又来，见韩固背靠树干，紧裹着铺盖，正自睡觉。王镜衣走近几步，韩固当即惊醒，把柴刀摸在手里，站了起来。

王镜衣错愕无语，冷笑离去。

韩固在树下守到第三日黄昏，有邻居来劝：“如此不是长久之计，你既不愿给王家，就带着镜子避去外地吧。”

韩固道：“我家世居蓬莱，我凭什么要避走？我弟弟已三日没回家，我知他躲着不敢见我，劳烦你去告诉他，我不怪他了，让他回家。”

半日后，那邻居回来，叹道：“你弟弟死了。”

韩固又惊又悲，细问详情，原来今晨韩汤去王家讨肉吃，那王镜衣正自气闷，出手推搡韩汤，竟带上了内劲，将韩汤推得闭气而亡。午后，王家报了官，官府判了个韩汤去王家偷吃噎死，命韩固明早去认领尸身。

韩固大哭一夜，翌日挖出铜镜，去府衙领回弟弟尸身葬了。

他生无可恋，自知奈何不得王镜衣，紧抱着铜镜来到蓬莱城外，走上海边一处悬崖，决然跃下。

在撞入海水之前，韩固隐约望见前方舟影晃动，舟上似立着一个白衣人。

醒来时，韩固已在城中一家客栈的房里，救他的是个年轻公子。

韩固睁眼便看到那铜镜正放在桌上，赶忙挣扎下床抓在手里，而后才谢过那公子救命之恩。

那公子自言名为云陌游，又道：“先前你在海中晕死过去，手里仍紧抓这铜镜不放，料想此镜对你颇为紧要。”

韩固叹道：“我本是想一死了之，那也谈不上紧要不紧要了。”他投海未死，醒后只觉心中松快了不少，惨然笑道：“既险死还生，无论如何，我总须为弟弟报了仇。”

云陌游问明了情由，道：“世事多有不公，人力总归微薄，你且领我去那王家。”

韩固道：“我死也死过，还怕什么？只是那王镜衣在蓬莱势大，刀法也不低，实不愿牵连公子。”

云陌游道：“不妨，咱们走吧。”韩固见这白衣公子气度沉静，绝非寻常之辈，心神莫名一振，径自当先引路，来到王家大门外。

韩固想把铜镜藏入衣内，云陌游道：“不必。”

韩固一愣，点头答应，持铜镜与云陌游来到王家厅堂，王镜衣外出未归，王家仆人瞥了一眼韩固，道：“你早便该来献镜。”

韩固上前两步，打了那仆从一记耳光。那仆人抬臂还击，拳头挥舞至半却忽然瘫倒晕厥。

韩固不明端倪，又惊又喜。少时，王镜衣归家，见是韩固来了，呵斥道：“你来作甚？我奉劝你莫哭莫闹，休想讹我一分一毫！”

韩固怒极反笑：“王镜衣，你不是想要镜子吗？”

王镜衣伸手道：“哼，那就拿来吧！”说完似才看见堂中多了一个白衣公子，又皱眉道：“你是何人？我这仆从可是你打晕的？”

云陌游恍如未闻，只淡淡道：“韩兄，请借镜一观。”他接镜后在镜面上一弹，叮的一声，如风吹环佩、雨打玉盘，地上那仆人倏忽苏醒，咕哝着爬起呆立。

王镜衣惊疑喝骂，云陌游将铜镜交还韩固，道：“你且拿镜照一照他。”

韩固一怔，道：“好。”将铜镜对准了王镜衣，冷笑道：“我就照照你这衣冠禽兽。”

王镜衣大怒，身形一晃，劈手便夺镜子，方触及铜镜，忽然踉跄倒退，竟摔倒了。

韩固瞧得哈哈大笑。王镜衣脸色铁青，起身后又去夺镜，手指扣住镜缘，未及发力，浑身猛然剧震，瘫坐在地。

王镜衣大喝一声，跃起来双掌齐出，抓向铜镜，却抓偏了尺许，韩固分明在原地一动未动，但王镜衣竟似被无形之物逼住似的，只是绕着韩固疾走乱抓，总是抓在空处。

王镜衣强自顿步收掌，双腿抖如筛糠，呕出一口血来，转头望着云陌游，涩声道：“你究竟是谁？”

云陌游说了姓名，王镜衣面色遽变，半晌才道：“弹镜留劲，刺神乱魂，这等修为放眼江湖也寥寥无几，料想阁下不至骗我—云公子，王某今次认栽，听凭处置。”说罢长叹，满脸灰败，仿佛瞬间苍老。

韩固这才明白原来云陌游是江湖中大有身份的高人，心潮激动，对云陌游深深一揖。

云陌游道：“王镜衣，你要这镜何用？”

王镜衣哀声道：“不错，我要这破铜烂铁何用？实是杭州那位沈大小姐近来四处收集古铜，镜、剑、鼎等等皆可，年岁越久越佳，料想她另有用处。”

云陌游蹙眉道：“你是说沈书云之女？”

王镜衣苦笑道：“还有哪位？自是她了。王某忝为紫极刀掌门，不过是想奉承一番罢了。”

云陌游沉思片刻，道：“韩兄，咱们走吧。”

韩固道：“这……这便走吗？”

云陌游道：“此人三次夺镜，脏腑受损，已是废人。你若不甘便杀了他，他也还手不得。”

韩固闻言怔住，王镜衣惊惧之极，汗流浃背。韩固默然良久，叹道：“也罢，走吧。”

两人漫步蓬莱城中，云陌游忽道：“韩兄，你可知这镜背的图样是何意？”

韩固摇头道：“早年我也曾四处求问，始终不得其解。”

云陌游道：“恕我冒昧，倒能看出其中含义。韩兄可愿知闻？”

韩固喜道：“云公子快快请讲。”

云陌游道：“这图样是一份行船用的海图。”

“海图？”韩固一愣，“我从前也曾问过沿海渔民，却无人识出。”

云陌游道：“这是远海的海图，绘法又极古，近海的船夫自是看不出。”

韩固道：“原来如此，不知这远海是有多远？”

云陌游道：“单是这海图的起始之处，便已离岸数千里。”说完，又将辨读海图之法告知韩固。

韩固听得怔住，这镜背的图样困扰他多年，至此终于有了解答。他记起曾听父亲讲过他家祖上经商而富，贩卖过不少稀罕货物，料想是从海外带回，不禁喃喃道：“原来只是一张海图……我是个书生，这海图于我也无用处，我若将镜子给了王镜衣，兴许弟弟便能不死……”他心中恍惚空洞，随手将铜镜丢弃在地。

“韩兄是信义之人，此事错不在你，毋须自责。”

云陌游捡起那镜子，沉吟道：“恕我冒昧，韩兄若不想要这铜镜，可否相赠？”

韩固明白祖上遗训实是为这海图而定，而自己早熟记在心，铜镜不过外物，当即道：“大恩无以为报，此镜云公子请拿去便是。”

云陌游谢过，又言将往杭州一行。韩固怅然道：“如今我身无牵挂，倒不如随云公子同去杭州逛逛。”云陌游道：“也好。”

两人就此南下。沿途云陌游言语不多，偶有指点风物、评说诗文，无不精妙，韩固钦佩不已，某日忽想及一事，问道：“那海图所绘既是在极远处，云公子又何以能知？”

云陌游道：“我曾到过那处远海。那日在蓬莱海边救起韩兄，却是我刚刚归航。”

韩固奇道：“云公子为何要出海那么远？”

云陌游微笑道：“我听闻海外有仙山，便去寻访。虽未找到，也算尽兴而返。”

韩固闻言怔住，遥想良久，悠然神往。

两人走走停停，有时去听书吃酒，有时云陌游会为路人医病卜卦。韩固平生极少外出，一路上眼花缭乱，来到杭州，他懵懵懂懂地随云陌游进了一处大宅，穿过三层幽院，见到一个妙龄女子，便是那沈大小姐了。

那沈凝容颜甚美，肤色白皙，身姿纤细，看着很是柔弱，她对云陌游施礼道："六年前多承云公子恩情，他……他才得以耳目痊愈，我实在感激万分。"

闲谈片刻，云陌游取出那铜镜，略提了两句韩固的遭遇，道："此镜是这位韩兄之物，沈姑娘既有用处，便收下吧，只盼此后能稍加照拂韩兄。"

沈凝点点头，接镜道谢，却始终没看韩固一眼。

随后，两人离了那宅院，云陌游叹道："但愿沈姑娘好自为之。"

两人在那日分别。往后月余，韩固独自游赏江南风光，也听人说了些云陌游的过往事迹，他在枫桥边喝了一碗茶，返程北去。

回到蓬莱，韩固惊闻连王镜衣在内，王家十余口人俱已被杀。他在家中发现了一大箱金银和一封薄信，才知是沈凝所为。那信中说，云陌游行踪无定，韩固日后若久居蓬莱，恐怕还会遭王家报复，故而她斩草除根，免去了韩固的后患。

韩固心神震动，许久才平静下来，又思索今后何去何从，突发奇想：那祖上留传下来的海图已在心中，何不出海一游？

韩固天性豁达，经此变故后更加不滞于物，将那箱金银散去大半，余下的采买船只粮食，学了航船之术，就此扬帆出海，流转异国荒岛，遭逢奇事怪险，数年间乘风万里，穷尽了海图所绘。他在船上

眺望更远处，仍是波涛茫茫，心想云公子定然去过更远的地方，只可惜自己与他同行时却未能请教更多；他又想，古人记载八纮九野之水，以及天上银河，俱都会流入归墟，那归墟在渤海之东几亿万里外，人力终究难至，而归墟之中有五座仙山，他的故乡蓬莱，也是得名于仙山之一，渐想归心渐盛，就此返航。

两年前，韩固在泉州上岸，从此住下，随性度日。旁人说他浑噩，他却逍遥快意，只觉海外中土，山野红尘，都没什么分别，人生一世，不过沧海一粟罢了。一个月前，他在诗文里读到枫桥二字，想着若能再与云公子一晤倒是极好，于是欣然启程，来到了苏州。

四　游梦壶

司徒雷万没料到韩固这貌不惊人的书生竟有此经历，听完不禁道了声佩服："韩老弟，你能超脱际遇，浮沉不惊，这份心境实在难得。"

韩固笑道："我不过是一介微命，任意妄为罢了。"寻思片刻，又道："如今想来，沈姑娘那般娇弱，竟杀了王镜衣全家，也不知她收那许多铜器，究竟有何用处？"

卢飞尘冷笑道："娇弱则未必，至于她收铜的用处嘛，如今在武林中也已不算什么秘闻。"

韩固忙道："愿闻其详。"

卢飞尘道："她是为了制炼毒酒'游梦'。那是古籍所载的奇毒，据传取材极难，而古旧铜器便是毒材之一，铜器越古，毒效越佳，故而她才四处收集古铜。"

韩固奇道："世上有诸多毒药，鹤顶红、砒霜俱可害人，为何要炼这般麻烦的毒药？"

司徒雷道："寻常毒药，毒不死真正高手，只因世间一切毒质入体后，均会在顷刻间被高手内息冲解化散。若想给绝世高手下毒，要么如天霜堂的霜霖，瞬息发作，更快过内息流转；要么则如这游梦，毒性专克内息，中毒者修为越高发作越烈，可谓无解。"

萧晚似想到了什么，轻叹道："不错，寻常毒药，毒不死真正高手。"

韩固问道："如此说来，这沈凝处心积虑，是想毒死哪位高手？"

司徒雷道："她要毒害之人，是岳空山。"

韩固失声惊呼："这是为何？莫非是因她嫉恨岳空山夺去了叶流笙的天下第一刀客之名？"

司徒雷叹道："这怕是只有沈凝自己才知了。武林中人多猜测是叶流笙隐居洞庭多年，刀术大进，迟早要与岳空山再战，而沈凝却担心叶流笙终会死在岳空山刀下，便欲将岳空山先行毒死—这沈大小姐痴心一片，却终归还是信不过自家情郎。"

萧晚本自出神，忽然幽声道："正因一片痴心，才忧愁疑惧，为求全，反行险……"

韩固道："啊！那岳空山被她毒死了？"

司徒雷道："那倒没有。"

韩固松了口气，倒了一碗酒灌下，道："万幸如此，否则我那古镜给了沈凝，岂非是我与云公子助纣为虐？"

卢飞尘皱眉道："那游梦之毒，从前几无人知，也是四年前叶流笙与岳空山晋阳一战后，才在江湖中传开。当初云公子不知，须也怪不得他。听你所言，那沈凝七年前便已开始集铜制毒，当真是心思深

远。”

韩固惊道：“这两人终究还是未免去一战吗？却不知谁胜谁负？”

司徒雷叹道：“谁胜谁负，倒也真难说。那沈凝下毒不成，反被岳所杀，故而叶流笙前来晋阳约战岳空山，为她报仇。依老朽当年湖边所见，那叶流笙散淡自在，本心里未必非要与岳空山再决高低，兴许那沈凝的下毒之举，反而是弄巧成拙了。”

卢飞尘冷淡道：“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有何难说？四年前我便在晋阳，对此战倒也略知一二……”

萧晚脱口道：“四年前你也在晋阳？”

卢飞尘道：“怎么，萧姑娘那时也在晋阳？不知可曾去过碧水轩？”

萧晚怔怔无语，良久才道：“碧水轩……那是一家茶楼吧，我曾路过那里。我到晋阳是四年前的七月，听闻岳叶之战却是在九月了。”

卢飞尘道：“不错，四年前的碧水轩是晋阳最热闹的茶楼，那时我还不叫卢飞尘……”说着忽然一叹。韩固自识得卢飞尘以来，头回听他叹气，讶然给他倒了酒。卢飞尘皱眉饮尽碗中酒，想要冷笑两声，却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

晋阳卢家是当地望族，碧水轩便是卢家的产业。这茶楼里有个名叫卢九的伙计，与卢家也算沾亲带故，平日里端茶送水，手脚利索，只是不甚爱洁，衣衫上总是沾满泥土，为此，卢九常被碧水轩的掌柜数落责骂，但他为人固执，始终不改。

茶楼里有说书人，间或讲些侠客故事，卢九听得多了，一心向往江湖，渴慕学武。卢家本是武林世家，家传的芦花快剑名动北地，但卢九只算是卢家的外系远支，这剑术是学不到的，再三苦求，得传了两手拳脚功夫；他便在每日活计的间隙里去茶楼后的巷子反复习练，直练得虎虎生风，满头大汗，身上也滚满泥垢，久之落下个邋遢名声。

若有茶客在争执打斗中显露了武功，卢九便会上前求人传授，自是无人肯教他，平白挨两句奚落，尚是好的，有时便招来一顿打。卢九倒也不恼，只把那两招拳脚练得更勤，衣衫也就更脏。

七月初七，午后，茶楼来了一名白衣公子。那公子瞧向卢九的目光淡然宁和，似并不以他衣脏为嫌，卢九便也对他多有留意。

那公子只叫一碗清茶，静静地坐着。卢九送茶水时忍不住询问他的来历，得知那公子名为云陌游，是从苏州而来。云陌游微笑道：“这回书是讲周穆王西游昆仑瑶池，我在别处从未听过，有趣。”

两人闲谈几句，那折书已近说完。忽有一桌客商喝起倒彩，掀翻了桌子。卢九上前劝阻，领头的客商道：“你这书听得俺们闹心，这茶钱俺们可不能给你了！”

卢九自不答应，两方吵得激烈，客商作势欲打，卢九退后两步，弓步亮拳，道：“欺我没学过拳脚？只管放马过来！”话音未落，那客商哈哈大笑，一脚将卢九蹬得倒飞出去，正正落向云陌游桌边。

云陌游伸手在卢九肩头一捺，卢九已稳稳站住。云陌游收手端碗喝茶，那客商跟着第二脚踢来，刚沾到卢九的衣袂，却如踢中海潮，被一股绵如水、沉如山的劲道荡得跌倒。卢九懵懂不解，那几个客商却看出异样，又听卢九道：“云公子，多亏你扶我。”

客商们大惊失色，也不知卢九所言真假，相互对望，渐次拱手

道："多有得罪，还望莫怪。"说完留下茶钱，低头匆匆走了。

卢九再三道谢，又道："我早该看出，云公子定然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

云陌游摇头一笑，问道："看你方才架势，似是学过拳脚？"

卢九道："学过些卢家的拳法，但他们的'芦花剑'却不肯传我这外系。云公子，你会不会剑术？"

云陌游莞尔道："这话往常少有人问。我多少算是会一些吧。"

卢九喜道："那你能教我剑术吗？"

云陌游道："你想学什么样的剑术？"

卢九更加惊喜，道："我没一点根基，云公子只挑一招最简单易学的教我，我便已万分感激了。"

云陌游颔首道："你不贪多求奇，倒是难得。"当即细细讲解了一式剑招。卢九牢牢记在心里，连称不懂："只怕我鲁钝得很，到底学不会。"

云陌游道："你每日多多体悟，勤勉用功，慢慢就会了。"说完起身离去。卢九呆立原地思索剑招，醒过神后奔出门四顾—白衣公子在熙攘人流中穿行，转瞬遥不可见。

此后，卢九不再练拳脚，每日参悟剑招，却总是琢磨不透，有时他行走在茶楼大堂里，想着想着便坐地抱头苦思起来，惹得茶客埋怨不断。倏忽两月过去，茶楼却沾上了一桩大事：叶流笙来到晋阳，传言重阳那天要在碧水轩与岳空山斗刀。

昔年"芦花""柳叶"并为晋阳双绝，后来柳家庄的庄主柳轻鹤与柳夫人都病逝，晋阳柳家也渐渐败落。那柳夫人是岳空山的师妹，岳空

山年少时倾心于她，多年来终不能忘，便在城郊柳家庄的旧址上建起一间小酒馆，常去柳夫人坟前扫洒。—这番缘由本是少有人知，自沈凝下毒未果身死，叶流笙前来晋阳约战，才渐渐在江湖上传散开来。等人们赶到那小酒馆，却只见荒屋陋院，岳空山已不知去向。

时至九月初七，碧水轩里茶客络绎不绝，都等着初九那天两大绝世刀客的一战。那日卢家的二少爷带着两名仆从也来饮茶，未及落座，却与神思迷糊的卢九撞在一处。

卢九心里正推敲那剑招，没留神碰到卢二少，赶忙赔了不是。那卢二少剑术名动晋阳，为人冷傲自负，衣衫素来纤尘不染，眼看被卢九蹭上了泥灰，不禁大怒，一掌将卢九推倒，两仆从上前拳脚交加。

卢九被打得浑身青肿，却也只得忍气吞声。半个时辰后，卢九来给卢二少续茶，听卢二少正和两仆人谈论叶流笙与岳空山后日的胜败，卢二少断言道：“岳空山必败无疑了。”

这几日碧水轩有不少武人往来，卢九听他们说话，已知云陌游的身份，又知云陌游与岳空山颇有些交情，闻言不忿，不禁插口道：“只怕却是那叶流笙要落败。”

卢二少愕然冷笑：“凭你这端茶的小厮，也来妄言高手之争？”

卢九挨打后本就气愤，脱口道：“若叶流笙胜了，我便给二少爷磕头赔罪；若岳空山胜了，可又如何？”

卢二少嗤笑道：“我平生最受不得激，便与你打个赌，若那岳空山胜了，我也向你赔罪。”

两人订下赌约，只等初九那日，却谁也没想到，翌日初八，岳空山便来到了碧水轩。

晋阳的武林中人都盼着初九观战，九月初八那日茶楼里武人不

多，正午，岳空山踏进门来，并未被认出，他一袭青衫，长发乱束，黑发里夹杂许多雪丝，径自走到角落一桌。

那桌只有一名茶客，头戴斗笠，自清早便在那坐着，看到岳空山后站起道：“岳兄，别来无恙？”他摘下斗笠，露出久经日晒雨淋的紧实脸容，赫然正是叶流笙。

两人平平淡淡地寒暄了几句，茶客们这才知晓两人身份，有人便奔出门去四处宣扬。

叶流笙道：“没想到会与岳兄再度斗刀，实在是我—”

岳空山道：“何必多言？”

叶流笙颔首道：“人事纷乱，难说难尽，确然不必多言。岳兄可还要等明日？”

岳空山道：“择日不如撞日，叶兄请吧。”

叶流笙道：“岳兄，请。”

在场众人闻言无不心弦紧绷，静候片刻，岳叶二人却只是相对而立，并无任何举动。众人面面相觑，忽听叶流笙道：“我避居洞庭，多年潜悟，自以为有所增进，却仍远远不及岳兄的刀意。”

岳空山一笑：“这般刀，那般意，复有何用？”说完身躯僵倒，竟自死去。

满堂哗然，叶流笙轻叹一声，抱起岳空山的尸身，闪身出了茶楼。

在两人先前立足处，忽有裂纹凭空而生，密如蛛网，深似斧凿，蔓延四散。众人纷纷低头，久久凝视，有人赞叹道：“刀意纵横，这便是刀意纵横！”

堂中议论喧嚷了半晌，有个人猜到了叶流笙的去向，众人涌出城来，奔到柳夫人坟前—秋草间已多出了一座新坟，而叶流笙正坐在坟前，料想是刚葬下岳空山。叶流笙听见众人来到，起身走离了几步，就此萧然木立。

风高日远，黄草飘摇，众人不敢走近，良久才有人凑上去探看，那叶流笙却已是自断心脉，气绝多时了。

翌日初九，晋阳城里哄传两大刀客的死讯。那卢二少来到碧水轩，与卢九争执起赌局输赢：本来是叶流笙杀了岳空山，而后自尽，但叶流笙却自承刀意不及岳空山，两人谁胜谁负，一时不易说清。

卢九道："两人是斗刀，不是拼性命，既然刀意上是岳空山为高，那自是岳空山胜了！"

卢二少在月前曾亲眼目睹某事，故而才推测岳空山会败，未曾想结局却出乎意料，他见卢九言辞咄咄，不禁冷笑道："旁人斗刀，你我怎能分说得清？是男儿的，便咱俩来比斗，且看是谁胜过了谁！"

卢二少在晋阳名声不低，且久习剑术，此言大失身份，但恼羞成怒，一时也顾不得了。

那卢九也是气血上冲，大声道："好！一个月后，咱们比剑，你敢不敢？"

卢二少大笑，应下此战，拂袖而去。

……

卢飞尘讲到这里，韩固不禁拍掌笑道："是了！料想那卢九终于参透了云公子所授剑招，在一个月后击败了卢二少，从此扬名立万，闯荡江湖，成为江南第一快剑！—卢兄，我猜得不错吧？"

卢飞尘干涩一笑："全然错了。我不是卢九，我是那卢二少。"

三人闻言都怔住，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卢飞尘淡淡道："不过卢九确是练成了那剑招，到了比剑那日，他不知从哪借来一柄剑，与我比斗——当那一剑刺来时，我眼前一片乱影，只闻风声，寻不着剑刃，一瞬里便知躲不过，心灰意冷，静静待死。"

韩固听得投入，不禁惊呼："啊！那你死了没有？"

卢飞尘冷哼道："你说呢？"

比斗中，卢九忽将剑势一偏，只擦破了卢二少右臂处的衣衫。那一剑卢九尚未驾驭纯熟，硬生生错开剑锋，反倒自己呕血数口，受了不轻的内伤。他收剑笑问："怎么样？方才这一剑，少说能废去你右臂。"

卢二少道："不错，是我输了。你为何不刺完这一剑？"

那卢九当即将云公子茶楼传剑之事如实告知，说云公子曾叮嘱他，这一式剑招威力不低，练成后与人争斗，只要对方非大奸巨恶之辈，便当容让三分。

卢二少听后一叹："我欠你一条臂膀，多谢。"

卢九道："你要谢须谢云公子。"卢二少道："我已看到你这一剑中的神意，你不怕我学了去？"

卢九笑道："云公子既不怕我学，我又岂怕你学？"说完大步远去。

—卢飞尘道："单凭这一句话，我便不如他。此后我无颜留在晋阳，改换名字，远赴江南。卢九那一剑的剑意萦绕心头，挥散不去，我便渐渐悟成一招'云影'。我又给自己的佩剑取名龙鳞，其实皆因我

深知云公子才是剑道上的真龙，我所得这一式，不过是只鳞片影罢了。”

韩固道：“那卢九现在何处？”卢飞尘道：“一年前我北上打听过，他行事耿直仗义，惹上了天霜堂，已遭暗算而死。”

三人听后默然，都想卢飞尘剑诛天霜堂之人，原来是为卢九复仇，也无怪他方才讲述时，将那卢二少说得颇为不堪。从衣衫华净的贵公子到如今尘垢满身的卢飞尘，其中怕是多有自恨自厌、自惭形秽之意了。

茶棚里一时只有倒酒饮酒之声，韩固忽道：“卢兄，你也很了不起的。”

卢飞尘摇头道：“不敢当。近年来衣衫虽脏旧，心思倒越发清明起来，想想少年时，真算是空活了。”

司徒雷沉吟道：“卢兄方才提及，只因曾目睹某事，才觉岳空山必败，不知是何事？”

卢飞尘道：“那沈凝毒害岳空山时，我就在一旁，亲眼看到。”

三人闻言皆惊，卢飞尘神色异样，慢慢倒了一碗酒，不顾韩固连声催问，缓缓喝下，才继续道：“从前我去晋阳城外打猎，路过岳空山那家小酒馆，有时便会去小酌几杯。那年八月，我也是打猎晚归，进了那酒馆，里面陈设粗陋，只有一个衣裙单薄的女客人，正与酒馆主人说话。当时我自不知这女子便是沈凝，也不知酒馆主人便是岳空山，我是后来才想明白……”

那晚，卢飞尘进门后和往常一样打声招呼，取酒自饮。那两人当他不在似的，继续交谈。

沈凝目视烛火，幽声道：“先生是深情之人，当知‘夜来携手梦同

游’之苦。”

岳空山低声一笑：“那是幸事呀，何苦之有？”

沈凝蹙眉道：“幸事？”

岳空山道：“能梦遇便是幸事。可愁苦者，只是‘唯梦闲人不梦君’罢了。”

沈凝默然良久，忽道：“听闻有一种酒，饮下后会令人心生幻景，看到逝去的故人。”风摇烛火，卢飞尘坐在屋子角落喝酒，莫名觉得这女子的语声也忽如烛光般飘游起来。

岳空山道：“若真有，当须一饮。”

沈凝解下行囊，从中取出一个青铜酒壶放在桌上，从容道：“便在此了。我费心炼制，也只得这一壶。”

岳空山笑道：“这便是传言中的古毒游梦吗？”

“原来先生也知？”沈凝脸色惊惧，眼神黯淡下去，轻叹道，“先生既知此毒，当也知其毒性，那便算了，我本也是冒险一试……先生要杀我就请动手。”

岳空山看着那酒壶，目光渐亮，忽道：“这真是游梦吗，且倒一盏来尝尝。”

沈凝霍然站起，神情惊疑中似夹杂了一丝喜色，提起铜壶缓斟了一盏酒。

岳空山接过酒盏，一饮而尽。

下一瞬，他的目光变得恍惚无神，右手抬起、伸出，缓停在身前三尺处，似乎那里站着一人，而他的手正从那人的发梢上抚过。

他的手臂忽然一顿，从虚空里垂落，摇头道：“这毒酒你终究没炼成，毒不死我。毒质既不纯不烈，所引生的幻景便也不真不久……”语气怅惋，竟似有些责怪沈凝。

沈凝颤声道：“没炼成？不会的！不会的！”

岳空山叹道：“再倒一盏吧。”

沈凝似惊慌失措，依言又倒酒，岳空山喝下第二盏酒，眼神复归恍惚。

酒馆里寒芒一闪，沈凝袖中吐露短刀，似在斟酌要不要趁机出手。

卢飞尘瞧得迷惘，屏息凝神，忽闻两三声微响，却是岳空山指缝里渗出了血珠，滴落在地。他虽神思模糊，但内息仍自流动着将毒质冲消，随血迫出指端。

岳空山侧头望向沈凝，长发在烛火映照下泛出了银光—卢飞尘这才猛然发觉，岳空山的头发似乎顷刻间白了许多。沈凝迈前一步，手里忽一空，那铜壶已被岳空山取走。岳空山静立原地，低头看着铜壶，似未曾动过。

沈凝停步，欲言又止。岳空山提壶斟酒，喝下第三盏游梦，无声一笑；随即又倒酒，又喝了一盏，嘴角笑意渐浓。卢飞尘惊叫起来，但见岳空山目光涣散如絮，细看去，又似深凝如冰。

岳空山接连倒酒饮酒，越饮越快，指缝渗血愈急，双手渐如无骨般苍白，白发亦愈生愈多。一颗颗血珠缀成血线，落地后汇成一片红，血色中隐约夹杂着丝丝淡青。

少顷，岳空山饮尽了整壶酒，凝望着前方空无一人的夜色，轻声道：“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忽而泪下。

沈凝神情惊怔，身躯轻抖，手里短刀拿捏不稳，振出一声声的低鸣。卢飞尘既困惑又压抑，心中难受，忍不住冲上前去夺那铜壶，刚碰到冰凉的壶身，忽觉一片黑暗兜头罩下，莫名晕了过去。

—卢飞尘道："我醒来时已是翌日辰时，岳空山与沈凝都已不知去向。直到九月初八，岳空山死在碧水轩，我赶去打听，问过许多在场武人，有人说岳空山现身后一直将双手紧敛袖中，等到他气绝倒地，才瞥见他十指已枯朽见骨。"

韩固初时连声惊叫，后来却说不出话来，最后哑然听完，苦笑道："这岳空山若非被毒坏双手，兴许就不会死在叶流笙刀下，也不知他那日是否真能施展刀术。"

萧晚喃喃道："云公子在北游之前曾言，凭岳空山的修为，世上几无人能杀他，除非是他自己求死……想不到，最终果真是如此。"

司徒雷叹道："可惜了，这岳空山此举，是否过于轻率了些？空有惊世修为，却为一个故去的女子耗尽此生。"

萧晚道："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这般心境，若非亲历，怕是难懂其中痴苦。"

司徒雷点点头，又道："萧姑娘方才说云公子曾北游？"

萧晚默然片刻，低声道："不错，也不知他如今回来了没有……"

五　吉光裘

四年前，萧晚第一眼看到云陌游时，正值她一生中最为羞愤惶急的关头。

那时她赶往晋阳与九霄的其余八名杀手汇合，途径晋阳城南三百里的汾州，听闻汾州富商孙员外府上设宴，要当众展炫异宝"吉光

裘”，便乔装赴宴，盗裘而逃。孙员外早已重金雇请了“晋中五霸”护院，那五霸一路追出，在汾州郊野与萧晚狭路相逢。萧晚年纪虽轻，但身为九霄之一，武功远高过晋中五霸，她杀死其中两人后，本要乘胜赶尽杀绝，却不料缠身多年的寒疾突兀发作，竟失手被擒。

那五霸之首赵熊连点她周身要穴，道：“你杀我两个兄弟，须叫你血债血偿！”萧晚竭力运转内息冲穴，只抿唇不语。赵熊的兄弟刘豹道：“这女贼模样挺好，一刀杀了却是可惜。”赵熊笑道：“这话不错，咱们哥儿仨轮番来吧。”当即将萧晚推倒在乱草间，弯腰解开了她的衣裙。

萧晚动弹不得，内息始终难以凝集，焦急无奈，几欲呕血，耳边莫名闪过一阵久远而嘶哑的吼声。

她出身于关东渔家，七岁时的冬天，她失足坠入了辽水，眼看快要被急流吞没，双手乱抓，抱住了河中一块浮冰。她的爹妈救援不及，在岸边不住呼喊，让她抱紧冰块。长大后，她在梦里仍不时看见爹爹沿岸跑着，哑着嗓子大喊：“别松手！松手就没命了！”她的手指被冰面冻得紫红，终于被救上岸，但从此落下寒疾，发作时浑身打战、神志不清。

后来她父母病故，被九霄之主神霄先生掳去，学得武功，寒疾也从数日发作一次延缓到数月，但仍难根除。此刻在汾州郊外，她周身冰凉，万念俱灰，恍惚中仿佛又坠入了七岁那年的冰河。

当是时，萧晚侧头躺着，瞥见旷野中远远走来一人。

—那人步履悠缓，白衣在风中舒展，流云般自在，衣袂上似染了一层日光，映在她心头微微发暖。

萧晚滞涩的内息被那暖意一激，竟隐隐有贯通之势，她暗自惊喜，强聚内劲一举冲破了被封的穴道。赵熊正伸手在萧晚身上乱摸，

见她眼神有异，不禁也侧头望去：那白衣人顷刻中已走近了不少，赵熊双眼骤冷，移开了目光，那一袭白衣仿佛是一根冰刺，刺得他打了个寒噤。

萧晚一跃而起，挑剑在手，杀招尽出，将赵熊等三人刺死。她松了口气，一扭头，惊见那白衣人已行至近旁。

萧晚抬剑指着那人，喝问：“你是何人？”问完忽醒觉自己衣衫不整，急忙背过身去，理好了衣裙，回过头来，见那人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公子，正眺望远处的旷野，并未看自己。

萧晚走近几步，厉声道：“你是谁？”

那人转回头道：“在下姓云，名陌游。”

萧晚一怔，收了短剑，冷笑道：“你若是云陌游，那我便是方雪了。”

云陌游淡淡道：“姑娘说笑了，方姑娘平素用刀，年龄样貌也与姑娘不同。”

萧晚蹙眉道：“胡吹大气，倒说得煞有其事。”沉吟片刻，环顾四野无人，又道：“你姓甚名谁，我也懒得知晓，反正你就要死了。”

云陌游道：“这是为何？”

萧晚恨恨道：“方才我遭这三个歹人，哼……只有你一人瞧见了，须留你不得。”

云陌游道：“姑娘何必如此？这三人已被你杀死，仇怨了结。在下不敢自称君子，也知非礼勿言，不会说与旁人的。”

萧晚道：“你眼下不说，以后未必不说，你即便不说，眼睛总归是看到了，心里总归是知道的，我岂能容你活命？”顿了顿，忽觉有

些不忍，便又道：“你是无辜路过，有什么遗愿不妨告诉我，或许我能替你安顿。”

云陌游摇头道：“姑娘不必多虑，在下自会守口如瓶。就此别过。”说完转身便走。

萧晚咬了咬牙，挥剑刺向他后颈，却刺了个空，他却仍在前方数尺外走着。萧晚疾追几步，又刺了数剑，均未刺中，但见他分明只是缓步而行，不禁惊惑交集，叫道：“你站住！”

云陌游闻声停步，萧晚道：“你既也是武人，便不要躲闪，与我堂堂正正分个高低。”说着一剑刺向云陌游胸口。

云陌游略一抬足，已闪过了萧晚，继续前行，叹道：“姑娘请留步吧。”萧晚却不听，追上来又刺他，只觉他迈步时身姿如流云过眼，看似伸手可及，又似遥悬天际，如此连追数次，总是刺不中。

萧晚茫然立住，看着云陌游渐行渐远，想起方才遭人轻薄，不禁眼眶泛红。她强忍住眼泪，发足又追上去，问云陌游要去何处。

云陌游道：“我只是想一路北上，兴许会去晋阳看看。”

萧晚笑靥明媚：“巧得很，我也要去晋阳。你本事很高，我也不来刺你了，咱们同行如何？”她心想：等到九霄在晋阳会合，自有法子杀他。

云陌游道：“姑娘若不放心，那也随得姑娘。”

萧晚道：“我已相信你是云陌游，知你定会守口如瓶，我放心得很。”就此不远不近地跟着云陌游。

路过一处市镇，萧晚买了两匹马，给了云陌游一匹。云陌游道：“多谢姑娘。”两人并辔而行，交谈了几句，萧晚忽想：他身法奇

异，但骑马时可就施展不出。一念及此，她在袖中悄然捏住剑柄，嫣然一笑：“云公子，不知你家乡是哪里？”

云陌游道：“是苏—”话未说完，萧晚一剑骤出，刺向云陌游右肋，霎时眼前日光微乱，眨了眨眼，短剑已在云陌游手上。

云陌游将短剑还给她，微笑道：“多承姑娘手下容情，这一剑未刺我要害。”

萧晚哼了一声，闷闷不语，心说这人手段如此之高，难道真是云陌游？收剑寻思良久，从行囊中取出那件盗来的吉光裘，披在身上，半晌并无异感，啐道：“什么吉光裘，骗苦了本姑娘！”拔出短剑将那裘衣割得千疮百孔。

云陌游道：“这便是吉光裘吗？”

萧晚蹙眉道：“传闻吉光裘是上古神骏皮毛所制，穿在身上能使人脏腑生暖，祛散寒疾，可这一件却是假的。”

云陌游道：“姑娘，你是有寒疾在身吗？”

萧晚冷笑道：“是又怎样？”

云陌游道：“《西京杂记》有载，汉武帝时西域进献吉光裘，经火不燋，入水不濡，想来非实。恕我直言，即便世上真有吉光裘，也未必能治寒疾。”

萧晚无言以对，她四处找寻吉光裘已有数年，盼望能借此彻愈寒疾，但她自知这几年里真正困扰她的却非寒疾，而是心疾：九霄行事歹毒狠辣，她已渐生厌憎，但神霄先生御下极严，若敢叛离，定然难逃追杀。她在九霄之中武功最末，无法可施，自觉已终身无望，便将心绪都寄托在找寻吉光裘上，她也知吉光裘能治寒疾的传闻多半是虚妄，她也不甚在意寒疾是否能痊愈，只是若停下不找了，似乎就连活

下去的理由都没了。

两人纵马北行。萧晚自知修为比云陌游差得太远，途中不再出手偷袭，只与他东拉西扯，探问他底细来历。当晚露宿郊野，云陌游倚靠一株梨树睡着，萧晚心想即便此时出手，他定然也能立时醒觉，索性也在树旁坐下，和衣而眠。

翌日正午，两人来到晋阳，在城中下马而行。这一路萧晚渐觉云陌游风姿淡洒、见闻广博，言谈中颇有雅趣，与他同行倒不算乏闷，不禁笑道："不论你是真云公子，还是假云陌游，见识总算是不低。"

云陌游道："姑娘过奖了。"

萧晚道："沿途多有请教，受益匪浅，我须找家像样的酒楼，好生谢过云公子。"她四下张望，在街巷间快步乱走，实是在找寻九霄同门留在城中的暗记。

半晌，两人经过一家名为碧水轩的茶楼，云陌游听见里面传来说书唱戏之声，微笑道："不妨进去歇歇。"

萧晚因在汾州耽搁，已误了神霄先生定下的会合之期，她怕遭责罚，急于找到其余杀手，便道："我去前边逛逛，你自去喝茶吧。"

云陌游道："既是如此，咱们就—"

萧晚知道他要说"就此别过"，打断道："云公子，我稍后便回来找你。"

云陌游点了点头，走入了茶楼。

萧晚站在街边，忽道："你为何不问我的名字？"

云陌游闻言又从门里走出，拱手道："失礼了，未请教姑娘芳名？"

萧晚道：“我叫萧晚。”

云陌游嗯了一声，萧晚见他似有些接不下去，笑了笑，又道：“是萧瑟之萧，早晚之晚。”云陌游道：“幸会萧姑娘。”

萧晚没再说话，云陌游进了茶楼后，萧晚却并未立即走远，她在茶楼外静立良久，来到门边朝里张望，见云陌游正端坐听人说书，偶露微笑，似听得入神。萧晚一怔，哑然离去，暗笑自己险些真以为他便是云陌游，可天下第一剑客又怎会有闲心听书？

一个时辰后，萧晚又回到碧水轩门外，拿不准云陌游是否仍在里面，心想他若已经走了，那便算他命大；又想他多半已走了。她怅然出神，似有些分不清自己究竟是盼他走了还是没走，正自思来想去，却见云陌游从茶楼里走了出来。

萧晚忽然有些生气，冷冷道：“公子是要走吗？”

云陌游道：“里面有些嘈乱，我到门外走走。萧姑娘，你回来了。”

萧晚道：“我说了回来，便会回来。我已找到一家上好的酒楼，云公子请随我来吧。”

两人来到酒楼，在角落一桌坐了。菜肴上齐后，萧晚径直道：“其实我是个杀手，是九霄中的紫霄。”

云陌游道：“原来如此。”萧晚继续道：“实不相瞒，方才我接到了传信，今日申时，九霄齐聚晋阳，商议刺杀岳空山一事，不论你是否姓云，还是避开这是非之地吧。”

云陌游微笑道：“多谢萧姑娘实言相告。”

萧晚举杯道：“昨日多有得罪，我敬公子一杯，此后咱们各走各

的。”顿了顿，笑道：“公子若疑心我下毒，咱们便换过酒杯。”

云陌游道：“萧姑娘言重了。”当即饮尽了杯中酒。

萧晚看得分明，目光闪动，起身退开两步，冷笑道：“好叫你死得明白，那酒里下了毒，你已仅剩半个时辰的命！”

云陌游道：“竟有此事。”说完却只是伸箸夹菜。

萧晚掺入酒中的是九霄独门剧毒，无色无味，乍服下并无异状，直到半个时辰后才会发作，她料想此人难以察觉，方才他果真便喝了下去。她坐回桌旁，笑吟吟道：“你且强作镇定，看你能撑多久。”

云陌游不再多言。

萧晚看着他吃了几口菜肴，莫名恼怒起来，将酒杯重重蹾在桌上。

云陌游道：“萧姑娘，你既已下了毒，总该称心快意了。”

萧晚一怔，只觉心中并无丝毫快意，回想自己从十六岁寻到了二十二岁，既未寻到吉光裘，也没找到脱离九霄之法，有时自暴自弃，出手比其余杀手更狠，有时又自怨自艾，直想一死了之，不禁冷哼一声，道：“称心快意倒也说不上，等我看着你死在我眼前，兴许便能快意些。”

云陌游颔首不语，又夹菜来吃。萧晚心中惊疑，本以为他会即刻呕出毒酒，或是讨要解药，但见他淡然从容，她竟隐隐有些不安了。

萧晚蹙眉静坐，等了一阵，忽道：“你还没吃饱吗？”

云陌游一笑，仍是慢条斯理地吃菜。萧晚道：“你多吃些也好，做个饱鬼。”

又过半晌，萧晚见云陌游仍不开口，算着已近半个时辰，脸色微变，冷笑道：“你若好生求饶，说不定我一时心软，便给了你解药。”

云陌游放下碗筷，整了整衣袖，道：“那也不必。”

萧晚恨声道：“你真不怕死吗？”

云陌游道：“生死有命，怕有何用？那九霄行事，我也略有知闻，萧姑娘本性不坏，何不及早脱身？你与他们为伍，想来也并不欢愉。”

萧晚自做杀手以来，确然常想人在江湖，实在没什么意味，此刻听他语声真诚，一时无言以对，暗叹：你当我不想吗，可又谈何容易？却听云陌游又道：“不知你们九霄是在晋阳何处聚会？”

萧晚道：“说与你也无妨，是在晋阳城西三里的一处荒亭。”

云陌游点点头，复归沉默。

萧晚神思纷乱，想到他随时可能毒发身亡，猛然被惶恐攫住，竟忍不住取出一枚丹药，颤声道：“你……你吃了这解药吧！”

云陌游恍如未闻，却道：“申时将至，咱们走吧。”径自起身，飘然出了酒楼。

萧晚心头一阵急迫，冲出酒楼，追上前道：“你要去哪里？你可知那毒酒就要发作了？”

云陌游看了看她，温声道：“不妨，那毒酒不会发作的。”

萧晚与他目光一触，心神稍定，将信将疑地跟着他，走到城门外，知道早已超出半个时辰，舒出一口气，奇道：“难道你没中毒？”

云陌游微笑道：“今次侥幸未被毒死，还望莫有下回。”

萧晚见他仍朝西而行，蹙眉道：“你、你是要去那亭子？你去做什么？那神霄先生修为深不可测，你小心枉自送命！”

云陌游道：“多谢相劝。”却反而加快了步履。萧晚咬紧牙关，发足追上。

三里很快走完，亭已在望，亭边散立着樵夫、渔民、书生……等等八人，装束各异。萧晚涩声道：“那便是九霄中的其余八人了，那书生便是神霄先生。”

云陌游放缓脚步，与萧晚并肩走到亭边。那书生四十来岁，打量着两人，轻笑道：“怎么，今日是七月初七，紫霄丫头，你这是领着情郎来了？”

萧晚身躯一抖，轻声道：“紫霄来迟，恳请恕罪。”

那樵夫道：“紫霄，既见到神霄主上，怎不行礼？”

萧晚低下头，便欲单膝跪地，忽听云陌游道：“不必了。”心头霎时恍惑，竟跪不下去。

那书生阴声道：“紫霄，你很好啊。”

萧晚脸色惨白，仍是弯膝跪去，手心忽然一暖，却已被云陌游挽住，那一刻她的衣袂飘摇起来，仿佛有一阵风从云陌游手上传递过来。云陌游道：“萧姑娘，咱们走吧。”

萧晚神思空灵，被云陌游拉着手，仿佛乘风沐云般，怔怔然随他转身而去。她心头柔和安宁，感知着淌过衣裙的每一片涟漪，仿佛那阵风是从心窍里吹散出来。身后的刀剑出鞘声、呵斥责骂声听来很模糊，似远在千百里外。她想起云陌游所言“生死有命，怕有何用”，心说死便死了，哪怕就这样死在此刻，也没什么可怕。

想到这里，萧晚回过头去，赫然见到连神霄先生在内，八名杀手凌乱倒地，竟都已毙命。

她呆呆前行了十余步，猝然醒过神来，轻轻抽回手，喃喃道："你……你真的是云陌游。"

云陌游莞尔道："咱们初见面时，我便说了。"

两人回到城中，萧晚忽道："江湖传闻，云公子和岳空山交情不浅。"

云陌游颔首道："岳先生的刀意，我是很敬佩的。"

"所以……"萧晚说了两个字，却又摇头失笑，"没什么。今日实在多谢云公子。"

云陌游道："不知你那寒疾是间隔多久发作一次？"

萧晚道："短时三两个月，久时四五个月，并无定数。"

云陌游沉吟片刻，道："萧姑娘，你今后打算去哪里？"

萧晚茫然摇头，她突然摆脱了九霄的束缚，一时不知该去向何方，便问："云公子要去哪里？"

云陌游道："我欲继续北上，萧姑娘若无事，不妨同行。"

萧晚道："也好。"说完忽觉手心发烫，赶忙握了握拳头。

两人便在晋阳城中买了马匹干粮，萧晚道："九霄刺杀岳空山，是快意阁的沈凝所雇，如今刺杀不成，料想她仍不会善罢甘休。"

云陌游叹道："九霄杀不了岳空山，沈凝也杀不了岳空山，我只担忧他心中悲苦，自己求死。"

两人向北行去，出雁门关，过大同府，来到草原，连走多日，放眼四野仍是碧草接天。萧晚因疾畏寒，幼年离家后便少来北地，至此策马扬鞭，心胸一阔，问道："云公子，咱们再往哪去？"

云陌游道："再往北去。"

草原上多有牧民聚居，换马方便，两人催马赶路，穿过浩瀚草原，地势渐高，多有密林。萧晚已算不清时日，但越往北越是天寒，担忧寒疾发作，便又问："还往北去吗？"

云陌游道："不错。"

萧晚怔住片刻，道："云公子，你究竟是要去哪里？"

云陌游道："萧姑娘，你可知天上白云是从何而生？"

萧晚摇头。

云陌游道："《说文》里称，云是山川之气；《素问》里也说，地气上升为云。多年前我听一个说书人讲起，所有的云都是从最北方一座大山上生出，飘向天下各处……我想去看一看那座山。"

萧晚愕然道："只因说书人的几句话，你便要一直北行吗？兴许根本没那座大山，只是说书人胡言乱语。"

云陌游微微一笑："没有也无妨，我本也早存北游之意。列子曰，终北之北有溟海，若真有此山，当在溟海之后了。"

萧晚默然。她颇觉不解，但也没提归返之言，仍随云陌游北行。又过多日，沿途已少见高树，偶遇几个猎户，却是异国人，言语不通。山野间散生着灌木苔藓，冷风刺骨，但萧晚的寒疾竟一直未发作。

一日，萧晚忽道："再走下去，只怕连这些矮草也没了，即便真

到了那溟海，也无法伐木做舟。”

云陌游道：“那溟海在极冷之处，定然结满浮冰，兴许是一片冰海，那就不需舟楫。”

萧晚道：“但那时草木鸟兽绝迹，寻不到一丁点吃食。”

云陌游叹道：“这话不错，且走着看吧。”

几天后，大雪纷扬，两人寻了一处山洞暂宿。云陌游燃起篝火，外出捕猎；地上铺了干草，萧晚久久坐着，唇齿禁不住地轻颤，身上忽冷忽热。她自知寒疾将发，但在云陌游回来后却不提起。云陌游此次猎获颇丰，都割成肉条储用。

萧晚抱膝看着他割肉，笑道：“早知便不将那吉光裘割碎，虽是假的，倒也能御寒。”话音未落，颅内一阵锐痛，浑身滚烫，倏忽晕迷。

这一回寒疾发作远较从前剧烈，萧晚躺在干草上，神思模糊，偶有片刻清醒，不知过去了多久，也不知云陌游是否仍在山洞里，只觉热得难挨，迷蒙中扯脱衣裙，仅余贴身小衫。又过良久，梦见云陌游衣袂飘飞，正在荒原上走着，忽又独行于白茫茫的冰海。

萧晚惊醒过来，眼前昏暗，勉强侧头，看到了一道模糊的人影，她轻笑道：“云公子你说……我和方雪谁更好看？”

等了片刻，却听云陌游道：“此寒疾与你血脉纠化，多年来侵蚀脏腑，一时难治。那天在晋阳亭旁，我已传去内劲，将你的寒疾驱散大半，故而发作间隔迟久了许多，但若要全然治愈，还须等到你下次发作时，那便是今日了。”

萧晚含糊应了，又听云陌游道：“再往北去过于艰险，我怕是难顾你周全。萧姑娘，你带上这些吃食南归，路途虽远，但人烟极少，

料想不至遇险。”

萧晚神志迷乱，咳嗽两下，忽感一阵惊急，不知怎么已站了起来，踉跄走到云陌游身边，抱住他道：“不、不行……”她身上一冷，像是抱住了一块冰。她想起七岁那年她抱着浮冰漂在河水中，那冰块太冷了，她自知抱不久的，但若松开，就会死去，所以她紧紧抱着。

云陌游抬了抬手，空悬一瞬，却只是握住她右腕，渡入内劲化散寒疾。

后来萧晚又晕了过去，迷迷糊糊，时梦时醒。忽然听到了歌声，一字一句异常清晰，仿佛曾在前尘里听过。她闭目听着，心中跟着哼唱，渐渐又昏睡过去。

等到清醒时，已是翌日清晨，萧晚穿好衣裙，看到山洞的地上用树枝写了寥寥几行字，大意与云陌游昨夜所言相同。

一瞬里似有歌声掠过耳边，萧晚冲出山洞，日光晃眼，她奔上高处向北望去，雪原一片苍莽，不见人踪。她久久望着，忽感脸颊冰凉，抹了抹脸上，却是不知何时落下两行泪来。

六　剑雨流歌

茶棚下，司徒雷换了一根新烛，感慨道：“原来咱们能在此相遇，却也并非全是巧合。”

萧晚方才语焉不详，只略讲了她曾得云陌游相助，脱离了九霄，且语声低微、时常停顿，韩固便请她细细讲来，萧晚却冷冷道：“我为何要细讲？”

司徒雷道：“咱们随缘相交，韩老弟也不必多问。老朽此番聊发少年狂气，本已决意拼杀一番，岂料敌人却不来了。”

韩固颔首笑道："前辈才五十，年轻得很，也不用自称老朽。"

司徒雷一愣，哈哈大笑。

卢飞尘道："眼下酒足饭饱，司徒兄何妨再煮一壶茶来消食。"

司徒雷点点头，又到桥边取来一壶水，放入茶叶，又从行囊里拿出个纸包打开，把里面的姜丝、干枣、陈皮等物放入水中。煮得一阵，香气透出，司徒雷笑道："这茶暖身驱寒，本是打算煮给云公子喝的，今日有幸结识三位，老朽便大方一回吧。"

萧晚见这茶水中并无什么名贵食料，司徒雷却当成宝贝，不禁嗤笑道："敢问这茶又卖几文钱一碗？"

司徒雷眉毛一挑，却道："这是招待朋友，分文不收。"

四人喝过热茶，韩固忽问："你们说，明日云公子真的会来吗？"

灯花噼啪一炸，半晌没人接口，四人各自放下茶碗，一时都有些恍惚。

司徒雷呵呵一笑，道："再煮些茶吗？"三人都摇头。

韩固起身出了茶棚，拔出插在土中的长刀，挥舞了几下，忽然横刀叹道："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走远几步，又挥了几下刀。

三人见他舞刀姿势呆笨，不禁都是一笑。

卢飞尘道："云公子既是北游去了，只怕明日来不了。"

司徒雷道："刚才听萧姑娘所言，云公子北游始自四年前，到如今总也该回来了。"

卢飞尘道："即便他回到了江南，明日也未必会来苏州。"

两人看向萧晚，却见她摇了摇头，忽而笑道："司徒前辈，你可知先前我为何劝你们少饮酒？你想灌醉韩固，将他送走，却看不出韩固酒量不浅，只怕不等你灌醉他，自己便先醉倒了。"

"原来如此。"司徒雷苦笑道，"想不到韩老弟倒是海量，却不知萧姑娘何以能看出？"

萧晚道："我从前为抵御寒疾没少饮酒，慢慢地也学会了观人酒量。"司徒雷颔首欲语，却见韩固当空猛劈几刀，忽然奔回了茶棚。

韩固丢了刀，紧握住萧晚的手道："萧姑娘，天霜堂的贼子明日若来，我定会护你周全。"他语气认真，但司徒雷和卢飞尘却是一惊，都担忧韩固举动轻薄，而萧晚行事亦正亦邪，喜怒无常，或会忽施辣手。

萧晚却任由韩固握着手，只冷哼道："方才还夸你酒量好，这会儿便喝醉了。"挣脱了手，又道："我来教你如何使刀吧。"当即指点了几招粗浅的刀法。

韩固很是欢喜，记住了刀招，奔出茶棚又舞起刀来，放声吟道："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不多时便大汗淋漓，他哈哈一笑，继续奋力舞刀，朗吟不绝。

"龙头泻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枨枨。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

三人默默看着韩固步姿踉跄，来回挥刀，倒也从他粗拙的刀势中看出了一丝豪气。司徒雷拊掌赞了声好，因"洞庭"一句忆及往事，又叹了口气。

司徒雷与卢飞尘、萧晚商议，均觉天霜堂今夜极可能不会来人，与其空等，不如养精蓄锐，便叫回韩固道：“你与萧姑娘先行歇息，过上两三个时辰，换你两个守夜。”

韩固抹了抹脸上汗水，道：“如此甚好。”径自在茶棚里席地躺倒。躺了片刻，睁眼见萧晚仍眼望夜色，静静坐着，便问：“萧姑娘，你不睡吗？”

萧晚蹙眉道：“你睡你的便是。”

韩固应声闭目，又过片刻，渐被困意笼住，依稀听见萧晚反复低念着“归时人在，明河影里。归时人在，明河影里……”心中莫名哀怅，却欲言又止，到后来便沉沉睡去。

卢飞尘听着韩固的鼾声，忽而一笑：“我倒是真有些佩服这位韩兄了。”他与司徒雷、萧晚各怀心事，久无困意，最终都是一夜未眠。

三人都不叫醒韩固，他醒来时已是清晨，赧然道：“你们歇一歇吧，我来守夜。”

司徒雷料想三月初七已至，天霜堂刀客若仍打算来掘墓下毒，当已为时不远，笑呵呵道：“既已天亮，那也无须守夜了。贼子聚会苏州，但迟迟不来枫桥边，多半是城里出了变故，得有人冒险进城打探一番。”

韩固听闻冒险二字，便自告奋勇要去，司徒雷叮嘱了几句，卢飞尘道：“你不必急于赶回，劳烦捎些酒肉再回来。”

韩固笑道：“好，我便再去一趟枕河楼，买苏州最好的酒肉。”说着略理了理衣衫，上马而去。

一个时辰后，天上飘下了细雨，雨线渐密，天霜堂的人仍未出

现。卢飞尘目视河上，道："今日过往枫桥的船只，似比昨日要多。"司徒雷笑道："这上塘河贯连苏杭，自来舟船络绎不绝，那是繁闹得很。"

卢飞尘颔首不语，良久过去，忽道："那条乌篷船，我方才见过一次。"

司徒雷一怔："什么见过？"

卢飞尘道："方才那船从桥下经过，本是向北行去，此刻却又由北向南返回了枫桥。"

司徒雷道："这倒奇了，真是同一条船吗？兴许船家是有事归返……"话未说完，忽听萧晚喝道："你是何人？"他与卢飞尘都正望着河面，闻声回头，不禁凛然一惊—

茶棚外野草低昂，有个年轻女子撑伞而立，神色宁静，仿佛很久前便已在乱风骤雨中等候。

司徒雷只觉这女子静得让人不安，着意扬声问道："不知姑娘尊姓家门，又是所为何来？"

"天霜堂，"那女子吐字清冷，声调平如古井之水，"宁碎之。"

司徒雷等三人心头震动，相互对视，都拔出剑来，但见那女子容颜清丽，一袭淡红衣裙，佩了窄而短的刀，苍白的刀鞘仿佛是红裙上的一道伤痕。

司徒雷皱眉道："原来是天霜堂的宁副堂主到了，料想也是要去云家墓上施毒吧？"

宁碎之冷淡道："我只是奉命行事。"司徒雷闻言一笑，缓步踏出了茶棚，猛然振剑回身，萧晚和卢飞尘身形闪动，与司徒雷一齐将宁

碎之围在当中，三柄剑刃分指她三处要害。

宁碎之神色丝毫未变，只是微微欠了欠身，道：“得罪了。”话音方落，司徒雷、卢飞尘、萧晚手中的剑同时脱手，分向三处激飞，射入了草丛。

宁碎之左手撑伞，右手握着一柄如冰似雪的刀，依旧静立着，刀刃竟将腰畔的白鞘衬得灰暗。

三人都未曾听见刀剑交鸣。方才司徒雷只觉手上倏然轻空，一抹轻柔的刀意如一阵清风淌过周身要穴，经络被封，便动弹不得；卢飞尘未及使出那招云影，便也被打飞长剑，封住穴道；而萧晚则吐出一口血，虎口崩裂。

司徒雷自知修为与宁碎之天差地远，颓然叹道：“听闻‘染玉刀’每次出刀均会比前次更为凌厉，今日得见，果真不虚。”

卢飞尘和萧晚闻言恍然：宁碎之第一刀攻向司徒雷，第三刀才与萧晚的短剑交击，故而萧晚受创最重。

三人僵立在茶棚边，束手待毙，但宁碎之却转过了身，朝着那云家祖墓所在的矮坡缓步走去。

三人经穴受制，头颈难以转动，忽听马蹄声渐近，一个爽朗声音道：“我打听到了，原来快雪楼已全部出动，正和天霜堂在城中激战！贼子无法分身，自然不能来枫桥边……”却是韩固回来了。

三人看到宁碎之停步，都暗自叫苦。韩固下马走近，笑道：“你们为何淋着雨？我还听了个消息，说是天霜堂的副堂主宁碎之正在杭州，今日怕是难以赶赴苏州了！”

卢飞尘冷声道：“是吗，可惜那宁碎之就在此地，离你不远。”

韩固大惊，这才留意到不远处有个背对自己的撑伞女子，一时瞠目结舌。

宁碎之回身打量韩固，神色微动。韩固怔怔与宁碎之对视，突然啊的一声，叫道：“沈大小姐，怎么是你？”

三人看着宁碎之，神情都极惊愕。司徒雷道：“你当真是沈凝？”十三年前他与沈凝说过话，但那时她年纪尚小，且又蒙面，眼下自是难以认出。问完转念一想：沈书云痴迷刀意，而天霜堂又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刀术大宗，他会让女儿投入天霜堂，倒也并非不可思议。

宁碎之道：“不错，我是宁碎之，也是沈凝。”

四人里只有韩固曾在杭州与她见过一面，颤声道：“沈大小姐，你不是已经……已经死了吗？”

宁碎之避而不答，却道：“司徒雷，方才我念你当年曾保过青螭盏的镖，才没对你们下杀手。”顿了顿，忽而轻轻一笑：“我确是刚从杭州回来……我已将快意阁烧成一片白地，也让他知道失去一生所系，究竟是何滋味……”说话中身形飘近，刀鞘微振，点倒了韩固。

四人心下悚然，明白她口中的“他”是指快意阁阁主沈书云。沈凝当年在晋阳失踪，江湖人都以为她死于岳空山刀下，如今想来岳空山却未杀她，她数年来销声匿迹多半是与沈书云相关，只是这其中究竟有何恩怨纠葛，却只有沈家父女自己才知了。

沈凝低声自语，脸色不悲不喜，说完便转身朝那矮坡走去。四人知她要去毁墓投毒，忧急如焚，却也无法可施。

沈凝走到十来丈外，萧晚忽然呕出一口血，竟已能动了。四年前她身上寒疾为云陌游内劲驱散，似有云陌游的一丝内力残留在了她的内息中，从此修为精进，沈凝封穴手法虽奇，却也被她短时冲破。

萧晚望见沈凝仍缓步走着，似未觉察，便悄然解开了三人的穴道。卢飞尘与司徒雷各自拾起兵刃，对视一眼，都朝着沈凝直追而去。

韩固爬起来也向北奔去，却被萧晚瞬息掠过，萧晚道：“你且原地等着。”说罢扬手一掷，短剑朝着沈凝背心激射而去。

沈凝步履不停，反手挥出刀鞘，将短剑震回，竟比来势更疾。萧晚侧身一闪，那短剑远远地飞入了河水。

司徒雷与卢飞尘猛追了几步，但见沈凝走得看似缓慢，但两人与她的距离却没拉近。司徒雷大喝一声，也将剑掷出，剑刃破空大响，如雷鸣巨鼓。沈凝拔刀反撩，刀锋斩在剑身中间，喀拉一声，巨剑断碎成铁片，坠入乱草。

司徒雷急奔到断剑处，俯身一拢袍袖，将断刃尽数收在袖中，随即拂袖扫出十余道铁光。那沈凝已站在矮坡上，反腕抖刀，霎时振出一蓬刀芒，将断刃一一击落。她撑着伞凝望河水，雪白的短刀横在风雨中，发出嗤的一响，却是刀身一瞬过热，将雨珠蒸成了水汽。

司徒雷耗力过巨，停步调息，却见沈凝正走向云家坟墓，卢飞尘提剑从他身旁掠过，但已追之不及。

“沈姑娘！”这时，韩固气喘吁吁地奔近叫道，“你可知你为何没能炼成那游梦之毒？”

沈凝仍未回头，但步子忽然顿住。

韩固回想当初云陌游将铜镜送给沈凝后的那句“好自为之”，又想起两人一路南下时云陌游多次取出铜镜端详斟酌，朗声道：“你可还记得七年前，云公子曾到杭州，将我家的古镜赠与你？”

沈凝身躯一颤，喃喃道：“不错，我早该想到，一定是云陌游在

那镜上做了手脚，否则、否则……”却说不下去，语声僵涩，仿佛一生的凄楚怨悔都已融在那“否则”两字里。

韩固叹道：“沈姑娘，当年你一意孤行，已连累了岳空山与叶流笙两人，何不及早回头……”

“你住口！”沈凝蓦然厉喝，回身疾闪，衣裙拖出一道长长的红线，风雨中掠过雁雀起落的扑簌声，雪亮的刀芒在韩固咽喉前定住。

血泉飞溅，却是卢飞尘伸臂挡下了这一刀，左臂赫然被沈凝的刀刃贯穿！

韩固惊出一身冷汗，喉咙哽住，道：“卢兄，你、你……”

卢飞尘皱眉还了一剑，沈凝抽刀飘退，忽然朝着河边走出几步，突兀伫立。四人见沈凝不再回顾出手，一时惊疑不定。卢飞尘趁机封住左臂血脉止了血，淡然笑道：“就当把这条臂膀还给云公子了。”

沈凝侧头静立，似在聆听着什么，忽然轻轻道：“云陌游来了。”

话音方落，一阵缥缈的歌声从远处的河上飘来，杳杳如隔世，却又那般清透，仿佛径直在神魂深处响起，韩固等四人一瞬里如坠梦境，眼前掠过了一道云白的身影。

四人心神一振，忽见枫桥两侧南来北往的船只似乎同时停顿了一瞬，那些舟客渔民、舵手艄公无不挑刀在手，猛然站直了身躯—数十条船破水疾行，向北围截而去！

四人放眼北望，小舟孤影依稀可见，恍然惊忖：原来天霜堂的刀客早在河上埋伏，只等云陌游乘舟归来。

沈凝拧身朝云家祖墓快步行去，背后剑风忽至，却是卢飞尘刺来一记云影。沈凝回身出刀格开，讶然蹙眉，察觉出这一剑颇为神妙，

竟似蕴有云陌游的剑意，却又似是而非。

当是时，一声清鸣遥遥传来，似有人在远处拔剑，岸上诸人不禁都转头望去，北边的河水上空雨线逆风乱摇，一道道剑光接连亮起，蹿飞如电，仿佛有巨龙正在风雨中纵横穿梭。剑鸣嗤嗤不绝，惊叫此起彼伏，天霜堂刀客纷乱跌入河水。

云陌游所乘小舟被围在当中，歌声模糊，人影难辨。但韩固四人却恍惚看到白衣公子正悠然吟唱一句“光动万星寒”，那歌声在风雨中流动，在河水上徘徊，四人耳中微鸣，只觉周围的河岸、枫桥，甚至整个天地都轻轻震颤起来。

沈凝双眸中杀机一闪即逝，红裙飞旋，刀光圈转四散，笼向四人；几乎同时，卢飞尘狂啸一声，竟在顷刻间又刺出一记云影，剑刃方递出，便先喷出一口鲜血。

刀锋与剑刃一触即分，撞出刺耳的铁音。韩固瞧得惊心动魄，只盼着云陌游快些到来，眺望一眼河上，但见春雨横斜如织，剑光吞吐明灭，寒芒随雨线倾流到四面八方—忽然歌声一遏，白衣闪动，云陌游身形仿似凭空显露，一瞬里转折掠过多条敌船，剑刃拖曳出蜿蜒的寒光，剑风激飞雨线，一轮边缘淋漓着水珠的弯月飒然浮空！

那剑意是如此悠远深长，画出的白月在密雨中悬停片刻才流坠消隐。

天霜堂刀客们长刀脱手、悄然僵立，似都被这难以名状的清空奇境湮没了心魂。一众舟船顿时失控，在河面上挤撞打转儿。

韩固高叫道：“云公子来了！”沈凝一惊，不自禁地侧头，猝然与云陌游的目光远远一触—白衣公子立在船头，已将靠岸。

这风雨中的惊鸿一瞥让沈凝心头打了个突，刹那间竟被司徒雷与萧晚扑至近旁。沈凝双袖微抖，已将两人弹飞，短刀随即斩向卢飞尘

刺来的剑刃，眼光一瞥，惊见云陌游已闪身上了岸—云陌游立在岸边，垂剑一挑，一滴雨珠被剑尖寒意凝挂不散，剑刃引着雨珠斜斜抬起，他右腕屈伸，一剑刺穿雨幕。

沈凝目视云陌游在十数丈外空刺一剑，剑尖上似有一物射来，只眨了眨眼，竟已能看清那是一滴雨—连绵的光阴仿佛漏掉了一幕，那雨珠凭空越过万千雨线在她眼前锐啸，虽只一滴，却似夺尽天地之威，瞬间映满她的瞳孔，将漫天风雨都遮蔽！

雨珠打在沈凝额上，泪水般从脸颊滑落。

沈凝只觉有一缕云霞似的清气刺入了眉心，心头一片怅惘，仿佛天地荒芜，暴雨在颅内轰然降下，灰蒙蒙模糊了眼眸，身姿轻飘如纸壳，万念皆空。

电光石火间，司徒雷和萧晚分从左右跃近，出掌死死拿住沈凝的双腕，沈凝身躯一震，被卢飞尘的剑刃贯入了心口。她目光一黯，丢了短刀，从衣襟中取出一个瓷瓶。司徒雷等人一凛，各自退开数步，却见她拗碎了瓶口，一丝酒香散逸出来。

沈凝勉力将瓶口凑到唇边，喝了一口，痴痴望着眼前疾乱的雨线，忽然凄浅一笑：“果真是没炼成……看不清你呀，这一世……”话说至此，软倒气绝。

司徒雷默然摇头，猛觉浑身虚乏，险些瘫软，却是方才剧斗所致。卢飞尘伸手扶他，却也脚下踉跄，几乎跌倒。

两人相视一眼，齐声大笑，迈步迎向云陌游。韩固神情激动，也笑道：“这可算是久违了！”

萧晚眼眶泛红，深深望了一眼岸边的白衣公子，忽一顿足，扭头向着另一边奔去了。韩固愕然叫道：“萧姑娘，快回来呀！你怎么走了？”他急追出两步，回头望去—

郊野间丘陵起伏如海，雨水如潮水般从远方层叠压来，雨线连绵打在野草与河水上，溅起一阵阵水雾，云陌游走在飞腾的白雾中，仿佛是从云中而来。



落英谱

她看着那白衣人的眉目与云陌游渐渐重叠
感到一缕星光贯入了神思
『雪谱』的刀意在心中纤毫毕现……
要破帽多添华发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
两三雁，也萧瑟

一

马员外看着一桌华筵，如坐针毡。

他是在等快雪楼的人。听闻快雪楼是江浙一带新近崛起的门派，楼主方雪的“雪莺刀”很是了得，楼中更有百名骁勇精锐门徒，替人押镖护宝，寻仇雪恨，从未失过手。可他遇到的麻烦着实棘手，不知眼前这桌饭能否喂饱快雪楼的胃口。

日上三竿，家丁来报：有个大汉肩扛船桨、手提一笼鹦鹉求见。

马员外是嘉兴巨富，见多识广，心知江湖高人往往举止奇异，快步去府门恭迎：“贵驾可是从快雪楼来？未请教尊姓？”来者粗声道：“没错，我叫王山。”

马员外见这“大汉”虽虬髯茂密，但眉目尚存稚气，便又请教他贵庚。

王山笑道：“俺今年十九。”马员外有些失望：“方楼主他老人家尚

未到嘉兴吗？”

“方楼主可不是老人家。”王山连连摇头，“嘉兴集市热闹，方楼主正陪秀儿姑娘游逛。”

马员外心下不快，那秀儿是他新纳的小妾，前不久回娘家省亲，他托人联络快雪楼将秀儿从娘家护送回嘉兴，约莫三百里路，指定了不走官道，须绕行山贼出没的野径，意在试试快雪楼的身手，那秀儿本是不紧要的。谁料方雪竟会晾下他，陪他小妾逛集市。

马员外又问：“除方楼主亲至外，贵楼的好汉此番能来多少？”

王山取出一颗栗子剥开，道：“这是马员外。叫马员外，叫，叫马员外。”

马员外看了看鸟笼，干咳一声：“……王英雄？”

“你不叫，那我自己吃喽。”王山斜了一眼鹦鹉，又瞧向马员外：“都来。”

马员外大喜，听见门外传来清脆谈笑声，迎出去见两女并肩而至，其一身材娇小，正是自己的小妾秀儿，而另一女子二十来岁，白衣如雪、容颜明丽，眸中似有清透的英气流转。

他看得痴怔，听见王山叫那女子“方姐”，这才醒悟：原来快雪楼的楼主竟是一位妙龄女子。未及恭维客套，方雪已先开口：“人送到了。这一路三百里，收你五十两，沿途花销五两。你当初托人付了百两定金，王山，退给他四十五两。”

马员外急拦住：“区区百两，何成敬意？实不相瞒，我还有件性命交关的事想请贵楼相助……”

方雪：“什么事？”

“不妨先看看酬劳。”进了正厅，马员外指着满桌光耀之物笑道，“纹银五盘，明珠三盏，美玉两碟—这菜色可还过得去吗？”

方雪恍若未见。

“你这是弄啥嘞？”王山仔细扫视桌上盘盏，皱眉道，“没有能吃的？”

马员外愣住，额上见汗。方雪淡淡道：“王山他喜欢吃肉。”

……

白银珠玉被撤下，换上了满桌酒肉。马员外试着劝了几杯酒，但方雪不动杯箸，更似根本不听马员外说话，王山倒是大口吃肉，酒到杯干。

少顷，马员外脸上的富态被酒气洗去，露出愁惧：“一个月前，我家中闯入了一个怪人，三十来岁，脸上有疤，身着破烂的青袍……”

王山笑道：“前两天在路上，我们倒也遇过一个怪人，不过是穿白衣的。”

马员外赔笑一声，继续讲述：他根本不知那青袍怪客是如何进了府，只是推开屋门忽然看到有个陌生人正在自家庭院里乱逛乱看，几十名家丁持械阻截，却连那人的一丝衣袂都沾不到。那人几乎将马府的每个角落都走过一遍才鬼魅般离去，临走前遥望着呆立门口的马员外，说了句：“我姓许，还记得我吗？”

“唉，我哪里记得？真不知他为何偏偏找上我家。”马员外顿住话头，看向方雪，却见她目光散着，惘然出神一般。

王山猜测方雪又是在回想前日偶遇的白衣公子，轻叫：“方姐？”

方雪双眸一凝，沉吟道："姓许的……我知道有个叫许青流的轻功高手，倒是有你所说那般身法。"

马员外："啊！这许青流很难对付吗？"

方雪："听说许青流只擅轻功，拳脚兵刃俱都粗浅，也不算是个扎手的点子。"

马员外松了口气，往下说：事过十天，青袍人竟又来到马府，步履飘忽，将马员外的妻儿亲眷都瞧了个遍，出入屋舍如过无人之境，最后拍着掌扬长而去，状似疯癫。府里人心惶惶，有的家丁护院甚至请辞离去。

再过十天，那怪人又至，这回却是冲着马员外了。马员外躲到哪里，他便跟随到哪里，一双细眼总是直勾勾与马员外对视。最后马员外狂奔回卧房，闭着眼喝骂踢打了一阵，虽未打中什么，但四周终于沉寂下来。

—马员外等候片刻，嘘出一口气睁开眼：那怪人赫然近在咫尺，静悄悄立着，脸上青细的疤痕如一条青虫直欲爬入眼帘。马员外魂飞胆丧，张口不得，那青袍人将一口热气喷在他脸上，说出两个字后倏忽不见，只留下屋门呼啦啦摇曳开闭……

"有趣，"马员外打了个哆嗦，"他说的是'有趣'！他竟说有趣！我知道他过两天还会再来，他、他是阴魂不散的！求诸位……"

王山嚼着肉含混道："你想让我们帮你打发了他？"

马员外点头。方雪笑了笑："先前我们接了护送你家妾室的生意，如今人安然送到，你的车马也已归还，华车骏马走野径，那是在忖量快雪楼的身手了……我们本事有限，马员外还是自求多福吧。"

马员外急道："酬劳若不够，还可再加！我听说你们快雪楼是什

么生意都敢接，什么买卖都做的呀！”

方雪：“那要看我心情。”

马员外眼珠乱转，忽问：“方楼主是武林奇人的风范，未知出身何地，师承何派？”

方雪道：“我练的是家传刀谱，至于出身嘛，嘉兴往南有个芦镇，我从小在那里长大。”

马员外见她随口便答，显非坦诚，而是根本未将他放在眼里。但他知芦镇是个穷僻小镇，向来没出过什么练家子，心想这方雪的手段兴许也不怎么高明。

他嘴上仍是笑着：“听闻芦镇有家‘芦花酒楼’，乃是快雪楼接收生意之所，本以为贵楼选那小酒馆是为避人耳目，没想到方楼主当真便是芦镇人……是了，不知贵楼其余众位好汉打算在何处歇脚？嘉兴的几大酒楼客栈鄙人都可代为安排。”

“众什么位？”王山哈哈大笑，“都在你眼前了。”

马员外愕然：“可是方才你分明说，贵楼好汉们此番都已来到嘉兴。”

方雪淡然道：“我是楼主，王山是副楼主—快雪楼从来就只我们两人，幸会马员外了。”

马员外呆坐着，心头失望：快雪楼这花架子是指望不上了，还须另行雇聘刀客。吐出一口长气，这才瞥见立在屋角的小妾秀儿，喝道：“怎不过来为贵客斟酒！”

秀儿身子一颤，却不走近，只恨恨看着马员外。

马员外大怒，刚要骂她，却听方雪道：“马员外，你当真不知那

怪人为何找上你？”

马员外道：“自然不知。”转头又要骂秀儿，方雪忽道：“她本是被你强占，你对她百般恐吓欺凌，她恨你也是应当。”

“是她告诉你的？”马员外恍然，“鄙人的私家事，莫非快雪楼也要横加插手？”

方雪道：“从此刻起，我收秀儿为快雪楼第三人，她的事我自然要管。”

“好得很。”马员外强按怒火，“她还对你们说了什么？”

方雪道：“多年前你携不义之财从北地来到嘉兴，摇身一变成为城中富绅。你本不姓马，你从前是个作恶多端的马贼。”

马员外猛然站起，未及开口，那笼中的鹦鹉忽然尖叫：“马贼！马贼！马贼！”

王山得意地喂给鹦鹉一粒栗仁儿。

方雪端坐着，顷刻又失神，脑中闪过一抹白影。

二

两天前遇到那白衣人时，方雪没能看清他的眼睛。

当时马车停在山坡，酒香飘在风里，断刀扎在乱草间—她在护送秀儿返家的半途刚杀退一伙劫匪，派王山去前面探路，自己守着荒野间的马车喝闷酒。

车厢里泣声渐响，方雪蹙眉抛下酒囊，踱离了马车几步，猝见一个白衣人迎面走上山坡，恍似天地间凭空生出一片白云。

秀儿被先前的打斗惊吓，抽噎着从车厢里探出头，目光撞上白衣人的侧影，心思无端一空，哭声顿止，茫然看着那人与方雪擦肩而过。

明明仅隔三尺，方雪却觉那白衣人离自己很远。

—起初她疑心此人是那伙劫匪的首脑，提防他出手突袭，便先盯他的肩肘，竟似远在丈外；抬眼再看他面容，倏忽如距十丈；凝神去看他眼眸，已像是里许之遥，模糊如影了。

那种模糊很旧，仿佛有多年的光阴横亘在两人之间，让她不自禁想到陈酒、古剑、悠远的风。可那白衣人瞧着虽是身有宿疾的模样，却也只二十出头，比她还要小了几岁。

秋草摇出微响，惊醒了方雪，她回头去看那白衣人的背姿，目光一瞬里没寻到落点，四野一片荒莽，心里空荡荡的难受。很快又发觉他就在不远处静静走着。

方雪怅恍中“看到了”一阵脚步声，像是层层叠叠的泉水，流出无声的奇韵。她想起方才视线被烟云般的缥缈所阻，烟光云影中似闪过一个小女孩的脸，依稀是童年的她—她想再回味得清晰些，可虽只是前一刻的对视，却已如追忆前生般艰难。

她挑起地上断刀，扬手指向白衣人背心，本想喝问一声“你是何人”，唇舌一颤，却问成了：“你……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吗？”

也许是刚喝过烈酒的缘故，那看不清的一双眼让她没来由地相信：这白衣过客一定通晓万物化生、流光往复的至理，也必然洞悉她的秘密和过往，能解答她的任何疑难。她忽然恐慌起来，隐约感悟到灵机稍纵即逝，毕生或难再遇，竟突兀问出了久藏的心事。

那白衣人回身摇了摇头，歉然微笑，似觉不解。

方雪神魂一松，放低了断刀，心里说不出是否失望，暗叹："他已命不久矣，我又何必出言扰他？"心念一转，骤觉古怪：那白衣人未曾咳嗽呻吟过，气色也没什么异样，浑身更无丝毫伤口，可自己只不过打量了他两眼，却深觉他身体极为不适，甚至性命垂危。

方雪眨了眨眼，白衣人走到了马车另一侧，已看不见。她低头伫立，仍没听到脚步声，片刻后忽感一阵山林花草般的清气从周遭迅速飞离了，这清气出现得如此自然，以至于直到消失才让人察觉。她知道，这是白衣人去远了。

秀儿垂下布帘，车厢里又传来啜泣。方雪倒挽刀柄，从杂草里拈起一瓣落花，心说也许方才不过是旷野飘来的花瓣遮蔽了眼眸，自己却那般胡乱猜想。哑然失笑，掌肌微抖，断刀在车厢木壁上插出颤巍巍的一响，把车厢里的长泣收成短促的惊叫。

刀刃颤了很久，发出绵长的孤音。她松开指尖，看着花瓣在风里荡来荡去，天地空空茫茫，有些东西却无处安放。酒暖像一片裹火的玉从心口崩碎，一点点刺红了她的脖颈、脸颊，眼中随即一热，竟似要落下泪来。

……

风里有响声靠近，她猛然侧头，心里莫名一颓：是王山回来了。

方雪问："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白衣的年轻人？"

王山道："见到了，那人似乎患有大病，不对，是受了重伤。我想叫住他问问，谁知他一转眼就没影儿了。"

两人商议几句，均觉古怪。车厢里秀儿又哭出声来，王山靠近马车道："姑娘不必畏惧，贼子都给我们打退了。"这一路秀儿哭个不休，方雪早听得厌烦，反倒是性子粗糙的王山照顾秀儿最多。

秀儿被王山一劝，哭得更凶。王山从车厢木壁上拔下断刀，递给方雪，两人手指一触，王山赶忙缩手。

“区区山贼劫匪，有什么好怕的！”方雪把断刀系在腰间，撩起车帘直视秀儿。

秀儿断续哭道：“我不是怕山贼，我就是怕……怕马员外。”

三

马府正厅，马员外脸色青红数变：“事既已至此，恕不远送。”

方雪听后却只是取出一块黑巾系在脸上。马员外大为迷惑，又见王山也用黑巾蒙上了脸，脱口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你方才说快雪楼什么生意都做，这话不假。”方雪从容站起，“其中有些生意嘛，还是蒙面来做比较习惯，比如……劫富济贫。”

“你们！”马员外愣了愣，明白过来，“你们是想……抢我？”

“不是抢你，是抢你的钱。”方雪无奈一笑，又对王山道：“别忘了规矩。”

王山掏出四十五两银子放在桌上，拍了拍马员外肩膀：“这是退给你的，这些我们不抢。”

马员外呆住了，眼睁睁看着王山挥舞船桨将涌进厅的家丁渐次击倒，又把先前撤下的金银珠宝卷进一个大大的包袱，这才醒神要跑。

方雪轻弹系在腰间的雪莺刀，刀音刺入耳中，马员外脚下一滞，被王山踹飞到屋角。王山问：“秀儿姑娘，我帮你揍他一顿？”

秀儿怔怔摇头，想了想，又点了点头。

王山哈哈一笑，将马员外打得鼻青脸肿，回身问：“要不索性宰了这厮？”

方雪沉吟片刻，看了看悄然流泪的秀儿，叹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咱们走吧。”

王山用船桨挑起包袱，三人快步离去，骑上马一口气出了嘉兴城，心怀一畅，相视微笑。

方雪道：“咱们往南行，先回楼里。”

秀儿与王山共乘一骑，问：“快雪楼在哪里？”

王山笑道：“往南走上两日，便是芦镇。快雪楼在镇西的一座山上。”

当夜，三人露宿郊野。方雪一时难眠，走远了解开束发，默立在夜风中，捻起一缕被明月映上霜色的青丝凝视着，倏然又想到了那片云白的衣袂。

前日的偶遇，那个白衣年轻人乍看之下很干净，很平和，但也说不上俊秀绝伦，没见过世面的人可能会认为他是那种浊世翩翩佳公子，但方雪知道并不是，她隐约觉出他并不在意清浊，更不理会翩然与否。他无法被言说评判，他当然也不在意她。但她也从未刻意去想起他。

他只是不时钻入她的脑海，难以抑制。她忽然生出一个奇特的念头：也许她此生都无法再忘记他，偏偏又似毫无缘由。紧接着，她感到一阵悲戚。

清晨，方雪系好头发返回，见王山和秀儿在轻声聊天，两人之间似多了一丝古怪的拘谨，像两个孩童在做一问一答的游戏。

秀儿见方雪走近，好奇道：“方姐姐，你为何要用一柄断刀？”

王山抢先作答：“这便是名动江浙的雪莺刀了，打一开始就是断的。”

秀儿追问：“那一开始这刀又是怎么断的呢？”

王山却答不上来了。方雪淡淡一笑：“断刀有断刀的好处，敌人见你的刀是断的，便会心存轻视，你或许就有机可乘。”

秀儿似懂非懂，启程赶路后，她忽又问：“方姐姐，你为什么愿意帮我？”

方雪见她双唇微抖，目中晶莹，便认真想了想，答道：“我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姐姐，嗯，其实我从未见过她，只是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姐姐。我不知她是否还活着，就算活着，恐怕也已吃了不少苦……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帮过不少人，是因为我希望在我姐姐遇险受罪时，也有人能帮帮她。”

“我想她一定平安活着的。”秀儿道，“方姐姐，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眼熟，觉得很亲切。”

方雪一笑：“我可不想做好人。在这个江湖上，好人要么老得快，要么死得早。”说完催马驰到前面去了。

两日后的傍晚。暴雨将野草打得成片低伏，三人在山丘上驻马，俯望着远处雨中的一簇簇灯火。秀儿问：“那便是芦镇吗？”

“是啊，”王山咽了咽口水，“真想去芦花酒楼吃一碗青鱼蒸腊肉！要不今晚咱们就在镇上歇了？”又压低了声音道，“唉，可惜方姐从不进芦花酒楼的。”

秀儿道：“方姐为什么从不……”尚未问完，方雪便道：“过了芦镇

还有几十里山路，恐怕回到楼中须得子夜了—走吧。”

三人紧了紧遮雨的斗篷，纵马绕过芦镇，朝夜雨中一座黑沉沉的山峰疾驰而去。

四

一柄银色小刀转折晃动，桌上鱼肉被刀光映得晶莹，随着食客抖腕，整尾鲈鱼散成一盘薄雪，鱼骨被挑飞在地，根根完好。深夜的芦花酒楼里响起惊赞声。

烛火通明，照着几桌喝夜酒的客人，都是被连日大雨耽搁了行程的。店小二四下走动着筛酒递菜，掌柜眯眼靠在柜案上，似睡熟了。酒客们听着门外的哗哗雨声，正觉无聊，忽有个汉子露了手“银刀解鱼”的绝活，都被引动了谈兴，有人问那汉子：“阁下莫非就是‘霹雳银刀’周季？”

那食客颔首微笑，洒然收刀，箸起鱼肉蘸了酱汁正要大嚼，忽然有人捏住了他的筷子。

—那是个三十来岁的疤脸瘦子，指骨崚嶒，青袍破旧。

周季刚要发作，那青袍人忽然把脸凑到他眼前，没头没脑地念了两句诗：“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

周季懵了：“什么意思？”青袍人道：“这是杜甫的诗句，杜甫很穷，有人请他吃鲈鱼脍，他专程写了首诗纪念。无声细下飞碎雪，是形容割鱼的刀功精妙。”

“阁下过奖了，”周季脸色微缓，“我这一手叫刀术，可不叫刀功。”

青袍人正色道：“不错，厨子的刀功和刀客的刀术，自然是两回

事。”

周季哼了一声，那青袍人继续道：“不过你这叫刀功，不叫刀术。”

“你找死？”周季回夺筷子，却不料青袍人手上无力，夺得猛了，鱼肉上的汁水溅在脸上。青袍人笑道：“有趣。”

“有你娘的趣！”周季拍案而起。

青袍人却自顾自道：“‘鲭春葱’那句，是说鱼唇鲜美脆嫩。你能把鱼唇给我吃吗？”

周季冷眼看他：“不给你吃便怎的？”

青袍人道：“那给我吃些鱼肉也是好的。我比杜甫还穷，我刚才教了你两句诗。”

周季亮出银刀：“我先教教你做人！”

店小二忙劝道：“不过是个叫花子，客官何必与他计较？”这青袍人老早就进了酒馆，只缩在角落里不言语，若非掌柜的怜他无处躲雨，早将他撵走了。

周季沉着脸坐下，大吃大喝。那青袍人看了一会儿周季吃鱼，满脸馋羡。旁边有一桌坐了三个汉子，其中一个道：“张六，给他点吃的。”

那桌叫张六的汉子冲青袍人招了招手：“喂，我们南哥发话了，这碗青鱼蒸肉给你吃吧。”

青袍人笑道：“有趣。不过我不能吃。”那“南哥”皱眉道：“都是鱼肉，怎么我这碗就不能吃？”青袍人道：“他那碗是鲈鱼，你这碗是青鱼。我名字就叫青鱼，所以不吃青鱼。”

满堂哄笑起来，都说这青袍人的名字别致。青袍人解释道：“这名字是我师兄给我取的。”酒客们显是都不在意，各自谈笑着。

张六骂了句：“臭要饭的还挑三拣四，不吃拉倒。南哥，咱们这回去渔阳……”

青袍人忽打断道：“有趣，你们有三个斗笠。能给我一个吗？”

张六一愣，那南哥想了想，甩给他一个斗笠。青袍人接住戴在头上：“多谢。渔阳我尚未去过，要不咱们结个伴？”

张六不耐烦道：“不必了，快滚你的吧。”那青袍人也不再说什么，径自朝门外走去。

周季停杯投箸，冷笑道：“夜黑雨大，小心遇上天霜堂的人，平白丢了性命。”此言一出，酒客们议论纷纷，都说近来行路时见到不少天霜堂刀客，似是从庐山总舵大举北上。

“有趣。”青袍人笑道，“多谢你提醒。不过天霜堂是什么？”

酒客们面面相觑，如今天霜堂势大、行事又邪，武林中几乎人人忌惮。当即便有人阴声答道：“教你个乖，天霜堂也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堂主柳寒山是天下第一刀客而已。你刚才这话若是传到他们耳中，嘿嘿……”

青袍人讶道：“怎么会？天下第一刀客是叶流笙呀。”

周季哈哈大笑：“阁下未免太孤陋寡闻。叶流笙早七八年前就被岳空山击败，随后岳空山也退隐无踪。如今要论刀术，首推霸刀无双柳寒山。”

青袍人道：“不是还有云寒川吗？云家的《雪谱》，听说是极为神妙的。”

酒客们听后愈加看不起他，周季嗤笑道：“云寒川早就死在岳空山刀下，你竟也不晓得？不过你既能说出《雪谱》二字，倒也非全然无知。那《雪谱》又名《落英谱》，因云府在云寒川死后遭蒙面人夜袭，云家人流散各地，《雪谱》下落也就此成谜。”

有个酒客补了句：“这两年江湖中出了个叫云陌游的人，似是云寒川的私生子，他年纪很轻，拜会过许多成名刀客，竟无一败，或许那《雪谱》正是落在他手里。”

青袍人问：“那么云陌游现在何处？”

那酒客笑道：“我怎知晓？有人说他去找寻岳空山隐居之地，或许两人斗起刀来，同归于尽了。”

周季接回话头：“故而如今江湖刀客，也只有柳寒山风头最盛，他是云寒川的师弟，两人年轻时不合，就此分道扬镳，没想到柳寒山竟创下偌大的天霜堂。”

青袍人连称有趣，叹道：“我与师兄也是合不来，不过师兄给我取了新名字，还送过我一柄刀，对我总归不能算差。”

酒客们纷纷笑起：“你个要饭的哪来的师兄？”青袍人道：“我不是要饭的。”堂中的哄笑声却更大了。

周季反倒有些好奇：“你也有刀？可带在身上？”

青袍人从袖中取出一柄短刀，随即又似后悔般收回。周季瞥见是把拙陋的木刀，笑道：“从这刀的模样来看，你师兄对你着实也不能算好。”

酒客们议论着江湖上的刀客，青袍人似听得津津有味，也不急于离开了。店小二忍不住插了句嘴：“要说刀法，我只知道方雪方楼主的雪莺刀是了不起的。”

周季道："不错，听说这芦花酒楼便是快雪楼做生意的接头处，我若在你店里多住几日，能见到方楼主吗？"

店小二道："快雪楼的王副楼主倒是常来喝酒，但方楼主嘛，和我家掌柜本是青梅……"说到这里，看了看柜台后打盹儿的掌柜，改口道："本是少年时的玩伴，后来闹了些嫌隙……唉，所以方楼主是不来这里的。"

青袍人笑道："有趣，这么说快雪楼就在左近了？"店小二道："就在镇西几十里的山上。"

青袍人道："有趣，我便去瞧瞧雪莺刀。"店小二笑道："这般天气，你想瞧雪莺刀，爬不到半山腰便会摔死。"

那青袍人恍若未闻，径自出门去了。

半晌过去，忽有十余个黑衣人踏入芦花酒楼，冲散了堂中氤氲的热气。

酒客们止住了谈笑，人人心中发寒：那十余人都带刀，漆黑的刀鞘上镂着一线煞眼的白痕—那是天霜堂的标记。

与此同时，青袍人在大雨中穿过了镇子，如山鬼飘行般踏着泥泞登山，来到半山腰一片空旷平地，电光闪过，依稀望见三间屋舍。

"有趣，原来快雪楼不是楼。"青袍人笑了笑，放缓了脚步走向茅屋。

五

快雪楼一共只是三间简陋茅屋，一间作为吃喝聚会的正屋，另两间是卧房。半个时辰前，方雪一行三人回到正屋，燃起炉火煮了饭食，正在吃喝闲聊，忽听屋门吱呀一响，一个头戴斗笠、身形枯瘦的

人走了进来。

青袍人除下斗笠，抖落一蓬雨水，站到炉火边呵着手：“冒昧了。可否借宿一宿？”

方雪点点头：“王山，给他盛碗吃的。”

王山从炉上铁锅里舀了一碗青菜笋丝豆腐汤，递给青袍人。

“香。”那人捧着碗深吸一口汤气，“不问我是谁？”

方雪道：“冷雨寒夜，都不容易。吃饱了你和王山住一间屋。”

那人没说话，小口喝着汤，越喝越快，喝完整碗才抬头笑道：“有趣。你就是方雪？”

昏暗的烛火中，方雪瞥见那人脸上细长的青疤，淡淡道：“原来是你。”

青袍人奇道：“你认得我？”

方雪：“我只知道你姓许，是嘉兴首富马员外的仇人。”

青袍人道：“嗯，他死了。”

秀儿闻言一颤，帮那人又盛满了汤，递给他一双筷子：“我……我也算是马员外的仇人。”那人看向秀儿，又飞快收回目光，仿佛对她有些畏惧。

方雪见状道：“怎么了？”

青袍人摇摇头，呼噜噜喝干第二碗汤：“你的汤不错，你的刀我就不看了。”

方雪一笑：“你是来找我比刀的？”青袍人打了个饱嗝：“不比了，

吃太多，动起刀来肚子疼。”

王山斜眼道：“你这般瘦，拿得动刀吗？倒不如去练轻功，占个身子轻的便宜。”

青袍人道：“你说得极对。我从前一直练轻功，后来练到没人比我快了，师兄却说我身法再快也快不过他的剑光，我深以为然，所以就改练刀术……”

“乱七八糟！”王山愕然大笑，“且不说你是否胡吹大气，我来问你，你师兄说你快不过他的剑光，那你为何却不练剑？”

青袍人道：“师父遗下一柄竹剑、一把木刀，竹剑被师兄得了去，我只好练刀了。我从前叫许青流，学刀有成后师兄给我取了个许青鱼的新名字，算来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十年没见过师兄了，我与他总是相处不来……”

方雪道：“‘无影靴’许青流就是你？那你名气不小啊。”

“无影靴？”许青鱼一怔，随即笑了，“十来年前我倒是有些名头，改叫许青鱼后，有个小胡子不知从哪听说了我的事，跑来找我，嗯，他跑得倒也不慢。他说既然你不要许青流这个名字了，不妨送给我吧。我便答应了他。你们说的无影靴，应是那人了。”

方雪与王山交换眼色，均觉这许青鱼所言虽有些混乱，但语声诚恳，一时将信将疑。

许青鱼等了一阵，见没人开口，便道：“我困了。”

……

翌日清晨，快雪楼三人在正堂碰面，王山道：“昨晚那姓许的不进屋，在屋檐下站着睡熟了，清早又不见踪影。蹊跷得很。”

方雪道："他的确古怪，倒也不似恶人，多半是练功不成，把脾性练偏了。"又道："秀儿，你身子娇弱，在山上终归诸多不便，不妨先去镇上苏放家里暂住。"她昨晚与秀儿同宿，听出秀儿睡不惯茅屋粗炕，故有此言。

秀儿嗯了一声，王山笑道："苏放就是芦花酒楼的掌柜，他整日忙于经营，你正好可以和他妻子聊天做伴。"

三人出门，来到山脚下，见许青鱼正坐在稀疏的晨雨中远眺。

王山："原来阁下在这里，我们正要去镇上……"

许青鱼忽道："镇上有血腥味儿。"

王山笑道："隔着几十里远，你鼻子莫非比……还灵？"

许青鱼："有趣，那我也去镇上看看。"

雨在行到镇边时停了，镇子上空缭绕着一股黑烟，约莫是芦花酒楼方向。几人加快脚步走到镇街上，见酒馆几乎被烧成白地。

方雪让王山另寻人家安置秀儿，独自踏进断壁残垣，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死者，有个女子正抱着掌柜苏放的尸身痛哭，她认得那是苏放的妻子，小名叫芦花儿的。

方雪低低冷笑："呵，当初若跟我练刀，又怎么会死？"

伫立半晌，王山返回酒馆，他与苏放交情匪浅，愤声道："苏放身手不弱，就这么轻易死了？"

方雪拾起一截残木靠近鼻翼，随即丢落，走出门去。王山又捡起木头，也闻了闻："原来是天霜堂的'赤磷油'，难怪雨天还烧出这般大火。"

回到街上，见许青鱼正和一人聊得热络，那人灰头土脸，唉声叹气：“要饭的，昨晚亏你早早离了酒馆，否则怕也难逃一死。”

快雪楼两人走近攀谈，那人自报是刀客周季，得知方雪身份后很是仰慕，当即讲出详情：有十余个天霜堂刀客深夜来到酒馆，态度极为嚣狂，很快与其他酒客起了冲突。掌柜和店伙计上前劝阻，反被天霜堂的人拔刀劈倒，而后他们索性大开杀戒，有些见机快的酒客趁乱逃了，也有不少人惨死刀下。

许青鱼道：“有趣。那你见机也不算慢呀。”

“你他娘的还说有趣！”王山双目通红，一把揪住许青鱼衣襟，几乎将他拎起。啪的一声，一柄短木刀从许青鱼袖中掉在地上。

方雪忽问：“有没有西边那三个人？”王山不自禁松开许青鱼，转头看去：三个黑衣汉子沿街走来，腰系黑鞘长刀，正是天霜堂弟子的打扮。

许青鱼满脸疼惜地捡起木刀，拿在手里把玩着。周季张望摇头：“和昨晚不是同一伙人。听说这次天霜堂庐山总舵派出百名刀客，分成十余批北上，由副堂主林摧之总领，是要去冀州创立分舵。”

方雪颔首沉默。许青鱼道：“林摧之？我听过的。他有个老长的绰号，叫什么来着……”

“—悬刃千叠水，飞光一点白！”周季接口道，“林摧之的‘飞光刃’是极厉害的。”

许青鱼笑道：“其实天霜堂昨夜也算利落。我刚练刀那两年，别人与我斗刀，都要和我先立个生死状，起初我不明白，后来胜的次数多了，才发觉一刀杀死最为省心，若打伤打残结下仇怨，那才叫纠缠不休……”

“把人命当野草？” 王山越听越怒，伸手去抓许青鱼脖颈，许青鱼笑着微一屈膝，在数尺外站定。方雪心念微动：这瘦子的身法倒是不算弱。

三个天霜堂刀客很快从近旁经过，打头的那个瞥见方雪，咦道：“这般美貌的娘们儿，要不要捉回去睡了？”

另一刀客侧头打量，立时嬉笑：“妙啊！到时候剥光了……”未及说完，心口乍凉，背上透出了一截刀刃。旁边同伴惊怒拔刀，刚挥斩出去，忽闻一声刀鸣，莺啼般刺乱心神。方雪步子移换，那人斩中了前个刀客的尸身，咽喉如遭冰锥穿过，眼神一下冻住了。

打头的那刀客与方雪对视着，骇然失语。扑通两声，他的两个同伴直挺挺栽倒。

方雪：“你想睡我？”

那刀客打了个寒战，唇舌方动，便觉似有雪灌入，胸腹里充塞着清峭彻骨的刀劲，鲜血像山峰般从口中生长出来。

许青鱼看着方雪抽回斩在刀客胸口的刀身，笑道：“有趣，雪莺刀竟是断的。”

方雪抖腕振刀，把一串血珠打入地上泥泞，而后身躯一晃，弯下腰去。

王山一惊：“方姐，你不舒服吗？”

方雪摇摇头，从水洼里拈起一瓣落花，似与偶遇白衣公子那天拾到的一模一样。她无端地笃定，正是同一片花瓣，乘着数百里的风从野坡飘到了镇上，找到了她。

她忽然记起，自己在七岁那年就见过这瓣落花的。

六

那天是她七岁生日，父母都夸她当日格外漂亮。

一家人扫清了院子的枯叶和积雪，坐在屋檐下聊天。母亲说她长大后会遇到才貌双全的如意郎君，父亲说她会成为家财万贯的大小姐。而后她看到父亲忽然走到院中，从青石缝里捡起一片花瓣，许是方才没扫干净的。

父亲回过头，神情有些异样，叹了口气说，其实人生在世不求富贵美满，只怕有伤心事又无法挽回，就像落花难以重返枝头。

她没有听懂，后来渐渐就忘却了。

但随着她年岁愈增，她却发现父母过得并不快活。她的父亲是镇上的教书先生，闲来喜欢临摹几笔《快雪时晴帖》；母亲在家浆洗烧饭，偶尔帮人缝缝补补，换些零用。她的父母都是寻常百姓，可她那时虽不知“强颜欢笑”四字，却也看得出父母常郁郁不乐。

父亲每年都会外出两三个月，说是去探亲。对此她渐生疑心，十一岁那年，父亲又出远门，母亲架不住她的哭闹，告诉了她实情：原来她是有个姐姐的，只是已失散多年，那是她父母在到芦镇定居前生下的。

她也是那年才知，父亲本是个刀客，当年因躲避仇家，将尚在襁褓中的姐姐放在一户陌生人家门口，敲了敲门便匆匆离去。大半年过去，仇人被父亲设计杀死，但父亲再返回那户人家，却只看到一处荒宅。此后父亲多方设法找寻她姐姐的下落，始终徒劳无功。

得知这一切后，她央求母亲把父亲的《雪莺刀谱》给她看，自学起刀术来。父亲归家后很生气，责怪了母亲好多天，但事已至此，也只得开始传授她刀法。她十四岁那年，父亲出外寻访时染上了恶疾，

病逝前对她说本不想让她学武，不想让她沾染江湖事，但见她悟性奇高，兴许能将这《雪莺刀谱》全然练成，到得那时，找寻起姐姐来便会容易许多。

父亲死后不久，母亲也忧劳而逝，她靠着父母积攒的银钱度日，每天习练刀谱。那刀谱深奥繁难，两月后她便遇到了桎梏，她想起镇上多年的玩伴苏放善良聪颖，便找他一同参详，两人齐心钻研，果然突破了不少瓶颈。

三年后的一天，两人在镇郊的草地上试完招，苏放忽然说今后不能再陪她练刀了，因为镇上酒楼的老掌柜要招赘，看中了他。他家里很穷，他父母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出路。

她忽然很害怕，求他不要舍下她，求他陪自己练刀，帮自己找姐姐。他沉默着，最后还是没有答应。他说他父母的原话是“这样远胜过和一个野丫头每天舞刀滋事”，他说他自己也觉总不能以后长大了到处去打打杀杀。

她说你别去和旁人成亲，我给你做媳妇好不好。他愣住了。

两人心里都清楚：她并没有那么喜欢他，她只是不想剩自己一个人。不过多年后她想，如果当时他答应了，她真的会嫁给他。但那时他只是摇摇头，转身跑走了。

后来她自创了快雪楼，又找到个新伙伴，教了他刀术。王山性子直爽，年幼力大，本是在江边帮人搬卸船上货物，最初跟着她时只有十三岁。

几年过去，芦花酒楼的买卖越来越兴旺，快雪楼也开始接一些江湖生意了，王山常去酒馆吃喝，顺手也将去酒馆寻衅的恶客打发了，对此她心里是乐见的，但她自己再没去过酒馆。

有时她隐隐有一丝得意，毕竟也算是快雪楼在照拂芦花酒楼；但

有时她会想，也许她仍只是在照拂自己，是在守护着当年与她擦肩而过的另一个自己—做一个酒馆老板娘，在小镇上度过宁静的一生。

如今酒馆毁了，死去的不仅是她的童年好友，还有她错过了却忍不住会远远欣赏的另一场人生。

七

方雪面对着酒馆残缺的木门，似有个冷暗的声音在替她说："即便只为自己，我也要复仇。"心绪浮动中随手碾碎了那片花瓣，撒进泥水，随即醒觉，生出一丝悔意：此后它不会再找到她。

她猛然想到，那三年里她从没问过苏放为何愿意陪她练刀。

"方姐，街角又来了几个天霜堂的人！"王山的语声突兀响起，伸手将她拉着退后数步，也将她拉出了飘忽如雾的前尘。方雪一转头，见四名刀客正谈笑着远远走来。

四刀客望见了地上三具同伴尸体，快步奔近，惊疑叫道："是谁下的毒手？"

周季也已退避到方雪身边，只有许青鱼直愣愣在原地，盯着四刀客看个不停。有个刀客见状便问他："阁下有没有看到我这三个同门是怎么死的？"

许青鱼瞧见方雪暗暗冲自己摇手，似觉有趣，便道："没有。"

"阁下一直在左近吗，那有没有听说什么？"

"没有。"

那刀客心想此人站在尸身边既不惊慌也不躲避，定是知晓些什么，沉下脸道："阁下不肯实说，莫非是有什么隐情？"

“也没有。”许青鱼道，“我倒是有一个名字，和一把刀。”

那刀客愣了愣，怒上心头，随即瞧见许青鱼手里的木刀，冷笑：“这也算刀吗，咸鱼都剁不动吧？”

另一刀客索性劈手夺过木刀，见刀身已半朽，隐约刻着“许青鱼”三字，促狭道：“莫非你名叫许青鱼？那你不妨砍自己一刀试试，若剁不动，真可改名许咸鱼了。”

许青鱼道：“有趣，有趣。把刀还给我。”

“哈哈！这人多半是疯子，问不出什么的，咱们还是先报与林先生知晓。”

四名刀客相顾大笑，撞开许青鱼走出数丈，一刀客随手丢落木刀，抬脚便踩。

许青鱼背对四刀客，挠了挠头。

不远处的方雪、周季等人忽然同时眩晕欲呕，仿佛整个小镇、整片天地都急剧摇晃了一瞬。

四个刀客身上毫无征兆地绽开凌乱又细密的刀痕，如四盏灯笼骤然千疮百孔，透射出纵横交错的血光。四人相互推挤着倒在一团弥扬的红雾中。

数丈外，许青鱼右手横在脑后，仍挠着头，只是指间多了一柄木刀。

方雪心中剧凛，最先明白过来：方才电光一隙间，许青鱼倒掠数丈，抄起地上的木刀，刺出了密雨般数不清的刀芒，而后闪身回到原地，就似纹丝未动。

王山随即恍悟，瞠目结舌，和方雪转过同个念头：只怕眼前这个

瘦子当真是天下最快的人，不论身法还是刀术。

周季忽道："许、许兄……其实你这把木刀挺好看的。"

许青鱼小心翼翼地收刀入袖，回身一笑："那是自然。"

少顷，王山询问周季，得知刚才这四个刀客昨晚也不在酒馆里。

周季回想良久，仍没能说出昨晚行凶的那伙天霜堂刀客有什么身形样貌上的特点。

"许青鱼，没想到你是个深藏不露的高人。"方雪淡淡开口，"今晚有件有趣的事，你要不要同去看看？"

许青鱼笑道："你是想去那座荒庙。"

王山和周季错愕不解，方雪却微讶颔首。

方才那四刀客边走边交谈，方雪辨认口形，得知他们夜里要去镇北边的荒庙和另一批刀客会合，没想到许青鱼也会读唇语。她心知到时恐怕会遇林摧之那般真正高手，若能劝得许青鱼同去，或有助力。

许青鱼问："那庙在何处？"方雪道："过了快雪楼所在的山，往西北不远便是那庙。去与不去，悉听尊便。"

许青鱼笑道："若能会一会林摧之，倒也有趣。"

周季问明后道："在下本事不济，夜里就不去添乱了。许老兄，其实你所言不错，我这两下子只能算刀功，算不得刀术。"言罢想起昨夜死里逃生，一阵唏嘘："其实退隐乡间，做个厨子，也未尝不好。"

许青鱼道："不错，你一定能当个好厨子。"周季分不清他是语出真心还是意存嘲讽，嘿嘿一笑，告辞离去。

“夜里怕是有大雨呢。”许青鱼忽然嘟囔了一句。

八

黄昏，云隐斜阳，雨珠飘摇洒下。王山看乌鸦般瞪了许青鱼一眼，从行囊中取出三柄油纸伞分了。三人蔽在一处山坡的岩石后，居高临下地望着一里外的荒庙。

方雪道：“留意西南边，天霜堂的人若来，定走那处山道。”等了一个多时辰，天霜堂刀客尚未到，却另有三个汉子从坡下的山道经过。许青鱼笑道：“有趣，这三人昨晚也在酒馆的，领头的似叫什么南哥。”

王山下坡去问，回报说那三人昨夜离去得早，没撞见天霜堂的人。方雪点点头，见那三人快步进了荒庙，料是要在庙中避雨歇息。

王山道：“他们突兀来此，莫非是天霜堂同伙？”方雪道：“也不无可能，不过等天霜堂的人到了，咱们须快些现身，莫连累了那三人。”

三人边吃干粮边等，许青鱼撕着烙饼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一个时辰过去还没吃完。王山见他身骨嶙峋得可怜，忍不住道：“你本事这么高，怎会吃不饱饭？你便强拿硬夺也没人追得上你。”

许青鱼道：“我不想抢。”

“看不出你还是个讲道义的好汉。”王山笑了，“硬抢确非磊落行径，不过偶尔劫几家为富不仁的大户却也无妨，要不然，还可凭刀术给人押镖护院。”

“我不是觉得不磊落，我也不在乎什么道义，”许青鱼道，“我只是不想。我想做的事很少。我想看见鱼。”

“你想什么？”王山没听懂。

许青鱼摇摇头，咽下最后一小块烙饼：“我想吃鲈鱼。”

夜愈浓，雨越来越大。

方雪忽然抬了抬手，三人噤声靠到岩石边，依稀俯见十来个黑衣刀客朝着荒庙汇聚过去。

三人转过巨岩，便要冲下坡去，方雪忽然顿住了步子，心中恍惑—

荒庙前的野地上，有一道人影静静地映入眼帘，白衣在雨中悠然飘转舒扬，似乎分毫未被打湿。

王山惊叫：“是他？”

方雪心绪随着那白衣人的步履起落，一步一空地出神，只觉那泥泞的山道仿佛被他踏成了叠满落红的幽山石径，耳边传来细碎的花叶断碎声。细细一辨，又觉更像是环佩微响。她倏地自省：这几日她心里其实一直在隐隐害怕什么。

“瞧这人修为，本该是藏神于天地，无迹可寻的。”许青鱼漫不经意道，“但他似遭重创，灵机外泄，却引得旁人心生异感了。”

“是吗？”王山听得迷茫，见那白衣公子随着天霜堂众刀客也进了荒庙，而那些刀客竟似不知身后正有人跟随。

许青鱼笑道：“这便是所谓绝世的风骨了，若非他落魄时，还真见不到。有趣有趣。”

方雪被“有趣”唤回神思，朝坡下奔出十来丈。荒庙里忽然绽出一抹清寥的光，照得庙上空的雨水如凝停了一般。寒芒断续闪灭数次，六七名黑衣刀客从庙中奔出，步子凌乱，似极惊惶。

随后那白衣公子也踱出了荒庙，没理会逃窜的刀客，只是一个人走着。

方雪见他似要上坡，心跳骤疾，但那白衣人很快就停了步，仰头向山坡上望来。

虽然相隔很远，但这一次方雪看清了他的眼睛。

他的眸光像燃在霜夜里的星辰，零孤而醒目，衣袂上的涟漪轻缓流淌着，仿佛独立于风雨之外。

方雪只觉那目光像雨水一样哗哗落在她身上，又如一阵落花飘来，将她蒙住。她与他遥遥对视着，发觉他并非在看她，并不只是在看她—他同时在看着荒雨野坡，看着群山黑沉沉的轮廓，看着山和雨的更远处那无边的夜幕。他看着云烟变幻，看着人世间千回百折的生老死别。

下一瞬，他似是模糊地笑了笑，目中的星光随即熄了，衣角低垂下去，仰天栽进地上积雨。

方雪心中一痛，发足冲到那白衣人身边，将无知觉的他从泥水里扶起。伸手探去，暴雨中辨不清是否尚有鼻息。

眼看那些天霜堂刀客已逃出很远，方雪忽道："许青鱼，你去杀了那些刀客吧。"

许青鱼哈哈一笑，摇头欲语，方雪又道："你去杀了，我请你吃鲈鱼。"

"有趣。也当是还那三人的斗笠了……"

—周遭雨线被无形之力振得一乱，许青鱼的笑声倏忽低遥。

天边炸开电光，王山侧过头，但见一线青影沿山道蔓延出去，在

经过那几个散乱奔逃的刀客时微有停顿，随后刀客们渐次扑倒在雨中。

方雪抱起白衣人，只觉他轻得像失散了魂魄，身躯如虚无的云气拢成。

“如果他就这么死了……”

方雪心中转念，如果他就此丧命，不过是荒野中多一缕孤魂，可她还是感到了莫大的失望和羞耻。她早知生死本寻常，即便这白衣人死去又如何，也只有区区三人目睹罢了。但世上将会减少一分光亮。

“楼里有伤药，须快些回去。”

她抱着一团云在荒凉的风雨中疾奔起来。

九

白衣人醒来时已在山上快雪楼的正屋中，衣衫上遍布干涸的泥痕。

“除下外衫吧，我让王山帮你洗洗。”方雪淡淡道。

那人从榻上起身，温和笑道：“多谢相救。”随后自行走到木盆边，将外袍投入水中。

方雪见他神情从容自如，也不禁一笑：“举手之劳罢了。我是快雪楼的方雪，旁边这位是副楼主王山。”

那人颔首道：“在下姓云，云陌游。”他嗓音很年轻，但透出很浓的倦意。

方雪一凛：“我听过你。凭你刀术，有谁能伤你这般重？”王山也问：“要么你是患了恶疾？”昨晚许青鱼杀死天霜堂刀客后便不知所

踪，两人将云陌游救回山上，王山只在他胸口处看到一道淡淡的胎记般的细痕，此外别无异样。

云陌游默然摇头。

方雪想起初遇他时，他身上似乎有某种山花青草般的灵气，但从昨夜至今，那股清灵却已消失，当是比那日“病”得又重了，问道：“你是和天霜堂有过节吗？”

云陌游道：“天霜堂觊觎云家的《雪谱》，又疑心是在我身上，一路上追踪突袭，多有纠缠。他们分成十余批人，也是为方便四下打探我的行迹。”

“原来如此。你若非重伤，他们是敌不过你的刀术的。”

“昨夜已是我最后一次出刀。今后我不再用刀，也用不得刀了。”

方雪讶问：“这是为何？因为伤势？”

“随心顺意而已。”云陌游笑笑，“方姑娘又为何要与天霜堂为敌？”

方雪道：“有个故人被他们杀了。”

“那人定然对你很重要吧。”云陌游语声微黯。

方雪道：“哼，那也没什么重要的。”

云陌游道：“可你看起来很悲伤。”

方雪怔住，看着云陌游从木盆中拎起湿漉漉的白衣，忽问：“你要去哪里？”

“晋阳城郊有一家小酒馆。”云陌游轻振湿衣，一股水泉落回盆

中，衣衫已又净又干。

王山啧啧称奇，出门把那盆污水倒掉，回来后却觉屋里情形似有些不同了，仿佛片刻间屋里的两人已达成某种奇特的默契。

云陌游系好外衫，轻叹：“此去晋阳险远……”

方雪截口道：“那群天霜堂刀客分作十余批，我也不知究竟是哪一批害死了我朋友。他们既要夺你的《雪谱》，总会来找你吧？我只要跟你同行，他们来一批我杀一批，都杀光了，仇自然便报了。”

王山听她说得决绝，不由得一呆。他本以为设法找出元凶，一刀杀死便可了事，听方雪此言，无异是要公然与天霜堂势不两立了。他本性爽利，年纪又轻，略作犹豫便笑道：“方姐，你这倒也算个省事的法子。”

云陌游摇头欲语，方雪抢先道：“你伤势沉重，能自己活着走到晋阳才怪。我们快雪楼就做次亏本买卖，送你到晋阳便是。”

云陌游沉默良久，叹道：“既是如此，却之不恭。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作为酬劳。”

方雪蹙眉：“口气这般狂，什么事都可以吗？”

云陌游苦笑：“须我力所能及。”

方雪沉吟着，忽然莞尔：“一件事不行，须得三件。”说着伸出右掌。

“好，我答应你。”云陌游与她击掌三记。

此约既定，方雪心底竟似隐隐松了口气，自己也觉古怪，招呼王山一同打点好了行囊，道：“咱们去镇上和秀儿道别。”

临出门前，方雪见云陌游在瞧墙壁上一张泛黄的纸。那纸上有“快雪时晴”四字，是她多年前写的。

她心生一念，问道：“云公子，你会不会写字？”

云陌游点了点头。方雪道：“我自己的字很难看，正好劳驾云公子挥毫。”

随后，她取来纸笔，请云陌游写了“千顷竹海”四字，捧走那纸，糊在东边窗棂上方；又请云陌游写下“万丈松涛”，贴在西边那扇窗的上沿。她退后几步，凝望云陌游的字迹，觉得颇具松竹气韵，不禁轻轻点头。

云陌游推窗远望，只见秋雨中一片光秃秃的荒山，哪有什么竹林松林？但他仍是看了很久，微笑道：“听闻古之通达者，进其菽藜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如广厦之荫，乘其荜辂若文轩之饰。方姑娘此举，正是贤者古风。”

“你过奖了。”方雪抿唇一笑，又请云陌游写了“快雪时晴”四字，小心卷好，收入柜中，拍掌道，“等我找到姐姐，再换上这幅新字。”

王山愣了愣神，这是他初次见方雪露出小女孩般的情态，心中反似有些不高兴了，低声嘟囔着：“真要去晋阳呀，怕不得有几千里呢……”

三人踏出门来，方雪撑开伞，却又举步迟疑，忍不住回望屋里墙壁上她十七岁时写下的旧字。仅仅丈许之距，却生出隔世之感。

快雪楼外雨纷纷，何时归来说不准。

十

苏放成亲那天，她远远地躲开人群站着。

她本已很少来街上。那时父母遗下的积蓄已经花光，她想找他借一点银两。不料却碰上他娶妻的日子。

她隐约听见人们窸窸窣窣地议论着她：

“今天那个方家的丫头也来吗？”

“她怎有脸来？苏放早不理她了。”

“听说她这些天还去镇外草丛里练刀……”

“可不是嘛，每日都去。不过练得再好，以后还不就是跑到外面和野男人厮混。”

……

那天她卖掉了从小住着的宅院，算着已够吃用些日子，但她不能没有住处，她来到镇西的荒山，打算在半山腰盖一间屋子。

山腰虽然空旷，但坑坑洼洼，她便花了三天工夫，慢慢用刀铲走土里的乱石。第三天，刀锋撬到了大块坚岩，一声脆响，雪莺刀崩断了。她想这是她唯一一件父母留下的物事了，如今却也损毁了。

她平整好空地后，把那截断刃埋入了土中，她要把屋子盖在上面。

她又去山脚下的林子里砍了一些树，削掉枝叶以做梁柱。她一根一根地把树干拖到半山腰。有次快到山腰时，因太过疲累，圆木脱手砸在她胫骨上，又滚下了山道。她坐在地上哭了一会儿，爬起来下山去继续拖那根木头。她没能成为父亲说的家财万贯的大小姐，也没能如母亲所言，遇到什么如意郎君。

木材、泥料、茅草都备好后，她又忙碌了很多天，终于盖起一间粗陋的茅屋。那时她已手足磨破，虎口和指缝间满是血痕。她取来一

张白纸铺开，竭力不让血沾到纸上，抓着笔写下“快雪时晴”四字，贴在了茅屋的北墙上。字写得有些歪斜，但贴得很正。

然后她面对着空落落的屋子，大声地对自己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快雪楼的楼主啦！”

十一

“方姑娘？”

方雪闻声侧头，见是云陌游轻轻唤她。

她无声笑笑，迈步走在最前。一路下山，没听到云陌游的脚步声，但知道他静静走在自己身后，心里莫名有了些底气。从前与苏放、王山同行时都是她走在前面，她也想过走在旁人身后，但此刻她觉得走前走后都无妨。她忽然有些明白前几日自己在害怕担忧什么了。

不过是个寥落人间、冰霜世道，又值得怕什么？无非是怕有的人不能再遇见。

行至镇上秀儿寄宿的人家，方雪叮嘱了秀儿一些日常话。秀儿听说几人要去晋阳，很是不舍。

王山劝慰了秀儿几句，两人说着说着，自行到一边去了。等王山走回时，脸上似有些红。方雪微笑道：“若没说完，还可回去再说一会儿。”王山听后脸色更红，满颊胡须都遮不住。

三人作别了秀儿，回到街上，见许青鱼正伫立等候。王山笑道：“许兄，昨夜有劳了。”

许青鱼道：“咱们何时去吃鲈鱼？”说话中与云陌游目光一触，两人各自微怔。王山禁不住抱了抱臂膀，仿佛长街忽然清冷了许多。

方雪为两人相互引见。许青鱼听了云陌游的名字，目中微亮，倒也未说什么。几人在镇上寻了家酒楼。许青鱼张口便点了三盘鲈鱼，王山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云陌游却只饮了半碗清粥。

不多时，只剩许青鱼仍在大快朵颐，瞥见王山的船桨上挑着几个包袱，笑问：“你们要出远门？”

方雪道：“我们要去个有趣的地方，见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

许青鱼摇头道：“世上哪来这么多‘有趣’？”方雪道：“不错，料想许兄是不愿同行的，咱们就此别过。”

雨停后，三人骑马出了芦镇。王山回头一望：许青鱼远远地跟了上来，脚下看似只是微动，却比奔马快得多了。

王山笑道：“方姐，还是你有法子。”

方雪道：“或许只是因为他觉得云公子很有趣。”

北行两日，太平无事，来到嘉兴城南五十里的一处集镇。

几人下马闲逛，王山去采补干粮，连日沉默的云陌游忽道：“方姑娘，你有没有想好第一件事？”

方雪似笑非笑道：“我想做武林第一刀客，你能帮我做到吗？”话音未落，忽觉双肩、双腕、丹田、双膝处的穴道渐次炙热了一瞬，立时停步检视内息，异感却已无影无踪。

云陌游收回目光，点了点头：“这件事不难做到。”

方雪愕然失语。在她心中此事可谓千难万难，近乎绝无可能，没想到云陌游随口便应下了。

不远处的许青鱼笑了起来：“实在有趣。”

王山买了些栗子回来，当街喂逗鹦鹉，口中俏皮话不断。虽是远行，他仍然带着鸟笼。

方雪与王山平日交谈不能算多，王山沉闷时便喜欢找鹦鹉说话，对此她早已习以为常。许青鱼却饶有兴味地瞧个没够。

经过那集镇后，方雪有些心神不宁，问道：“云公子，你方才所言当真吗？”

云陌游却没答她，身躯摇晃，猝然从马背上摔落。

方雪一惊，下马奔近，见他身上沾满污泥，双目闭着，脸色苍白，很是落魄委顿。她想扶云陌游，云陌游摇摇头，手指微动，缓缓将泥土中的一瓣落花扣在掌中，忽道：“也许是我错了。”

方雪将他拉起，蹙眉问：“什么错？”

云陌游轻叹：“也许我本就是错了。”

方雪再追问，云陌游却已晕厥过去。许青鱼凑上前，扯低了云陌游衣襟。王山叫了起来：云陌游胸口那道细痕似比两日前深重了许多。

许青鱼笑道：“有趣，原来他是不打算练刀了。”

“你怎么知道？”此事方雪听云陌游提过，当时许青鱼却不在场。

许青鱼道：“凭他刀术，旁人谁能伤他这般重？是他自己斩了自己一刀，故而刀劲由内向外渐渐透泄。嘿嘿，等到刀痕彻底破体而出时，他便要死了。”

王山问：“那他为何要斩自己一刀？”

许青鱼道：“他刀意修得太深，已与他神魂纠化缠结，不如此，

他是散不尽身上刀意的。”

方雪听得心酸，惘然不解：一个人将刀意练到这般境地，那该是何等欢欣骄傲的事，为何却要如此辛苦地宁愿冒丧命之险也要散去呢？

许青鱼道：“他已自身难保，却不知如何还能帮你做那第一刀客？当真有趣。”

方雪恍如未闻，忽然翻身上马，疾驰回先前集镇。半晌过去，却是雇了一驾马车回来。

这时云陌游已清醒，方雪问他刚才何故晕倒，云陌游道：“不妨事，只是被酒气冲岔了内息。”

方雪回想当时王山确是掏出酒囊正在喝酒，忧心更重：两日前芦镇酒楼里，王山从旁大碗饮酒，云陌游尚且无事，如今伤势却已加剧到受不得酒意了。

方雪道：“王山，这一路你不要当着云公子饮酒。”王山答应。

云陌游对王山歉然微笑，又道：“算来我已半年滴酒未沾，真有些怀想了。方姑娘，等到……那时，劳烦你斟一杯酒给我喝下可好？”

方雪没问“那时”是何时，只是将云陌游扶进马车。

许青鱼买不起马，两天里一直步行，这时抢着要当车夫，方雪便由他去驾车。

十二

走出几里，王山道：“不出半日就能进嘉兴城，可得好好歇一宿

了。”

方雪道：“但愿安然入城。”许青鱼道：“可不容易。这两日没遇天霜堂刀客，是因为他们忌惮云陌游的修为，定在暗中远远蹑着。说不定他们也瞧见了云陌游摔下马去，不多时便会前来截杀。”

王山呸道：“乌鸦嘴，别絮叨了。”

少顷，经过一片密林，许青鱼忽然勒住了马车：路中间有块巨石，石上侧坐着一个长衫方巾的书生，三十出头模样。

王山笑道：“你个读书人还想拦路打劫不成？”

那书生神情忧愁地作了个揖：“在下已空候半日，是想等到好心人路过，助我排忧解难。”随着他站起，方雪瞥见他腰间系着一只古朴的青铜酒壶。

王山见这书生作揖架势如唱戏般夸张，隐生反感，皱眉道：“你遇上什么难处了？”

那书生悲声道：“我得罪了权贵，被夺去功名，沦为伶人，那权贵还不肯罢休，竟买通贼人来谋我性命！”

王山道：“那确是遭难了。贼人现在何处？”

那书生咧嘴笑了：“我刚才所言，是十年前的事了。”

他笑得突兀，王山心头打了个颤，怒道：“竟敢消遣老子！”

书生目光真挚道：“阁下虽不能再救一次十年前的我，但总是有这份好心，我便送你一笔钱财如何？”

话音方落，密林里忽然飞出一口木箱，直撞向马车！

王山挥振船桨，木鞘落地，抖出一柄六尺斩马刀，将木箱从中切断。银光耀眼，箱中银锭散落了满地。

那书生拊掌笑道："这可不就是飞来横财吗？"

林中蹿出七名黑衣刀客，边行边掷出第二口箱子。王山冷笑踏前，手臂忽一震，长刀如遭巨石撞击般脱手。那口箱子轰然砸翻了马车，撒出一堆金叶子。云陌游跌落地上，许青鱼却早轻巧跃在一旁。

方雪推正了马车，将云陌游扶着倚靠在车厢壁上。王山惊惑中挑刀在手，四下扫视，却没找到是什么暗器击落长刀。方雪刚才一直紧盯那书生的肩肘，也未见丝毫异动。

王山吼道："姓许的，你竟坐视不理？"

"我只是个车夫。"

许青鱼笑了笑，瞥见王山的刀身上有水珠滴落，又道："有趣。原来飞光刃不是刀，而是一只酒壶。"

方雪一凛：这装腔作势的书生竟是天霜堂的副堂主林摧之。

那七个刀客站到林摧之身侧，叫嚣："不想被乱刀分尸的，就快给老子交出《雪谱》！"

"粗鄙不堪！"林摧之呵斥一声，从袖里取出一个酒杯，"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先敬哪位？"

他问完料想无人敢喝，叹道："敬酒既不吃，横财怕也要变横祸……"

"我倒有些渴了。"许青鱼笑嘻嘻打断。

林摧之眯起了眼，持杯虚空一舀，腰畔酒壶的壶嘴里倏地跳出一

线白水，注满酒杯。

许青鱼接杯饮下，又见那酒壶如古玉般隐隐生寒，赞道：“好壶。”

“是好刀。”林摧之正色道，“刀名‘若木’。”

许青鱼笑道：“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名字倒也有趣。”

林摧之打量着他，也笑道：“十年前是柳寒山救了我，如今他想瞧一眼《雪谱》。几位留下云陌游，将金银装入马车，满载而归可也。”

王山大笑：“可你奶奶！”与此同时，莺啼乍起，雪衣晃动，方雪飞身斩向林摧之咽喉。

林摧之脸上笑意不减，手指轻弹酒壶，一股细流敲在雪莺刀上，噼啪脆响，方雪的身形竟被击得凝滞落地。

林摧之摇摇头，径自走去一旁，七名刀客冲向马车。

王山挥舞斩马刀，如泼风骤雨般逼退众刀客。然这七人刀术远比芦镇上那几个刀客要高，很快又寻隙攻至。方雪也加入战团，雪色刀光纵横蹿飞，七刀客一时难以逼近马车。

许青鱼百无聊赖，凑近云陌游笑道：“云兄要不要进马车里歇歇？”

云陌游微微摇头。许青鱼又道：“方姑娘天资悟性是很高的，内功招式也都有火候，不过要当武林第一刀客，还须看经络、关节、骨骼，这些可都是先天生成，颇难增益。”

“这些我也查看过了，她当得成。”云陌游语声虚弱，一句话说得很是艰难。

“我信你。”许青鱼笑了笑，见不远处雪莺刀光华暴涨，两尺断刀在方雪手里竟如四尺长刀般，又道，“原来雪莺刀没有断。”

云陌游道：“雪莺刀的刀意，当在断续之间。似长实短则守，似短实长则攻。”

方雪正自苦战，听到了云陌游的话，情急中凛然一悟，刀意醍醐灌顶般变了：断刀的刀锋离一名刀客明明尚有两尺，那刀客却心生错觉，仿佛四尺长刀已抵在咽喉，赶忙回刀退避。方雪趁机转攻另一刀客，刀光眼看即要切在那人臂上，那人却觉断刀仍在数尺外空挥，霎时恍惚中刀。

许青鱼看了一阵，侧头对云陌游道：“有趣。你很懂刀。”

林摧之见七名手下已露败象，一抬足，白虹分夜般刺入战团，倏然挽住了方雪的左手，轻声赞叹：“玉手纤纤，妙极。”

方雪蹙眉清啸：“放手！”旋腰一刀回斩林摧之肩颈，林摧之随势倒掠，将方雪拉出丈外。

方雪右手挥刀连劈，均被林摧之避过，左手几次发力，竟挣脱不得，回望王山独斗七人已左支右绌，叫道：“许青鱼，我请你吃十顿鲈鱼如何？”

“想要我帮你杀人吗？我从前斗刀时已杀得腻烦。”许青鱼连连摇头，“更何况，你上回请我吃的鲈鱼，远不及当年师兄请我的好吃，再吃十顿又有何趣味？”

方雪心知许青鱼性子古怪，兴许己方若被天霜堂的人杀死对于他反倒是件趣事，当即转口：“那我和你打个赌，我赌你杀不尽那七个刀手！”

许青鱼仍是摇头：“不过举手之劳，有什么好赌的？”

林摧之从容闪躲着雪莺刀，笑吟吟听两人说话，也不打断。忽见马车边的云陌游手指屈伸，弹出了一瓣落花。

花瓣轻缓飞旋着，在风里渐飘渐高。

方雪眼看王山已要支撑不住，心念电转，回想初见许青鱼杀人时血流遍地的情景，脱口道：“杀他们不难，但你定然难以不让血流到地上。”

许青鱼笑了起来：“有趣，我若赌赢了呢？”

方雪松了口气：“那我就允诺你一件事！”她知刀斩中人身要害时可以刀劲透体杀敌，只会在伤口处渗出几滴血，她自己亦有此修为，料想难不住许青鱼。

此际王山臂上已受伤。许青鱼略作思索，慢吞吞又道：“不让血落地，可也有不少法子呀。”

方雪气急：“那你就挑个最难的法子！”

许青鱼点点头，从行囊里抽出一柄伞撑开，走到王山身旁。一名刀客的脖颈上忽然激射出一缕血水，气绝栽倒。

血落地之前被许青鱼左手持伞一挽，溅在伞面上。许青鱼在纵横乱飞的刀光中踱步穿梭，神情沉凝，似在斟酌着什么。随即又有五个刀客咽喉、心口、后脑……等处蹿起血箭，都被伞面接住。

顷刻间七刀客只余一名存活。林摧之收敛了笑意，愁郁叹道：“有敌如此，当摧之。”随即松开方雪左手，在酒壶上轻轻一叩，声如古磬。

一点白光从酒壶中飞出，直刺许青鱼肩井穴。

那是一滴水，却快得像电、像猝不及防的眼泪。

方雪心神惊恍，忽见一瓣落花悠然飘落，恰恰经过许青鱼肩侧。

风里爆开一声微鸣，花瓣坠地，水珠消隐。第七名刀客眉心飞血，许青鱼收伞站定。

林摧之脸色骤白：即便云陌游料到他会出手，又如何能算准水珠方位，以至于提早弹飞了花瓣？难道他是未卜先知？抑或能遥遥引控花瓣，随时挡下水滴？走近几步，拱手道：“请云兄指点。”

云陌游轻声道：“你从第一眼看到花瓣起，心就已乱了。”

林摧之沉思良久，低低笑了：“云兄是不世出的奇才，沦落到这般惨境，可谓咎由自取了。”叹了口气，又道：“我问两句话，你若肯照实作答，我当即告辞，绝不伤人性命—云兄意下如何？”

云陌游点了点头。林摧之问：“《雪谱》在不在你身上？”

“不在。”

“那你是否曾见过《雪谱》，或知晓其中内容？”

“从未见过。”

“好！我相信云兄绝不至虚言欺我。诸位好自为之。”林摧之转身便走，经过马车时瞥见了挂在车辕上的鸟笼，随手拍了拍腰间酒壶。

王山怒吼一声冲到马车前，见笼中的鹦鹉满身水渍、已经僵毙。

“呵，我只说不伤人，没说不杀鸟。”林摧之笑声杳然，倏忽去得远了。

十三

方雪久久凝视着地上花瓣，心想自己恐怕是在一个绝世奇才最脆

弱时遇到了他。不由得有些委屈，但隐隐又有一丝庆幸：若非如此，她与他应算是两个世间的人了。

密林间静默了一阵，方雪抬头看向许青鱼："那林摧之的刀术很高吗？"

许青鱼道："他的刀意别出机杼，自成一家，很难用高低来评说。不过我要杀他却也不难。"

方雪道："胡吹大气，你还不是眼睁睁看着他走了？"

许青鱼道："我本就没想杀他，怎么样，刚才是我赢了吧？这可是我短时能想出的最难法子了。"说着晃了晃手中的伞。

方雪冷哼道："用伞接血，那也没什么难的。"

许青鱼一笑，重又将伞在方雪面前撑开。

方雪心弦剧颤，几乎难以置信：那伞面上多了七枝红梅，大小不一，深浅参差，朵朵栩栩如生！

以伞接血确然不算难，但许青鱼在乱斗中竟能预先算好敌人中刀后出血多少、溅血快慢，以及血泉撞在伞面上晕散的程度，这其中右手出刀与左手挥伞的劲道收放、方位拿捏，都须精微到毫颠，几已非人力能及。

方雪平复下心绪，叹道："是你赢了，你想要我做什么事？"

许青鱼笑了笑，很久没有开口。方雪忐忑起来，生怕他提出什么古怪要求。许青鱼想了半天，终于摇头道："我想不出。算了吧。"

方雪一怔，忆起荒庙雨夜他曾说过"我想做的事很少"，看来倒是实话，随即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算了。"

她料想林摧之不会去而复返，索性生火煮热了饭食。几人围着火堆坐下，休整精力。许青鱼望着火苗，似想到了什么，却欲言又止。

方雪忽然听见细微的哭声，侧头瞧见王山脸上竟有泪痕，心说王山虽才十九，但素来粗豪，今次不过臂上受了轻伤，何至于此？讶问："你怎么了？"

王山哽咽道："雪儿死了，我带了好些栗子，它再也吃不上了……"手掌松开，栗仁滚落一地。

方雪愣住，片刻后才想起"雪儿"是那鹦鹉的名字—王山刚开始养鹦鹉时请她取名，她便随口取了个"雪儿"，却似极少听王山叫过。她又记起江边初遇王山时，他因过于老实，总被人克扣工钱，每天吃不饱。她当年也很穷，只是买了些炒栗子给他，但他吃得很是香甜，后来便也一直爱买栗子来吃。这却苦了那鹦鹉也只能陪他吃栗子。

王山抬眼望着方雪，声音有些嘶哑："雪儿它死了……有一天我也会死的，方姐你、你也会死的……人命有时候真的不如野草呀！"

方雪轻叹："人本就终有一死的。"

王山闻言浑身一震，仿佛刚刚才知道此事似的。

方雪拍了拍王山的肩膀，不再多说。她看得出王山是真的怕了。王山随她闯荡江湖数年，生死险境中来去，从未减过豪气，所养的鹦鹉死了却让他丧失了胆量。但她知道人心本就如此古怪难言，那是丝毫也勉强不了的。

随后几人都吃了些东西。云陌游忽道："方姑娘，我记得你曾提过你的姐姐。"方雪点点头，讲了父母丢失姐姐的往事。

云陌游问："那你可知她的姓名？"

方雪道：“她名叫方晴，先父当时曾将刻有她姓名的玉佩系在她身上，不过想来就算有人收养了姐姐，也会另取姓名吧。”

云陌游沉吟道：“近日我倒是听说过一位名叫薛方晴的女子，而且是方圆之方，并非芳华之芳，年纪似也与令姐吻合。”

方雪霍然站起，来回走动，手指微微发颤：照云陌游所言，极有可能是有个姓薛的人捡走了姐姐，并将自己的姓氏冠在姐姐的姓名之前。

云陌游道：“看方姑娘神情，似尚不知前些天周玉安横死蕲州一事？”

方雪摇了摇头。淮北名侠周玉安的名头她是听过的，却不知他已死。

“这却说来话长了。”云陌游轻声讲述。

原来那周玉安本是苏州云府的管家，趁云寒川新死，谋害了云家亲眷，夺走《雪谱》远走淮北，改换身份成为名侠。多日前云陌游来到蕲州，本要寻他报仇，但查明他几年来似幡然悔悟，广行善举，此番南下也是为筹措银两救济淮河灾民。云陌游打算等水患事了再做计较，便只留下了一根残凝着刀意的梨枝以做警诫，就此离开蕲州。

然而出城不到两日，云陌游便听说了周玉安的死讯：歌伎薛方晴伙同三个男子在簌玉楼将“周大侠”害死。

方雪道：“既然周玉安是个道貌岸然的歹人，那么……她、她就是替天行道的女侠了。”

云陌游道：“我最后一次得知四人行踪是在嘉兴城中，而后南行两日却没了他们的消息，料想他们是在嘉兴易容改装，掉头北上了。”

方雪深以为然：“多半如此，这是金蝉脱壳之计。咱们须到嘉兴城里再详细问问。”

十四

翌日在嘉兴，方雪等人最先听闻的却是城中巨富马员外满门惨死之事。

方雪知道是许青鱼所为，想问问他缘由，犹豫片刻，却没开口。

“马员外其实是个绰号，他做马贼时因擅养马，同伙便都称他马员外。”

—许青鱼瞥见了方雪神色，径自说道：“我本是关外人，少年时家里遭一伙马贼洗劫，我被掳去做了娈童。没过几日，他们耍弄得腻了，马员外便说：‘这娃娃模样还不够俊俏，我来给他开个丹凤眼。’挥刀从我眼角到右耳割出一道血口，而后他分神去做别的，便没再割我左脸……”

“后来师兄救了我，马贼们大都死在那天，只有这马员外躲了过去。那天我发了誓，要找到他，将他家杀得鸡犬不留。”

他语声很平淡，似事不关己一般。方雪却听得恻然，心中忽想：他没杀林摧之，或许是因林摧之也是个少年遭难的人吧。

半日后，他们打听到薛方晴四人似去过城南一家当铺，便赶到那里。

当铺的掌柜听完方雪所询，当即笑道：“不错，确曾来过。其中那名女子样貌似与姑娘你颇为相像……”

方雪至此确认了薛方晴便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姐姐，百感交集，浑身如要虚脱一般。却见云陌游付给当铺不少银两，说是想看看薛等四

人那日典当之物。

而后，云陌游从几件零散物事中拈起一柄玉剑，把玩端详了片刻，归还离去。

四人走到僻静处，云陌游取出一页薄如蝉翼的纸，递给方雪："玉刃中空，内藏纸笺，应是《雪谱》的总诀了。《雪谱》本不止一页，其余记载刀意与招式的部分料想已被周玉安毁去，只有这总诀他怕是丝毫也未参懂，不敢轻易损毁。"

"多谢云公子。"方雪神情紧张地接过那页小笺，见首行题了两句诗：落花承步履，吹雪染行衣。往下则是一个人记叙自己经历的几次落花时节，还有些闲逸见闻，辞句虽古雅，却也看不出蕴有什么刀术要旨。

迷惑中又听云陌游道："这《雪谱》是云家先祖云涤英所书，我今日也是初次见到。"

许青鱼道："有趣。可否借我一睹？"

"自然可以。"云陌游颔首。

许青鱼拿过纸扫了一眼，如中刀剑般，目光骤然黯淡下去。随即交还方雪，眼神复亮，笑道："果真神异，不过却似也不能让我再快一分。"

云陌游道："方姑娘，你且收着此笺，闲来多读熟记，总没有坏处。"

方雪嗯了一声，小心收好纸笺，又道："我的第二件事，算是不情之请了，不知云公子有没有办法……"

云陌游道："你想让我帮你找到令姐，我暂且答应你。不过人海

渺茫，此事却要靠些机缘了。”

方雪点了点头，心知姐姐背负“谋害大侠”的冤名，难免惹来仇家，定已设法潜匿起来，要找到她绝非易事。如今也只有一边北去晋阳，一边沿途打探了。

数日过去，四人行至蕲州，一路竟没再遇上天霜堂刀客，似乎林摧之言而有信，转去别处找寻《雪谱》了。

周玉安死去不过半月，簌玉楼却沦落得萧条老旧，踏进来但见堂中空落，遍处积尘，仿佛已荒弃十年。

云陌游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枝，拂拭干净，看剑般凝视着，慢慢收入衣襟。

四人扯过几条长凳，坐下暂歇。几日里没探到什么蛛丝马迹，却听闻不少江湖人痛骂薛方晴等“四大恶徒”狠毒阴险。方雪知道当务之急是先寻到姐姐下落，日后再设法雪冤，故而也不去与人争辩。但连日疲累，加之云陌游伤势愈重，仍不免让她心绪低落。

堂中一时无人开口，方雪见许青鱼正摆弄那木刀，强提心情道：“初见你这刀时，我以为只是孩童的玩具，哪知却能施展出快绝无双的刀术。”

“你还没见过我真正的刀术呢。”许青鱼懒散应了一句。

少顷，他似突然来了兴致，转头盯住云陌游：“你来瞧瞧我的刀术。”

云陌游叹道：“我对刀术已不在意。”

“看看无妨。”

许青鱼把木刀放在凳上，轻轻拿起，又放下，问：“怎么样？”

“天风吹海嘛，气象真高。”云陌游沉吟道，“可惜没有鱼。”

方雪正不明所以，忽然一阵海潮般的锐啸掠过了堂中，不知从何处来，却震入深心。

“你果然是真正懂刀的人。”许青鱼拍掌微笑，“我师兄也说我没有鱼，所以给我取了个许青鱼的名字。可是，鱼在哪里呢？”

云陌游道：“或在海天之间吧。真正的快，是一种见证。”

许青鱼默然半晌，忽道：“我始终没找到鱼，但师兄还是把木刀刻上了我的名字，传给了我。他还请我吃松江府的四鳃鲈，不过我早忘了味道，当时似也没觉得可口……虽然我和师兄合不来，但他总归算看得起我。”

几人各怀心事，又静默下去。方雪心想若在从前，王山定会笑问：“你师兄是谁，很厉害吗？”此刻他却对许青鱼所言无动于衷，他眼神中似有某种东西永远灰暗了。仿佛那只鹦鹉死后他便丧失了全部的寄托，如这簌玉楼般，再无往昔的热闹生机。

许青鱼收起木刀，叹道：“云兄，我很想看一次你的刀术。”

云陌游道：“我已不能再用刀，今后若得不死，或会转修剑术吧。”

“为何？”

“刀意的极境，我已在岳空山的刀上见过了，也无意自己再修一次，倒不如转而看看剑道一途的风光。”

“既然如此，等你有朝一日修成了剑术，我再来看你出剑。”

“好。”云陌游一笑。

“但你方才所言未必尽实。”许青鱼也笑，“我问你，你既不在意刀术，那你真正在意的，又是什么？”

“我不知道。”云陌游摇了摇头，“所谓农赴时，商趣利，工追术，仕逐势，这些都是欲求使然，虽有水旱、得失、成败、遇否，也尽可听凭命数。可是我自己究竟要何去何从？我时常感到天地茫茫、世事纷纷，不知该如何自处。”

方雪听得动容，感到胸口有一股悲愤亟待喷薄，但又说不清悲在何处、愤些什么，她蓦然懂得了那日云陌游所言“也许我本就是错了”是何意：他并非是说自己犯了过错、做了后悔的事，他是说自己本身就似一个错误。如孤音不谐，难以入谱。

他仿佛是和整个人世伶仃相对的。生于天地间，宛如一错。

方雪道：“云公子，其实……”忽又说不下去，因为她发觉自己可能并不明白。

云陌游轻叹道：“或许是我太奢求了。生年不满百，何必追寻求证？其实得遇则乐、失志则悲，使诸般情感能有所安置，便该知足了吧。”

方雪思忖良久，怅惘难言，心想云陌游这等天纵之才尚且如此失意，那么她自己又当如何？若她终尽一生都寻不到姐姐，却又该怎生是好？

念及此，不禁涩声道：“先父从前说过，难以挽回的事就像凋落的花瓣。可有时怕的是看到了一些希望，真以为是落花飘回了枝头，走近了却发现只是枯枝上冻了几片冰雪……”

云陌游闻言侧头，与她对视着，似要说些什么，猛然咳出大口鲜血，晕了过去。

方雪啊的一声，急匆匆伸臂拦护，心底却忍不住闪过刚才云陌游的目光：第一次，他的眼中清晰地映出了她。只有她。

十五

往后的日子，云陌游常常晕迷，有时甚至一整天也难有短促清醒。方雪等人快马加鞭地赶路，终于来到晋阳城郊。

云陌游仍在昏厥中，方雪记得他曾说要去的是家无名酒馆，离着柳家庄很近，便将马车停在路旁，拦了几个过路的客商打听柳家庄在哪儿。

客商笑道："你问的是柳家庄旧址吧？往西二三十里便是。"言毕又和同伴感慨了几句，大意是当年柳庄主风姿俊雅，柳夫人玉颜清眸，可惜先后病逝，庄子也破败了。

方雪道谢转身，心头陡惊：马车边多了个书生，正与许青鱼交谈着，赫然是林摧之。她走回马车，径直道："《雪谱》不在我们手中，阁下还有何指教？"

林摧之温声细气道："前次分别后，我回报柳堂主，他也没再提《雪谱》，只是称赞云公子惊才绝艳，很想请去庐山见上一见。"

方雪道："若他不想去呢？"

"什么？"林摧之眼中满是浮夸讶意，"那自然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呀。"

许青鱼道："你这般理所当然，倒有些蛮不讲理了。"方雪见许青鱼并不袖手旁观，心中微松。

林摧之道："既然许兄开了口，此事就暂且不提了。在下对许兄的刀术是很好奇的，因而想效法方姑娘，也和许兄打个有趣的

赌……”

方雪打断道：“别听他胡言！”

许青鱼却已笑道：“你说来听听。”

“那边有我三名属下，”林摧之转头朝远处招了招手，又回过头，“刀术都是不低的。”

方雪一望，果然有三个黑衣人迈步向这边走来。许青鱼道：“看他们的步姿，便知接不住我一刀。”

林摧之道：“那是当然，不过即便许兄能杀了他们，恐怕也难让伤口流不出血吧？”

不待许青鱼开口，林摧之又道：“许兄莫听错，我要赌的并非血不落地，而是，杀人不流血。”

许青鱼笑道：“那有何难？我以刀劲将他们心脉震停便是，绝不会流一滴血。”

林摧之摇头道：“啊呀，竟能如此吗？我却不信许兄有这等修为。”

许青鱼道：“这法子太过容易，我是不会用的。你且说你输了便如何？”

林摧之大笑：“我若输了，一切悉听尊命。你若输了，我便请你的三个同伴每人接我一刀，你不得插手干涉。只要有人能接我一刀不死，也算我输。”

许青鱼见他说得狂妄，沉心想了想，道：“你输定了。不过人死后血总是会流出来的，不从刀口流出，也会被鸟兽咬出血来，自己烂出血来。要赌总须有个时限。”

林摧之道：“半个时辰内，只要他们人死而血不外流，便算我输了。”

方雪皱眉道：“许青鱼！你便一刀杀死他好了，何须如此啰嗦？”

许青鱼笑了：“有趣，那就赌吧。”

说话中三个刀客已走近，林摧之指了指许青鱼：“你们三人围攻他一个，谁杀了他谁就是下任副堂主。”

三人精神大振，一边围向许青鱼，一边拔刀。

而后他们就僵在了拔刀的姿势。

方雪留意到这三人脸上身上都多了一层薄霜，顿时恍然：许青鱼出刀时以寒劲凝结了刀口，血自然就无从流出。凭许青鱼的修为，莫说半个时辰，恐怕再过半日这三具尸体也不会流血。

许青鱼道：“还要等足半个时辰吗？你已输了。”

林摧之古怪一笑：“是你输了。”

话音未落，那三人身上的刀痕渐次崩裂，血流如注。顺着血一起流出的，还有密密麻麻的细微虫豸。

许青鱼脸色骤变：“你给他们下了蛊？”

林摧之道：“不错，这种蛊虫只能存活在温热的血里，血一冷就会破体而出，撑裂刀口。”他暗中跟踪四人多日，处心积虑想出这法子，即便许青鱼不用冰寒刀意凝冻伤口，寒秋里人死血冷得快，蛊虫也耐不住半个时辰。

方雪急声道：“许青鱼，这是姓林的用阴谋诡计诓你，可不算你输！”

林摧之笑吟吟望着许青鱼。

许青鱼沉默半晌，叹道：“是我输了。”说罢身形微晃，竟自走远了。

“愿赌服输，大丈夫也。”林摧之击掌而赞，环顾方雪、王山以及云陌游所在马车，“那么，哪位先来接我一刀？只要接下不死，仍算我输。”

方雪强定心神，自知修为与林摧之相差太远，正苦思对策，王山已走上前道：“姓林的，来吧。”

“王山，快退回来！”方雪又惊又急，却听王山哈哈笑道：“接你一刀倒没什么，不过你可别用你那尿壶，有种的就使真刀！”

“那你只会死得更快。”

林摧之怒极反笑，走过一具刀客尸身，手里忽多了一把长刀，刀光烈阳般劈落！

王山却似早有准备般踏出一步，双手握住刀柄，挺直身躯将斩马刀平平推出，凝重如托举天地。

双刀对撞，轰鸣远远飘散到旷野中。

两人身姿定住，一时都没有开口。

刀声震耳，方雪猛然间醒悟到自己错了：王山近日里确是低落寡言，但也许并不是因贪生怕死，也许他一直是喜欢自己的，所以看到自己和云公子相熟便不开心。而自己怕是也知晓一丝王山的心意，所以才用“雪”字为那鹦鹉取名，隐隐有让那鹦鹉代替自己陪王山聊天之意。看到王山和秀儿聊得投契时，她心里便莫名轻松，盼他俩能在一起。可是鹦鹉死后，王山是那么伤心。

林摧之哼了一声：“我倒有些低估你小子了。”心想此人修为不深，似是天生体壮力大，否则单凭自己刀劲便已将他震死。

王山道：“林摧之，我已接下这一刀，你输了！”

“是吗？”林摧之嘴角露出微笑，“这一刀还没完呢！”话音方落，王山的衣衫骤然崩裂，双足陷入泥土三寸!

方雪浑身一颤，握紧了雪莺刀。

林摧之知道刚才王山只要稍露撤手或弃刀之意，便会被摧枯拉朽般斩杀，但他却仍横刀死死格着自己的刀刃，颔首道：“最多我将你全身骨头都震碎，看你还有没有骨气。”

王山只觉刀身上传来怒潮般的巨力，喀的一声，左腿胫骨已断。

他举住刀，侧头看了一眼方雪，又转过头大声道：“姓林的，你他娘的小心了！你只要往回撤上半寸，那可就算第二刀了！”

方雪本欲袭斩林摧之后背，瞥见他左手一直叩在酒壶上，情知把握不大，此际和王山目光一触，明白他的意思是让自己带云陌游先走，一时恍惚迟疑，莫名想起当年她和王山扩建快雪楼时，她曾指着一块大石说：“你先把它搬到一边，等会儿也许屋里用得上。”

听见王山答应了，她便专心砌着墙，不经意回头一看，王山却仍双手搬着那石头站在她身后。她失笑道：“你快先放下，等用时再搬。”

王山说：“不碍事，等会儿哪里要用，我便直接放在那里。”

她说：“让你放下你就放下。”

又是一阵忙碌。她再回头时，见王山竟还把那大石抱在怀里。她看得有些心酸，有些心疼，问他：“你这样……不会累吗？”

“方姐，我还能再撑一会儿呢。”搬着石块的王山笑了，举着刀的王山也笑了。

十六

方雪背着云陌游朝那小酒馆的方向狂奔。

她虽不知云陌游为何要去那酒馆，但林摧之很快便会追近，只有赶到那里或许才有一线生机。奔出十里，背上传来一声轻咳，她缓了口气，自顾自道：“你醒了？那很好，王山他、他死了，你不许再死。”

说完便又疾奔起来，三里过去，劈面冲来六个黑衣刀客。她发疯般挥舞雪莺刀，一次次逼退敌人，却也难以夺路而逃。

她渐感精疲力竭，喘息道：“还差最后十里，可惜走不到了，云陌游，我有一句话问你—”

忽听云陌游微弱道：“斩我……一刀……”

方雪将他从背上放落，苦笑道：“你想求死？”

云陌游勉力提声：“不……我刀意散了，须借你的……”

方雪似懂非懂，但生死关头也只好一试，凝神出刀，斩向云陌游手臂。锋刃刚划开一分肌肤，骤觉手里一空，雪莺刀已到了云陌游手中。而后她听见白衣在秋风里猎猎作响，一根枯枝破开云陌游衣襟飞出，噼啪一声，嵌入郊野间一棵树的树干。

一模一样的刀痕在六名刀客的咽喉同时浮现，渐深渐红。

雪莺刀坠地，云陌游顷刻晕迷过去。方雪拾起刀，见云陌游衣襟敞开，胸口处那道自内而外的刀痕竟已消失。

她想起许青鱼说过，刀痕破体后云陌游便要死去，心头一阵惶急，背起云陌游继续寻那酒馆而去。

跑出不知几里，忽闻远处有人喊道：“方姑娘，方姑娘！”依稀是许青鱼的嗓音。

方雪无心细思，索性不加理会，背着云陌游奔远了。

许青鱼赌输后远远走出，半晌过去，终觉不妥，又返回原地。马车旁却已只余拄刀半跪的王山尸身，林摧之和方雪都不知去向。

他沿路向西找寻，瞥见不远处一棵树的树干上嵌着一根梨枝，整个人如遭雷击，走近了拔下那枯枝，怔怔站定。

少时，有两个天霜堂刀客经过，打量许青鱼的背影，叫道：“喂，有没有见过一个背负白衣人的姑娘？”

许青鱼手拈木刀朝西随意一指。两刀客点点头加快了步伐，没走出多远，忽觉一片柔风淌过，吹得浑身舒泰，步履不由自主变慢，随即坍成一堆碎肢。

“我看见了。”许青鱼凝望着树干上被那根梨枝打出的白痕，那痕迹微微蜿蜒，宛如分隔鸿蒙的第一道光。

“我看到了鱼。”

十七

方雪踏上一处低矮的草坡，望见坡上有两间茅屋，屋檐下悬了酒旗，心知到了。

那小酒馆被篱笆粗粗围了个小院，比她的快雪楼还要寒酸，冷清清实不像会有人来此吃喝。

方雪走近了，见篱笆里有一株落尽了花叶的树、几张散落的石桌石凳，还有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手提酒葫芦，背靠着枯树不时灌一口酒，长发胡乱束着。

那人瞧见晕迷的云陌游，神色微变，示意方雪将云陌游放坐在石凳上，扣住他脉门一瞬，轻叹："姑娘，你也坐下歇歇吧。"

方雪问："你是这酒馆的主人吗？"

那人点了点头，道："有人追杀你们？"方雪顺着那人目光看去：草坡上竟有三个黑衣刀客朝篱笆冲来—三人身后数十丈处，林摧之正不疾不徐地走着。

方雪道："他们是要擒杀云公子。"

那人又喝了一大口酒，沉吟不语。方雪醒觉，忙道："云公子他受不得酒气的。"

"不妨，我已经喝光了。"那人一笑，随手丢了空葫芦。与此同时，奔在最前的那名刀客刚迈进篱笆一步，听见葫芦落地声响，突兀栽倒不动了。

方雪感到鼻翼间萦绕起一丝清幽隐约的香。

远处，林摧之正要踏上草坡，忽又停步伫立。

另两个刀客相顾惊疑，犹豫间那人已闪出了篱笆，站在了他俩身前。

林摧之似乎嗅到了什么，猛然将手按在酒壶上。

两刀客左右歪倒，空显出那人身形。林摧之与那人目光遥遥相触，全身一紧，腰畔酒壶啪的炸裂，水珠四下乱跳。

林摧之倒退三步，深深一揖，转过身快步远去。

……

那人走回小院，又伸手搭住云陌游脉门，良久才道：“我须入山采药。”想了想又道：“山中往返耗时太久，他情势又危急，我背着他一同进山。”

方雪嗯了一声。那人继续道：“你且在此休息。刚刚那个携酒壶的人神魂受惊，一两日里不敢再来。是了，屋里还有个人，你或许认识。”说完背起云陌游走出了篱笆。

方雪问道：“你、你究竟是谁？”

“岳空山。”那人的身影很快没入了山野秋光。

方雪心头震惊，久久才沉静下来。走进茅屋，里间有个女子正低头坐着，竟是秀儿。

两人相见，都觉惊喜。秀儿道：“方姐姐，你还记得我说过我第一次见你就觉眼熟吗？你们走后，我想了好久，终于想起曾在蕲州见过一位姓薛的姐姐，容貌和你很像。我赶去蕲州，没找到她，但打听出她名叫薛方晴，我想她名字里也有方，或许真是你的姐姐……”

方雪握住她的手道：“多谢你如此记挂我的事。”

秀儿道：“方姐姐，我想尽早告诉你，可又找不到你，记起你说过要去晋阳柳家庄附近的一家酒馆，我就想那么我也去那里，便能找到你了……”

方雪听她为此孤身跋涉几千里，定然吃苦不少，感动道：“秀儿，辛苦你了。”

接着聊了一会儿，秀儿轻声问：“王山他还没到吗？”

方雪道：“王山他……他另有要事，先回快雪楼了。”

两人交谈许久，其间还真有个酒客前来，问岳掌柜在不在，方雪回答说：“他进山采药去了。”

“唉，我还以为他又去扫墓了。”那酒客说完便走了。

而后方雪独自走到院里，坐在石凳上看着那棵枯树。

约莫过了一炷香时分，忽听有人道：“方姑娘，你没事吧？”却是许青鱼来到。

方雪冷冷道：“你来作甚？”说完便几乎忍不住要痛骂许青鱼，若不是他非要打那个见鬼的赌，若他径直杀了林摧之，王山便能不死。

她见许青鱼脸上似有歉色，转念一想：自己本也无权强要许青鱼杀谁，当时他是有意相助的，只是中了林摧之的奸计。终归还是自己武功不济，打不过林摧之，怨不得旁人。想到这里，又叹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许青鱼道：“我来看看你们。云兄呢？”

屋里的秀儿听到人语响动，走出门来，微笑道：“许先生，你也到啦。”

许青鱼一怔，打量着秀儿，颔首道：“嗯，你怀上身孕了？”

方雪愣了愣，这才留意到秀儿小腹确似微微凸起。秀儿脸上一红，神情凄楚地低下了头。

蓦然间，方雪心中隐隐不安，回忆片刻，似明白了什么，冲许青鱼摇了摇头。

许青鱼轻叹：“我曾放过她一次。”

方雪颤声急道：“她也是不得已，她是被强占的，她是个可怜人，她也没—”

许青鱼道：“你知道，我发过誓。”

秀儿听得迷惑，问：“方姐姐，你们在说什么呀？”

方雪猛然回头，喊道：“快跑啊！”

秀儿被方雪的喊声惊吓，不自禁地朝屋里奔去。

然而她刚转过身，步子便凝住了。许青鱼站在篱笆外，似未动过。

下一瞬，秀儿的整个身躯从中裂成了两爿，鲜血淋洒了一地。

……

方雪全身一炸，拔刀冲向许青鱼。许青鱼掉头离去，看似走得不快，但方雪始终追不近他。

两人一前一后，短时便行出很远。许青鱼忽然顿步叹道：“别追了。”

方雪嘶声道：“我杀了你！”握紧刀一跃斩向许青鱼后背，半空里只觉周身多处穴道一麻，摔进草丛动弹不得。抬眼一望，许青鱼的身形已远得模糊了。

她魂魄离体般侧躺了半晌，听到身边野草发出细响，却是雨珠稀疏打落。许青鱼点穴时运劲极浅，她想象着一瓣落花在经络里游移，很快冲开穴道，在风雨中乱走着。

她心想与许青鱼即便算不得朋友，但相处多日，总归算熟，甚至还有一点亲切，密林遭遇林摧之那次还是他帮忙收拾了七个刀客，却

不料如今成了这般情状。

不知不觉走出二三十里，竟到了王山身死之处。她将王山的尸身葬了，又走回岳空山的酒馆，殓葬了秀儿。

雨到黄昏才停。雨停后很久，岳空山才回到酒馆。

他将云陌游放置在床榻上，见方雪衣衫湿透、神情异样，便问了一句。方雪却只是茫然摇头。

岳空山也不再追询，转而请方雪讲了云陌游的受伤情形，听后道：“若不熬至油尽灯枯，他身上的刀意是散不尽的。刀劲随梨枝破体而出，也未尝不是好事。”

方雪心绪微扬，问：“那么云公子是有救了？”

岳空山道：“我已给他用过药，也渡了内息稳住他心脉。不过他一直在晕迷中，且看明晨能否醒来吧。”

深夜，方雪坐在石凳上回想往事，直到星月的凉意沁满身心，如沐冰雪。

她在这种熟悉的凉意中沉睡过去。

十八

翌日清晨，方雪步出篱笆，见遍地秋草都凝上了一层霜，放眼四野星星点点的白。

她忽然觉得，就这么迅速老去也无妨，若像秋霜般一夜白头该是多好。

良久，身后响起木门吱呀声。

方雪轻声道：“云公子仍没醒吗？”

岳空山道：“人力有时尽，天数不可逃。”

方雪蓦然回身，神色激动地欲言又止。她觉得不该如此，若真如此，仿佛世上的一切就全都不对了。但她又不知该如何说。

岳空山问道：“他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方雪一怔，片刻后才明白过来：“他说他已半年没喝酒了，等到了……这时，便给他斟一杯酒。”

岳空山良久默然，忽而笑了：“一杯怕是不够。”

他回屋找出一只酒樽，擦拭后倒满了酒，又道：“至少比杯子大些。”端着酒樽来到床榻边，未及再开口，忽听云陌游轻咳一声，脸色微红，竟似被酒气激得清醒过来。

方雪又惊又喜，见云陌游目光晦暗地看向门外。岳空山点了点头，示意她扶着云陌游来到院中坐下。

云陌游指了指方雪，又指向岳空山，说出“雪谱”二字。

岳空山从方雪手中接过那页《雪谱》的总诀，沉吟道：“你是想要我教她？”

云陌游微微颔首。方雪心中一酸，涩声道：“何必急在此时？你先说，如何才能救你？”

云陌游却只是看着岳空山道：“多谢了。”

岳空山扫了几眼《雪谱》，把酒樽交给方雪，道：“借刀一用，留神看仔细。”

方雪不由自主地将雪莺刀递给岳空山，目光随他转到院中枯树边。

她看见岳空山一刀空挥，莫名悲从中来。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

岳空山在树下舞起刀来，纵声长吟，嗓音清肃。

起初方雪眼中、耳中满是刀光与清吟，霎时间那页《雪谱》上的字迹飞入心头，恍惚看到无数纷扬坠落的花瓣。

她眨了眨眼，花瓣也消散不见，眼前只剩寥寥长风中一个面容模糊的白衣人—

她看着他从竹林深处听琴归来，落花撒满了襟袍；她看着他在春山碧潭边等候远客，潭水如古镜映出他的魂骨；她看着他在松间、江上斟满清酒，与樵夫、渔子歌吟唱和；她看着他推开屋门笑望一只黄莺，屋檐上覆满花叶，疏雨零星流过；她看着他以清辉做烛台徘徊于长夜，明月将迷途人的青丝照成白发；她看着他最后故旧凋零，在风雪中赏花般独立，雪花不断落进他的影子。

她看着那白衣人的眉目与云陌游渐渐重叠，感到一缕星光贯入了神思，《雪谱》的刀意在心中纤毫毕现。

“……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岳空山一笑收刀，淡淡道：“纸上刀意，大约便是如此了。下阙词句就不念了吧？”

“不念也罢。”云陌游轻叹着，站了起来，“总归是吹裂长夜笛，费

尽人间铁，天荒地老无人识。”

方雪听出云陌游语声中似已无倦意，心弦一颤，手中顿空。侧头见云陌游持着酒樽踉跄走出几步，在枯树边低头伫立。

当是时，天边垂下一缕朝霞，映红满树枯枝，望去宛如落英重返。

方雪也走到树下，见云陌游正凝视那酒樽，微觉疑惑，靠近端详一阵，忽然省悟—

云陌游是在看云霞投入酒水的影子。

他的目光宁柔深挚，如在思念着什么，仿佛樽中云影才是故乡。随着他久久凝视，一抹奇彩在他眸中渐渐亮起。

“刀意已去，剑境已成；天地流云，各得其所。”岳空山的话音如天机灵籁般从两人身后响起，似将秋风也震得微微发亮。

十九

隔日清晨，方雪在酒馆外的草坡漫步，静心体悟着刀术。

“如今云陌游弃刀从剑，我也退隐多年，你得了《雪谱》的刀意，不出几年便可成为江湖第一刀客。”岳空山来到草坡，告诉她云陌游已离去。

方雪谢过岳空山，对云陌游的不告而别却并不惊讶。她知道他会回来，因为他还有答应她的事没做。她在这小酒馆住了十日。

第十一日，云陌游返回，带她去找寻薛方晴。

再入江湖，周玉安的真面目已被公之于众，薛方晴等四人不再是“四大凶徒”，成了人们口中的英雄侠士。方雪不知这些是否和云陌

游有关，也没有多问，只是跟随着云陌游，在入冬后来到荒莽的昆仑山。

与云陌游长路同行，方雪感到安心宁静。但她一路上渐渐开始躲避云陌游的目光，不敢再与他对视。她有时觉得，心中的某一个自己早已嫁给了苏放；更多时候会想，强要靠近一个不同世间的人实在太过吃力，正因如此，才害得王山和秀儿死去。

但有时她也会忍不住想，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她始终不懂云陌游所求究竟为何。她也听了些岳空山的轶闻，知道他算是求而不得。而她自己，或许是不知该不该去求吧。所谓心愿，可能本就是停留在难以抵达的地方。

她和云陌游在昆仑寻了两日，遇到一群终南派的剑客。这些剑客此前追杀薛方晴四人最为热切，而今却也最是后悔，便随两人在各峰之间顶风冒雪地搜寻。

众人经过某处雪峰，见雪地上裸露出一片黑岩，岩上搁着一根枯瘦的梨枝。

云陌游留意到枝梢所指方向，率先向西走去，在一株野梅树旁看到了许青鱼。

方雪蹙眉道："许青鱼，你是在找我们，还是一直跟着我们？"

"那也没什么区别。"许青鱼平淡作答，又看向云陌游，"云兄，你曾答应过，等修成了剑术，便给我看你出剑。"

云陌游轻叹："何必要看？"

许青鱼笑了："如此趣事，非看不可。"

云陌游默然不语。

方雪忽道："云公子，我请你做的第三件事，便是杀了许青鱼，为秀儿报仇。"

云陌游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似是说你真的想杀了他吗；又似在说这真是你想要我做的事吗，不出三年，你自己也可做到的。

方雪正色道："有劳云公子了。"深心里却似另有个声音低低苦笑：我真正想要你做的事，你是不肯做的。

云陌游静静走到梅树下，摘下一瓣梅花。

"有趣，请吧。"许青鱼微笑着，将木刀当胸平举。

"许兄请。"云陌游斜斜伸出右掌，指间拈着那片花瓣。

下一瞬，梅树边忽然凭空生出大风，卷飞了积雪。方雪隐约看到云陌游扬了扬手，如将落花掷入云间一般。

周围一阵模糊，漫天雪末中依稀有一道光华闪过，不似从地上刺出，仿佛是天上飞落的—终南剑客们相顾震惊。

雪雾消散，露出梅树边一青一白两道人影。

"不在山中在云中，世上竟有这般剑意。"许青鱼看着木刀成灰、滑落指缝，"不虚一睹。"

"承让了。"云陌游道。

话音未落，满树梅花倏然凋落，未及坠地，便散碎成千万泛着微光的白点，顷刻不见。众人无端觉得，这些碎花都飞入了云霄。

许青鱼道："我师兄名叫陆青渊，是天下第一剑客。我死之后，他会去找你。"

“静候。”云陌游颔首。

许青鱼朝山下走去，经过方雪时目光一黯：“方姑娘，我没有办法呀。”

“我也没有办法。”方雪轻声道。

“这分明是从云端飘下的剑光，是云中一刺呀……”终南剑客们的赞叹声半晌才平息。

方雪静立在云陌游背后，数着细雪一片片落上他肩头，心中仿似一岁岁地老去。

忽然，她听到了隐约的脚步声，转过身，见有个女子手持一根枝条走来。随着那女子的面容渐近渐清晰，她唇齿轻颤，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迎去。

那根枯枝上沾了些细冰碎雪，映晃出的白光刺得她眼中一热，竟落下泪来。

它们也是花瓣，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二十

许青鱼下了雪峰，漫无目的地走着。

几日过去，忽觉天地虽大，竟不知何处可去。再去见师兄一面吗？无非仍是话不投机，各自参悟刀剑。

他记起自己杀光马府满门那夜，他在血泊中走来走去，也是不知该往何处落脚。其实他早就探到了马员外的行踪，但迟迟没有上门寻仇。因为那是他为数不多的非做不可的事了。

他心想既已看到了鱼，许青鱼这名字是不必再用了，那木刀也毁

去了。又想这两样东西似也没给他带来什么欢愉。回顾过往，倒是在快雪楼里喝的那碗汤让他觉出了一丝暖意。

于是他索性朝着嘉兴方向行去。连走了两个月，一路上撞见饭食便随手拿来吃，大半时日仍是饿着。

穿过芦镇上山，进了快雪楼的茅屋，他想生火煮汤，很快又放弃了。其实那次密林里他打赌赢了，方雪问他想要她做什么，他是想请她再煮一碗青菜笋丝豆腐汤来喝的，最终却没说出口。

“此生嘛，算是无趣得很了。”

他说出最后一句话，在冷炉边坐定。一瓣枯萎的梅花从他心口飞出，还残余着昆仑的雪意。

屋里腾起灰尘，恍如云气缭绕。

尾声

方雪在昆仑山与云陌游分别，带着姐姐南归。

一路上姐妹相知渐厚，徐徐游赏风光，到苏州时已是翌年三月。

方雪在苏州买下一处僻静宅院，将姐姐安置妥当后，径自在城中走逛，想着林摧之还没死，苏放的仇也没了结，越走越缓，直至停步出神。良久才被孩童的嬉闹声惊醒。

她转头一看：不远处有几个十一二岁的孩童正在斗蟋蟀，有个胖男孩拍掌道：“姓杨的，你输了。”那姓杨的男孩大声道：“你们轮流斗我一家，不公平！我不服。”

胖男孩怒道：“我让你不服！”和其他几个孩童将他推倒，踢打了几下，笑嘻嘻跑远了。

方雪快步走近，拉起那个姓杨的男孩：“小兄弟，你没事吧？”

那男孩道：“我没事。他们把我的蟋蟀踩死了，我明早再捉一只更厉害的。”顿了顿，又道：“姐姐，我刚才就见你站在街边一动不动，眉头拧着，你是遇到难事了吗？”

方雪见这孩童满身泥垢，刚被人欺负，却还来关心自己，心里一暖，叹道：“姐姐要去打天霜堂的坏人呢。”

“那要我帮你吗？”那男孩似懂非懂，语气却很认真。

方雪不禁莞尔：“多谢你，不过还是等你长大了再说吧。”冲他挥手作别，继续一个人走着。

走完半座苏州城，心中不禁自嘲：你知苏州是他故乡，莫非是期望能在城里碰见他吗？

如今快雪楼只剩她自己了。但她打算重振快雪楼，与天霜堂斗到底：虽是一缕孤音，既生在天地间，也总该让世上听到些声响。

当夜，方雪梦见自己走在空无中，目光无处可落。她盼着远处能飘过一片花瓣，哪怕落在永远都无法抵达的地方，至少可以一直望着它。她在梦里想：若真有这样一瓣落花，那该是上苍最好的馈赠了吧。



吹雪藤

他们踏着秋霜去杀一个大侠
他们是在三月初七那天相识的
那天是云家家主云寒川的祭日
他们分从各地到苏州凭吊
在云府旧宅附近偶遇……

一

他们踏着秋霜去杀一个大侠。

大侠在蕲州，他们三人从苏州出发，走了很远的路。泥土上的白霜在迈步间一层层地涂上靴底，沁入心头。

穿过蕲州城门后，三人禁不住都吁了一口气，像是吐出了积叠千里的霜凉。

“吞雪刀”燕横说：“我杀过不少人，但大侠倒还真没杀过。”他吐字粗重，像是在吐出一块块久经风沙侵磨的岩石。

“轻絮”崔重接口道：“别说杀了，我连见都没见过，也不知大侠该长得什么样？”一丝好奇从他尖细的笑声中挤出。

“鬼赌”陈闲说：“我见过他一次。等进了簌玉楼，包管你能轻易认出来。”他嗓音低闷，就似懒得开口却又不得不开口。

二

簌玉楼有蕲州最好的歌女与茶点，容易打听。三人很快寻至。果然，崔重刚踏进楼里，第一眼便看到了大侠周玉安。

周玉安年约四旬，剑术精绝，人称“淮北玉刃”，数年来扶危济困，仗剑锄奸，在北方武林颇有侠名。此刻他独坐一桌，静默于喧闹的堂中，宛如一柄遗失在乱草间的刀。

—崔重乍触及周大侠的目光，便如猝然中了一刀，浑身惊颤。

定下神后，怨恼立生，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大侠就该如周玉安这般：眉目雅正，青衫方巾，眉头紧锁，忧国忧民。

看着凝眉忧思的周玉安，崔重几乎要击掌赞叹了，这正是他心目中的大侠该有的模样，若能杀掉，定会轰动江湖吧？他极想就此同燕横、陈闲评议几句，终究又忍住。

三人寻桌坐定，喝着茶水。其余宾客却几乎都正注目楼上端坐在栏杆后的一名女子。

那女子怀抱琵琶，妆容妩媚，眸光中却时而流转出一抹清意，似有若无地穿魂透骨，比明艳的容颜更惹人心痒。

堂中人声纷乱，大半在说那女子。她名叫薛方晴，是蕲州首屈一指的歌伎，本是卖艺不卖身，今日却在簌玉楼广邀文人雅士联诗对句，哪个对得中她的意，便可做她入幕之宾，一亲芳泽。

等候薛姑娘出句的工夫，楼里闯入一伙汉子，为首的是蕲州盐帮魁首赵沧海。他有意染指薛方晴，恃强逐走了几个城中有名的风流才子，又扬言稍后谁若敢接句，须先吃他一记厚背宽刃的大铁刀。

—在他踢翻了一个出言顶撞的来客后，周大侠出手了。

周玉安愁眉不展地离桌而起，长叹着从襟袖里取出一柄长不盈尺

的玉剑，第一剑直刺，点碎了那把三十八斤重的铁刀；第二剑横击，将赵沧海壮硕的身躯震飞到楼外。

崔重望了望燕横，燕横又瞧了瞧陈闲，三人都没说话。薄玉断金铁，脆剑退莽夫，周大侠的剑术可比他们预计的要高多了。

盐帮众人落荒而逃，堂中响起喝彩，然而周玉安眉间的苦色却丝毫未减，他环视满堂来客，神情忧愁地说了句话：

“我知道，在座诸位中，有人是来杀我的。”

闻言如刀子扎耳，崔重未及慌乱，先觉双腿酸痛起来。毕竟刚走了几日长路。他心想，早知如此，路上又何苦为难自己的腿脚？

三

从苏州到蕲州这一路，三人都没骑马。

燕横倒是不介意纵马赶路，但他没有银两买马；陈闲散漫寡言，燕横不说买马的事，他便也不去提，只把两手拢在袖里，走得像个乡间农夫；而崔重自恃轻功高妙，有意显露，即便有人送马来他也不肯去骑。

燕横的盘缠不多，都用在了买酒肉上，却吃独食，从不分与两个同伴；陈闲身无分文，自带了干硬的饼子，用葫芦沿途灌水来喝，倒也安然自若；崔重颇携了些银钱，几次要请两人去酒楼尝尝精致菜馔，但两人谁也没去。

燕横性子粗直，一路与人口角不断，好在他尚有些分寸，没动起手来耽搁行程；反倒是崔重闲不住，几次从旁煽风点火，都被陈闲劝止。

临近蕲州，崔重又说要做东。燕横对崔重的盛情嗤之以鼻，见他

啰嗦不休，便喝骂了几句。崔重哈哈笑过，又去邀陈闲。

陈闲正低头整理行囊，他带的行李最少，除去干粮外，只有一柄短剑、一粒骰子和一个葫芦。他仔细地把短剑、骰子和葫芦都擦得干干净净，答道：“本是萍水相逢，还是各吃各的吧。”

燕横的行囊最大，且看得甚紧，也不知里面装了些什么。他背着行囊走路就似背着一座山。崔重瞧着燕横闷头大步前行，竟似走出了几分风尘豪侠的气魄，忍不住道：“不伦不类。咱们都是黑道武林中大有名头的人物，总在白天赶路，成什么道理？我看不如白天歇着玩玩儿，入夜再启程—黑道黑道，就是该黑天走道才是。”

陈闲眉头微皱。三人中，出身塞外凌峡寨的燕横武功最高，名头也稍大些，但即便是燕横，也只在塞北有些薄名。不光正道武林瞧不上三人，在黑道上三人也远远称不上“大有名头”。

燕横早看出崔重时时想高人一等、处处要与众不同，冷笑道：“崔胖子，你还是多在太阳底下走走，把一身白皮晒黑了，才合你黑道飞贼的大名。”崔重听到贼字，颇不乐意：“我可不是飞贼，我拿人东西，神不知鬼不觉，总好过你硬夺。”

燕横道：“不错，你不是飞贼，你是不入流的小毛贼。人家无影靴许青流才是真正名动江湖的飞贼，比你厉害多了。”

崔重大叫：“那可未必！你把许青流找来和我比比轻功。”

燕横不再接话，满脸嘲意。崔重道：“姓燕的，这一路我好心请你吃酒，你不吃便罢，何必恶声恶气？”

燕横道：“我劝你晒黑了皮，以后行窃便不用再穿夜行衣，那也是好心。”

崔重愣了愣，忽然大笑起来，也不知是笑燕横还是自嘲。笑完他

又说要与陈闲打赌，自称驻足半日再上路，却仍能比燕陈二人先抵达蕲州。

陈闲乍闻有赌可打，双眸一亮，听完却沉思片刻，摇头不赌。

崔重再三催劝，陈闲道："我平生与人赌斗上百次，没输过一回，只因我从来不打没把握的赌，从不做没把握的事。"

燕横走得烦闷，倒是颇想赌一场，道："有把握的赌，赢了又有何意思？不愧是鬼赌—胆小鬼！"

陈闲道："若在平时，赌便赌了，这趟有正事要做，何必徒损气力？"

燕横与崔重脸上一肃，不再多言。所谓"正事"，就是要去蕲州刺杀周玉安周大侠。武林中不少好手都与周玉安交情匪浅，但今秋周大侠南下蕲州是单人独剑，三人都觉得这实乃出手良机。

继续赶路，崔重东拉西扯，时又奔前蹿后，展露轻灵身法，眼见二人无动于衷，才沉静下来，忽生一念，对陈闲道："我再与你打个赌，不耽误正事。"

"什么赌？"

"我赌咱们这次刺杀周玉安，定然难以成功。你敢不敢接赌？"

陈闲一怔，缓缓道："有何不敢？你若输了，劳烦以后少牢骚几句。"

崔重与燕横面面相觑。此次刺杀实如螳臂当车，然而陈闲竟似很有把握。

崔重问："那若我赢了呢？"

“蠢货。”燕横冷哼，“要是你赌赢了，咱们刺杀不成，绝难活命，那也不用说什么了。”

四

“看来倒是我赌赢了……”崔重暗自苦笑，忽被锐光刺痛了双目。

—周玉安持剑朝崔重走来，阳光照进簌玉楼，打到玉剑上折出，恰在崔重脸上落成一片亮斑。

“弄什么鬼！”燕横霍然站起。堂中静下去，随即响起纷乱低语。有些来客瞧出异样，快步出门离去。崔重也赶忙站起，手心冒汗，却见身旁的陈闲端坐不动，头微抬，似是在看楼上的薛方晴。

崔重心里骂了声娘，一时错愕。

“仁兄—”周玉安打个招呼，伸手拍向崔重肩头。崔重大骇，怪叫着急退一步。

“仁兄不必惊慌。”周玉安拍了个空，语声歉疚道，“周某有些私事要处置，必不会伤及无辜。两位请宽坐。”又冲燕横微笑颔首。

崔重还没回过神来，周玉安已从三人桌旁经过，走向堂中角落。陈闲给燕横续满了茶，随口道：“坐了吧。大惊小怪。” 燕横哼了一声，坐下端起茶碗仰脖灌尽。崔重喉结一颤，也坐下，转头去看周玉安。

周大侠走到角落一桌前停步。那桌坐了两个书生，见周玉安来了，赶忙站起。

“幸会。”周玉安抱拳道，“请教两位尊名？”

两人战战兢兢答了。周玉安见他俩神情畏缩、目光晦暗，实不像

武林高手，可堂中那股清奇的杀意却分明是在此处最浓。

周玉安心中转念，目光落向木桌。

桌上有一截树枝，色泽灰暗，似萎败已久。

“嗯，是梨枝，了不起。”他拈起枯枝端详片刻，问两书生，“谁放在桌上的？”

那两人却似刚察觉桌上多了一截枝条，都茫然摇头。周玉安又问楼里伙计，竟无一个知晓桌上梨枝从何而来。

陈闲望向周玉安手中的枯枝，初时未觉有异，又看了两眼，顿时微恍，胸中莫名涌起一阵空寥，仿佛昏昏一场酣眠，醒时不辨时辰，推开门骤见雪满庭院。

陈闲眨了眨眼，暗觉惊奇。

“看来那人已不在此间，空留一抹杀机。”周玉安随手丢下枯枝，叹道，“倒是周某多虑了。”

薛方晴手指轻抖，琵琶弦颤出一声清鸣。众人都看向楼上。

“你们男人呀，只知道打打杀杀。”她离座而起，幽声嗔怨，“今日是我的好日子，就不能谈些悦耳的话吗？”

“姑娘所言极是，周某失礼了。”周玉安展眉一笑，对薛方晴躬身拱手，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周公子客气了。”薛方晴欠身还礼，来回轻踱几步，身姿妖娆，又道：“有劳诸位久候，小女子这便要出句了。”

楼下诸客本被这突来的变故搅得莫名其妙，闻言心神一振。

薛方晴红袖微招，伙计们在楼上悬出几副她自制的诗联。不多时，来客们便各自对出下联。周玉安脸上笑意淡洒，也说了自己所对之句。

陈闲懂些文墨，听出所有人里以周玉安所对最为佳妙。薛方晴似也是这般想，一双美目望定了周玉安：“适才周公子仗义出手，逐走了盐帮的粗人，小女子还未谢过。”说话时眼波如星屑流洒，看得宾客们神魂一荡。

“些许小事，何足挂齿。”周玉安悠悠叹息，“周某近来心绪烦忧，偶然听闻今日薛姑娘要在此间出句对诗，便来以文会友、聊遣郁怀，实无他意。”

薛方晴浅笑道：“周公子这般说，想来是瞧不上小女子了。”

周玉安忙道：“不敢，不敢。”

“什么玩意儿！”忽听啪的一声，有人大声喝骂，将茶碗摔碎在地。

其余来客被周玉安比了下去，正觉不忿，没想到竟有人出言不逊，顿时幸灾乐祸，都去看那摔碗之人。

只见那人三十来岁，衣衫俭朴，身形瘦削，样貌很是平凡。倒是与他同桌的两人，一个是衣衫华贵的大胖子，另一个却是宽背粗臂的壮汉，瞧着颇不寻常。

周玉安皱眉回望：“阁下这是何意？”

摔碗的人正是陈闲，他喷出一口茶水，道：“这等劣茶，实难下咽。”

周玉安一怔，却有人抢先斥道：“荒谬！簌玉楼的茶用的是杭州

上品明前龙井，何劣之有？”

陈闲道：“论茶一看茶品，二看水品，明前龙井自不算差，但用水却劣了。《茶经》有云：煮茶之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你且说说，这簌玉楼的茶是用什么水煮的？”

那人张口结舌，答不上来。

周玉安颇精茶道，闻言一笑，侃侃而谈：“兄台说煮茶宜用山水，此言得之。然山水亦有高下之分，《煎茶水记》中记有妙水二十品，其中庐山康王谷之水第一，无锡惠山泉水第二，蕲州兰溪之水第三……据我所知，簌玉楼烹茶所用的水，正是天下第三的兰溪之水，与明前龙井俱为高妙。”

陈闲冷哼道：“茶烹于所产处，才可得水土之宜。离其处，水功减半。以蕲州水烹杭州茶，有何高妙？远不如我自烹的茶水。”说着拍了拍行囊。

“比明前龙井更好的茶，倒也并非没有，原来阁下带在身上。”周玉安摇头微笑，“可是水呢？总不能阁下还背了庐山泉水来煮茶，那可远得很了。”

“庐山惠山之水，我都没有，但那也不算什么。”陈闲道，“阁下若是不信，不妨与我打个赌，就赌我能不能拿出更好的水来。谁若输了，须向对方低头认错。”

周玉安很是好奇，笑吟吟道：“好，你若拿得出，我自不会不认。只是世上还有什么水能比庐山康王谷的谷帘泉水更适宜烹茶？”

陈闲从行囊里取出一只葫芦，道：“听阁下言谈，亦是茶道中人，不知是否听过昔年蔡襄与苏舜元斗茶一事？”

周玉安寻思良久，皱眉道：“你说的莫非是竹中之水？”

“正是。”陈闲点头，“《江邻几杂志》有载，蔡襄以精茶配惠山泉水，却仍败给苏舜元用天台山竹沥水煎成的劣茶。”

堂中宾客闻言议论起来，薛方晴也望向陈闲，若有所思。

周玉安道：“竹中藏水，比之山泉水更多了一份清竹灵气，自是无上妙品，然而天台异竹终究只是传闻，是否真有，尚未可知。”

“这葫芦里所封藏的，便是我从天台山取回的竹水，清气内蕴，与寻常水大为不同。”陈闲从葫芦中倒出一碗水，递向周玉安。

“哦？这倒是罕见了。”周玉安目光微亮，却不接那碗水。

陈闲又道：“是真是假，一尝便知。”

周玉安一时迟疑。

崔重叫道：“你还有这好东西？我先尝尝。”抢过葫芦倒出一碗喝干，又道：“真不赖！”燕横见状，冷冷接过葫芦倒水，也喝了一碗。

他俩知道这葫芦里不过是今日刚在城门外一处茶棚灌的井水，喝完都望向周玉安。

陈闲又倒出一碗水，劝道：“此等好水，阁下当真不喝吗？”

周玉安一笑，接过了茶碗。

五

崔重与燕横心中都是一紧。

周玉安端着那碗水，沉吟片刻，却又放回桌上，道：“无论水是真是假，阁下能说出这天台竹水来，可谓博闻强识，周某很是佩服。”

“那你是认输了？”

周玉安含笑点头，未及开口，楼上薛方晴忽然娇声道：“世上还有这般奇水？小女子却也想一尝究竟。”

陈闲颇为大方，当即请楼里伙计将那碗水端到楼上。

周玉安略一犹豫，道：“薛姑娘，这水的来路恐怕有些……有些不明。”

“多谢挂怀。”薛方晴柔媚一笑，“难道还会有人在水里下毒来害我一个弱女子吗？”

周玉安不再多劝，转去请教陈闲姓名。陈闲照直答了。

周玉安恍然道：“怪不得陈兄要与我打赌，周某对鬼赌的名头倒有所耳闻。听闻陈兄与人打过不少怪赌，恕我直言，走的路有些偏了。不过周某却颇想与陈兄交个朋友，今后茶道上、江湖中，都可相互照应……”

周玉安是淮北名侠，有意提携陈闲改邪归正，说到这里正要亮出名讳，陈闲却淡淡道：“不敢当。”

崔重凑近了问：“我叫崔重，你听过我吗？”

周玉安一怔：“这倒是我孤陋寡闻了。”

崔重顿不乐意，胖脸耷拉下来。这时楼上薛方晴喝过了水，细声道：“时辰不早，小女子还有最后一句诗，不知哪位公子愿意先对？”

先答吃亏，楼下诸人一时都不开口。周玉安本只是来对诗，便当先道：“薛姑娘请出句。”

“小女子风尘中人，不敢奢求太高，万事只信个缘字。离合如

云，随缘浮沉罢了。”薛方晴轻叹一声，“故而我这上句是，嫁得浮云婿—”

此句并非薛方晴自拟，却是唐代诗家元稹之句。诸人听得一愣，都后悔起来，本以为这最后一句定然最难，谁料竟如此易答。

薛方晴又道：“周公子若有答案，烦请写下来，也算小女子求一幅墨宝。”

周玉安慨然应诺，挥毫在纸上写了“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十个字。

“好字。容我弹上一曲，以谢公子。”楼上薛方晴接过纸端详良久，眸光一黯，“周公子这个‘家’字写得真好，‘云’字更佳。”

说完，她放下纸，抱起琵琶转轴拨弦，曲声婉转洒落堂中。

周玉安听得几声，骤觉颅内炙痛，鼻中渗出细血！当此之际，燕横已从行囊中抽刀在手，跨步猛斩周玉安胸腹！

琵琶声幽，周玉安头脑轰乱，急横玉剑格挡，刀剑相触无声，燕横陡然双足离地，被剑劲震得跌飞丈外。燕横嘴角溢血，背脊一擦地即跃起，再度挥刀攻上。

蛊毒！

—周玉安心头霎时雪亮：入体后的蛊虫在曲声催引之下能乱人神志。只是自己是如何中的毒，短时却想不明白。

满堂宾客蛊发后纷纷昏厥，周玉安修为深湛，并未晕倒，他催运内息将毒性强抑住，劈手捏定了刀光，喝问：“为何害我！”不待回答，如捉龙蛇般一甩，将燕横连刀带人重重摔在地上，同时借力飞纵而起，玉剑刺向薛方晴。

薛方晴弹拨着琵琶，眼前忽然青影暴涨，周玉安扑空即至！瞬间花容失色，紧闭双目将琵琶拨弄更急。

陈闲手中扣了一枚骰子，早在凝神蓄劲，眼看周玉安快跃上楼去，当即全身一颤，抖力将骰子弹出，直射周玉安后背。这一弹指是陈闲早年打赌赢了一位武林异士后学来，是他的撒手锏，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绝不轻用。此刻使出后面色一白，浑身脱力，僵在原地大口喘息。

那骰子如一道飞电劈中周玉安后背，穿透衣衫嵌入了脊骨。周玉安在半空中身躯猛然一直，摔坠地上。

燕横见状不及爬起，半跪着挥刀，刀光如雨般剁下。周玉安玉剑摔脱了手，躺着骤扫一腿，将燕横扫得翻倒，刀便劈歪了。与此同时，闪身到堂中一角的崔重却将茶壶与盘盏一股脑掷来，周玉安一边抵御蛊毒一边破去燕横刀斩，已无多余心力再躲，被汤汤水水淋了满身，看起来甚是狼狈。

一阵噼里啪啦的碗盏破碎声飘过堂中。

崔重丢得兴起，连声怪叫，掀飞整张桌子砸向周玉安。缓过劲的陈闲亦手持短剑刺来。周玉安不闪不避，一掌拍在桌面上，借势一跃站直，后背上的骰子被震飞出去，落地骨碌碌打旋儿。而那被拍转了向的桌腿恰恰挡开了陈闲的短剑。

拍桌站起的同时，周玉安挥袖将一片残碗扫向楼上，那残碗灵蛇般当空转折，绕过栏杆击在薛方晴手腕上，薛方晴腕骨立断，琵琶滚落楼下。

曲声止息，蛊毒亦停止发作，周玉安缓过一口气，足尖微动，将玉剑挑在手里，低低笑了起来：“想取周某性命，还欠了些吧！”

喀的一声，他身侧那张桌子坍成了一堆碎木。

燕横亦趁机站起，刹那间又斩来三刀，周玉安手腕连晃，瞬息还了五剑。刀剑三次交击后，燕横右手虎口鲜血长流，改为双手握刀，但被另外两剑划得肋间淌血。

周玉安见他竟未被自己震退，目中讶色一闪而过，点点头欲再出剑。陈闲却已抽冷子刺出短剑，叫道：“崔重！”

“瞧我的。”早先躲在角落的崔重得意洋洋地从怀中掏出一支竹笛，滴溜溜吹起了曲。

蛊毒再度被催发。周玉安头脑欲炸，闪开陈闲的短剑，眼中掠过浓浓狠意，连刺出七剑，一团白晃晃的剑光罩向身前的燕横。

燕横横刀急挡，每挡住一剑就大叫一声，每叫一声就喷出一口血，竟仍是一步也没退，到第七下时铁刀被玉剑震断，挥舞着断刀闷雷般哑声嘶吼。

周玉安随即虚晃一招，弃下燕陈二人，倏忽掠向崔重。然而崔重本就远远躲着，等周玉安掠至，崔重已闪身避开，口中仍吹笛不休。

周玉安强压毒性，鼻中又淌出了血，跃步朝崔重扑去，而崔重肥胖的身躯却如秋叶般又飘到了别处。

燕横与陈闲大步奔近，追着周玉安刀剑迭出。燕横的刀光如泼风、如乱雨，陈闲的短剑则似风雨中时而蹿出的闪电，突兀刁钻。只是周玉安手段远高过两人，虽一心追逐崔重，随意闪躲格架，仍是没被刀剑击中，更寻隙踢飞了燕横的断刀。

崔重时而踏墙斜行，时而踩着晕倒宾客的身体轻巧跳跃，他在轻功上确有独到之处，竟似不用换气，始终没让笛声断绝。周玉安几次追近，均又被崔重甩开，奔行中猛地扬臂，玉剑脱手飞出，深深插入崔重屁股。

笛声一滞。崔重哈哈一笑，足下不停，继续吹起了笛。股上鲜血顺着玉剑淙淙流出，但崔重就似不觉痛一般，反而奔得更快。

眨眼间两人已绕堂两圈，崔重眉飞色舞，仿佛身后有个大侠狼狈追他让他极为开心，抚笛的手指翻飞如电。

笛声越来越急，周玉安口鼻中涌出的鲜血也越来越多，淌落衣襟上，已将他染成了血人。他目光闪动，在奔到门边时步法突然转折，意图撞门而出。

陈闲对此早在提防，一直没离门太远，这时以背抵门，短剑当胸狂舞。

周玉安出臂如风，蝴蝶穿花般透过剑影扼向陈闲咽喉，陈闲疾抬左掌拆招，两手尚未相触，周玉安的右掌忽然凝住了，神色古怪地愣了愣神。

—那一瞬，崔重在疾跑中踢到了地上的枯枝，枝条恰从周玉安眼前飞掠而过。

周玉安骤见梨枝，似看到什么幻象般用力闭目又睁开，霎时醒神，再度抓向陈闲咽喉。然而燕横凭此间隙已将周玉安牢牢抱住。

周玉安刚要运劲震脱燕横，猛觉后脑剧痛，紧接着身子一凉。

原来薛方晴不知何时奔到了楼下，举着琵琶砸在他头上。而陈闲的短剑也趁机插入他的小腹。与此同时，燕横一声虎啸，双臂如铁箍般迸出巨劲，堂中响起雨打竹林的噼啪声，周玉安的肋骨节节断碎。

燕横放松双臂，周玉安瘫软在地，再也动弹不得。陈闲走到角落，捡起自己的骰子仔细擦拭，放回了行囊。

而崔重仍在吹着竹笛绕堂飞跑，神情如癫似狂。

陈闲喊道：“崔重！”连叫数声，崔重才停步回神，走到周玉安身边，松手扔了笛子。

那笛子坠地却成了两截—他方才全力施展轻功，奔行中笛子被他手上透出的内劲震断，他一直纹丝不颤地捏着。

这场惨战如兔起鹘落，顷刻收场。

六

周玉安口中吐出血泡，问道：“为什么……究竟……”

四人一言不发。

薛方晴走回楼上取了周玉安题诗的纸，从上面撕下云、家二字，冷冷掷在周玉安面前。

周玉安恍然：“你们是要为……为云家报仇……”

薛方晴道：“不错，我幼年流落苏州，云家的人救过我性命。”

陈闲道：“姓周的，你本是苏州云家的管事，多年前趁着云寒川新死，阴谋害死他的家眷，偷学云家的刀术，而后潜逃到淮北，是也不是？你改名换姓，将刀术乔作剑术，又只在北边行事，小心翼翼，终让你混出了侠名。你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今日便是你的报应。”

“罢了。”周玉安苦笑道，“料想你们三位，也是受过云家的恩惠吧……”

崔重笑嘻嘻道：“当年我去云府偷东西，失手被擒，那云寒川真不一般，倒没怎么着我，只是劝我多行善事，莫总是偷家窃户……”

燕横打断道：“可惜你不中用，后来仍是做了个飞贼。”

周玉安忽问：“蛊毒是下在烹茶用的兰溪泉水里吧？”

“岂止如此？”薛方晴冷笑，“听说你周大侠要南下蕲州后，我预先在蕲州几大酒楼客栈的井水里都下了蛊，只消你来，不怕你不中毒。”

周玉安叹道：“原来如此，可是你们几位分明也喝过茶水……”

“我们是当着你的面喝了解药，”崔重大乐，“没想到吧。”

七

他们四人是在三月初七那天相识的。

那天是云家家主云寒川的祭日，他们分从各地到苏州凭吊，在云府旧宅附近偶遇。云家本是武林世家、苏州望族，多年前云寒川与天下第一刀客岳空山斗刀，落败身死。而后云府遭蒙面人夜袭，云寒川的妻儿被害，其余家人散逃别地，云家从此衰败。但真凶身份却一直成谜。

陈闲曾见过周玉安一次，那时已疑心他便是云府管家周安。四人将各自所知的线索归拢，断定周玉安便是当年凶手。他们自知人微言轻，而周玉安名声正盛，要将他揭穿扳倒谈何容易，然而四人都受过云家大恩，不愿就此袖手，便约好分头继续探查，半年后再来苏州碰面。

此后数月，陈闲乔装化名寻访过几个江湖有名的白道高手，试图揭发周玉安，但每次稍露质疑“周大侠”之意便被指责呵斥，他怕走漏风声引起周玉安警觉，便不敢深谈。

未满半年，他便收到薛方晴的传讯赶回苏州，四人重又聚头。原来薛方晴久在蕲州，听人说起周玉安即要来蕲州访友，四人便定下计

较，要在今秋刺杀周玉安，为云家报仇。

几番长谈后，四人都觉周玉安武功太高，要杀死他，恐怕唯有用毒。但周玉安为人谨慎精细，久历江湖风霜，要设法让他中毒可谓千难万难，只要一次失手，恐再无机会。陈闲说出自己早前费心得到一种苗人奇蛊，名为“眠音蛊”，发作时可让人智乱神晕，而蛊虫细微难辨，入水化生万千，无色无味，不惧试毒之法。眠音蛊不伤人性命，不经曲声催动便与人无害，利于广布蛊虫。

燕横等人听后皆喜，筹谋起来，都担忧周玉安内功可怖，竟能化解蛊毒。但刺杀之事本也难成，只有一试。

终于计议停当，几人心胸都是一舒。崔重却忽然道：“咱们都是不入流的角色，本不值什么，那也罢了，但云先生昔年可是正道武林中大有身份之人，咱们下毒暗算周玉安，即便成了，恐怕也有损云家声名。”

陈闲闻言皱眉，认为既要刺杀，便不该计较这些枝节。但薛方晴却说崔重言之有理，若一味暗算，恩公泉下有知定会不喜。两人争论起来，燕横也是犹豫不决。

四人又商议了半晌，最后陈闲缓缓道：“咱们都是不成器的人，自己武功不济，那又有什么好法子？可是恩义不能不报，等到那天，咱们便把解药下在我这葫芦里，径直请周玉安来喝，他若肯喝，咱们认命便是。”

四人相互对望，默然片刻，陆续都点了点头。

八

簌玉楼里，周玉安微弱一笑：“你们处心积虑，终于得手，只可惜周某……”

“你可惜个屁，”燕横弯腰拾起断刀，“你当假大侠还当上瘾了。”

“不当大侠，莫非当一辈子管家吗？云寒川死了，有他的长子云陌萧继任家主，我还得继续伺候云家。到何时才能轮到我出人头地？”

周玉安眼神有些涣散，低声呢喃着：“你以为大侠是好当的？我不是假大侠，你知道我在北地行过多少义举、做过多少善事？光是三年前山东闹响马时我便救过不下百人……”

周玉安自顾自地细数一件又一件他曾做过的好事。崔重听也不听，把那柄玉剑收入怀中，满脸兴奋地在周玉安身边走来跳去，忽又弯腰去翻周玉安衣襟。

周玉安一怔：“你做什么？”

崔重道：“我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周玉安苦笑：“我是大侠，哪有多少银钱？想当初……”说着又继续叨念平生侠迹。

“少啰嗦！”燕横粗声打断，“对了，我一进门便瞧你愁眉苦脸的，你是在愁什么？”

周玉安叹道：“我是为淮河水患忧心。我此番南来蕲州，为的正是面见蕲州‘仁刀’张济，请他助我联络江南富商，筹银赈灾。唉，民生疾苦，岂有一日敢忘？”

燕横听他说得真诚，一时倒接不下去了。

“一旦做了坏人，就永远没办法原谅自己了。”陈闲出语突兀，听得薛方晴蹙眉转头，却见他面无表情地走近周玉安。

陈闲低头与周玉安对视着，不疾不徐道：“我们四个都犯过丢人

的错，都做过后悔的事，自知不算好人。可是你，你害死云家那么多人，造了那么大的恶，怎么就能原谅自己，若无其事地行侠仗义呢？”

说到这里，陈闲轻叹：“你可真是个大恶人呐。”

周玉安哑了良久，黯然道：“事已至此，也不必多言了。”

“那可不行。”陈闲摇了摇头，“咱们刚才打赌，说好输的人须认错。”

周玉安一愣，不自禁看向四人。

陈闲受伤最轻，但他起先凝神弹射骰子，后又时时留意战局变化，耗费的心力却是最多，此刻脸色苍白如纸；薛方晴拼着腕骨的伤高举琵琶砸中周玉安后脑，这会儿手腕肿胀，痛得眼睛通红；崔重屁股中了玉剑才刚拔出，鲜血早已染红腿上衣衫，正呲牙咧嘴地包扎伤口；燕横内外伤势最重，但神情如常，整个人如一块生铁。

周玉安打量他们片刻，回忆方才那番剧斗，终于叹道：“……是我错了。”

九

四人不再理会气息奄奄的周玉安，简单料理了伤势，算着中蛊的宾客即要苏醒，正打算离去，簌玉楼里忽然闯入数人。

为首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子，见周玉安浑身血污地躺着，大惊失色，当即拔刀叫道：“周兄，这是怎么回事？”

薛方晴神色异样地看了一眼那男子，轻声告诉陈闲三人：“他便是仁刀张济。”

张济在蕲州颇有威望，在武林中名头也不算低，眼见周玉安已是重伤难活，吼道：“周兄，你我相交一场，我定替你报仇！”

周玉安全凭一口精纯内息撑到此刻，闻言艰难道：“不可……”

一旁的薛方晴冷声叙说了来龙去脉。张济听后面色数变，连连叹息：“唉，周兄，你真是……唉。”

周玉安道：“张兄，今日你是见证，烦请知会周某的朋友们，总归是我死有余辜，不要难为这几人。”

张济点头答应，沉思片刻，又对燕横等四人道：“楼里有我处置，几位请自便吧。”

四人一时默然。他们之前想过，周玉安侠名赫赫，交友颇广，一旦刺杀成功，他们难免会遭追杀报复，恐怕是九死一生，说不得要躲入深山。哪知眼下如此收场，实在是出乎意料的幸事。

气绝之前，周玉安脸上的愁色淡去，他想说句响亮的遗言，但想了一会儿，却没想出大侠的临终之语该是什么样，最后说成了管家口吻：“苏州的松子糖便宜，十文钱能买一大把……好多年没吃到了。”

十

翌日，蕲州城门外的茶棚。

四人用了崔重从前窃来的灵妙伤药，一天过去，伤势都大为好转。喝茶时崔重仍难抑激动，时不时念叨：“咱们这回算是做成了一件大事！”

陈闲正给葫芦灌水，准备路上喝，闻言道：“昨日若非那根古怪的梨枝，咱们恐怕要多费不少力气。”

“关树枝个鸟事，我腿都瘸了！”崔重不服。

陈闲道：“周玉安刻意将云家刀术伪改成剑术，本来毫无破绽，但他对那根枯枝似甚忌惮，以至于心神紊乱，目光和语声都流露出刀意……”

“姓周的即便没分神，”燕横皱眉接口，“凭咱们也足可杀死他。”

陈闲颔首：“这话不错。咱们计划周密，又豁出去力拼，他是难逃一死。”又看向薛方晴：“我三人要去北边避避风头，薛姑娘，咱们就此别过吧。”

薛方晴俏脸一沉：“陈闲，你什么意思？我行李都打好了，你们休想甩下我。”她与陈闲在苏州便有过争吵，这时见陈闲想撵她走，更是目光厌烦地瞪着他。

陈闲心知日后同行定有诸多不便，便继续劝说。薛方晴执意不改，最后燕横道：“她愿意跟着，便让她跟着吧。”

四人就此出发。

走了半日，崔重见薛方晴的背囊不小，好奇道：“你带了什么行李？”

薛方晴说：“我带了些糕点，还有我的琵琶，还有胭脂水粉。”她昨日用力过巨，砸断了琵琶颈，出城前刚找匠人修好。

崔重听得哈哈大笑。燕横不禁后悔之前没帮陈闲劝走她。

路上正有快马驰过，马上的汉子听到崔重笑声后勒马折返。

那汉子打量四人片刻，惊叫：“果然是你们四个！”

燕横四人暗觉疑惑，那汉子已下马拔剑，大叫道：“好贼子，今

日既让我遇上，誓为周大侠报仇！”说着挺剑刺向燕横。

燕横挥断刀格开，那汉子武功着实稀松，不多时便被燕横打倒。燕横问了他几句，得知在这一日夜间，仁刀张济已派人传出话来：有某某形貌的三男一女阴谋害死周玉安，人神共愤，他只恨当时去迟一步云云。

那汉子挺起胸，正气凛然道：“你们四个天杀的鼠辈，用‘五更断魂香’毒死了周大侠，必遭报应！我今日宁死不屈，你们动手吧！”

四人听后只觉得莫名荒诞，相望苦笑。

燕横将那汉子打晕，拖进路边林子丢下。

四人继续赶路，料想张济是要保全好友名声，故而翻悔陷害他们。

走出十多里，倒也想开了—早在苏州筹划时便料到会被误解追杀，如今仍依当初定好的计议逃命便是。

“狗屁的五更断魂香！”崔重路上呸声不断，“若连这种下五门的劣毒都能毒到周玉安，那我真是枉自……去他娘的！”

“那你真是枉自做了十年飞贼了！”燕横笑着替崔重说完。

陈闲道：“武林中人谁真在意周玉安是被毒死还是打死？他们只会说‘大侠’死于‘宵小’之手。咱们问心无愧即可。”

四人默然点头。

陈闲忽问：“薛姑娘，莫非你是信不过张济，才执意要跟我们同行？你认识张济很久了吗？”

薛方晴嗯了一声：“周玉安要来蕲州，便是我找张济探问出的。”

陈闲道："他为何会告诉你？"

薛方晴未及回答，却被崔重的咒骂岔开了话头："刚才那个自以为是的蠢狗！打晕算是便宜他，正该杀掉才是—黑道黑道，心不黑可难走道！"

燕横冷笑："你老人家心狠手辣，大可返回去杀了。"

崔重却没回去，只是反复抱怨。四人中要数他最郁郁不乐，他本期望张济将他们斗杀伪侠周玉安之事传扬开来，从此名震江湖，人人高看一眼。可仅过一天，便成了梦幻泡影。

行至傍晚，四人在郊野小店歇脚。店里很冷清，只一桌有个黑衣人在自斟自饮。

四人叫了鲜热的鱼汤喝着，见那黑衣人放下杯盏，与店小二争吵起来。原来他喝出店家往酒里掺了水。店小二自不肯认："鄙店的酒都是从七里外的桂月楼买回的上好女儿红，一滴水也没掺！"

"笑话，上好女儿红绝非这味道。"那黑衣人唇上有两瞥小胡子，神情惫懒，"你若不服，可敢说与我那桂月楼在什么方向？"

问明方位后，黑衣人点点头："你等着。"话音未落，店中灯火一暗，人已到了门外。

四人看得一凛：此人好快的身法！燕横嘿嘿一笑，瞟向崔重："你老说自己轻功了得，你有这小胡子快吗？"

崔重闷着脸，佯作未闻。不多时，那黑衣人手提一坛酒又进了门，七里来回竟快逾奔马。崔重脸色更加难看。

黑衣人把酒破开，与店小二对质，店小二只是抵赖，黑衣人索性出手将他痛揍在地。燕横哑然失笑：原来这人只是身法快，拳脚比三

人中武功最低的崔重尚弱一分。

崔重笑嘻嘻道："阁下的招式似有些不成章法。"

那黑衣人正色道："我每日里忙于钻研轻功，哪有工夫练剑耍拳？"

崔重深以为然，赞了一句。

店门外远远传来马嘶，随即是一阵纷乱呼喝。四人暗自戒备，却听那黑衣人道："有人来了，怕是不妙！"说完微一晃身，闪出门去远遁。

燕横大笑："小胡子没骨气，溜得倒快。"

店里一窝蜂涌进七八个带剑汉子，领头的却是先前被燕横打晕的那人，他进门便叫："就是这四个大恶贼！"

两方很快打作一团。燕横等人伤势未愈，又要分心照看不会武功的薛方晴，一时间左支右绌，很是吃力，好在这七八人武艺平平，最后被打得弃马而逃。

崔重有些得意："我说的没错吧，白天真是便宜那小子了！"

陈闲道："这也算为咱们送马来了。"

"咱们走吧，"薛方晴颤声道，"免得这些人叫了帮手去而复返。"

燕横回想方才薛方晴碍手碍脚，实在是个累赘，恶狠狠接口："走什么！今晚就在这里歇了，再敢回来的，来一个杀一个！"

薛方晴吓了一跳，也不知他此话是否当真。等了一会儿，燕横默默包扎好刚才打斗时崩开的旧伤口，领着三人骑马驰入夜色。

十一

纵马行至清晨，薛方晴万分困顿，说什么也不走了。四人便在野外歇息。

三个汉子都闷声不语，薛方晴没话找话：“陈闲，你还懂茶道呀，好像也懂诗词？”

陈闲道：“我不懂，以前我见过周玉安一次，知道他喜好这些，便胡乱学了些，以备报仇之需。”

他答得语调生硬、面无表情，薛方晴很是反感，便也不再开口。

少时，远处尘沙飞扬，有十余骑奔近。四人飞快站起，脸色或惊疑或郁躁。陈闲望清了来人，为首的却在簌玉楼里见过，正是蕲州盐帮老大赵沧海。

赵沧海一边翻身下马一边已忍不住狂笑起来：“这次终叫你们落在老子手里！”昨日他被周玉安逐走后心火难平，花重金聘来十个蕲州百剑堂的一流剑客，返回去时簌玉楼却已人去楼空。他不肯干休，听了张济传出的讯息后，便带人追出城来，没曾想竟在此遇上。

崔重阴阳怪气道：“我说老赵啊，昨天周玉安把你打出门外，我们算是帮你报了仇、雪了耻，你怎能恩将仇报？”

“周大侠怎会是我的仇人？”赵沧海目光闪动，也不着恼，“待我把你们这几个毒害大侠的恶徒擒拿回去，正好扬名立万。”

说到这里，他忽然淫猥一笑：“不过在那之前，薛姑娘，咱们两个是不是先好好快活一番？”

薛方晴双目立红：“滚！”

“臭婊子，装什么清白！你和张济睡过，当老子不知？”赵沧海咬牙切齿，“老子有的是银子，张济睡得，我就睡不得？今天老子说什么也要沾一沾你这骚狐媚子！”

薛方晴闻言脸色一白，双唇颤了颤，却没说出什么来。

陈闲看出那些剑客意欲包抄，冷不丁道：“崔重，带薛姑娘先走。”

崔重倒也机灵，一把抱起薛方晴，撒腿就跑。燕横瞥见薛方晴到这时仍紧抱行囊不撒手，不禁眉头大皱。

赵沧海赶忙吆喝手下拦截，陈闲与燕横对视一眼，并排拦在前面。

他两人剑刺刀斩，顷刻打伤数名敌人，但这些百剑堂剑客武功都不低，加上人多势众，一阵混战后，两人终于被制住捆了起来。

但崔重跑成了一溜烟，早已不见踪影。

赵沧海见走脱了薛方晴，恼怒已极，朝着陈闲与燕横拳打脚踢。陈闲一言不发，燕横却不住喝骂。

赵沧海道：“好，你有种。”噼啪连打燕横十多个耳光。

燕横骂得更狠。

“你想激怒我杀了你，没那么容易！”赵沧海反倒停了手，狞笑道，“老子为了打听簌玉楼里的变故，给张济那厮送去百匹绫罗绸缎，这还不算完，张济爱喝竹叶青，这可是北地的酒，我不到一天硬是在蕲州给他搜罗到二十坛！你说说，我要是就这么杀死你，对得住我花费的银钱吗？”

燕横瞧着赵沧海，眼神里满是鄙夷。赵沧海恨恨道：“老子刚换

得张济松口没出半日，他这条贪狗竟将讯息径直传遍了全城！这笔账我早晚要讨还！可恨那姓薛的小娘皮……”

话未说完，忽有脚步声响起，崔重竟背着薛方晴又跑了回来。

陈闲一怔，皱眉道：“回来枉自送命！”

“蠢货！”燕横骂道，“你自己穷讲义气，把娘们儿也背回来作甚？”

但两人看着崔重气喘吁吁迈步如飞，脸上却忍不住露出笑意，都想到了在苏州三人入山砍柴时的情形。

十二

那日筹划妥当之后，薛方晴先带着眠音蛊回蕲州布置。三人料理了些琐事，也准备出发。

但崔重忽又突发奇想，一本正经道：“咱们要去蕲州，路上难免有花销，但我的银子都是……咳咳，都是从别人家借来的，咱们是去为恩公报仇，若路上用这样的银两，恐怕仍是有损云家声名。你俩的钱想来也不太干净吧？”

燕横问崔重想要怎样，崔重便提议三人去砍柴换钱，才可谓自食其力，光明磊落。

陈闲与燕横皆觉崔重实在是多事，但他俩最后却都默认了崔重的提议。

好在时日尚早，于是三人便进了山。

陈闲本就没多少银两，都买成了饼子，他的钱是打赌赢来，自觉来路正当，但多少也砍了点柴。

燕横只想凑够路上吃喝，砍得并不怎么起劲，等到上路后才想起，应该多砍些买匹马。若在平时，他去抢上一匹快马自不在话下，但知若是如此，崔重定又要说抢马会污损云家名声，便绝口不提骑马的事。于是三人就徒步走到了蕲州。

只有崔重锦衣玉食惯了，想多攒些在路上花用，一趟趟地疾奔于山林与市镇之间，几天里都汗流浃背，气喘如牛。

十三

崔重望见赵沧海后，边跑便叫："投降了！投降了！"

赵沧海大喜，得意笑道："算你精乖！识时务者为俊杰，薛姑娘，你也想清楚了？"他身后的剑客们爆出一阵哄笑。

崔重奔到离赵沧海等人十来步时，他背上的薛方晴抱着琵琶弹拨起来，和昨日簌玉楼里的曲调如出一辙。

赵沧海和众剑客都是蕲州人，平素常去各大酒楼吃喝，体内自也蛰伏着蛊虫，听了琵琶声，很快神思迷乱，瘫软晕倒。

陈闲和燕横又惊又喜。崔重给两人解开绳索，燕横拾起自己的断刀，若有所思。

崔重愣了愣，忙道："燕兄，你这刀已经断了好几天了，你可别在这当口说那种刀在人在、刀断人亡的怪话……"

"放屁。"燕横眉头一皱，把断刀丢了，捡起赵沧海的佩刀插在腰带上，"他的刀比我的好。"

薛方晴打量三人，冷笑道："你们都嫌弃我不会武功，觉得我不该带着琵琶赶路，是也不是？"

三个汉子面面相觑，哑口无言。薛方晴哼了一声，又瞪向陈闲："你不愿和我同行，那我倒也问问你，今日是谁救了你的性命？"

陈闲苦笑："多谢相救之恩。"

燕横拔刀在赵沧海脸上狠割一道血口，赵沧海却中毒颇深，仍是昏迷。

燕横问："薛姑娘，你要不要亲自动手？"

薛方晴一怔，摇摇头走去了一旁。

燕横挥刀斩下赵沧海头颅，又看向陈闲："都杀了？"陈闲道："不过是些走狗。废了吧。"

燕横哈哈一笑，将那些剑客都挑断了手筋。

四人前行片刻，回想连遭追截，都感疲惫烦乱。燕横道："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崔重道："易容换装吧，谁再想找咱们那是大海捞针。"

陈闲沉吟道："不忙易容，咱们先往南走几日。"

在苏州时他们便商定好，若刺死了周玉安，便向北去。一则是因周玉安北边朋友多，要为周玉安报仇的人多半会以为他们要往南逃，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二则是因燕横出身的凌峡寨在塞北，他们可以躲去寨中避难。

当下他们听从陈闲安排，向南连走数日，路上故布疑阵，假意留下许多线索破绽，虽遭遇两回截杀，但都有惊无险。最后陈闲让崔重拿出那柄玉剑，找了间当铺堂而皇之地当掉，四人便寻隐蔽处易容换装，掉头北行。

十四

崔重乔作富商，燕横与陈闲则是保镖装束，而薛方晴却女扮男装，作为富商的随从。一路小心谨慎，曲折向北，出奇平顺。

再度经过蕲州时，四人不禁怅恍。薛方晴久居此地，更有隔世之感。

继续北去，又过七八天，没遇到一次追兵，三人都觉陈闲这招瞒天过海很是高明，大大松了口气。

辗转行至襄阳，薛方晴连日风尘，执意要找间客栈好好洗漱一番，四人便进了城。

刚路过第一间客栈，未及踏入，便听到里面传来招呼声："快快请进，等候四位多时了。"

四人惊疑中进了客栈，赫然见到仁刀张济满面堆欢地起身相迎。

"几位英雄别来无恙？"张济长衫儒冠，颇具雅相，笑呵呵地对四人拱手，"张某已备好酒菜，快请到我房中一叙。"

四人相顾一眼，陈闲点了点头，暗道可惜：那蛊毒在人身体中只能蛰伏七天，七天不经引动蛊虫便会死去。否则倒可以一举制住张济。他心知张济既能看破他们的易容改装，又在客栈提前相候，显是胸有成竹，那么或战或逃都不如静观其变，且看张济意欲何为。

张济在前引路，四人来到房间，见里面站着两个二三十岁的佩刀男子。

"张某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儿，'双鹰刀客'孙展、屠翼。"张济热络地引见，"—你两个，还不来见过四位英雄？"

陈闲淡淡道：“英雄二字，我们不敢当。”

张济竖起大拇指，正色道：“几位智杀巨恶周玉安，英雄二字当之无愧！”

燕横冷笑：“但你对天下武林，可不是这般说辞。”

“是吗？”张济眉头蹙起，“那或许是张某一时记错了，也不打紧，尚可改口嘛。”说着又露出笑容。

燕横道：“周玉安恐怕不如你，我看你才是巨恶。”

“阁下谬赞了。”张济脸上笑意不减，“张某见识不高，偶有失言，实在对不住，故而今番想找四位借阅一册书，好读来增长见识，以免错语误人才是。嗯，本来周玉安也借了一册给我，可惜却是假的。”

四人大感错愕，崔重更是忍俊不禁：“你是要借《汉书》《左传》，还是《论语》《春秋》？”

张济道：“那书名为《雪谱》，江湖上少有人知，几位可能未曾听过。据传那书扉页上写有‘落花承步履，吹雪染行衣’一诗，故而得名—说到这里，诸位应知自己见过此书了吧？”

燕横道：“你他娘的说到西天去，老子也没见过。”

张济也不着恼，微笑道：“那看来是张某说得还不够详尽。”当即耐心解释了一番。原来那《雪谱》是苏州云家世代相传的刀术秘籍，字句艰涩，图样玄奥，据说云寒川参详了二十年也仅领悟五成，但就凭这五成已跻身天下三大刀客。而周玉安更是靠此秘籍数年里从云府管家成为淮北名侠。这《雪谱》的神妙可想而知。

陈闲又问几句，渐渐明白了端由：

周玉安来蕲州请张济联络江南富商筹款赈灾，并以一册自撰的武

学心得为酬。而张济在得知周玉安的真正身份后，猜测这所谓的武学心得，便是周从云家窃出的《雪谱》。张济心知若揭出周玉安的身份，武林中必有高人异士会来追索《雪谱》下落，便只散出周大侠为歹人所害的消息，闭门参悟周玉安给他的那册武学心得。

哪知他照书修习三天，刀术并无进益，却觉头晕脑涨，险些走火入魔，便拿书去请教师兄"道剑"刘经，刘经很快看出此书乃是伪造的假秘籍。张济大怒，随即想到真正的《雪谱》定然是落在了燕横等四人手中，便带上两徒弟追出蕲州。

燕横冷冷一哼："我们即便真拿了那《雪谱》，也当归还云家后人。你若想改姓为云，恐怕已晚了些。"

张济摇头笑道："那日你们离开簌玉楼后，我翻查过周玉安尸身，却没找到《雪谱》。他为人精细多疑，如此重要的秘籍定会随身不离。除了你们还有谁能拿去？"

崔重嘀咕道："我也翻过他身上，可真没什么值钱玩意儿。"

"你看，你自己也承认翻过……"张济猛一拍掌，"话不多说，《雪谱》给我，我奉送诸位白银千两。你们尽可抄录副本，以后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咱们各凭本事参悟秘籍，如何？"

陈闲道："事关重大，我们须商量斟酌。"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张济神色满意地捻须颔首，似早料到会如此，"诸位尽可细细思量，一日之后，咱们再来定夺。"

陈闲道声告辞，四人出门而去。张济笑劝："四位不用些酒菜吗？薛姑娘，我可是叫了你最爱吃的莼菜羹。"薛方晴走在最后，闻言呸道："无耻之徒！"

四人远离客栈走到暗处，燕横恨恨道："他们只有三人，咱们刚

才莫如打上一场，未必便输。”

陈闲看了一眼薛方晴，没有接话。薛方晴知道陈闲意为“若无薛姑娘从旁拖累，或可一拼”，当即眼圈一红，冷冰冰道：“好，我走。”

陈闲道：“你现下孤身走了，只会被张济擒去要挟我们。”

薛方晴气急：“姓陈的，那你说怎么办？”

陈闲道：“咱们重新易容乔装，溜之大吉。”说完却甚忧虑，张济似对他们的行踪了若指掌，方才任由他们离去，恐怕定有办法再次找到。

十五

四人这回扮作一伙小贩，转而向东走了一天一夜，没见张济追来。

还未松一口气，隔日便被张济在野外的山道边截住。这回张济一行四人，除他两个徒弟外，多了个小胡子黑衣人，却是他们刚离蕲州时在一家小店遇过的。

崔重连日来一直对这小胡子快到骇人的轻功耿耿于怀，乍又遇见，心头霎时雪亮，叫道：“你一定是许青流！”

那小胡子闻言点头。

陈闲等人恍然：无影靴许青流不光轻功江湖第一，更极擅追踪寻人，无怪张济总找到他们。

燕横嘲笑道：“许青流，你有大好本事，却和张济这等猪狗同流合污。”

许青流道：“听说《雪谱》中记载了一种神妙身法，若能看上一

看，也许我便能再快一些。”

崔重诧异道：“你已经跑得比天底下其他人都快了，再快一些又有何用？”

许青流道：“能比自己再快些，也是好的。”

崔重连连摇头，不以为然。在他心中，胜过旁人便会有人钦佩称赞，那是头等乐事，至于胜过自己却是毫无用处。

“闲话少说。四位言而无信，多商量了一天，不知考虑得如何？”张济匆忙追至，似也疲累，脸上再无笑意。

燕横哈哈笑道：“这言而无信四字，你倒也能说得坦荡。”

陈闲道：“我们没有《雪谱》，即便有，也不会给你。”

至此话尽，两方动起手来。

张济的武功比燕横要高上一筹，但燕横刀术狠勇，两人一时斗平；陈闲与张济的大弟子孙展交手，以慢打快，也是平手僵持；但崔重独斗屠翼与许青流，却是险象环生。

屠翼一刀劈在崔重肩头，笑道：“留给许兄了。”说完跃步几个起落，拦住了远远躲开的薛方晴。

屠翼掐住薛方晴脖颈将她拖回，以刀抵其喉，喝道：“你让他们丢了兵刃，跪地求饶！”薛方晴恶狠狠瞪着屠翼，一言不发。

屠翼拧眉在她臂上用力一捏，将白皙皮肉掐得青紫，狞声道：“快快呼救！”

薛方晴倒吸一丝凉气，紧紧抿唇，仍不开口。

屠翼大为恼怒，猛然伸手在薛方晴胸乳上狠握一把，薛方晴猝不及防，痛呼出声，两行泪水滚落脸颊。

陈闲侧目暗叹，又见这时崔重肩上血流如注，而燕横也已大落下风，便朗声道："罢斗吧，咱们谈谈！"

"好得很！"张济阴沉着脸答应，却又趁隙一刀刮得燕横肋间血花蹿飞，这才停手。燕横破口大骂，欲要拼命，却被陈闲喝止。

两方收了兵刃，张济问："你想怎么谈？"说话中听到薛方晴的一声"卑鄙无耻"，便慢悠悠又道："薛姑娘，咱们好歹有过情分，你也不用总说我无耻，你和三个男人同行多日，定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也做出来了。"

薛方晴身子剧烈一抖。陈闲不等她开口已抢先道："张济，你想要《雪谱》，我们可以给你，不过有个条件。"

"说来听听。"

"咱们打个赌。"陈闲不疾不徐道，"你们若赢了，《雪谱》就给你们。若不敢赌，不妨杀了我四个，我担保你一辈子也找不到《雪谱》。"

张济也想这四人必不至将《雪谱》随身携带，只是不知藏在了何处，即便杀死他们也是于事无益，便道："怎么个赌法？"

陈闲指向百丈外的一处悬崖："那悬崖边上有棵树，看到没有？"

"看到又怎样？"

"我知道这位许兄跑得很快，"陈闲说完，指着崔重又道，"而我们这边也有个人轻功非凡。咱们就来赌轻功—两人跑到悬崖边，以手触树后折返，谁先跑回来，谁就赢了。"

崔重闻言愣住。他记得陈闲曾说从不做没把握的事、从不打没把握的赌，但他虽嘴硬，却也自知轻功着实要比许青流慢得不少。

“当真？”张济也觉不可思议，毕竟许青流轻功无双几已是武林公认。

陈闲点头：“自然当真。若许兄先跑回来，我给你《雪谱》。”又问崔重：“你想不想赢许青流？”

崔重支支吾吾：“想自然是想的，可是……”

“想就对了。”陈闲一笑，拍了拍崔重的肚皮，又对他眨眨眼，把手一甩，看向张济：“张兄意下如何？”

张济道：“既然有人不自量力，那就劳烦许兄弟辛苦一遭如何？”

许青流笑嘻嘻地答应。

少顷，两人站定身形，同时发足奔出。

初时崔重与许青流尚并肩齐进，半程之后，许青流便将崔重渐渐甩在后面。

百丈奔完，许青流手指在悬崖边树上一拂，转身回跑，与崔重擦身而过时发出轻蔑一笑。

崔重忽然从怀中掏出一册书，大叫：“姓许的，你想不想要？”

数丈外，许青流回望一眼，凛然止步：“原来《雪谱》在你身上！”

崔重嘿嘿一笑：“想要就自己去捡吧。”说完用力将那册书掷下了悬崖。

许青流大惊，奔回悬崖边俯身张望，随即寻了一处不甚陡峭的崖壁，飞快地向下爬去。

张济面色骤变，额上见汗，死死盯着陈闲："那胖子把《雪谱》扔了？"

陈闲淡淡道："那是假的，让许青流捡去无妨。"

"高明！"张济咬牙犹豫片刻，领着徒弟朝悬崖边疾掠而去。他终归怕许青流拾了秘籍一去杳杳。相比之下，即便秘籍是假的，暂且放走陈闲等四人也大可在日后重新追截。

来到悬崖边，张济见崖下颇深，而许青流如猿猴般的黑影已快看不见，不由得又焦又怒，也开始设法下崖。

这时崔重已飞快奔回，跳着脚叫笑："我赢了！哈哈！"

陈闲道："不错，你赢了。咱们速速离开。"四人上马疾驰而去。

十六

直到黄昏，四人才在一处小镇勒马停歇，寻了家酒馆稍坐。

薛方晴骑术不好，直颠簸得浑身欲散，揉着腰问道："陈闲，你哪来的《雪谱》？"

陈闲道："我说的是输了才给他们《雪谱》，但结果却是咱们赢了—既然赢了，给他们的又怎会是《雪谱》？"

崔重肩上不断渗血，但仍乐得眉梢打战："那书是昨日陈闲在书铺顺来的诗集，让我放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陈闲心知张济今夜应不会追到了，但料想不出两日便会再来纠缠，叹道："许青流寻人手段江湖罕见，有他和张济狼狈为奸，咱们

再怎么易容换衣，怕也是无用。”

燕横中了张济一刀，伤势不轻，正愤懑烦躁，闻言厉声道：“易什么容！换个屁的衣！咱们不过杀了个该杀之人，堂堂大丈夫，凭什么要藏头遮面！”说到后来，语声隐隐带了悲凉。

四人沉默吃喝。过了片刻，燕横猛然丢了碗筷，几步来到大堂正中，吼道：“周玉安是老子杀的！是我燕横杀的！要报仇的都他娘的来吧！”

陈闲一惊，却见酒馆中人似都不知周玉安是何方神圣。燕横连吼三遍，许多酒客以为遇到疯子，吓得出门离去。

崔重不敢再嬉皮笑脸，问：“既不再易容，那往后的路怎么走？”

燕横脱口道：“咱们骑上快马一路去凉州凌峡寨！许青流再擅寻人总也要落在咱们之后。我看张济那伙人养尊处优惯了，咱们只要每日少睡些、多赶路，他们就算明知咱们往北去也追不上！等进了山寨，兄弟众多，还怕他个鸟？”

陈闲听后只觉颇为可行：“张济不愿《雪谱》落入旁人手中，又怕咱们被旁人杀死，使他再也找不到《雪谱》，所以必不会透露咱们的行踪。咱们就如燕兄所言。”

往后数日里，四人每天只睡两个时辰，马不停蹄地朝凉州疾行，果然未再遭遇张济。

他们多走荒僻野径，途中遇了一次山贼，混战中四人夺路而逃，各自受了些伤。

路过咸阳时，又被一群终南派的剑侠撞破身份。他们向西且战且逃，直到躲入天水城外的深林，才将敌人甩脱。

十七

黄昏，树林里，溪流边。

艰苦奔波后的四人舀了溪水喝着。喘息声此起彼伏。

秋意比在蕲州时浓得多了，林子里枯叶遍地，触目萧然。崔重呆坐半天，连声鸟鸣也没听到，心中如被重物堵着，却嘿嘿笑道：“我早便说了，黑道黑道，就是该黑天走道—怎么样，这几日里可不是应验了？”

崔重说完等了一会儿，见没人搭腔，又自顾自道：“那次在悬崖边，真叫个爽快！我和武林轻功第一的许青流比脚力，是我赢了的！”这些天虽说赶路疲惫，但他见缝插针，已将那次赌斗反复回味不知多少遍。

燕横自打离了蕲州身上总是旧伤未愈新伤又添，正没好气地洗涤伤口，见崔重喋喋不休，当即粗声喝道：“别他娘的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真当自己比许青流快？你差远了！”

“你说什么！”崔重猛地站直，嘴角抽搐，“姓燕的，你是不是瞧我不起！”

燕横斜眼道：“我就是瞧不起你，那又怎样？”

“去你娘的！”崔重想了想，一屁股又坐下了。

“吵什么吵？”薛方晴刚刚洗好手脸，从行囊里取出琵琶拧轴调音，忽然蹙眉插了句嘴。燕横一愣，朝她看去。

许多天里四人吃得糙、睡得少，常宿于荒林野山，薛方晴遭罪不可谓不多，有时叫苦喊痛也是在所难免，但总归竟撑下来了，马术也渐精熟。有几回昼夜不歇地逃命，疲得狠了，燕横躺下就晕睡过去，

饿醒时却瞥见薛方晴正安静地梳洗打扮，容颜憔悴却依旧洁净明丽。胭脂水粉还是她从蕲州带来的那些，她用得很省。

“遭上天大的难了，还有工夫捣腾脸蛋……”燕横嘴上这么挖苦，但心中却也不禁有几分佩服。他甚至从中隐约感到了某种力量。

崔重忽一下子抬起头，像是刚想出该怎么回敬燕横一样，扬眉道：“你瞧不起我，那我也瞧不起你！”

“瞧不起就瞧不起吧，”燕横哈哈一笑，“我又不怕别人瞧不起我。”

崔重哑然怔住，许久才问：“那你怕什么？”

燕横道：“我怕饿。”

崔重不屑道：“饿有啥好怕的？”

燕横道：“你是没挨过饿。从前我有三次差点饿死，最早一回是十四岁那年，在野林里躲了五天没吃上一口东西。”

薛方晴闻言目光微晃，问：“你当时那么小，是在躲什么？”

燕横倒也不隐瞒，随口答了。他父母早亡，自幼便在凉州街头行乞，有次两天没讨到饭，饥饿中却又遇一头恶犬对他穷追不舍。他被咬得遍体鳞伤，最后侥幸将狗打死。他将死狗拖到僻静处，正要吃狗肉喝狗血，忽听到喝骂声，赶忙逃走。

原来那狗是塞北某武林世家的大小姐所养猎犬，一向很受珍爱。大小姐誓要逮住杀狗凶手碎尸万段，他在密林中狼狈躲避了数日，最后逃上凌峡寨才捡回一条性命。几天后，寨主钱飞龙从中说和，带他去向那位大小姐赔礼道歉。

听到这里，崔重叫了起来：“燕横，凭你的硬气，定然不肯道歉

的！”

“硬气个屁！”燕横大笑，“当时我饿得惨了，只要给口饭吃，让我跪下叫那大小姐亲娘我都肯，何况只是弯腰道个歉？”

“不杀了那狗，难道活活被狗咬死吗？你又没错！”崔重很是不满。

“事过多年，也不用你老崔替我抱不平。”燕横不以为然，“人饿到极处，什么礼义廉耻都抵不过一口干粮。看你这般胖，定没挨过什么饿，说了你也不懂。”

十八

崔重听他说得认真，倒没再争辩，低声道：“不错，我是没挨过饿，但也没享过多少福，我受过的气可多哩。小时候我天天挨打，因为我不识字，别家的小孩儿看不起我。他们有新衣裳穿，我也没有。我知道字在他们心里，我是偷不来的，我就去裁缝铺里偷衣裳……”

燕横嗤笑打断：“老崔，你从小就偷鸡摸狗。”

崔重也笑了笑，继续道：“我穿上新衣裳，一堆小孩都夸我，没出半天我就被裁缝逮住揍了一顿，衣裳也没了。后来我又偷过帽子、卤肉、老酒、手镯……”

燕横见他又絮叨起来，不怎么爱听，便信手挥刀一下下地挑飞地上枯叶。陈闲刚磨完短剑，又开始擦洗着自己的葫芦和骰子，对崔重所言恍如未闻。薛方晴却目不转睛地瞧着崔重，似听得很认真。

“……我总是被抓住，总是挨打。我那时候想，我要是跑得快些，就不会被抓住。后来我听说世上有种叫‘轻功’的东西，就想方设法地拜师去学……可是等我学会了轻功，还是有人看不起我。我师兄

整日练刀，他常常笑话我说：‘练轻功最是没用。你跑得再快还能比我的马快？’那时师兄有匹好马，我是比不过的，但我不服气，便提出要和他赛马。”

“赛马？你也有好马吗？”薛方晴好奇地问。

“我当然没有，但我听人说云寒川家里豢养了几匹神骏，便去他家里偷马。那晚我进了云府，还没找到马厩便听到人声靠近，赶忙躲进了云府的书房。那书房里的书真多啊，可是我都看不懂。”

崔重语声一顿，继续道：“然后我就被云寒川发现了。我自知绝非他对手，索性任他处置。他却似并不十分在意，问明情由后反而把马借给了我。那次赛马我堂堂正正地赢了师兄，虽然师兄仍看不起我，不过我也极开心。几年之后，我的轻功练到比快马还快了，但我师兄却已经死了。可惜啊，他再也没机会见识我的轻功了，可惜。”说着连声叹气，似为他师兄遗憾，又似为自己。

“可惜啥？”燕横侧头冷笑，“你师兄见了你的轻功也不会看得起你。就算你轻功快过许青流百倍，他一样看不起你。”

崔重一愣：“那怎么会？”

燕横胡乱舞刀扫动落叶，随口答道：“一个人若要看不起你，即便你是圣人再世，他也总能找到法子。何况你只是个飞贼。”

崔重默然，半晌后忽道：“但是云寒川肯借马给我，一定是看得起我的。嘿嘿，他见识可比我师兄高明得多。”

燕横大笑，刚要反驳，却听薛方晴道：“崔重，你人这样胖，跑起来却像一片飞絮，那也是很高明的。我听人说，江湖中人会看错一个人的好坏，但却绝不会取错一个人的绰号。你外号轻絮，那是很有道理的。”

“是吗？”崔重扬了扬眉，“我却觉得远不如许青流的无影靴听着厉害。”

薛方晴又看向燕横，见他挥出的刀风将片片枯叶吹得高扬，便道：“燕横，你绰号吞雪刀，想必是因你出刀很快，刀光吞吐时能卷飞雪花。”

“这你可说错了。”燕横哼了一声，“告诉你无妨。有年冬天，我在冀州遇上两个对头，很是难缠。我且打且退，把他俩引得在雪山里走散了，终于叫我先杀了一个。我也受了不轻的伤，稍松一口气，顿时觉得饿坏了，坐在那人尸身边大口吞雪，聊以解饥止渴。这时另一个对头来到，见我满脸血污不断捧雪来嚼，竟吓得转身逃走……后来吞雪刀这三个字便传成了我的外号。”

薛方晴闻言怔住。崔重摇头笑道：“你说吃雪能止渴，也还罢了，雪可解不得饥饿。”

燕横冷冷道：“你连雪带泥一块儿吃，便能解饿，只是过不了半天肚子就疼。”

崔重咂咂舌不再追问，干笑几声，忽又道：“对了，薛姑娘，你真和张济睡过觉吗？”

此言一出，燕横和陈闲都皱起了眉。薛方晴静了片刻，淡淡一笑：“像我们这种女子，说是卖艺不卖身，可又哪有说起来那么容易。”

三个汉子闻言都觉不便接话，在秋风中各自沉默。薛方晴低头呆了一会儿，却自己开口道：“我父母过世也早，临终将我托付给一门亲戚，谁知那亲戚却是歹人，将我卖去了青楼。我当天便设法逃了出来。

“那年我也十四岁，我在外面躲了两天，终究没躲过去，被他们

抓回青楼。他们逼我接客，我绝食寻死，可他们变着法折磨我，他们用长针扎我，用带刺的鞭子抽我……我实在熬不住疼。真的很疼。”

薛方晴说着，忽然抬头凄然笑道：“你们一定想说，宁死不从还不简单？真要寻死又怎会死不成？”

“我倒没想这么说，”崔重挠了挠头，“不过你为何没死成？”

“因为我怕死！我不想死，我又没做错什么，我为什么要死？”薛方晴的声音尖锐了一瞬，随即散成了轻叹，“我在青楼里过了六年，若不是云家仗义为我赎身，恐怕我至今仍在那里，暗无天日。”

崔重言不达意地胡乱唏嘘了几句，忽听薛方晴幽幽道：“不过那六年里，也不是全然没有好事的。”

崔重听她语声异样，好奇起来：“什么好事？”

“在青楼的第三年，我遇到了一位姓徐的公子……”薛方晴平静地说出一段往事，听起来实在像是说书人都已不爱讲的陈俗故事—

她和青楼里其他姑娘外出踏青，在溪边遇到了他。他出身贫寒，通诗文擅音律，与她一见如故，情投意合。几次短暂又如胶似漆的相会后，他和她互许终身。他要进京赶考，她便把积攒三年的银两都赠与他做路上盘缠。他答应考中后便回来为她赎身，从此双宿双飞。

崔重问：“那么徐公子回来过没有？”

薛方晴摇摇头。

“那这算哪门子好事……”崔重撇了撇嘴。

薛方晴没去和崔重争辩，目光落在空处，悠悠出神。她回想着当年青衫书生和白裙少女在春风中偶遇；想起他们谈诗抚琴，一次次的相会，在楼中，在陌上，在竹林边，在飘着桃花瓣的溪水畔……她想

起她在苏州等了他三年，才明白他根本不会回来。她知道终有一天霜色会侵染红妆，青丝要辞离铜镜，而她依然不会再见到他。她想起离开苏州的那天，她来到两人初遇的地方，烧了他写给她的诗笺，把情焚成灰，吹入桃花水。

最后，她回过神来，轻轻道：“这把琵琶，是他送给我的。”

此后，四人很久没有说话。崔重只觉老大不自在，想要贬损几句那位徐公子，薛方晴却已当先轻笑道：“陈闲，你绰号鬼赌，是从小就爱与人赌斗吗？”

陈闲道：“不是。”

薛方晴又问：“那你小时候爱做什么？”

陈闲道：“也没什么。”

薛方晴等了一会儿，见陈闲似不打算再作谈论，蹙眉不喜。这一路她与陈闲本就相处不合，此刻心想四人中有三人都说了自己的往事，偏偏他陈闲闭口不提，不禁暗自气恼。

崔重却不管这些，陈闲越不开口他越好奇，软磨硬求地问个没完。

陈闲给他问得烦了，只好道：“我小时便只是学剑练武，练成后四处闯荡江湖。”

崔重却没听够，连声催问：“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和人打赌？你打赌真的从没输过吗？”

陈闲道：“我第一次与人打赌，是二十岁那年，在雁荡山……”略一停顿，又道：“那个赌我打错了。”

“打错了？是打输了吗？”崔重兴致大增。

“不是。我打赢了。”陈闲的语调很平，像沉静的湖，“……但也输了。”

崔重没听懂，但随后无论他怎样想方设法地套问，陈闲却再不开口。

后来崔重也说得累了，四人在静默中渐次沉睡。

这是他们离开蕲州后睡得最久的一夜，直到翌日天亮才醒。

十九

凉州城郊野间的酒肆。

“比他娘的凉水都难喝！”燕横把酒碗撂在桌上，“老陈，等进了寨子，我请你喝我们山上自酿的烧刀子！”

那次林中休息后，四人快马加鞭地北行，终于在这日赶到凉州城郊，距凌峡寨已仅百余里。燕横心神振奋起来，方踏进客栈便叫来两坛酒。

陈闲闻言微笑，要了一碗素面。薛方晴犹豫片刻，也叫了一碗面。而崔重则正在酒馆后院的马厩里喂马。

这时一个灰衣道士走进门来，年约五旬，慈眉善目，腰间别着个紫红葫芦。

燕横见这道士颇具仙长风范，不由得多看了两眼，笑道：“陈闲，他这葫芦可比你的好看。”

陈闲点了点头，径自吃面。稍后酒菜送到，那道长也低眉吃喝起来。燕横一边骂着酒劣，一边连倒了三碗仰头喝下。

似是在赞同燕横的话，那道长忽把碗泼干，拔下葫芦塞从葫芦里

倒出一碗酒，一股醇香顿时飘满堂中。

燕横吸着鼻子，想去讨口酒喝，却被陈闲摆手劝住。

少时，燕横与陈闲正低头悄声交谈，却听门外传来喧哗，有人叫道：“终南剑客到此锄奸！无关人等请速避让！”随着话音涌进来七个提剑汉子，正是曾在咸阳附近追截过他们的那群侠士。

燕横与陈闲立时拔出刀剑迎上。四人这一路流亡已近两月，不但心境都磨砺得愈发坚韧，三个汉子更觉武学修为上亦有进益，若再逢张济等四人，自信已可一拼。这时虽骤遇敌手，陈闲与燕横也并不十分慌乱，沉心守御，与剑客们耐心周旋。

混战中崔重喂马回来，进门便惊叫：“怎么回事？”

“四位莫慌，贫道来也！”那老道忽然拍案而起，喝道，“以多欺少，岂是侠义道所为？”当即跃入战团，相助陈闲四人。

老道武功极是高明，手捏一根竹筷刺东挑西，顷刻大占上风。终南剑客纷纷道：“道长是在哪一山哪一脉修行？我等是来擒拿四大恶人，可莫要大水冲了龙王庙！”

老道冷笑道：“空口无凭，我倒瞧这四位小友并非恶徒。”说话中加紧攻势，陈闲与燕横几乎没出多少力，那七名剑侠便被打得重伤逃窜。

崔重连声赞叹：“道长，你功夫真高。”话音方落，那老道却突然一个踉跄，摔倒在地。

陈闲赶忙扶起老道，将他靠放在一条长凳上，问：“前辈，你怎么了？”

老道脸色蜡黄，声音微弱：“方才那伙人很是恶毒，临走前猛然

发射毒针，贫道疏忽大意，一时竟没避开。”说着从腹上拔下一枚乌黑的长针。

陈闲道：“针上喂了什么毒，很厉害吗？”

老道两眼翻白，艰难道：“恐怕是传闻中无药可解的……‘寒星锁魂针’。老道是没救了，除非……”

陈闲从自己葫芦中倒出一碗水，递到老道唇边：“除非怎样？”

“不说也罢，终究渺茫。”老道喝了口水，叹道，“除非有什么神妙的心法秘籍，修炼后可自行化解毒质……”

“原来如此。”陈闲点点头，忽然惊叫一声，“道长，实在对不住！我那葫芦里的水有毒，我也是一时疏忽大意，竟给道长喝下去了。”

那老道愣了愣，顿觉胸腹开始隐隐发麻，苦笑道：“无妨……劳烦小友为贫道解毒。”

陈闲道：“那是自然。在下略通医术，先给道长号一号脉。”说着如电般扣住老道脉门，连点他周身八处穴道。

那老道动弹不得，惊骇道：“你们竟如此恩将仇报？”

陈闲道：“我想要请教道长，刚刚本是我们三个在此吃喝，直到终南派的剑客进门后，崔重他才喂马回来，道长何以断定崔重是与我三人一伙，乃至出口就是‘四位莫慌’？”

老道只觉胸口如遭万蚁瘙挠，解释道：“贫道是听见那伙剑客在门外提及‘四大恶人’……”

陈闲道：“方才那伙剑客，与我四人在咸阳交过手。他们虽然自以为是，却自居侠义；虽见事不明，但方才却自重身份，未对不通武功的薛姑娘出手。像这样的人，我虽不喜，却也知他们断然不会以喂

毒暗器忽施偷袭的。”

燕横踢了老道一脚，冷笑：“而你们这等天性凉薄的歹人，把别人都想得如你们一般，恐怕还自以为天衣无缝，却不知你坐下未久便露出破绽。”

那老道不再伪装，狐疑道：“这怎么可能？”

陈闲道：“我也只是揣测。我们曾听蕲州盐帮的赵沧海说起张济喜欢喝北地的竹叶青，方才燕兄闻出你那酒葫芦里盛的正是陈年竹叶青，这酒在凉州可不算常见……我猜想道长正是张济的师兄，道剑刘经吧？”

老道闻言一呆，他与师弟张济少年时在山西学武，喝惯了竹叶青，后来虽离山西，仍常灌进葫芦随身携带，没想到却成了今日这出苦肉计的破绽。

刘经转头四顾，索性叫道：“师弟，还不出来？”按照定好的计策，将燕横等人行踪暗中泄露给终南剑客后，张济理应带着两徒弟和许青流潜藏左近，伺机而动。哪知眼看刘经中毒，张济却迟迟不现身。

陈闲点了刘经的哑穴，四人架着刘经走向门外。

不料刚踏出酒馆，便见张济等四人押着两个年轻汉子走近。

燕横脸色顿变，叫道：“马武！曲三！怎么是你们？”

那俩汉子被孙展和屠翼横刀架在脖颈，都面露愧色：“燕哥！你回来啦。”

张济瞥见师兄陷入敌手，也是一凛，随即怒目瞪向二弟子屠翼。

他们连日急行，终于追上燕横四人，商议中都觉那四人连周玉安

都敢杀，必不怕死，即便擒住恐也难逼问出《雪谱》下落。这时屠翼便自作聪明，出此计策，没想到却弄巧成拙。

张济骂了屠翼一句，目光闪烁道："燕横，我问过了，这两位都是你凌峡寨的兄弟。他俩可狂得很啊，敢来招惹张某。怎么着，你救他俩不救？"

燕横沉着脸不说话。他本想这次擒下张济的师兄，定能乘势挫败张济这伙人，没曾想仍是闹成了僵局。

陈闲忽道："换人吧。你放了那两位兄弟，换回你师兄。"

张济道："爽快。不过换完之后呢？"

陈闲道："换完各走各的路。"

"你们想躲进凌峡寨？"张济笑道，"好得很啊。"一挥手，让那两个凌峡寨的汉子走到了燕横那边，又道，"把我师兄放了。"

"不急，"陈闲道，"崔重，你去酒馆马厩牵六匹马来。"

崔重依言而行，陈闲道："你的师兄留下给你，我们告辞了。"六人翻身上马。

奔出数丈后，陈闲又道："张济，我知你打算稍后便翻悔追来，不过你师兄中了毒，你还是先设法给他逼毒疗伤吧。"

张济抢步将刘经扶起，随手解开师兄穴道，神情阴冷地盯着陈闲："什么毒？"

陈闲看向崔重。崔重笑嘻嘻道："那毒寻常得很，是我们盗贼爱用的五更断魂香，实在见笑。不知你可有解药？"

张济冷哼一声："区区下五门的五更断魂香，却还难不住张某。"

陈闲道："区区五更断魂香，难不住张兄，却能毒死淮北大侠周玉安。"说完纵马离去。

张济目中几欲流火，饶是他厚颜无耻，一时也不禁哑口无言。

二十

六人催马疾驰出数里，缓过一口气，燕横为陈闲等人引见："这是马武和曲三——我们凌峡寨的好手！他俩从小跟着我在山上玩儿，熟得很！"

陈闲道："幸会。"

马武道："恕我多言，方才换完人，咱们不必等他们翻悔，大可先下手为强。咱们人多，那老道又中了毒，岂非良机？"

陈闲闻言皱眉，片刻后道："我们行路匆忙，没带什么毒药，刘经中的毒其实并非五更断魂香，只是疗伤止痛时用的寻常麻药。刘经武功极高，很快便会醒觉，等真动起手来，咱们胜算很低。"

马武恍然："如此说来，那伙人恐怕已经动身来追。咱们更须加紧赶路才是，等进了山寨，他们便只能干瞪眼。"

陈闲想了想，却道："去凌峡寨最近的路要过凉州城，料想张济不会追咱们，而是径直抢先入城，设法在城里拦截。甚至他们早已进过城，布置好了陷阱。"

燕横道："那怎么办？"

陈闲道："咱们走野路先向西，绕过凉州城再折向北去凌峡寨。"

曲三插口道："那可就要多耽搁一日了。"马武也不甚赞同。

燕横道："听老陈的。走吧！"

西行至深夜，六人在一条浅河边歇脚。

马武和曲三没带吃食，陈闲等人没来得及在那家酒馆补充行囊，所剩干粮也已不多。燕横想着明日便能赶回山寨，兴致很高，大声道：“都吃了吧！明天咱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众人燃起篝火，吃了顿饱饭，想到张济此刻恐怕正在凉州城苦苦等候，不禁都笑。马武道：“燕哥，你们四位如今可算是名动江湖了。”

崔重忙问：“当真？快说来听听。

马武叙说起来，连声叹息。原来四人杀死周玉安的事渐渐在江湖上传开，有不少侠士义愤填膺，到处搜捕四人，然而两月过去，几乎都未找到四人行踪。倒是江湖中许多无头无脑的恶事被安在了四人身上，诸如巴蜀的灭门惨案，福建的镖银被劫，还有各地一些血腥仇杀，都被说成是四人所为，可谓忽东忽西，神出鬼没。甚至于浙东闹瘟疫，也有人信誓旦旦地声称正是四人撒下的疫毒。

四人在武林中的骂名越来越大，虽踪迹不显，竟得了个“四大恶人”的绰号。与此同时，张济的名头却愈发响亮。毕竟两月过去，大多数出来追捕四人的侠士都渐渐淡去意气，各自回家。只有张济不辞劳苦，一路向北，沿途彰示侠心，大声疾呼，誓要为周大侠复仇。武林中人虽大都觉得四人是逃去了南边，张济此行未免南辕北辙，但提起“仁刀张大侠”，都是要竖大拇指的。

听马武说完，四人相对苦笑，既想大啸乱吼，又觉心里发涩，说不出话来。这些天他们多露宿荒野，只在采补干粮时才找家小店稍坐，与江湖人士少有接触，虽知定会遭骂，却也没想到竟成了恶贯满盈的四大恶人。就连最渴望扬名的崔重也茫然怔住，嘴里嘟囔：“他娘的……真没料到。”

曲三接口叹道："燕哥，你现下恐怕已有了新绰号，我昨日听见有人议论'嗜血刀'燕横与'索命鬼赌'陈闲都是恶得灭绝了人性……唉，这真叫人从何说起。"

崔重眉毛一挑："那我呢？我的新名号是什么？"

曲三干咳道："似乎没听到人说崔兄有什么新绰号……"

崔重闷哼一声，倒似有些不乐意。燕横皱眉不语，让陈闲、薛方晴、崔重先睡，自己带着两个兄弟守夜。

三人入睡后，燕横四下走动查看一番，招呼马武和曲三坐下来互叙别情："我下山两三年了，寨中一切可好？"马武道："好得很，好得很。"

聊了几句，燕横讲了周玉安的真面目。曲三道："钱寨主也说，燕哥你绝不会平白无故杀那姓周的。"

四人杀死周玉安后没得过一句称赞，唯有张济说过两声"英雄"，还只是惺惺作态。这时燕横谈兴渐起，便给两兄弟述说簌玉楼一战。

马武连声赞叹，走到河边取回一瓢水，递给燕横："燕哥，你接着说。"

二十一

陈闲正在熟睡，忽然听到呼喝怒骂声，睁眼惊见燕横正与马武、曲三斗在一处！

他立时跃起，把短剑摸在手里，踢醒了鼾声如雷的崔重，叫道："燕兄，怎么了？"

"两个畜生竟在水里下毒！嘿嘿，凭这点微末伎俩还想害我？"燕

横冷笑作答，随手挥刀架开马武刺来的一剑。

燕横看向马武：“想不到你我多年兄弟，也会刀剑相对。”他说一个字就向前踏出一步，踏一步就斩出一刀。

马武初时还挥剑格挡，但见燕横双目充血，脸色冷酷如冰，直吓得浑身寒战，连连倒退闪躲，不敢再还剑，到后来猛地扑通跪倒，叫道：“燕哥莫怪我，实在是钱寨主的命令！”

燕横笑了起来，这一笑僵硬无比，脸上筋肉扭曲到发出细响。陈闲此时已和崔重将曲三制住，瞥见燕横笑容后一凛：在簌玉楼死斗周玉安时，也没见燕横露出这般神情。

马武剧骇求饶，磕头不止。燕横道：“朝我刀上磕吧。”

马武闻言一呆，燕横猛然劈刀斩在马武头上，直砍得他颅骨崩裂，翻滚出老远。

旁边的曲三吓得屎尿齐流，陈闲逼问他几句，得知了个中详情。

原来周玉安死讯传开后，华山剑派的人来到凌峡寨兴师问罪，说凌峡寨弟子燕横作恶弑侠，罪不容诛。钱飞龙得罪不起这等名门大派，权衡利弊后当即表态将燕横开革出寨，并传令寨中，一旦发现燕横踪迹立时擒杀，他将亲提燕横头颅送交华山派，以谢失察之罪。

至于张济，则确如陈闲所料已先去过凉州城，他知会城中一些武林同道，说四大恶人近日里或会进城，请他们仔细留意—马武与曲三偷听到这一消息，跟踪着张济一伙来到那家酒馆，却被张济撞破，两方才动起手来。

崔重被搅扰了睡眠，很是烦躁，踹了曲三几脚，骂道：“想拿老子回山寨邀功，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手劲？”

燕横背对曲三默然听着，这时回身道：“陈闲，问完了？”

陈闲点头。

燕横道：“可惜没法请你喝寨里的烧刀子了。”说完揪起曲三头发，横刀割断他脖颈。

崔重笑道：“老燕，你倒利落。”燕横道：“难道留他去山寨报讯？”

陈闲问：“方才是怎么回事？”

燕横道：“你们睡着时，马武递给我一瓢毒水想骗我喝，可我一下瞧出他神色有异，刚要问他，曲三却抽冷子砍来一刀。好在老子有防备，躲了过去。”

陈闲叹道：“凉州不能去了，凌峡寨也去不得了。若向东向南，只会落入华山派地盘。为今之计，只有继续向西。可是……”

薛方晴厌他吞吞吐吐，催道：“可是什么？”

陈闲道：“咱们已经吃光了干粮。”

薛方晴与崔重闻言都皱起了眉。燕横却哈哈一笑，解开自己的行囊，取出一个大布袋摊开—布袋里竟满满都是腌制风干后的肉条。

燕横的行囊最大，又从不许旁人碰触，崔重在赶往蕲州的路上便觉奇怪，这时恍然笑道：“燕横啊燕横，我已知你怕饿，却没想到你居然怕到如此地步，走到哪里都随身带满肉干！”

燕横把布袋系好，冷声道：“这才叫有备无患。—走吧！”

二十二

山道曲折，四人行至天亮，都觉又累又饿，便暂作歇息。

燕横道：“你们也看到了，往西走多是光秃秃的山地，短时要找个镇子怕是极难。咱们须节省吃食，每人一天最多只吃两条肉干，什么时辰想吃了便来找我拿，不能再多。”

陈闲道：“燕兄所虑有理。”说完与薛方晴都要了一根肉干。崔重食量大，叫道：“两根都给我。”不一会儿便吃进肚。

吃完又行到正午，路过一处山坡时，燕横下马向北望去。

陈闲顺着燕横的目光转头，只见荒野茫茫，极远处依稀有座山头，也不知是不是凌峡寨所在。

燕横眺望了很久，默默上马继续前行。

半个时辰后，崔重忽然回头惊叫，却是张济一伙五人远远骑马追来。

四人顿时扬鞭催马，转入一条山道，不久便将张济那伙人甩开。但四人心中都清楚，张济既又追来，便不会善罢甘休。

当夜，四人在枯叶遍地的半山腰露宿。

燕横分了肉干，背靠一株老树静立不语。陈闲和薛方晴坐在火堆旁，知道燕横遭山寨背弃，定然心绪悲郁，便都不打扰他。崔重早上吃光了两条肉干，到这时肚饿难耐，不时出言求恳燕横再给他一条肉干。

燕横理也不理崔重，仰头望着夜空，只觉明月高悬如人的侧脸，清辉似一行泪水滴落，那般纯净，却又那么刺眼，似在嘲笑他肮脏又狼狈。

他低下头，瞥见薛方晴柔弱的脸庞在篝火映照下忽明忽暗，如星

辰闪烁，心中乱念交杂，猛然走近了扯住薛方晴衣衫，将她拖向树后，嘶声道：“你来陪我睡觉！”

薛方晴吓得尖叫起来，陈闲一惊，上前分开两人，沉声道：“燕兄，你做什么！”

燕横铁青着脸欲言又止，而后扭头走回老树下。

崔重忽然看着地上，大叫：“好你个陈闲，竟然还藏着吃的！”

原来刚才陈闲步子过急，从衣襟里掉出了一颗饭团，却被肚饿眼尖的崔重瞧见。崔重咽了咽口水，起身去捡饭团，却被陈闲抢先拾起。

陈闲把饭团收好，漠然道：“这不是给你吃的。”崔重哼了一声，见陈闲面色不善，却也不再多言。

薛方晴惊魂初定，坐回篝火旁整理衣衫。

陈闲叹了口气，把水囊递向薛方晴：“喝点水吧。”

“不用你管我！”薛方晴只觉陈闲那声叹息莫名刺耳，心头涌上一阵羞恼，甩手把水囊拍在地上。

好一阵没人开口，连崔重也不再吵着要吃肉干。夜色越来越浓。

陈闲望向树下，只觉燕横站在浅淡的月光里几乎要融化一般，仿似失去了全部的活力。反倒他身旁那棵老树秃枝横斜，更像一道张牙舞爪的人影，进退不得，凝固在原地。

陈闲喊了声：“燕兄。”

燕横恍如未闻，过得片刻才缓步走到火堆旁，看了看薛方晴，低声道：“薛姑娘，你没事吧？”薛方晴面无表情道：“没事。”

四人又是良久沉默。

燕横忽道："你们说，似咱们这般情形，会不会有个大侠站出来，为咱们……那词儿叫啥来着……主持公道？"他吐字里第一次带了些许委屈，像是久经风沙侵摩的岩石一块接一块地崩解散碎。

崔重接口道："呵，我这辈子只见过一个大侠，就是周玉安，可他还是个假的。"一丝失望从他尖细的笑声中滑落。

陈闲说："江湖这么乱，大侠们想来都忙得很吧。"他嗓音低闷，就似睡梦中人无意发出的呓语。

二十三

翌日正午，他们又遇到了张济、刘经一伙。

前天张济在凉州苦等燕横四人，他不知燕横与凌峡寨已然决裂，生怕四人躲进山寨，迫不得已才把四人将至的讯息告知城里武者，却又担忧四人被旁人杀死，来不及说出《雪谱》下落，便让许青流外出探查。

许青流善辨蛛丝马迹，回来说四人应是向西去了。张济听后大喜，只觉正合己意，赶忙追出城来，终于在昨日追上，只是很快便被甩脱。

张济穷追猛赶，隔日又追近四人。然而塞外荒凉，深秋山野空旷，无遮无挡，张济刚远远地一露头便被四人发觉。四人改换道路，不多时便又消失在乱山丛中。

如此一来，张济想截住四人不容易，四人试图彻底甩脱张济，却也颇难。

有次四人放马去吃枯草，张济等人忽然追近，发射毒箭击毙了四

人的马，四人翻山而逃。由于那处地形陡峭，骑马反不如徒步灵便，张济仍是没能擒下四人。

两方人追追逃逃，不断西进，转眼已是三日过去。

夜里，四人歇脚吃喝。

陈闲看了看装着肉干的布袋，道：“天越来越寒。肉干也不多了吧？”

燕横扎紧了布袋，点了点头：“看来是甩不掉他们了。但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陈闲道：“我想想法子。”

燕横道：“那你须想快些。”说完便沉默。

陈闲嗯了一声，见燕横又在看月亮，便也仰头望去，只见明月如一柄锋锐的弯刀远远指来，刀光淋漓洒落，避无可避。

他心想，他们流亡逃避了两个月，终究避不开人心险恶，躲不过世事如刀。

二十四

翌日清晨，张济等人在群山间纵马绕行，追寻着四人踪迹。

行近一处山谷时，许青流道：“看地上痕迹，他四个应是钻入了谷里。”

张济道：“那就进去探探！”

此处山势崎岖，只有一线狭径通入谷中。他们翻身下马，踏上狭长的山道，没走几步，却见燕横四人从谷口出来，远远地对他们对

望，而后在山道旁一块巨石上坐定不动。

张济疑惑一瞬，随即狂喜恍悟：那山谷必是绝谷！他们入谷后见是死路，不得不折返，没曾想却被自己堵个正着。

一念及此，张济笑呵呵道：“这可真叫冤家路窄了。”扬了扬手，五人迈步前行。

许青流喊道：“到这份上，还不快快说出《雪谱》下落？”

崔重尖声叫道：“姓许的，你这个手下败将，比轻功败给了我，还敢猖狂？”

许青流道：“死胖子恁不要脸！”

“我说错了，该称你是‘脚下败将’才对。”崔重得意大笑，气得许青流浑身颤抖。

陈闲道：“许兄，你敢不敢再与我打个赌？”

许青流道：“滚你奶奶的！”

陈闲看向崔重：“怎么样？我赢了吧。”崔重呸道：“姓许的真没种，算我输了！”

许青流听了几句两人谈笑，猜出缘由：这两人是拿他“敢不敢再和陈闲打个赌”为赌，陈闲赌他不敢，却又赌赢了。

听明白后，许青流怒得如狂欲炸，不停咒骂。

三个汉子眼见敌人渐近，都站起来亮出兵刃，燕横道：“薛姑娘，你往后退，我们与这伙恶贼分个生死。”薛方晴当即朝谷中跑回。

刘经闻言冷笑，那回他在酒馆遭四人耍弄，引以为奇耻大辱，拔剑上前："想死也没那么容易！若不生擒你们，显不出道爷的本事！"

话音未落，他忽觉脚底一空，向下坠去。却听身侧的许青流也同时怪叫。

张济与孙展、屠翼走得靠后，见刘经和许青流骤然从眼前消失，一时间惊骇万分，急急收步，倒掠出老远。

陈闲等四人在山峦间着意寻到这处无法绕行的狭窄路径，提前挖好了陷阱，又担心许青流善于辨迹，或能看破陷阱，便故意出言乱他心神。在刘经和许青流坠入陷阱的同时，燕横一声低喝，已将身侧那块巨石硬生生抱起，掷入洞里。

刘经乍遭变故，随即醒悟，未落地便挥剑朝身下扫了一圈，以免洞底安插了什么锋利器物，这时眼前却一黑，巨石当头沉落。

许青流不愧轻功无双，瞬息凌空侧身堪堪让过巨石，而后双手撑住洞壁发力，足尖在石上一点，竟借力跃出了陷阱。只是这却让巨石加速下坠，猛砸在刘经身上。刘经口喷鲜血，被压在洞底。

许青流刚在洞外落地，腿上便中了陈闲一剑。他咬牙忍痛，如一阵黑风飘退到张济旁边。

崔重哇哇狂叫："今日你死我活，我活你死！"

张济眼见燕横三人杀气腾腾，势不可挡般大步而来，而己方五人中武功最高的刘经已经遭难，略一犹豫，转身便逃。他的两徒弟紧随其后，而许青流虽腿上带伤，仍是飞快越过张济，逃在最前。

三人追出几步，陈闲喝道："有胆休走！"忽被身侧的燕横拉住了胳膊。

陈闲一怔止步，却见燕横目光浑浊，脸色忽青忽白。陈闲猜想燕横是因搬掷巨石而脱力，转过头再瞧山道，张济等人已奔回下马处，匆匆骑马而去。

燕横望着张济他们转过山坡不见，身躯微晃，跌坐在地。陈闲忙扶起燕横，手背一触燕横额头，热得烫手，竟似患了极重的风寒。

陈闲暗惊，想了想，对奔在前方的崔重道："你再喝骂几声。他们一时不敢回来的。"

崔重便使劲大吼了几声："丧胆的孬种！快滚回来！龟孙子别逃！"

燕横推开陈闲扶他的手，走到陷阱旁低头望去—巨石下面刘经满头鲜血，正挣扎着要把巨石推到一旁，无奈洞底狭小，始终推不开。

燕横听着刘经的呻吟，冷笑道："老子连周玉安都杀得，还杀不了你？"说完便走到一旁去找新的石块。没走几步，脚下却一个踉跄，险些又跌倒。

陈闲见状道："咱们先退回谷中，从长计议。"

燕横道："你俩先埋了他。"

刘经似是听到燕横的话，洞里迸出一连串含混的求饶声。

陈闲点点头，招呼崔重一起搬来大小石块，封死了陷阱。

二十五

三人缓步走进山谷，与薛方晴会合。

那山谷并不甚大，被群峰环围，谷中几乎寸草不生，只零星散布着几株枯树。

陈闲心中酸楚，伸出手道：“燕兄，我听听你的脉象。”路途艰险劳苦，容易引发病患，他本一直在担忧薛方晴会病倒，谁知病的却是燕横，料想是因两个月里燕横受伤最多，故而最先害病。

燕横摇头一笑：“不必了。我只是一时风寒脑热。再说即便你医术如神，这荒山秃岭却到哪里去寻草药？”

陈闲心知燕横所言在理，却也瞧出燕横病得着实厉害，无法可施，只得沉默。

燕横在两月中刀术进境颇多，与张济已在伯仲之间，而他和崔重对上孙展、屠翼以及许青流，也颇有一搏之力，方才陷阱奏功，己方气势如虹，正好一鼓作气杀败敌人，却不料燕横忽然发病。

—想到这里，陈闲不禁暗叹：莫非天意使然，我四人命该如此？

崔重埋怨道：“老燕啊，你说你早不病、晚不病，偏在这紧要关头害病。唉，这下错失良机。”

薛方晴道：“病来又不分时辰的，怎能怪燕横？咱们快出谷去吧。”

“燕兄已不宜再行远路。”陈闲摇了摇头，“刚才我之所以要退入谷中，就是怕张济看清虚实，趁病打劫。”

燕横皱眉冷笑：“放屁，老子还走得动路。”

薛方晴道：“可是张济他们不是已经逃远了吗？”

“他们只是躲了起来。”陈闲叹道，“张济猜出此处是绝谷，知道这是堵死咱们的好机会，必不舍得远离唯一的谷口。”

陈闲沉思一阵，又道：“眼下绝不能示弱。燕兄，劳烦你撑着些，咱们去一趟谷口。

三人慢慢走到谷口，见张济等人果然竟已折返。

张济他们把马匹拴在几块突出的山岩上，正提刀坐在山道中央歇息，望见三人后霍然站起，却既不冲上也不退避，一个个只怒目瞪向谷口。

崔重尖声怪笑：“姓张的，我劝你们换个地方歇着—你那牛鼻子师兄可就在你们脚底下！”

张济厉声叫道：“狗贼！你们竟活埋了刘师兄，张某迟早将你们碎尸万段！”

燕横哈哈大笑：“不用迟早，你们是爷们的这就进谷来，咱们不死不休！”陈闲见燕横笑声洪亮，笑完却急剧喘息数次，好在相隔较远，料想敌人看不分明。

对面四人相望一眼，张济笑了起来：“不必激我，我要杀你们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

陈闲朗声道：“既是如此，随时恭候！我们正好先回去睡觉养神，山道风大，几位小心着凉。”

三人从容走回谷中。

陈闲道：“张济也明白如今两方算是势均力敌，既怕咱们情急拼命，又不甘心撤走。”

燕横嘿了一声，忽然咳嗽起来。陈闲道：“咱们别在露天地站着了，去找个避风处。”

四人在远离谷口的山壁下寻到一个宽敞山洞，进去歇息。坐了一个时辰，崔重忍不住道：“燕横，你病好了没？能打架不能？”

“好多了！怎么不能？”燕横一笑站起，随手舞了个刀花。

陈闲却瞥见燕横挥刀时手指一阵轻颤，沉吟道：“崔重，你再到谷口瞧瞧，小心些，看一眼就回来。”

崔重奔出山洞，不多时返回道：“那伙人竟在山道上支起了帐子！他娘的，想过夜吗？咱们再出去冲杀一阵，吓跑他们！”

“一时吓跑，并无用处，反容易暴露燕兄病情。”陈闲沉吟道，“我算了算，咱们的肉干和清水，最多还够吃喝两天。张济大约也清楚这一节，他是想和咱们长耗。”

薛方晴道：“他们的干粮定然也不多了，咱们未必就耗不过他们。”

“耗不过的，”陈闲摇头轻叹，“他们可以吃马。”

薛方晴蹙眉道：“那咱们只能等死吗？到底该怎么办？”

陈闲默然不语。

崔重道：“管他娘的咋办！他要耗便耗，撑过两天再说，兴许那时燕横的病早好了！”

陈闲道：“不错，这恐怕是唯一的法子了。”

随后他出了山洞，在谷中找寻出路，环视四面山势都甚陡峭，相比之下，要数南面的山最宜攀爬，但也有数十丈高，而且靠近山顶的十丈山壁平直如镜，又向内倾斜，让人无从借力。

陈闲忽然快步走到南面山下，驻足沉思。

崔重跟了上来，见山脚下有数根细藤，顺着山壁向上长到数丈高断绝，但再高处却也有几根藤蔓从石隙中伸出，如此断断续续，直通到山顶。

陈闲拉了拉藤蔓，却将一截碎藤扯在了手里，原来那长藤早已枯萎脆硬，吃不住劲了。

崔重道：“可惜，可惜。若在春天，倒能顺着青藤攀上山去。”

陈闲道：“若我没看错，这种藤是能入药的。”

崔重问：“这是药？有什么用？”

陈闲道：“可以发汗去热。”

“那有屁用？”崔重听得打了个寒战，“老子都快冻死了，还发汗去热？”

陈闲却拿着那截碎藤返回山洞，将藤碾碎混入清水，对燕横道：“这藤粉或可发汗祛寒。”

燕横服下了藤粉，皱眉道：“真难喝。”又叹道：“若能再喝上一碗烧刀子该有多好。”

山洞外忽然传来大声讥笑：“我们有好酒好肉，诸位要不要来尝尝？”

陈闲奔出洞来，见是许青流正不远不近地张望山洞，料想是张济让他来探查情形。

许青流见有人出来，脸色微变，转身如一阵烟疾掠出谷去了。

崔重追出十来步又走回，悻悻然道：“比他娘的兔子都快。”

二十六

天色渐暗，寒风刺骨。

陈闲和崔重将一棵枯树砍倒，劈开树干抱回山洞，生起了火。

燕横又吃了一次藤粉，从视若珍宝的布袋里摸出肉干分了，颤动着手臂将布袋系好。

四人在火堆旁围坐谈笑。

崔重连讲了几件他如何戏耍敌人、智窃宝物的往事。薛方晴抿嘴一笑，道："咱们既已被称为四大恶人，再讲平生坏事就不能算本事，不如每人来说一件做过的好事。"

"这可难想了。"崔重一愣，挠头很久才嘟囔道，"有次我去一户人家偷东西，那家人可真穷啊，除了一屋子旧书，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我在那屋里呆了很久，最后反倒留下了不少银两。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也算不得真正的好事。"

薛方晴道："你肯把银两赠给陌生人，那很不简单呀。我也给别人送过银钱，不过我不如你，我是送给我认识的人……"

崔重好奇道："你送给了谁？"

"其实后来……我去看过他的。"薛方晴轻声道，"我去京城找过徐公子。我打听到他娶了一个穷苦小吏的女儿，过得很不如意。我有时候想，也许他是自觉没能出人头地，所以才不回来见我……其实我也不怎么在意的。我托人悄悄转交给他一些银子，就回到了蕲州。"

崔重想了想，撇嘴道："薛姑娘，你可太傻了。陈闲，该你说了，不说不成！"

薛方晴瞟向陈闲："你若仍然不想说，便算了。"

"也没什么。"陈闲淡淡道，"我说过我打错了一个赌，那是我此生第一次与人打赌……"

当初他学剑有成，少年意气，行走江湖时惆怅又清狂，只觉天下有许多不平事正等他伸张。某日他来到永嘉城中，见有恶霸鱼肉乡里，当即拔剑惩奸，此事在城中传扬开来，又有不少百姓来找他诉说冤苦，他都慨然应下，颇做了不少侠义事。大半月过去，有人邀他去城外的雁荡山游玩—那日，他在山脚下的破庙里遇到了一个人。

那人双腿断折，伤口流脓，很是可怜。他细问之下，得知那人姓张，本一直安分度日，却被雁荡山上一伙恶贼抢光家财打成重伤。他听完大怒，当即要上山为那人报仇。那人却说那伙恶匪不下十人，很是难斗，劝他不要枉自送死。

他自然不服，问了贼巢所在，索性与那人打赌，说日落之前他便能将恶匪杀光。而后他一路疾行上山，沿途遇到多个樵夫山民，无不对他痛陈恶匪的歹毒。他在山上寻到那伙人，喝问："张员外的腿可是你们打断的？"那伙人纷纷冷笑："是便如何？你想替他报仇？"

他怒不可遏，冲上去与那伙人一场惨战，终于将他们尽数杀死，又一把火烧了匪巢，赶在黄昏前返回破庙，大声笑道："是我赢了！"

破庙中竟空无一人，他找寻很久，那断腿的张员外却无影无踪。后来他才探查明白，原来雁荡山上那十余人并非恶匪，而是劫富济贫的英雄侠士。那日的破庙相遇实为张员外精心布置，那些樵夫山民也是张员外刻意安排下的，真正作恶多端的正是那张员外。

他自知大错铸成，悔之晚矣，从此变得寡言谨慎，行事不敢再冒丝毫风险。又愈发沉郁偏激，总是孤身来去，再难与人相处。

"那么张员外呢？"崔重听后忙问，"后来你可有杀他报仇？"

陈闲道："后来我找过很久，一直没能找到。不过即便找到杀了又如何，总归是覆水难收。"

薛方晴轻声叹息，见燕横一言不发，便问："燕横，你呢？"

燕横粗哑一笑："哈哈，老子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好事。"

薛方晴默然片刻，忽道："怎么没有？你杀了伪君子周玉安，为云家报了仇，那就是很大的好事。"

"这次嘛，倒真是痛快得很。"燕横嘿嘿笑道。

回想起簌玉楼中的激烈一战，四人凝望篝火，都面露笑意。那日情形在眼前闪动着，仿佛此生的精华都已在那场拼杀中燃烧绽放。

二十七

当晚陈闲与崔重轮流守夜。

翌日清早，四人走出山洞，呼吸山风，都觉心怀宁畅。

燕横气色似是健旺了许多，在许青流又进谷刺探时，他和陈闲、崔重相望一眼，忽然齐齐追出，直吓得许青流抱头鼠窜。四人见状都笑。薛方晴在晨风中弹起了琵琶，悠柔的弦音在山谷中回荡。阳光明媚，让人莫名相信一切都没那么糟。

崔重道："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金陵偷到一壶美酒，喝了个饱！天也是这般晴。"

薛方晴一怔，去年今日她正遭张济纠缠，但此刻也微笑道："晴天总是好的。"

崔重又问："陈闲，你去年的今天又在做什么？"

陈闲略一回想，道："那天嘛……我在南疆与苗人打赌，那一阵子都在。眠音蛊便是那时赢来的。"

崔重又看向燕横。燕横皱眉道："莫问我，我可记不得……"话未说完，忽然语声一滞，竟摔倒在地。

三人大惊，将燕横搀回山洞，只觉燕横身躯比昨日还要炙热。

陈闲让燕横躺倒休养，但燕横却不听，只是僵着脸坐着。

燕横病势忽然加剧，三人都很忧虑。

可是就连晴天也没持续多久，临近正午，天上飘落白雪，越下越大。

陈闲望着雪花出神。崔重愁眉苦脸道：“这下子水倒是有的喝了，可肉干怕是要吃光了。”

落雪后，许青流又到谷口张望了一次，见山洞外无人，便掉头走了。

午后，燕横陷入了晕迷。

三人将他的身躯放平，直到此刻，陈闲才得以搭上他的脉门。

陈闲凝神听着燕横古怪杂乱的脉象，恍然明悟：燕横不是患病，而是中了毒。那夜在浅河边，燕横恐怕是喝下了那瓢毒水，他是太相信他的兄弟了。也许他察觉得早，喝下的不多，可毒质仍是在他体内缓缓发作。但他谁也没告诉。强撑到除掉刘经后，他终于再也抗不住毒性。

陈闲无法解毒，强笑一声，说出了燕横中毒的事。

山洞里静默了一阵，陈闲又道：“火只怕还须生得更旺些。”

崔重又砍来一株枯树，只是树干被雪浸湿，一时却引不着。

薛方晴拿起燕横的刀，把琵琶劈了，递给陈闲。

火堆渐旺。燕横不时清醒片刻，但每次都是很快便又昏厥。雪直

下到黄昏才停。

雪停后不久，燕横死了。

死前的片刻，燕横看着三人，说道：“咱们已经尽力了。”

陈闲道：“是。尽力了。”

燕横一笑，指了指山洞角落的布袋，又道：“最后关头，我没有堕了男儿的豪气。”

燕横死后，陈闲道：“就把燕兄葬在山洞里吧。”

三人艰难挖了一个深坑，将燕横的尸体放入。

很长时间里，谁也没有往尸身上盖土。

陈闲拾起那个布袋摊开，三人都怔住了。薛方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布袋里的肉干远比三人预想得要多。陈闲粗粗一算，知道燕横已有五六天没吃过一条肉干，都攒了下来。

三人把泥土轻缓地推入坑中，而后默默长坐。

崔重神情呆怔，忽然说了句：“他、他可是最怕饿的呀。”

陈闲脑中蓦然闪过了燕横站在月色中的身影。

二十八

安葬了燕横后，陈闲出山洞，在谷中走了一阵，刚回来便听崔重叫道：“咱们这就出谷去，和那帮狗日的拼了吧！”

陈闲给每人分了两根肉干，道：“先吃饱再说，养足气力。”

吃完后，陈闲又道：“还不到拼的时候。”

崔重急了：“还不到时候？再等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陈闲却沉思不语。过了半个时辰，他又走去谷中，回来后说：“我想怎么也得等到明早。到那时，或有一线生机。”

两人惊疑询问，陈闲道：“我去看了南面那座山，那山壁陡直，几没怎么承住雪，不碍攀爬，但雪落在生有藤蔓处却有积叠—等到寒风吹过一夜，藤蔓结冰，便会和山岩冻结在一起，且不易扯碎。那时便能从藤上借力攀爬。”

崔重寻思片刻，道：“听着倒是可行。嗯，咱们若爬上山顶，毁藤远遁，张济他们短时内绝难追来。”

“只是冰藤会滑手，但也总算有力可借。”陈闲点点头，又道，“我分别出去两趟，是在估测积雪的凝结时间。算来到天亮时，枯藤与山壁接触的地方便会被冰雪凝固。所以咱们要等到明早。”

薛方晴问：“若爬到半截，张济等人进谷使坏干扰，却又如何？”

陈闲道：“这本就是在赌。”顿了顿又笑道：“你们不必过于担心，莫忘了我从不打没把握的赌。”

薛方晴与崔重相视点头。

陈闲道：“没什么要说的了。你们先睡吧，我去外面守夜。”

“陈闲……”

他说完转身要走，薛方晴却喊住了他。

“一旦做了坏人，真的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了吗？”她在簌玉楼中听陈闲说了这句话，此后便一直记在心里。

陈闲静静望着薛方晴晶莹的双目，忽然靠近了在她唇上一吻，快步走出了山洞。

薛方晴身子轻颤，清瘦的脸颊上泛出了少女般纯真的红晕。过去两个月里她一直在躲避的、甚至刻意去厌烦的某种东西终于在这一刻俘获了她，那是许多年前她在飘花的溪畔也曾感受过的。

二十九

天刚亮，陈闲便回到了山洞。

他除下外衫，撕裂了结成绳索，又把葫芦和短剑别在衣带上，而后叫醒两人道："时辰差不多了。"

三人走出山洞，陈闲道："昨晚许青流进谷探查了数次，料想他们今日也将有所举动。咱们须快些。"

来到南面的山脚，三人仰头望去：朝阳映照下，凝结了冰雪的长藤宛如一架流光溢彩的天梯，仿佛能通向某个美好的所在。

陈闲眼前倏忽掠过那日簌玉楼里的情景，心想生如青藤，脆弱易枯，但好在也有过遇雪傲立的一刻。

崔重扯了扯雪藤，道："冻得很结实。凭我轻功，要上去不难。"不等陈闲开口，又道："可我昨夜想了很久，老陈你的轻功很是马虎，恐怕是爬不到山顶的。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吧。"

陈闲却问道："凭你轻功，若背着薛姑娘，能上去吗？"

崔重道："那要难了些，不过也能。"

陈闲道："好，你先背起她。"崔重依言而行。

陈闲用那股衣绳将两人绑在一起，道："这样便牢靠得多了。"又

把燕横的刀递给薛方晴，“若他到时手滑，你可把刀插进石缝撑一撑。”

崔重摇头道：“凭我轻功，不会手滑。可你怎么办？”

陈闲欲言又止，忽然侧头，却见许青流正站在谷口。

许青流看到三人齐聚在南面山脚下，又惊疑地望了望山壁，若有所悟，转身便跑。

三人心头一沉。陈闲皱眉道：“崔重，你先背她上去，再下来背我。”

崔重叫道：“来不及了，咱们拼了吧！”

陈闲喝道：“拼个屁！忘了燕兄临终所言吗？咱们先把薛姑娘送上去！”

崔重呆住了。陈闲催道：“赶紧走吧！我挡住他们。”

“不行！你自己能挡住他们？不成的！”崔重却不动，连声急语，“你、你有把握吗？有吗？”

陈闲一笑，拍了拍崔重肩头，大步朝着谷口走去。

崔重望着陈闲的背影，张了张嘴，很想在开始攀山之前再说些什么。他想说句尖酸的怪话儿，想开个有趣的玩笑，又想扯开嗓子撒泼耍疯，或者肆意地吼天骂地。无数的话语在他胸口盘旋，哽住了他的喉咙。他想随便说点什么都好，但最后他什么也没有说。

三十

山道上，帐子里。

张济听了许青流的回报，赶忙招呼两弟子冲向谷口。

屠翼上次出了馊主意，急欲将功赎罪，涨红了脸奔在最前。刚进得谷中，便见陈闲临风踏雪，疾行而近。

陈闲取下腰间葫芦，猛掷向屠翼胸口。屠翼挥刀一格—那葫芦昨夜被陈闲填满碎石，却比屠翼预想的重上太多—虽挡开了葫芦，长刀竟也脱手。

陈闲趁机飞起一脚，正中屠翼大腿，屠翼腿骨断折，倒飞晕厥。但与此同时张济与孙展也各自攻来，陈闲挥动短剑挡开孙展的刀，却被张济的刀口擦伤左臂。

张济望见崔重背着薛方晴已攀升数丈，叫道：“还想带着《雪谱》逃走？”又对孙展道：“缠住他！”说完径自朝南疾掠。

陈闲当即冲着张济追去，身后的孙展却追着他不住挥刀劈斩。

陈闲怕张济阻截崔重，狂奔中无暇回身，只是反手格挡着孙展的刀招，有的格开了，又的却没格准，被孙展劈在背上。

他前行甚快，中刀后都入肉不深，但刀痕渐多，血也越淌越多，乱洒在积雪上刺眼如梅瓣。

背后刀风呼啸，听得他两耳轰乱，他却牢牢盯着前方的张济追着，口中不住低声呢喃：“别追我，别追我，别追我……”眼见张济快奔到山脚下，突兀一喊：“燕横，还不快现身！”

张济一听，不自禁地悚然止步，心想进谷后果然没看见燕横，对方诡计多端，恐怕又埋伏了什么厉害后着。

趁着张济愣神，陈闲猛然停步回身！孙展吓了一跳，收势不及，虽挥刀深深斩入陈闲左侧肩骨，却也被陈闲撞倒，方要拔回刀，却听

陈闲猛啸道：“我说了别追我—！”

霎时间，孙展让那啸声震得心惊胆战，咽喉忽然剧痛，已被陈闲的短剑刺穿。

山谷里的风越来越紧，陈闲在大风中站直了身躯，再度朝张济奔去。

张济环视谷中，没发现燕横，却看到自己的徒弟一晕一死，惊怒中顾不得再提防埋伏，径直抓住雪藤，便要追赶崔重。

然而他刚跃上数尺，脚腕忽一痛，却是被追近的陈闲投出骰子打中，顿时坠落地上。

两人在山脚下厮斗起来。陈闲失血甚多，头晕目迷，但他剑术沉稳，强自镇定心神见招拆招，张济片刻间倒也杀不死他。

这时两人身旁有黑影闪过，却是许青流来到。陈闲脱不开身，不由得暗自惊急。

许青流进谷后便躲到一旁观望，眼见陈闲与张济打得难解难分，当即展动身形绕过两人，顺藤向上攀爬。

这时崔重已攀过半山腰，但许青流轻功果真绝世，手足并用，如一道黑电蜿蜒向上，很快便追近许多，他单手抓藤，从怀中摸出一枚铁镖，甩向崔重背上的薛方晴。

崔重听到风声，急向左侧一跃，跳到旁边那根藤上，避开了飞镖。

许青流嘴角扭曲，不断射出飞镖，攀爬不停，仍是越追越近。

崔重低沉怪叫着，在数根雪藤之间左右跳跃，身形曲折上升，竟始终没被射中。

许青流知道来回跳跃并不难，难在每次跳跃后须及时向山岩泄力，否则藤蔓虽冻得牢固，却也经不住这般拉扯。他见崔重躲得灵巧，冷笑道：“好得很，有能耐便接着躲！”

这时崔重正手抓最左侧的一根雪藤，而上方已只剩那十丈最难攀援的内斜山壁，一着不慎便会摔落。

他耳听许青流又射来一镖，却已不敢再旁跃，上爬数尺将身躯一侧，用右腹硬受那记飞镖。扑嗤一声，飞镖深深插入，血流如注。

崔重尖笑一声，继续向上攀去。

许青流又接连甩来三镖，都被崔重用腹部硬接。一道道鲜血顺着山壁淙淙流坠。但崔重反而越爬越快。

眼看崔重离山顶已不到一丈，许青流咬牙再发暗器。崔重受伤不轻，侧身时没拿捏准，被飞镖射中胸口，浑身一震，停止了攀升。

许青流狞笑，心知崔重已是重伤垂危，便也开始爬那最后十丈山壁。

薛方晴起初本吓得不敢睁眼，到此时却已定下神，忙问：“崔重，你没事吧？”

崔重呆了呆，忽道：“把刀给我。”接过长刀后，他让薛方晴抓紧藤蔓，割断了那股将两人捆在一起的衣绳，将刀插在腰带上，喃喃道：“在谷底瞧不分明，最后这数尺倒也没那么陡。”

薛方晴一怔，未及反应已被崔重抱住掷上了山顶！

这一掷之力甚巨，那根雪藤当即断折，崔重顷刻下滑两丈，好在他早有预料，始终贴住山壁，堪堪握住了另一根藤，止住坠势。

薛方晴在山顶跪倒向下张望，却听崔重叫道：“走啊！别停！”

她犹豫片刻，深深看了一眼这绝谷，起身沿另一侧山脊行去。

许青流见薛方晴走脱，却不惊慌，心想崔重已是强弩之末，而自己转眼也要爬上山顶，到时薛方晴又能走出多远？便沉住气爬那十丈危壁，不多时已爬过五丈多。

崔重对脚下两丈处的许青流不管不顾，却朝着谷底大吼一声："怎么样？"

山脚下人影分合，陈闲正和张济激斗，他不时仰望一眼，已知薛方晴登上了山顶，此刻听见崔重的吼声传来，由衷地发力喊道："佩服！"

高处的崔重哈哈大笑，狂叫道："陈兄，你可看好了！"他猛然拔刀迈步，从左至右在陡壁上拖刀横行数丈，将所经一线的冰藤尽数割断震碎！

攀援中的许青流顿失凭借，下滑中用十指强行抠住岩壁，鲜血从指缝飞速渗出。而崔重在即将下坠时戳刀入石缝，凌空吊住了身形。

断藤与碎冰纷扬撒下，谷底的陈闲与张济一时都看得惊住了。

崔重此番踏壁斩藤用上了毕生功力，疾行中全身伤口一齐激射鲜血，当空拖出了一道长长的红线—日光流转之下，那长线如一抹明虹深深打入许青流心头，饶是他冷漠无情，也不禁茫然发怔。

崔重狂笑不停，又大叫问道："我和许青流哪个厉害？"

与此同时，许青流情急中迸发全力踩着岩壁朝崔重斜蹿，当空一跃，竟抱住了崔重的双膝，而后将崔重当作梯子一般向上爬去，又抱在崔重腰上，伸手去夺那刀柄。

"哈哈哈！"崔重却只自顾自笑着，恍如未觉，越笑越响。那笑声

卷入狂风，吹飞冰雪，涤荡听者肝胆，似将山壁都震得轻颤起来。

谷底的张济被山巅飘下的笑声刺得心中又乱又恨，见陈闲仰头欲答崔重，恶狠狠道：“不许答！”

陈闲一笑，纵声喊道：“姓许的比你差远啦！”在他喊话时，张济咬牙切齿地急声低嘶：“别答！别答！别答！”每说一遍，便挺刀在陈闲身上戳出一个血洞，却没能止住陈闲的喊声。

崔重仍然笑着，也不知是否听到了陈闲的回答，忽然看了看许青流。

许青流本已要握住刀柄，与崔重目光一触，顿时明白了什么，摇摇头张口结舌，似觉难以置信。

崔重猛地从石缝中拔刀、双足在山壁上一蹬，连带着许青流倒飞在高空—

那一瞬，挥舞着长刀的张济眼中流露无比的惶遽，仿佛见识到远远超越他心智的存在。

陈闲趁机向前翻滚，躲过张济的一刀，拈起地上的骰子拧腰回身。崔重与许青流当空坠落，同时摔毙。

陈闲直视张济弹出了骰子，眼神骄傲又轻蔑。

张济眉心一痛，口鼻溢出了血，醉酒般摇晃几下，栽倒气绝。

陈闲浑身浴血，瘫倒喘息了半晌，伸手取回骰子，四下张望，在一棵枯树边看到了地上的葫芦，便朝着枯树走去。

艰缓走到一半，听见有人呻吟，却是先前断腿晕厥的屠翼苏醒过来。屠翼环顾山谷，顿时骇然失语。等陈闲走到枯树下，屠翼才缓过神来，厉声道：“到这地步，你还是不肯说出《雪谱》下落吗？”

陈闲本来不知，但此际心头空明，闻言倒突然有了个猜测：那柄玉剑一直被周玉安随身携带，莫非《雪谱》其实并非书册，而是能藏入玉剑中的纸帛？

他自然不会把这一猜想告诉屠翼，轻笑道：“那《雪谱》我就埋在这山谷中，你慢慢找吧。”

屠翼一愣，随即狂喜大叫：“老子豁出去找上十年八载，总能找到！啊哈，看你满身都是血，你还能动弹吗？”

陈闲不再理他，坐在枯树下，慢慢把葫芦中的碎石倒出，捧了雪开始擦拭葫芦。

“你等着，看老子怎么炮制你！”屠翼语声亢奋，拖着断腿朝陈闲爬去，“我知道你快死了，但在你咽气之前，老子有八百种法子让你后悔生在世间！”

陈闲默默将葫芦、短剑、骰子都擦得透亮，并排摆放在脚边的雪地上。他拥有的东西一直不多。

他从衣襟里拿出那颗曾掉落被崔重瞧见的饭团。二十岁那年，他在雁荡山上的一场赌斗中输得干干净净，让他几乎赔尽一生都还不够。但他想，到了此时此刻，他无论如何也该算还清了赌债。

他吃下了饭团，嘴角流出乌血，背靠着树干死去。

尾声一

薛方晴孤身走了两天，天空飘下了细雪。

她吃下一根肉干，在风雪中继续前行，忽然看到一块方圆丈许的空地，裸露的黑岩在白茫茫的雪地间很醒目。空地上有一根梨枝。

薛方晴捡起梨枝，向前望去：远方的风烟雪末中闪过一道模糊的光华。她不知那便是后来江湖上久久流传的“云中一刺”，但仍加快了前行的步子。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根梨枝，莫名觉得亲切。

她想起那天在簌玉楼，趁着周玉安被来历不明的梨枝所惊，他们四人互望了一瞬，都从彼此眼神中看到了坚定。

尾声二

那天赶到蕲州城门外，三人算算时辰还早，便在一处茶棚歇脚，个个面皮紧绷，望着高高的城门如临大敌。

砰的一声，茶棚伙计把茶碗重重搁上木桌，茶水溅及燕横衣衫。若是往常，依燕横的脾性早将这伙计踹飞，但在这蕲州城门口，他不愿节外生枝，竟忍了下来。一路怪话不断的崔重此时也低头沉默。

陈闲就着茶水吃了几口饼子，咂了咂嘴：“茶味尚可。别让薛姑娘在楼里久等了。”说完站起身来。燕横和崔重跟着站起。三人大步迈进城门。

门洞昏暗，彼此的心跳声像灯火一样难以掩藏。身后的来路和前方门洞外看去都是一片光亮，似能让人忘记正走在黑处。三人凝重的脸色被阴影遮笼，显得有些狰狞。

燕横问：“这算是最后关头了吧？”

崔重叹道：“真若到了最后关头，我想听人说声佩服。”

陈闲答应：“好。”

三人穿过门洞，站在了阳光里，不约而同地吁出一口气，像是吐

出了积叠一生的霜凉。



燃萼楼

今日练刀明日习剑，这种事是南人干的
那真正的北地男儿又是如何行事
北地男儿嘛，打定心意不回头
赵北客头一昂
把词写到绝处，把歌唱到绕梁
把刀练到白头

一

“想活命，就给我跪下。”

他的四周都是剑锋，在晨风中泛着星辰般的光。有个站在外围的剑手看不清他，还着意踮起了脚。敌众我寡，这一趟找上紫剑堂，算是来错了。

“士可杀不可辱，南哥，咱们拼了！”那是他的好兄弟小七在嘶吼。他笑了，剑都架你脖子上了，你还吼个屁啊。早年流落街头，跟野狗都抢过食，给人下跪也不算什么。

于是他跪下。

与他同来的小七和张六霎时眼红得像要滴血，他装作没看到。

“快刀南，你在衡阳连棍儿都没立稳，还敢挑衅我紫剑堂？”堂主徐紫山冷笑。

“我跪过了，认栽。”他站起身，拍了拍衫上灰土。指着他的数十道剑锋一阵轻颤，有种荒诞的美，似繁星环绕他齐闪不绝。

“哟，挺爱干净呀。”徐紫山说，“没让你起来呢，再跪下，叫爷爷。”这下张六也忍不住了：“姓徐的，我先日你爷爷！”

他爹是中年得子，所以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爷爷，既没见过，那就算不得罪过。

于是他叫了声：“爷爷。”

院子里爆出一阵哄笑。徐紫山皱起了眉：“声太小了，再说你不求饶，你爷爷我怎么饶你？”

他便又不慌不忙地道：“爷爷，求你饶了我一条狗命吧。”徐紫山得意大笑。

蠢，骂你是狗，你都听不出来，他在心里也笑。

“你这俩兄弟比你有骨气，他俩，我放了。至于你嘛，”徐紫山沉吟着，可实在没想出什么损人的妙招，“……我儿子的名字里也有个南字，嗯，你就再叫声爹来听听吧。”

一瞬里他想起一双灰眼，浑浊得像混了泥巴的雪水。他爹临死时就是睁着那般灰蒙蒙的眼看着他，那目光他回想过上千个日夜，仍不敢说琢磨明白。

叫不出口，脸上僵住了。

有个剑手插了句机灵嘴：“堂主，不妥啊，他刚叫了你爷爷，再让他叫爹，那不是给您老人家降辈儿吗？”

“也是。”徐紫山兴味索然，“罢了，滚你的吧！说了饶你就饶你。”

他从层层剑锋间隙中走出门，把这满眼的星光记牢了。

走到三条街外，小七愤愤道：“南哥，我知道你不是怕死的孬种，刚才真不如拼个死活！”

他笑笑：“走吧，衡阳待不住了，徐紫山嘴上豪气、心底狭隘，不出两日就要翻悔，定会派人来暗杀。咱们换个地界。”

三人默默走出城去。

张六说：“哎，是不是忘了拿行李？”他说：“不要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又静静走出几里，他忽然说：“我不是怕死，我是怕再也回不了家。”

他向北望了一眼，目光尽处是一片城墙，城墙外还有重重山峦阻隔，看不见。

“南哥，你家乡很远吗？”

“远着呢，冀州府渔阳城，渔山镇。”

“怎么不回去？”

“功夫尚没练到家，回去就是个死。”他收回了北望的目光，“如今的渔山镇，正被人一手遮天吧。”

二

渔山镇方圆数百里都没有鹿，这是镇上每个猎户都知道的事。但赵北客却坚称他曾在镇郊旷野上亲眼目睹一头白鹿踏雪而过。既然赵老大如此说了，渐渐地便有人说自己也在镇外见过鹿了，还有人不知从哪弄来了鹿肉，送到赵北客府上。

赵北客没吃鹿肉，只是笑着对左右说："瞧见没，有鹿。"

有次赵北客在春雪楼摆宴，冀州府的江湖豪客与富绅名流来了大半，"冀北快刀"周孟说："凭你赵兄的刀术，别说在冀州，就算去京师，也是一流人物！何必憋屈在这小小渔山镇？"

"谢了。"赵北客与周孟对饮一碗。

燕羽门二当家舒羽说："赵老哥，你要肯入燕羽门，没二话，我这副门主的位子给你坐！"

"那可不敢当。"赵北客又和舒羽对饮了一碗。

一碗又一碗酒下肚，赵北客醉了，忽然语声含糊道："那天我提着刀走在雪地里，远远望见镇上蹿起了炊烟，我缓下步子，看见一头白鹿从我身旁奔过，离我那么近，连鹿耳上的茸毛我都瞧得清清楚楚……"

众人面面相觑，莫名其妙。

宴散后，赵北客的手下们回想起他说鹿时的古怪神色，似凝重似恍惚，便又问他："大哥，你再讲讲那鹿的事儿呗。"

可赵北客却不说了。

后来，有些人背地里议论："镇子周遭分明没有鹿，你道赵老大为何说有？因为他是狼，狼天生就是要捕鹿为食！"

还有人说："这渔山镇就是鹿，赵北客像狼一样守着他的地盘，他可是个狠角色！"

三

他再次踏进紫剑堂时是个晴夜，星斗清得能映亮人的须发。

徐紫山歪倒在地，看着胸腹处的血口，他曾以为自己算个狠角色，可如今他心想自己还是太善！当初若没放走“快刀南”，自己又岂会落到此等惨境？

当年徐紫山的善念只持续了一日，隔天他就带人去捕杀快刀南，但扑了个空。隔了半年，徐紫山听人说快刀南远赴苏州，混得愈加落魄，又被人撵到了九江府，便慢慢将他淡忘。哪知几年过去，他竟混出了名堂，武功高了，还多了几十个心狠手快的兄弟。

回到衡阳的第一夜，他就带人来到紫剑堂，血洗徐门。

“徐兄你说，是世上的刀剑多呢，还是天上的星星多？”他语气还是那么不慌不忙，身上衣衫也和几年前一样干净。

“当然是星子多……”徐紫山咳着血，还没死心，“南兄，当初我可是、可是……”

“你是想说，你当初饶过我一命？好，你跪下磕几个头，我留你不死。”

徐紫山点了点头，却没动，沉默许久，叹道：“罢了，我不如你，这头我磕不下去。死前我只想问你，当初你在衡阳，究竟为何与我作对？”

他说：“你紫剑堂作恶多端，我这是替天行道。”

徐紫山苦笑：“我自知不算好人，但你这话我只信一半。”

他叹了口气：“告诉你也无妨，听说你有本祖传秘籍，很是高明，但你没参透，而我有血海深仇要报……”

徐紫山恍然：“原来是图我的秘籍，不巧得很，那秘籍我刚烧成灰。”

“你有这股硬气，是我当初小看了你，小七，送他上路吧。”

他转身仰头，不再看满院的血污，盯着北方夜空中的群星：“十年了，该回家了。”

“南哥，打算回家了？”张六擦了把脸上血水，“好！咱们就回去渔山镇，杀他个天翻地覆！”

小七割下徐紫山头颅，随手掷在地上，笑问：“南哥，你那仇家害你在外漂泊十年，你一定恨他入骨吧？”

“我不恨他，”他摇了摇头，“我恨也只恨自己没用，当年我爹咽气没出一日，他就发难夺了渔山镇，那是他的本事。说起来，我倒有些佩服他。”

四

在渔山镇，说起赵北客，那是人人佩服。即便有的人心里不以为然，嘴上也定是万分钦佩的。

虽然赵北客说自己不算好人，但人们大都觉得他不是坏人，因为他讲规矩，脾气也不差，顶多每月派人去各大铺子收些例钱，从不干鱼肉乡里的事。

只一样有些古怪，赵北客不喜南方，不待见江南人。

镇上有几家江南外来户开的酒楼，菜肴甜中带辣，赵北客从不去吃，让这几家酒楼交的例钱也格外多些。

赵北客喝酒只去春雪楼，吃菜只认咸。

有次镇上来了个南方小贩，挑了一担甜豆花走街串巷地卖，孩童们都争着要吃，让赵北客瞧见了。赵老大掏出大把铜钱，说你这豆花

我全买了。

小贩还没来得及道谢，就听赵北客又道：“以后别来了，镇上没人爱吃这口。”

孩子们吃不着甜豆花，都不乐意，赵北客轰他们：“回家去吧，这玩意儿哪有烙得香喷喷的饼子好吃？”

若是有南方人敢到渔山镇寻衅滋事，那百姓们算是有热闹瞧了：赵老大打断闹事人的腿，那是轻的；重的就不好说了，或许走遍天南海北，再也见不着这个人了。

两年前，赵北客在江南的一位故交让人捎来口信，说是多年不见，想请赵兄去扬州小住几月，叙叙旧情。

赵北客对捎信人说：“南边雨水太多，整天湿漉漉，免了。”那人不住劝说，赵北客烦了：“去了还得和南蛮子打交道，不去。”

那人一怔：“赵老大说笑了。江南读书人多，是礼仪之乡，怎能说是蛮子……”

“放屁，欺我没读过书？”赵北客瞪了眼，“礼仪之乡，那是说山东，孔孟都是那里人。江南嘛，蛮夷之地。”

那人苦笑，只得告辞离去。

秋天，又有人来请赵北客远行，不过这回是去辽东。

传话人是辽阳飞马堂的人，见了赵北客后说：“辽阳那边有个点子很是棘手，沈堂主与赵大哥是多年老友，知道赵大哥你手下能人辈出，想请赵大哥派个人去，帮忙料理了。”

“知道了，你回去吧。”

传话人有些懵：“那赵大哥是答应了？不知是麾下哪位高手随我回去？”

“你回去吧，我让老余给你备些盘缠，换匹快马。”赵北客没答，眼望着楼外秋光，心说这一趟去辽东，回来怕是得入冬了吧。

五

暴雨荒庙里，他和两个兄弟啃着干硬的饭团。北归途中错过了宿头，三人都有些郁闷。

张六说：“南哥，等赶到渔山镇，怕是快入冬了吧？”

他嗯了一声。小七说：“这趟回家复仇，干吗不多叫几个兄弟，他们可都愿跟你北上。”

“复仇是我的私事，兄弟们连日厮杀，让他们在衡阳歇歇吧。”他哈哈一笑，“我本想自己回家，实在是没甩开你俩。”

小七也笑：“南哥，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三人烤了一会儿火，热气氤氲，他有些恍惚，隐约听张六道：“饭团硬邦邦的难吃，要是有碗热米粥就好了。”

他说：“等回到渔山镇，我请你们喝春雪楼的梨蕊粥。”

“那是什么粥？”

“梨蕊粥只有渔山镇才有，每年梨花开时，春雪楼的人便要出镇到梨树林子里采备整年的粥料，寻常粥都是紧火，但梨蕊粥是小火熏出来的，烧的是梨花萼片，费工夫，一日只出一小锅，透着异香！吃梨蕊粥有讲究，坐梨木桌，使梨枝筷，碗里撒上细碎的梨花蕊……”

说着说着，他悠悠出神：“小时候，常见春雪楼上泛起燃萼生出

的烟，比寻常炊烟要黑浓得多。说起来，那粥我也没喝过几回。”

“别说了，把我说饿了！”小七道，“你家乡除了粥，还有什么好东西？”

他闻言怔住，良久才答道：“还有大风大雪。”

见两个伙伴似不以为然，他补充道：“江南极少下雪，但风雪天喝粥才香，懂吗？”

小七道：“不懂。南哥，你给透个底吧，这趟回家报仇，有几成把握？”

“仇家刀法很高。”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便沉默，心知没几分胜算，但他已等不及了。

万里山水归乡路，十年沐雨流亡人，他淋了十年的江南细雨，该回家看看急风骤雪了。

吃完饭团，三人渐次睡熟。

半夜被脚步声惊醒，见破庙里来了十多名带刀的人，鞘上绽有一丝白痕，像结了霜。黑漆漆的刀。

他知道，那是天霜堂的标记。

天霜堂总舵在庐山五老峰，分舵众多，声势惊人，算是江南第一大帮，近年更有染指北方武林之意。

“你是快刀南，刀硬，喜穿新衣，爱干净，没说错吧？”天霜堂的人开口了，“盯上你好几天了，正好，我等也要北上。”

交谈许久。他得知天霜堂要在冀州立分舵，今夜是来邀自己入伙。他说了自己的事，摇头道：“我须先回家报仇，恕不能从命。”

听明白后，天霜堂的人大笑：“想报仇可不容易，功夫得高，得有钱有人，这些你有吗？入我天霜堂，教你刀术，帮你报仇。”

庙外雨声轰然，震得他心头一片迷惘。

“当真？”

六

清晨，赵北客如往常一样出了赵府，走到街边卖老豆腐的摊子，扯过长条凳坐下。

摊主老汉从瓮里舀出一碗白如雪冒着热气的老豆腐，撒上虾皮、韭菜末、碎紫菜，浇上咸麻油，最后加了勺烹得滚烫的花椒油，搁在赵北客面前，又递上两个火烧。

赵北客道：“老豆腐就得吃咸，江南的甜豆花，真是没法下咽！”说完低头大口吃起来。

老汉笑道：“谁说不是呢。”赵北客常来他这里吃老豆腐，有时吃完就匆匆走了，忘了给银钱，老汉当然不敢去要，他也不想要，只要赵北客肯来吃，就没人敢欺负他这个孤老头—有一回附近卖烙饼的王四嫌他抢生意，想赶他走，他扯着嗓子说了句“我这老豆腐，赵爷常来吃”，王四当场就哑巴了。

赵北客吃完站起，手下人已牵着一匹马来到摊子边，马上驮着行囊。

手下人付了豆腐钱，赵北客一跃上马，对老汉道：“有几回我是不是没给你结钱？你晌午去春雪楼喝碗梨蕊粥吧！”

老汉忙道：“赵爷说笑了，小老儿可不敢去哩。”

在渔山镇上，只有赵老大能喝梨蕊粥，这是十年的老规矩了。就算哪天赵老大没去喝，旁人在春雪楼点菜也不敢叫梨蕊粥。

赵北客笑道："有什么不敢的？你去了就说，是我老赵请你喝。"

"那可太谢谢赵爷了！"老汉喜得眉梢打战，又问："赵爷这么早就要出门？"

赵北客道："早去早回嘛。"

说完，赵北客纵马而去，孤身远赴辽东。

途中换了数次马，踏过千里崎岖，赶到辽阳城外时，已是多日后的黄昏。

城墙角落里，赵北客按照约定的暗语和飞马堂的一个汉子接了头。那汉子低声道："兄台是赵大哥的手下？沈堂主的意思是这事须做得隐秘，故而不宜大张旗鼓地迎接，便只让我来领兄台进城，见谅。"

赵北客："好说。"

那汉子道："沈堂主在城中得月楼备好了酒菜，兄台这就请随我去吧。"

"既要隐秘，那就不入城了。"赵北客四下扫量，见不远处支着个棚子，是个卖汤面的野摊，"你让老沈来这个面摊子见我。"

那汉子面露难色："这……沈堂主他老人家恐怕……"

"老个屁人家，"赵北客打断，"你就说，赵北客来了。"

那汉子一惊，躬身施礼，转身去了。

没出一炷香，飞马堂堂主沈骏匆匆来到面摊，头上斗笠压得低低的，遮住大半面目。

赵北客正在吃面，眼角一抬：“坐吧，给你也叫了一碗面。”

沈骏坐下吃了口面，道：“大哥，我本意是想借你手下高手一用，没想到你亲自来了，这面子给得太大了。”

赵北客：“我手下里没几个成器的，你说点子扎手，我就自己来了。杀谁？”

沈骏道：“那人叫刘江，剑术很高。”

赵北客：“凭你的功夫，也胜不过他？”

沈骏默然片刻，道：“我能胜他，我手下有几人也能，但这刘江和官府牵连极深，若给人查出是飞马堂下的手，我在辽阳就……”

赵北客：“知道了。这刘江平日里出不出城？”

沈骏：“城外三里是条大河，刘江在河对岸有所别院，里面养了女人，每十天半月，他都会去那里。”

赵北客：“我等他去。”

沈骏：“需要什么？”

赵北客：“赶路不便，没带刀。再给我找身艄公的衣衫。”

沈骏欲言又止，片刻后道：“刀和衣裳，明晨我派人送来。”

赵北客：“我想早点回家，杀了人我就走，在此提前说声告辞。”

沈骏叹道："大哥，当初……"

赵北客："告辞。"

七

十日后，辽阳城外河边。

赵北客头戴竹笠，一身艄公打扮站在岸边，眯眼养神。河面宽阔，鹭鸟时飞时落。

过了一个时辰，赵北客听到脚步声，睁眼见一个年轻书生沿岸行来。不是刘江。

那书生二十岁模样，与赵北客颔首致礼，坐在岸边青石上，取出纸笔作起画来，气度从容清雅，不似刘江爪牙。

赵北客握着船桨又眯起了眼。良久过去，他等得有些不耐了，走到书生跟前："我说，你画啥呢？"

书生温声作答："画眼前这条河。"

赵北客："都是水，有啥好画的，你画我吧。"

书生莞尔："好。"

赵北客哈哈一笑，退回船边。半个时辰后，他又走到书生跟前："画完了？"

书生点头，递过一张宣纸。

赵北客接过一看，画中有流云秋水，可岸边人却不是艄公，而是个横刀昂立的刀客。

赵北客一凛："你是什么人？"

书生："姓杨，名逊。"

赵北客："没听过。告诉你，一会儿别误我的事。"

此后两人各自沉默，又是一个时辰过去，刘江终于来了。赵北客皱起了眉，刘江带了九名手下，看步姿，武功都不低。

刘江没在意书生杨逊，走到赵北客跟前："怎么今日就你一个，其他船呢？"

赵北客："都去大渡口了，这里客少。"

刘江点了点头，他去外宅一向避人耳目，本也是着意选的这处野渡。见船小，点了名手下："你先跟我过去。"

小舟划到河中央，刘江说："我手下多，你多渡几回吧。"

赵北客摇头："我这是一锤子买卖，没第二回了。"

刘江一怔："什么意思？"

赵北客一横船桨，将刘江那名手下撞得胸口凹陷，飞落水中。船在江心打起了转儿。

刘江豁然拔剑："谁让你来的？"

赵北客不答，丢下船桨，袖里伸出一截短刀，寒光折射到河面上，惊飞了几只白鹭。

刘江急舞长剑，嗤嗤连响，剑光将船篷刺得千疮百孔，却不闻刀剑交击声。两人在舟上错身，刘江眼前白茫茫一闪。

—那是赵北客刀上映出的河水。

剑光止息，刘江垂手弃剑。赵北客道："你名字里有个江，死在江心，也算不枉了。"

刘江苦笑："技不如人，我认了。" 赵北客："再看一眼吧。"

刘江环视苍茫河面，忽觉耳边一空，河流奔淌声、白鹭鸣声还有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到了，天地静如初开。一眼看完，水声从胸口响起，鲜血决堤般涌出。

赵北客掷刀入水，刘江手下们在河边惊呼怒骂，眼睁睁看着赵北客划船至另一岸。

赵北客上岸后头也不回地快步而行，在岸边树林中跨上早备好的快马，飞驰远遁。

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

八

翌日，赵北客正在逆旅中自斟自饮，忽听一人笑道："船家，又见面了。"那人正是杨逊。

赵北客皱眉离了客栈，和杨逊来到僻静处叙话："阁下跟着我作甚？"

杨逊道："在辽水边，见兄台行事有奇侠古风，心中感佩，特来拜会。"

赵北客冷笑："我可不是什么侠。"

杨逊道："兄台孤身手刃天霜堂巨寇，无愧侠士二字。"

赵北客愣住："什么天霜堂，那刘江不是官府的人吗？"

杨逊一怔："刘江是天霜堂辽东分舵的第一高手，身份隐秘，许多好汉子都折在他剑下。"

赵北客细问几句，明白过来：在辽阳真正和官府关联紧密的是飞马堂，沈骏不想让天霜堂在辽阳一家独大，但又忌惮天霜堂势力，才找他来刺杀刘江。

如今世道混乱，江湖豪客往往不怎么畏惧官府，赵北客也不信捕快们能追去渔阳，但天霜堂在武林中势力极盛，向来睚眦必报，惹上天霜堂，那是极大祸患。

赵北客沉默一阵，叹道："我让个老朋友给坑了，背了黑锅。"摇头苦笑，又问："杨老弟，你怎么知晓得如此清楚？昨日你去水边又是为何？"

杨逊也不隐瞒："刘江恶贯满盈，我也是去杀他的。"

赵北客皱眉："你不怕得罪天霜堂？"

杨逊道："天霜堂近年来为祸武林，我正是要和他们斗一斗。"

"就凭你？"赵北客不信。

杨逊并不分辩，问道："昨日赵兄在江心出刀，远远的看不分明，我只依稀觉得，刀意似有一丝熟悉。敢问赵兄刀术是何人所授？"

赵北客道："与你无关。"

杨逊道："如我所猜不错，赵兄刀意是承自云陌游云公子，只是所得不全。"

赵北客皱眉："云陌游我听过，但我可不认识他。他不是天下第一剑客吗，何来刀意？"

杨逊道："云公子少年时亦习刀，因在山中与刀客岳空山一晤，心境转变，后来便改修剑术，此事江湖上少有人知。"

赵北客冷笑："看见别人刀法高就转去练剑，这云陌游定然是个南方人。"

杨逊奇道："云公子转而修剑，倒并非是因对方刀术太高，不过……这与南人北人又何关？"

赵北客却似陷入了某种回忆，出神良久才答道："嘿嘿，今日练刀，明日习剑，这种事是南人干的，真正的北地男儿，不是这般行事。"

杨逊问："那真正的北地男儿，又是如何行事？"

"北地男儿嘛，打定心意不回头，"赵北客头一昂，"把词写到绝处，把歌唱到绕梁，把刀练到白头！"

杨逊赞道："好一个北地男儿！"

赵北客乍知被老友蒙骗，心神震荡，一时多说了几句，闻言笑了笑："杨兄弟，你昨天那张画还留着？再给我看看。"

接过画，他端详了一阵，还给杨逊："你能看出我是个刀客，不简单。但你画的也只是个刀客，不太像我。"

杨逊莞尔："我自忖丹青不弱，不知是画的眉眼不像，还是身形不对？"

赵北客寻思了一会，摇头道："我说不上来，但就是觉得不像。"又看了几张别的画，见杨逊所画多是梨树，便道："原来杨老弟也喜欢梨花。"

杨逊颔首："赵兄也喜欢？"

“没你那么雅，”赵北客笑了，“我喜欢的，其实是吃梨花。”见杨逊不解，又道：“改日你来渔阳城渔山镇，我请你吃梨蕊粥。今日就此别过！”

杨逊欲言又止，赵北客道：“杨老弟不必多言，你我萍水相逢，但赵某看人还算准，你是个好脾气的善人，但我不是什么好人。何况你是江南人，而我平生最不喜的就是江南人—咱俩恐怕做不成朋友，那也不必深交！”

杨逊只觉赵北客所言未免偏激，但也不着恼：“在下看人也还算准，我看赵兄并非恶人。既是如此，咱们后会有期。”

赵北客扭头便走，十余步后，忽停步道：“杨兄弟，你敢和天霜堂为敌，挺有志气。想来你武功绝不低，但天霜堂堂主柳寒山号称霸刀无双，是岳空山之后的第一刀客，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杨逊道：“有朝一日，我倒也想去庐山五老峰会一会柳寒山。”

赵北客皱眉：“恕我直言，我只当你是在说大话了。”

杨逊笑道：“我本从不说大话，但既见识了北地男儿的豪气，何妨自夸一回？”

赵北客哈哈一笑，点了点头，又朝前走。杨逊道：“赵兄，刘江的事……”

“杀便杀了，还提他作甚？”赵北客大步远去，“听人念过一句诗，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渔阳是燕地，那我也算燕客了，这一趟看过了辽水，不虚此行！”

九

江湖消息，往往传得比奔马还快。数日后，赵北客在归途中听说

了刘江的死讯，只是杀人者却成了剑客杨逊。赵北客心知是杨逊设法将此事揽到了自己身上，不由得胸口一热。

回到渔阳城时，正遇上大雪纷扬。

他换了匹马，骑行到渔山镇郊已是黄昏。忽见雪中立着一个精瘦汉子。

赵北客下了马，走近那汉子，见他腰畔系着刀，漆黑刀鞘上镂出一线煞白。

“天霜堂的人？”赵北客一凛。

那汉子点头：“是赵老大吧，等候多时了。”

“等我作甚？”

“等你，是为告诉你，南公子看中了渔山镇，天霜堂的渔阳分舵今后要设在镇上。”那汉子声调一扬，“南公子特准你回家一趟，收拾好行李滚出渔山镇！”

“南公子？还有女公子吗？”赵北客笑出了声，“特准我？那他得先教教我怎么滚。”

那汉子也笑：“南公子是我们舵主，他猜到了你不愿走，正在镇子里等你，敢去吗？”

“带路吧。”

两人走出十来步，赵北客冷不丁问：“在哪等我？”

那汉子道：“春雪楼。”

赵北客嗯了一声：“你知道我今天回来？”

“不知道，我们十天前就到了，每天我都在镇子口等你。”

“辛苦，以后不用等了，我自己去见他吧。”赵北客说完一摸腰畔，醒觉因为出远门，没带自己的刀。

“想杀我？”那汉子从怀中取出一柄短刀，“找刀呢吧，你的刀在我这儿呢！”

赵北客问：“老余是死了还是叛了？”临走前，他把刀交给了老余保管。

“那叫弃暗投明！”汉子道。

老余不光保管着他的刀，还打理着他的家财，若连老余都叛了……赵北客心一沉。

两人进了镇子，赵北客问：“你敢在我家门口撒野，你叫什么名字？”

汉子眉一挑：“我叫曲扬，怎么？”

赵北客点了点头，继续前行。街上百姓见赵北客回来了，纷纷脸上变色，走避一旁。

转过街角，赵北客走到王四的烙饼铺子前。王四看见赵北客和曲扬，吓得一哆嗦：“赵爷，您回来啦。”

赵北客：“说说吧，我走的这段日子，出了什么事？”

王四瞥了一眼曲扬，颤声道：“赵爷，求您可别难为我了，我哪儿敢乱说啊!”

曲扬傲然一笑：“天霜堂做事，不怕人说。”

王四还是不敢说。赵北客揪住王四衣襟："你不说，我这就弄死你！"

王四这才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十日前，南公子带着几十个天霜堂的刀客来到了渔山镇，他们以为赵北客躲了起来，搜了几天没搜到，连番激战后，擒住了二十来个赵北客的手下，说是赵北客一天不露头，就杀上俩仨的。

赵北客问："第几天了？" 王四说："算来是第五天了……"

赵北客："嗯，接着说。"

王四苦笑："唉，也没啥好说的了，赵爷您那些手下，死的死，降的降，听说最后还剩十来个，死守在赵府，护着您的家眷……"

曲扬冷笑："南公子没动你家眷，不是攻不进赵府，是想留点说话的余地，好好跟你寒暄几句。"

赵北客不再问王四，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雪，转身走了。

王四怔怔望着赵北客远去的背影，忽然大着胆子喊了句："赵爷，您小心呐。"

王四背后，又有一个天霜堂刀客走过，闻言瞪过去："卖饼的，你是活腻歪了吧？"猛一抬脚，将王四踹翻在地。

远处，赵北客忽然停住了步子。

"曲扬，借刀一用。"

曲扬一愣，失笑道："做梦呢。"话音未落，忽觉腰间一轻，佩刀已被赵北客抽走。

赵北客提刀回身疾奔起来，眨眼追上了踢倒王四后快步离去的那

个刀客。

那刀客听到脚步声刚欲回头，赵北客长刀一挺，捌入了他的后心。雪天地滑，俩人一起扑倒在街上。

赵北客爬起来，拍了拍身上雪末。

曲扬瞠目结舌：“你……赵北客，你敢杀我天霜堂的人？”

赵北客：“你以为我没杀过？”

曲扬猛然从怀里摸出赵北客的短刀。赵北客缓步走回：“会用短刀吗？”

曲扬目光冷厉，作势欲动。

“要不我教教你？”赵北客经过了曲扬，随手一抖，将长刀插回曲扬腰畔。

两人继续朝春雪楼行去。

路上，曲扬右手时颤，几次咬牙。

赵北客望见春雪楼方向高高飘起一缕黑烟，放缓了步子，道：“烧莩煮粥呢，正好赶上喝一碗。”

曲扬死死盯着赵北客，霍然拔刀疾斩。赵北客一侧身，闪过了。曲扬喝呀一声，又劈上一刀，赵北客手腕一振，捏住了刀身，细血从指缝滴落。

曲扬发力抽刀，同一瞬里赵北客拗断了长刀，抢步撞入曲扬怀中，将半截刀刃刺进了曲扬心口。

曲扬歪斜软倒。

“本想到春雪楼再杀你，年轻人，沉不住气呀。”赵北客从尸身上取回自己的短刀，再度迈开了步。

十

赵北客踏进春雪楼时，南公子正背对他坐着，喝着粥。他身侧还站着两人，也端着粥在喝。喝的是梨蕊粥。

那两人瞥见赵北客进门，冷森森扫过去一眼。赵北客会过的狠角色不可谓不多，但这么冰冷的眼神，还是让他心中不禁发寒。

南公子放下碗筷，击掌三记，响如金戈，楼外传来簌簌脚步声。赵北客闻声皱眉。南公子站起，转过身面对赵北客，微笑道：“赵兄，久违了。”

赵北客见南公子面容清峻，约莫二十七八，腰间佩剑，风姿如玉，立在昏黄的日光下，足当得起他从前听过的一句诗：

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

赵北客道：“长得挺俊，但我不认识你。”

南公子面色一变，静默片刻后，问：“曲扬呢？”

赵北客：“我杀了。”

噌的一声，那俩刀客同时拔刀。南公子摆摆手，道：“你的刀挺快呀。”

赵北客打量南公子的佩剑：“你用剑？”

“用剑如何？”南公子饶有兴味地问。

赵北客道：“剑打不过刀，南人不如北人。”

一个刀客嗤笑：“剑是贵器，配贵人，懂吗，乡巴佬？”

“这剑只是个佩饰，我是天霜堂的人，当然也用刀。”南公子笑了笑，重又端起粥碗，“楼里地方小，出去说话吧。”

来到楼外，雪地上已站了几十个刀客，还有不少人是赵北客的手下。这些手下里有的身上捆了绳索、满脸血污，自是被俘；有的虽然没被捆着，但面有愧色，垂头不敢看赵北客，显是降了天霜堂。

街上远远近近地聚了许多百姓，正悄声议论。

南公子举高了粥碗，道：“我听说，渔山镇有个规矩，只要你赵老大不点头，没人敢喝这碗梨蕊粥—”说话中运上了内劲，语声远远传了出去。

“这粥我喝了，这个规矩今天我破了！”南公子把粥碗摔碎在地。

赵北客没言语。

南公子拍了拍额头，又道：“对了，以后你不是镇上老大了，赵老大这三个字，可得改改了。”

一名天霜堂刀客笑道：“姓赵的，我们南公子给你取了个新匪号，叫赵老幺，你收着吧！”

几十个刀客发出一阵哄笑。

赵北客等着他们笑完，问：“南公子，你待怎样？”

南公子悠然道：“容易得很，你跪下磕个头，发誓从此滚出渔山镇，终生不回，本公子就饶了你的狗命。”

赵北客摇头道：“那不可能。”

“是吗？”南公子一笑，“那也不急在一时，咱们先论论别的，你说说，这世上有人不怕死吗？”

“我觉得是个人就怕死。”不待赵北客回答，南公子便踱步到那些被捆着的人跟前，“有的人看似不怕死，其实只是一时血勇。你这些手下，前几天和我斗时宁死不屈，但被俘几日后，心思转明白了，未必还不怕死。”

南公子拔高了声调：“今天你们这几个人，想活命的，就给我痛骂赵北客！谁骂得响亮、骂得好听，我就放谁走。”

等了一会儿，见没人开骂，南公子拎出一个被捆的人，甩倒在雪地上：“就你吧，你先开第一腔。”

那人挣扎着挺直了身子，不说话。

南公子道：“我数三个数，数完你还不骂，就下黄泉吧。”

那人咳嗽着，笑声断续：“你数到一百，我也只会骂你这条南狗。”

“是吗，那我就不数了。”南公子一笑，挥了挥手。

一名刀客上前斩下了那人头颅，血泉冲天溅落。

人群惊呼，赵北客脸色煞青。

南公子又拎出第二个人，那人跌在厚雪上，浑身发抖。

“怎么，你也打算学他？”南公子指了指尸体。

那人抬头与赵北客对视，眼神惶惧。

赵北客说：“骂吧。”

那人颤着舌头，开了口：“赵、赵……你不是、你不是人，你个天杀的！我早想骂你了，你不是个东西，你他妈的……”骂着骂着，那人却流下泪来：“老大，你他妈的去哪儿啦，你咋个才回来啊……兄弟们可受了苦啦……老大，我对不住你……”

南公子摇头叹道：“你骂得不好听，我不爱听，砍了吧。”

刀光闪过，又一个人头落地。

赵北客忽道：“行了，我跪。”

南公子微笑颔首。

赵北客跪在积雪上，如山骤倾。

围观百姓们的议论声一下子变响了。

有个老头推着小车经过，见状从车上卸下一条长凳，举着跑来，一凳砸在南公子肩头，骂道：“贼子，别来俺们镇！”

南公子皱眉劈掌，老头口喷鲜血，跌飞在地。

老头躺着，扭头望向赵北客，嘟囔道：“好喝呀，赵爷……”

赵北客浑身一震。是那卖老豆腐的老汉。

“……那碗梨蕊粥，真好喝。”老头微弱笑着，身子一歪，不动了。

人群一阵喧哗。

“你跪是跪了，但头没磕，誓没发，咱们还得接着玩儿。”南公子沉吟着，“嗯，有点吵，再杀上俩人吧，风里有了血气，人就静了。”

眨眼间，又是两个被俘汉子血洒当场。

赵北客一声叹，刚要开口，人群里忽然冒出一个声音："不能磕呀……"

南公子眉梢一挑："谁说的话，给我找出来。"

不多时，天霜堂刀客便从人群中揪出一个百姓。南公子打量他："是你说的不能磕？你来讲讲，为什么不能磕，讲得不好，我磕碎你的头。"

那人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南公子皱眉欲语。赵北客猛然站起，挡在那人跟前，吼道："你他娘的到底要干什么！"

"要你滚出渔山镇，一辈子不能回来。"南公子笑意随和。

"我操你妈！"赵北客红了眼睛，"这里是我家！"

"这里根本不、是、你、家。"南公子一字字道，他嗓音不高，但双目似比赵北客还红。

"—你爹赵庭是杭州人，四十岁才来渔山镇，他给你取名赵南，字北客，是有客居北地，不忘故乡之意。"

"你他妈闭嘴！"出身江南绝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但赵北客听了脸上却一阵抽搐。

十一

爬上一座山头，小七抖落了身上的雪花，问："南哥，快到你家了吧？"

"快到了，这座小山已在渔阳境里。"他语声振奋，"这一路，可是累坏了!"

张六说："北方的雪真大啊。"

下山后歇了会儿脚，他问：“破庙那晚，我没答应入天霜堂，你俩不怨我吧？”

“南哥，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小七说，“你做主就行！”

“天霜堂本就不是好东西。”张六道，“走吧，我都快闻见粥香了！”

他哈哈一笑，忽然往前跑了几步，在雪上打了个滚儿，又一跃而起：“嗯，快走！”

小七和张六看着他身上的雪泥，都愣住了。他俩知道南哥最爱干净，以前从不让衣衫沾泥。

小七说：“南哥，认识你十年了，还没见你这么高兴过。”

“以后别喊我南哥了，我字北客，”他目视北边，“从今以后，我叫赵北客！”

十二

南公子笑得很是开心：“在江南，人们叫你快刀南。”

赵北客默然不语。

“你瞧不起江南人，但偏偏你自己就是个江南人，有意思。”南公子越笑越寒，“我对你的底细了若指掌！你爹死后，‘柳叶刀’柳飞将你重创，夺走了镇子，你逃得性命，不敢再回家，流亡江南十年。我说的对吗？”

“莫光说我，”赵北客冷笑，“我也猜出你是谁了。”

“是吗，说来听听。”

赵北客瞪着南公子道：“天霜堂要立渔阳分舵，不可能选在这么个小镇上，你是来找我报仇的。”

南公子颔首：“不错，我是来复仇的。为了报仇，我太知道你了，世上没人不怕死，但你赵北客可能还真不怕死，这个仇可不容易报。”

赵北客：“我也怕死。”

南公子一笑：“但你最怕的不是死，你最怕的是没了家，狗一样流落街头，你最在意的，就是这个渔山镇！我没说错吧？所以我不可能轻易弄死你，我要夺了你的镇子，我要让你回不了家！”说到后来，笑容变得扭曲。

赵北客道：“我想起紫剑堂的徐紫山说过，他儿子名里也有个南字，我猜你是徐紫山的儿子，徐南。”

“不错，你猜对了。”南公子脸上泛出诡异的喜色，“不枉我来一趟北边。说起来，当年我才十四，还得多谢你没杀我。”

赵北客道：“我自己家当初差点绝户，灭人满门的事，我不干。”

南公子哈哈一笑：“旧事叙完了，怎么着，我开出的条件你肯答应吗？发个誓，从此永远滚出渔山镇！”

不待赵北客回答，又道：“我知道你不肯答应。这事就好玩在这里。那我就再给你留一天想想，你有什么帮手，不妨都叫来。我倒要看看现今武林，哪个敢得罪天霜堂。”

赵北客冷笑道：“你们不懂北方的江湖，你们只是过路客。你们在北地，呆不住。”

南公子道：“不怕告诉你，我这次来渔阳，带了妻妾，报完仇，

我不回去了。我定个时辰，明日正午。地方你定吧。”

赵北客道：“就这春雪楼吧。”

“好，到时候你有多少人带多少人来，告诉我你肯不肯滚出镇子，若不肯，咱们就用刀说话吧。”

十三

赵北客穿过满是积雪的街回到府中，一进屋就看到了七八个满身伤痕的手下。

这几个手下见了他，无不热泪盈眶：“老大，你回来啦！”“您的家小都无恙！”“还有几个兄弟出去探消息去了。”

简单叙了几句话，赵北客道：“和南公子约好了，明日正午，做个了断。”

一个手下问：“明天？那还来得及邀人助拳吗？”

赵北客道：“来不及邀，也不必邀。南公子说得没错，如今武林，没几个敢得罪天霜堂的。”

说完叹了口气，想起了他最好的两个兄弟。当年回到镇上，杀死柳飞报了仇，没出半年，小七和张六就走了，他俩耐不住小镇上的清寒孤闷，极力劝他同去闯荡一番，可他得守住他的家。

三个人吵僵了。他俩离开那天，他喝了很多酒。

张六张青陆觉得北方的雪太大了，就回到了南方，最后当上了江南快意阁的副阁主，两年前病逝了。沈骏沈小七是个做事不回头的人，既来到北方，索性再往北去，在辽阳创下了飞马堂。

静默良久，有个出去探消息的手下进了门，回报有镇民悄悄找到

他，说老余给他交代了几句话。

赵北客一凛："老余说啥了？"

那手下道："老余说，来镇上的天霜堂刀客里，就仨真高手，除了南公子，就是'寒刀双奇'了，南公子被刀客们簇拥，不好下手，但若能除掉那俩人，咱们有胜算！"

赵北客沉吟道："应当是在楼里陪着南公子喝粥的那俩了，眼神倒是够寒。"

那手下道："老余还说，南公子的人大都在春雪楼吃喝，但这俩人吃不惯北地口味，清早辰时三刻前后，会去镇西一个南方人开的知味楼里吃早点，这几日都是如此。老余说，他早年背着你把知味楼买了下来，里面伙计大都是他亲戚，靠得住。"

"这个老余，私底下偷花了我多少银子。"赵北客笑了，"你去告诉知味楼的伙计，天冷了，多烧点炭，越多越好。"

商议一阵后，赵北客道："你们受累了，都去睡一觉吧。"说罢独自走到庭院中，久久伫立。

十四

"爹爹，你那么厉害，咱们为什么不去大城里住？这镇子真小！"问这话时，他还是个孩童。

他爹赵庭说："小归小，以后这里就是咱的家，咱要守住它。"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天，他爹带他去了春雪楼，他第一次喝到了梨蕊粥，第一次看到那道燃萼生出的黑烟。流亡江南的十年里，他有次曾梦见那道黑烟越飘越高，最后直上九霄，化作北辰。

他在镇子上渐渐长大，也有了喜欢的姑娘。随着他对镇子越来越熟悉，他愈发觉得渔山镇其实很大，觉得春雪楼越来越高，高得如同父亲的身影。

父亲临死前望向他的眼神意味深长，里面有不舍，有歉疚，也有担忧。他知道父亲还不放心他，怕他守不住渔山镇。那年他的刀很快，他的恋人很美，他英姿勃发，无所畏惧。他信自己一定能守好这个镇子。

但他没能守住。他爹还没下葬，柳叶刀柳飞就叛了。柳飞是他爹的亲信，也是春雪楼的掌柜，手底下有不少高手。柳飞叛赵家，已暗中谋划很久。他和柳飞对刀，大败亏输，被囚起来。

他寻隙侥幸逃出，悄无声息地跑到镇外，正气喘吁吁，忽见旷野中奔过一头白鹿。

他愣了愣，不由自主地追着那鹿向南狂奔而去。

数日后的一个清晨，他在逆旅中听闻父亲的尸身被柳飞抛在荒野，遭野狗分食。柳飞传话给北地诸城，以重金换他的人头，而他的恋人却已快要嫁入柳家。他咬紧牙关离了客栈，决定远赴江南。

脚踩枯黄的秋草，默默朝南走着。天边晨星滴着水，地上劳燕各自飞。

他先去了衡阳。因为他在家里账房先生常念的词里听过一句“衡阳雁去无留意”，他是北雁，他迟早要北归。

四处偷师学艺，拼死磨砺刀术。有时快忍不下去了，他就在心里闭上眼，不去看周遭的红尘。实在熬不住时，他就仰头看满天的星光，没有星星的阴夜，他就看刀剑上的光。

江南十年生死浮沉，早记不清遭过多少罪、受过多少辱。好在还

有星辰，还有朝北的方向，不曾背弃他。

三人杀回渔山镇那天正下着雪，柳飞在春雪楼饮酒，他的昔日恋人成了柳飞的第四房小妾，也在楼上陪酒。他想，有时候你自己珍若性命的东西，可能在别人眼里也不值什么。后来她自觉没脸见他，离开镇子再没回来。

楼里一场血战，他胜了，当即让春雪楼的人煮了梨蕊粥，小七和张六脚踩敌人尸身，大口喝着粥。

他自己却没喝，恍惚中出了楼来到街上，一阵疲累袭来，跪在了积雪中，随手将短刀抛在脚下。雪地上一点刀光直刺入高天。

十五

“大哥，门外有个书生求见！”

庭院中，赵北客被手下的问话惊醒了神：“书生？”

“是，他说他叫杨逊。”

“操，他来作甚！”赵北客蹙眉，眼角皱出一丝笑意。

杨逊进了门，赵北客苦笑道：“你来得不巧，没法子请你喝梨蕊粥了。”

杨逊道：“赵兄，我听说……”

赵北客打断道：“杨兄弟，我先讲明，不论你在镇上听说了什么，那都是我赵某人的私事，不劳你操心，你若要多管闲事，休怪我翻脸。”

杨逊道：“赵兄这是何苦？何况与天霜堂为敌，本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赵北客两眼一瞪："你要和天霜堂作对，自去庐山总舵，别在我镇子上。"

杨逊微笑道："既是如此，你我各行其是，我在镇上多住两日，总不碍着你吧。"

赵北客沉默片刻，叹道："杨老弟，你若执意如此，就帮我一件事。这事让别人办，我不太放心。"

杨逊道："请讲。"

赵北客道："等到凌晨寅时，劳你将我家眷护送到渔阳城里，安置在我朋友家中。"随即说了地点。

杨逊道："萍水相逢，赵兄肯将家眷托付与我，那是莫大信任，自当从命。只是……那地方不近，明日正午我赶不回来吧？"

赵北客道："在辽东，你已帮过我一回，我极承你的情义。明日正午的事，说到根上是我和南公子的私仇，你就莫插手了。"

杨逊久久不语。

赵北客道："你若看得起赵某，想交我这个朋友，那就答应我，寅时送我家眷出镇。"

杨逊叹道："……好，我答应你。"

"多谢。"赵北客拍了拍杨逊肩头，对手下们道："你们都睡觉去，我和杨老弟说几句话。"

赵北客在庭院里踱步，找准了地方挖出两坛老酒，笑道："这是我从江南返家后不久埋下的，是时候喝了。"

两人在庭中石桌旁坐下。对饮了一碗，赵北客道："那日一别，

细想你所言，我的刀术，倒真可能是得自云公子。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给你讲讲吧。”

十六

“当真？”

暴雨荒庙中，听天霜堂的人说愿助他复仇，三人一时都难以置信。

“自然当真！入我天霜堂，一切都好商量。”

他半天没开口，小七和张六望着他，等他拿主意。

最终他还是没答应。天霜堂在武林中颇有恶名，投靠他们，那是当了走狗，即便能报得大仇，也有辱大丈夫的刚强侠义。

岂料谢绝邀约后，天霜堂众人翻了脸。

“三位是瞧不上我天霜堂？”“给脸不要脸，既非友，那就是敌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双方剑拔弩张，他心里却似隐约松了口气。这趟北归，本也没多高把握能胜过柳飞，在这荒野中拼一场也好，不负男儿豪情，好过到了家乡复仇不成沦为笑柄，再受耻辱。

眼看两方人即要动刀拼杀，庙外忽然传来叮当的环佩声，声声清透空澈，暴雨惊雷也不能压低。

惊疑中，一个白衣年轻人走入破庙。赵北客骇然发现，这人没撑伞从雨中行来，衣衫竟未被淋湿。

来人约莫十八九岁年纪，赵北客与他对视了刹那，心头惚惚一震，仿佛万千思绪都被他一眼看破。

那年轻人竟似对庙中情形了若指掌，对天霜堂刀客们道："从明日起，我就不再用刀了。诸位一路上多有恶迹，我最后一次使刀，当去恶扬善。"

一个刀客听得不耐，挥刀砍来。年轻人袍袖微扬—

庙里霎时闪过一抹弧光，似秋水上骤然斜落一道残阳，远山间倏忽横披一缕朝霞。

那刀客倒地而亡。

赵北客脑中钻入了一点灵光，脱口道："你……你能再使一次吗？"

那年轻人道："好。"白衣晃动，惊鸿过眼，又一名天霜堂刀客气绝栽倒。

赵北客不自禁道："太快了，太快了！能慢些出刀吗？"

年轻人微笑颔首，暗夜中再度绽出一线清光，血花飘落如絮。

赵北客道："还是太快了。"

年轻人道："那我再慢些。"随手又出了一刀。天霜堂刀客顷刻毙命四人，余人惊骇欲绝，一窝蜂奔逃出庙。年轻人也不拦截。

赵北客惘然道："唉，还是没看清。"

年轻人闻言走到破庙漏雨处，那里的地面上积了一小片水洼。他俯身在水洼上写了个字，迈步出庙。

赵北客忙凑近来瞧：是个"刀"字。那字写在水上，竟悬停了片刻才流散，赵北客陷入迷思，若有所悟。

他醒过神后冲入庙外雨中，一口气奔出数里，见沿途倒毙着几个天霜堂的刀客，却早没了那年轻人的身影。

那夜之后，赵北客刀术大进。回到渔山镇，三两招便击败了柳飞。

十七

赵府庭院中，赵北客讲完后叹道："老实讲，那夜我并没看明白那年轻人的刀意，思索至今，仍没弄懂。我只是模糊感悟到了刀光中的些许残影，虽然似是而非，不成气候，但也足够我回乡复仇了。"

杨逊道："赵兄终归与云公子心性迥异，想是因此才极难明悟他的刀意。"

赵北客道："你说的没错。唉，云公子是江南人，杨老弟你也是江南人，就连老赵我，其实也是个江南人。"

杨逊道："何必强分南北？凭赵兄气概，到哪儿都是慷慨豪侠。"

赵北客笑了笑，道："来，喝酒！"

夜渐深。那晚赵北客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往事。有些是在江南的事，有些是在北方的事，有些说得详尽，有些却讲得含糊。还有些杨逊则没听懂，比如赵北客反复叨念的白鹿。

"杨老弟，不怕你笑话，我在江南那十年，爱干净，总是穿新衣。"赵北客醉眼朦胧，嘴里嘟哝着，"小时候我爹说，去别人家作客，要穿新衣……我在江南，那是去作客！我告诉你，我呀，迟早要回我的家……"

杨逊默然听着这孩童般固执的话语，给赵北客倒了一碗酒："不是早回来了吗？"

“是呀，回来了，”赵北客举起酒碗，又放下了，“可是没能留住我那俩好兄弟，我让小七做春雪楼的掌柜，他都不肯做……”

杨逊苦笑：“你那位朋友志存高远，你让他当掌柜守着春雪楼，他自然是不大情愿的……”

“可那是我能给的最好的了……”赵北客饮干碗中酒，眼神愈发朦惺，“张六啊，两年前你派人传信，让我去扬州住几天，我没去……可我不知道那时候你得了重病啊……没能见你最后一面，是我不对。

“小七，你让我去辽东，我快马加鞭地去了……可没想到，你堂主当太久了，把人当了……

“你俩都走了，我当初埋下的两坛子好酒，你俩谁也没喝上……”赵北客静了片刻，又嘟囔道，“唉，都走了，江南人就是靠不住……杨老弟你说说，江南有什么好？江南的歌都是软绵绵的；江南人也是软绵绵的，鬼点子多；江南的景还是软绵绵的，到处是轻烟软雾，哪里比得上北地的风冷雪彻？”

杨逊轻叹一声，无言以对。他知道，不是江南不好，也不是江南人不好，而是赵北客人生最不好的时候是在江南流亡，所见便都不喜欢。

赵北客说完头一垂，趴在石桌上沉沉睡去。

雪后的晴夜，天星清亮欲滴。

临近寅时，赵北客睡醒了，洒然站直身子，皱眉道：“杨老弟，昨晚和你这个江南人喝酒，带得我也婆婆妈妈了，哈哈哈！”

杨逊一笑。

赵北客招呼来一个手下："他身手利落，陪你同去。"

杨逊道："我一人即可。必不辱命。"坚辞许久，赵北客只得作罢。

萍水相逢的两人默然对视了一眼，杨逊护送着赵北客的家眷出赵府，离开了渔阳镇。

十八

天边擦亮一线白，辰时将至，赵北客在庭院中抓起一把雪，擦拭短刀。

一个手下回报："大哥，不久前，南公子派人把自己的一妻一妾也送出了镇。"

赵北客道："他这是要决死，正合我意。"

换了身行头，提刀迈步出了门，疾行到镇西知味楼，在离楼门口最远的桌上坐了。

辰时三刻，天霜堂的两名刀客进了门，正是昨日春雪楼中和南公子一起喝粥的那俩。

俩人认出赵北客，当即皱眉拔刀。赵北客道："两位早啊，是寒刀双奇吧？"

其中一个刀客见赵北客头上戴着大斗笠，挡住了半边脸，便冷笑道："怎么，姓赵的，没脸见人了？"

赵北客道："不至于没脸见二位。来吃饭的吧，要不，一块吃点儿？"

两个刀客皱眉对望，赵北客笑了："怎么着，不敢？怕我下毒？"

“笑话，能毒倒我哥俩儿，算你本事！”俩刀客走到赵北客桌前。

两人倒挽长刀，刚要落座，赵北客已霍然站起！

两人只听头顶上一阵响动，数不清的火炭轰然坠落，笼罩了丈许方圆。

楼上早堆满了炙烫的炭，楼板倾塌，两人猝不及防，避无可避，霎时衣衫焦黑，皮开肉绽，其中一人手上灼裂出血口，长刀脱手坠地。

炭火打在赵北客的大斗笠上，四下弹开。赵北客跃步一跳，急电般将短刀扎入了那人心口。

另一个刀客见机得快，虽离门口不近，一瞬里仍是飘退极远，眼见便要出酒楼。

但赵北客更快，他摘下斗笠甩出，蒙住了那刀客的头脸，疾追中暴起一脚蹬在刀客胸腹间—那刀客撞碎了楼门，跌飞在街上。

赵北客放缓步子踱到楼外，那刀客浑身灼伤，又挨了一记重脚，正歪倒在地咳着血。

赵北客出刀挑飞那刀客手中的长刀，抬脚踏在他胸口：“昨天在春雪楼，你俩的眼神够冷，瞧得我发寒……”

那刀客张了张嘴，赵北客脚下用力，那人哀嘶一声，没说出话来。

“冷，真他娘冷，冷得让我觉得自己刚从混着碎冰的冬河里洗了澡……”赵北客说着，还打了个寒战，“你让我冷，我就让你热！”

那刀客挣扎挺身，没挺动。

“对了，剑是贵器，佩贵人，昨天这话是你说的吧？”赵北客一拍脑门，“你说这话，对得住你练的刀吗？我看不是剑贵，也不是刀贱，是你贱。”

说完，赵北客割断了那人咽喉，大步离去。

十九

辰时，赵北客在知味楼静坐等人时，南公子正在春雪楼里喝着早茶，派人找来老余问话：“看你还算老实，你既降了我，那我问你什么，你就一五一十地答什么，知道吗？”

老余连连点头。

南公子问：“你模样最老，跟着赵北客也最久吧？你说说，赵北客为何要把地方定在春雪楼？”

老余愣了愣：“图个近便吧。昨儿个您两位不就是在春雪楼碰的面？”

“嗯，言之有理。”南公子微笑点头，“我寻思吧，哎，你们北方人讲话是不是说‘寻思’？”

老余道：“对、对。”

南公子道：“嗯，我寻思着吧，赵北客是逃过一次家的人了，多少总得长点心眼吧？他不可能不留个后手，那你觉得，他会把这个后手，布置在哪里？”

老余苦笑：“俺哪儿知道在哪里呀。您这么问，那不是难为俺吗？”

南公子道：“也就是说，他确实留了个后手，你只是不知道留在

哪里。”

老余一怔：“我可没这么说……”

南公子道：“好，那你再说说，这春雪楼的伙计们，都是些什么人呀？”

老余答道：“有些是本镇人，有些是外来户，都是寻常百姓。”

南公子道：“你答得很老实，我问完了。”

喝完茶，南公子叫来个手下，吩咐：“把在春雪楼干活的人都找来，上到掌柜，下到跑堂的，还有烧菜的、采买的、劈柴生火的，都给我找来。”

半炷香后，人到齐了。南公子道：“这几日下榻贵酒楼，叨扰了，给诸位道个谢。”

掌柜赔笑道：“您太客气了。”

南公子踱步到一个干瘦汉子跟前，问：“一身油腥味，你是个厨子吧？叫什么名字？”

那汉子道：“我、我叫，叫沙五、五五……”

“你叫什么？”南公子乍没听懂，随即恍然一笑，“哦，你叫沙五，是个结巴。挺可怜的。”叹了口气，忽一扬手，袖底蹿出一道寒光。

沙五一侧身，闪开了。

“身法挺快呀。”南公子看着手里的短刀，“我知道赵北客用短刀，所以我也练短刀。为了报仇，我苦练十年。我再出一刀，你若还能闪开，这个仇我不报了。”说完又出了一刀。

这一刀沙五没能闪过去，喉咙上多了个血洞。

南公子收刀入袖，扫视春雪楼的人："反正赵北客的人就在你们之中，我也懒得一一分辨了，等会谁若被错杀了，我提前道声歉。"

说完击了击掌，数十个天霜堂刀客涌入春雪楼。

二十

巳时，阳光刺在雪地上，映目一片白晃晃的光。

赵北客带着人急匆匆赶至春雪楼。

楼前，几十名天霜堂刀客肃立如林，南公子已等候多时。

两方人在街上对峙。南公子微笑道："离正午还有一个时辰，你到得这么早，莫非是想来场奇袭？"

没人搭腔，话音在寒风中飘散。南公子又道："奇袭这种事，成了才叫奇袭，不成那叫送死，懂吗？"

赵北客道："废话真他娘多。"

"那就说点实在的。"南公子毫不着恼，"方才我听说，你在知味楼设计杀了我两员力将，不错，有两下子。但你的撒手锏也让我废了……"说到这里，指了指旁边的春雪楼，"这里面，没活人了。"

赵北客脸色骤青。

"没想到？这第一仗，咱俩算是打平，嗯，你好像是亏了点。"南公子语声温和，"不要紧，我还给你机会。好了，说你的答话吧，从此滚出镇子，肯还是不肯？"

赵北客淡淡道："渔山镇是我家，我哪儿也不去。"

“好！如我所料。”南公子拊掌赞叹，“你有骨气，我送你份礼。前几天你有十九个手下降了我，他们没骨气，我不稀罕，这些人我还给你吧！”

“是吗？”赵北客一怔，冷声道，“……多谢。”

南公子笑了：“不用这么客气。”一挥手，背后走出几个提着麻袋的刀客，将麻袋一个个抖开。

麻袋里的东西滚落在雪地上，全是死人头颅。老余也在其中。

赵北客嘴角抽动，半天才吐出一个字：“……操。”

南公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赵北客的脸，似在赏画，片刻后点了点头，很满意赵北客脸上的神情。

赵北客一抬手，他身后的十三个兄弟一齐拔刀。赵北客自己也亮出了短刀：“打吧。”

“你就剩这点人了，急什么？我说了还给你机会。”南公子不疾不徐道，“你说我不懂北方的江湖，但你们北地的规矩，我多少知道些—谁的刀硬，谁就是爷。

“那就按北方的规矩来，两方各出十人，生死斗！哪边的十个人先死绝了，哪边算输。怎么样？”

赵北客闻言欲答，南公子却又继续道：“还有一条，兵对兵将对将，你我不忙着下场—这也是你们的规矩，没错吧？”

赵北客不说话了。他知道眼前南公子的这些手下虽不如寒刀双奇的刀术高，但比起他那些兄弟恐怕还是要高出不少。

“敢吗？

“敢不敢比？

“敢，还是，不敢？”

南公子连问三声，愈问愈急，脸上嘲意也越来越浓。

赵北客还是不出声。他身后的兄弟们早已无比悲愤，一个个再也按捺不住：“操你娘的！有啥不敢？”“大哥，跟他们比！”“比！干死这些南狗！”

南公子不再催问，静立在寒风中等赵北客作答。

良久，赵北客呵出一口气，发觉自己喉咙止不住地轻颤，于是便又呵了一口气。

“操，孙子才不敢！比了！”

二十一

春雪楼前，两方的刀客相隔数丈对立，各自在雪地上一字排开。其余人则退到了一旁。

赵北客面色如铁，南公子神情安闲。

天霜堂的十名刀客目光高傲，扫视着前面那些粗衣劣刀的对手们，一人轻蔑笑问：“咱们是群战呢，还是一对一的来？”

北地刀手们略一静默，有个汉子叫道：“徐白？”刀手里叫徐白的应声道：“老周，咱俩先上？”两人对望点头，越众而出。

天霜堂刀客见状，也缓步迎出两人。

四人混战起来，刀光乱飞。天霜堂的刀客要比两个北地刀手高明得多，短暂的七八下对刀过去，老周已腿上流血，跌在地上。天霜堂

刀客存心要留着他慢慢折辱，没对他下死手。

余下徐白独斗两人，苦苦支撑。两刀客对视一笑，忽然分向徐白前后两侧退出。

徐白将手中铁刀舞得发了狂，吼道：“来啊！来啊！” 在他身前的天霜堂刀客忽然扬刀跃步，一阵风般掠过了徐白，砍得他肩头翻出血花儿，回身站定。

徐白肩膀剧颤，刚转过身躯，先前站在徐白身后的另一个刀客脚下疾晃，人已闪到徐白另一侧，掠行中出刀劈在徐白左臂上，血流如注。

徐白咬牙没有呼痛，方迈出一步，早先站定的刀客又弯腰发足蹿过了他，挥刀在他小腿上挑开一道血口。

两名天霜堂刀客不断交错换位，两道刀光不时交叉擦过徐白。徐白左支右绌，身上刀痕越来越多。两人出的每一刀都着意避开了要害，脸上挂着冷笑，如在戏耍孩童。

赵北客捏紧了指节，脸上苍白。

到后来，徐白时而朝前时而转后，状如癫狂，但他始终紧咬牙关，没出一声。南公子身躯前倾，似是好奇徐白到底还能挨多少刀。

转眼又是十余刀纵横着割了过去。

徐白脚下踉跄，浑身浴血。

他以刀拄地，大口喘息，忽然仰头吼起了歌：“大风卷地吹嗨吆——”

嗓音嘶哑，曲调悲昂。

赵北客心头一震，流下了热泪。这歌是很久前他教给手下们的，已有数年没人唱起，没想到徐白还记得。

“大风卷地吹嗨吆，男儿—”徐白唱着北调儿，横刀跑向天霜堂刀客。

白光急闪，徐白喉咙被刀刃斩开，一句没唱完，扑倒不动了。

“大风卷地吹嗨吆，男儿不回头！”先前腿伤跌倒的老周接着徐白的调子唱完了那句歌，猛然翻身跃起，一刀剁在天霜堂刀客的肋间！

那刀客倒退着栽倒。另一个天霜堂刀客惊怒交集，刀光横斜，如雨劈落，但老周却不闪躲了，他瘸着腿与敌人挥刀对劈，口中叫着、歌着……一瞬里两人都身中数刀。

“山高路难行嗨吆，是江上……”唱到这里，歌声戛然而止，老周仰天躺进雪里。那天霜堂刀客站着乱晃了几下，也摔倒不起。两人同归于尽。

“—是江上水不流！”一个刀手哽咽着继续唱，提刀冲了上去。

“并肩子杀敌呦！”剩下的北地刀手们双目通红，一个接一个大步上前。

天霜堂的八名刀客见状齐齐拔刀，十余人短兵相接，在雪地上挥砍搏杀—歌声再起。

“大风卷地吹嗨吆，男儿不回头！山高路难行嗨吆，是江上水不流！日月两肩挑嗨吆，咱一心当英雄！”

苍凉的曲调在风中低昂。有人唱到半句，猛然中刀哑了声，随即便有别的汉子接了下去。有人从大声嘶吼唱到气若游丝，唱着唱着便倒在了雪地上。有时歌声像枯涩的弦，有时又如激越的鼓；有时敌人

的刀光席卷如潮，歌调儿被刀声压了下去，但总有个汉子在低低念唱，歌声始终不绝—

“百里冰霜千里的雪，遮不住天上的星！地上的男儿朝前走呦，不怕那路难行！”

粗拙的北调儿混在喊杀声与金铁声中，虽唱得断续杂乱，但字字如铁，句句铿锵，贯连成一股悲烈激壮的男儿气，在阳光下飞旋，在厚雪上徘徊。

人人都杀红了眼，刀与刀的撞击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响，不时有人倒下，不时又有人爬起。一阵惨酷对刀后，两方的人皆伤痕累累，各自退开几步，剧烈喘息。有个汉子的刀被敌人劈断了，手腕裂出了骨茬儿，他本一直在低声嘶唱着，这时把断刀交到左手，歌调儿忽一转：“问一声爷们儿呦，刀断手折咋个办—”

这句唱完，歌声静了。

北地汉子们互靠着肩背，大口喘着粗气。

那寒风像刀子一样割擦着伤口，那飞雪被冻得僵在地上！那日光刺得双目快要淌血，那心肝跳得快要迸开！有个汉子忽然接了一句：“刀断手折还是—杀敌呦！”

他们彼此对望，猛然一齐大笑，把胸膛敞开，用刀尖挑起一团积雪，按在胸口上，那雪热得像要烧起来！他们紧紧并着肩，重重踏着雪，朝着敌人飞步而行，北歌在刀光中再度飘扬，如龙蛇高蹿。

雪光折映着日光，天地间一片煞白，初时刀光混在其中尚不分明，但很快刀光里便带上了血色，越来越红。

“大风卷地没命地吹呦，把热酒吹成了冰！男儿一去不回头呦，似那指北的星！管他山水路难行呦，咱就是要当英雄！”

一蓬又一蓬的热血洒在雪上。

旧血尚未及凝结，便又被新的血覆盖。

站着的人不断倒下，倒下的人这回却不再站起来，歌声、刀声、呼吸声都渐消渐绝。

到后来，雪地上只剩下一片红色的静，清澈又浓烈。

……

二十二

南公子脸色很难看。他身后的天霜堂刀客恨恨盯着赵北客，那恨里似也夹杂了一丝惶惧。

“没想到？”赵北客虎目泛红，咧嘴一笑，“今日叫你见识北地的男儿。”

“有意思！”南公子静默良久，口中忽然迸出大笑，“这一仗，算是又打平了。”

赵北客冷冷道：“但你好像是亏了点儿？”

南公子眼光一厉，久久没说话。方才死去的刀客，多是他此次北行所带精锐。

赵北客不再看那片雪地，叹道：“其实亏的还是我。我死的是兄弟，你死的是狗。”

南公子哼了一声，道：“是人是狗，要看谁笑到最后。你可就剩三个手下了。”

赵北客亮出了短刀：“兵对兵将对将，该你我了吧？”

南公子瞟了一眼赵北客的刀，嗤笑道：“是该将对将了，但你赵北客差不多已是光杆孤将，我的人里高手还多着。接下来咱们一对一，你在我手下里先挑一个吧。”

“你不敢应战？”赵北客语声轻蔑。

南公子微笑道：“你放心，我苦练十年短刀，必要亲手击败你。不过明人不说暗话，咱俩不太熟，在赢你之前，倒不妨先看看你的刀。赵兄自居北地豪侠，不会吝啬得不给看吧？”

“孬种。”赵北客大笑，“想看的我刀？那你好好看着！”

他上前几步，扫视着天霜堂众刀客：“诸位之中，哪个杀过我老赵的兄弟的，给我站出来！”

只过片刻，便有个刀客冷笑道：“赵老幺，我看你是狂破天去了！”说话中拔刀疾行而出。

赵北客一动不动地站着，任由那人急冲冲奔近挥刀劈来，刀光快及身时，才侧步堪堪闪过，一缕衣角飘在风里。

让过那人的同时，赵北客反手持刀在那人后腰上一推。

那人顺势向前冲出好几步，腰眼上蹿出血泉，摔倒不动了。

天霜堂的人一阵怒骂。南公子蹙眉不语：方才赵北客杀人是靠步法与巧劲，没露真正刀术。

很快又站出一个刀客与赵北客决斗，他缓步走出，在离赵北客数丈时，忽觉赵北客似乎抬了抬手。

那刀客正不明所以，猛瞥见赵北客手里的短刀不见了，再一低头，那刀正插在自己胸口，紧接着便是一阵锐痛袭来。

赵北客慢悠悠走到刀客尸体前拔出短刀。

南公子皱眉愈紧：这一下掷刀杀人，靠的是暗器手法和出其不意，仍然不是赵北客的真实刀术，念及此，忽道："崔岳，你去。"

天霜堂刀客里走出一个铁塔般的巨汉，来到赵北客身前，干巴巴道："请。"

赵北客道："你先请。"

崔岳点点头，猛然奔近一刀斜劈，赵北客迈步迎上，逆着敌人刀势也斩出一刀。他心知南公子亲点此人出阵，定然非同小可，这一刀便使了十成劲力。双刀轰然交击，两人各自退步站定。

赵北客凭借刀身上传回的触感断定，方才两股劲力对撞时，崔岳右臂已被自己撞得骨裂。

他见崔岳一动不动，便走近招了招手，如逗孩童："再来呀。"

崔岳大怒，全力挥出一刀，未及落下，臂骨撑不住如此巨劲，骨上裂纹骤然绽开，疼得晕厥过去。赵北客笑道："长得挺高大，可惜是纸糊的。"

南公子看出赵北客这回取胜近乎是用蛮力，仍辨不清他刀法到底如何，而自己用手下试刀，已快引起他们不满，此刻赵北客连杀三人，额上见汗，正是出手良机。便道："可以了，赵兄的刀我看过了。"

赵北客压住狂乱的内息，哈哈一笑："若没看够，还可再看。"

南公子道："不必了。"前行中袖里寒芒吐露，随手一抖刀，刀花纷扬得如抖开一阵带刺的风。

赵北客看得暗凛。南公子又道："我既看了赵兄的刀，也请赵兄

看看我的。”身形一闪，滑向赵北客那三个手下之一。

赵北客早在戒备，晃身挡在前面，两人对了一刀，风中荡开激鸣。南公子借势倒退一步，化解了劲力。但赵北客身后就是兄弟，对刀后反而迈前一步，嘴角溢出血丝。

南公子微笑：“这一刀倒是看清楚了些。”

赵北客冷哼道：“请赐教吧。”

“哎呀，忽然想起一件事。”南公子目光闪烁，“适才忘了告诉赵兄，真是好生歉疚。”说话中眉头紧锁，似当真歉极。

赵北客心中隐隐不安。

南公子道：“说到寒刀双奇，这两人即便在天霜堂总舵，也是排得靠前的顶尖高手，赵兄就没想过，你何以能如此轻易地杀死他们两人吗？”

赵北客闻言皱眉。

“我来说与赵兄吧，”南公子温声笑语，“不过你我即要斗刀，你听后可别心慌意乱呀。我来渔山镇，根本没带什么妻妾，我送出镇去的那‘一妻一妾’，才是真正的寒刀双奇，她俩是去追杀你的家眷了，算算时辰，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赵北客心头猛沉，只觉眼前一阵模糊。

南公子悠悠道：“唉，都说最毒妇人心，她俩手狠，你的妻小是活不成了—好了，说完了，来比刀吧！”

赵北客深深呼吸，强自定神，刚要开口，远处忽然传来马蹄声。

“你听，”南公子眨了眨眼，“她俩回来了。”

二十三

一匹白马转过街角，渐驰渐近。

看清马上的人后，南公子的脸色忽然僵住。

回来的并非两个女子，而是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男子。

—杨逊望见赵北客后微松一口气，下马走近。

赵北客怔了怔，大笑起来。他望着杨逊提剑而行，见杨逊脸色苍白，衣衫上血迹斑斑，似受伤在身，但神情是那样地从容镇定。一瞬里赵北客蓦然觉得，也许有一天，这个年轻人真的能闯上庐山天霜堂总舵，剑挑柳寒山。

南公子喝问：“你是何人？寒刀双奇在哪儿？”

杨逊前行中答道：“你那两名属下太过歹毒，留在世上只会损及无辜。”他竭尽全力速速赶回，此时尚未到正午，只是两方人已提早开战。

南公子神情阴晴不定。寒刀双奇的刀术比他仅低一线，这书生能以一敌二，剑术实深不可测。沉思中忽然醒觉，叫道：“你站住了！别再走了！”

然而出言已晚，杨逊和赵北客此时一前一后，对南公子已成包夹之势。

杨逊淡淡一笑：“好，我站定了。但你也别乱动。”轻晃了一下剑柄。

“哼哼，你这是威胁我？”南公子心绪浮动，笑声变得有些尖锐，“料想你受伤不轻，加上赵北客和他手下，你们一共也只有五个

人，谈何胜算？”

杨逊道：“不错，若两方死斗，最后站着的肯定是你们的人，但阁下你会不会站到最后，就难说了。”

赵北客笑了起来。

南公子只觉这笑声无比刺耳，皱眉道：“赵北客，你得意得太早了，忘了你那些被俘的手下吗，昨日杀了四个，还剩下七个，你不想要他们的性命了吗？”

赵北客道：“卑鄙无耻。”

南公子脸上发青。他本想在斗刀中击败赵北客，然后将其逐出渔山镇，令其终生痛苦，如今拿赵北客的手下来要挟威逼，绝非所愿，心中恼极。

赵北客笑道：“徐紫山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宁死不肯朝我磕头，也算是有骨气的汉子，你比起你老子可要差些了。”

“住口！”南公子吼了起来，脸色第一次变得狰狞，“姓赵的，你竟还敢提我爹！”

杨逊沉吟着，忽道：“眼下已成僵局，不若两方罢斗。”

“罢斗？笑话……”南公子咬牙切齿，“真是笑话，你以为我不敢拼死？我等着北上复仇，等了多少年！想要我罢斗，好啊！只要赵北客答应离了渔山镇，永不再回来，我立时罢斗！”

杨逊轻叹不语。

南公子提高了声音，又道：“天霜堂弟子听令，我若身死，你们须一把火烧了渔山镇！”

“南公子，你怕了。”赵北客忽然笑了，“有句话你没说错，是人就怕死。你也怕死。”

南公子冷冷瞪视赵北客。

赵北客道：“罢斗吧！你放了我那些被俘的兄弟，且莫害镇上百姓，我便答应你，离开渔山镇。”

“当真？”南公子一惊，大为出乎意料，“永不再回？”

赵北客沉默了很长时间，终于叹道：“永不回来。”

南公子仍觉不信，蹙眉道：“那你起个誓吧。”

“好……”赵北客吁了一口气，继续道，“我发誓，今日离了渔山镇，终生……不返。”他出言向来干脆爽利，但这回却说颤了声。

南公子怔了怔，脸色烦闷，似不知该说什么好，半天后才吐出一句：“姓赵的，你够狠，真不知我从前是高看了你，还是低估了你……”

赵北客道：“我的人呢？”

南公子招了招手，命天霜堂刀客将赵北客那些被捆的手下带到了春雪楼前。

南公子目光复杂，甚至有一丝不知所措，刚想要开口，赵北客已道：“闲话少说，放人吧。”

南公子嘴角一抽，冷冷道：“把他们放了。”

赵北客让三个手下给被俘的人松了绑，道：“你们十人暂且出镇，避避风头。”

直到手下众兄弟走得看不见了，赵北客才道："南公子，既是如此，赵某也告辞了。"说完扭头便走。

此刻两人对南公子的夹围之势已去，但南公子仍是嘴眼扭曲，就如要噬人而不得的饿虎。

赵北客走出十余步后，天霜堂刀客们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拔刀而上，拦在他身前。

"徐紫山当初好面子，好歹翻脸没你这么快……"赵北客笑了笑，步履不停，似打算硬闯。

"别再提我爹，你这丧家的北狗！"南公子骤然厉喝，随即扬了扬手，语声低落下去，"……让他俩滚吧。"

赵北客从天霜堂众刀客让开的缝隙中默然穿过。杨逊牵了马跟随其后。

南公子转身盯着春雪楼，任由赵北客渐渐走远。他愈发犹豫起来，如此收场，自己能算是复仇成功吗？那不必玉石俱焚的庆幸和逼走仇人的喜悦很快在胸中冷却。他刀术很高，人多势众，本能杀死赵北客，或是把小镇毁去，但他决意要夺走仇人最重要的东西，他要占了渔山镇，逐走赵北客，让他生不如死。可是如今看来，赵北客真的有那么在意渔山镇吗？

南公子的身姿被春雪楼投下的阴影笼罩，心中开始后悔。

二十四

镇上百姓们得知了两伙人要在正午斗刀，大都早早闭门不出，只有长街远处聚了一些胆大的镇民，张望着春雪楼方向。他们见赵北客慢慢行近，一个个都道："赵爷！""打完啦？""完事啦，赵爷？"

赵北客一言不发，拨开人群继续走。

“咋啦，是南贼厉害吗？”百姓们相望不解。杨逊劝道：“诸位，都回家去吧。”

两人朝着镇外行去。

赵北客步子迈得很缓，走过一个个熟悉的铺子，转过一条条积雪的街。高阳枯树，寻常巷陌。

快到镇子口时，经过了王四的烙饼铺。王四见赵北客走过，脸上绽出热络笑容，忙不迭小跑着迎上：“赵爷，多谢您哩！昨天我被那个南狗踹了一脚，肚子火烧似的疼，是您给我出了这口恶气！”

赵北客恍如未闻，默然朝前走。

王四愣了愣，跑回铺子，拿油纸包了热腾腾的烙饼，又追上两人递过去：“刚烙好的，热着呢！”

赵北客不接饼，也不说话，脚下不停。

“拿着吃呗！”王四捧着烙饼再三劝说。赵北客沉着脸，手上一推，啪的一声，烙饼摔进雪地里。

王四挠头不解，弯腰去捡饼。赵北客加快了步子。

来到镇外，杨逊欲语，却不禁咳了口血。他独斗寒刀双奇，伤势颇重，沉下一口气道：“凌晨出镇后，半途遭遇追杀，我便临时将嫂夫人和令郎安置在一处稳妥地方，咱们先去那里与他们会合。”

赵北客点了点头，目不斜视，似没看见杨逊吐血。

两人默默走出二里路，杨逊出语劝慰了几次，赵北客仍然没开口。

杨逊暗叹一声，不再多言。

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雪。

北风中，赵北客回了回头，浑身一震，步子停住了。

远远望去，渔山镇里飘起了一道浓浓的黑烟。

杨逊道："那是南公子故意燃萼生烟，想引你回去。"

赵北客嗯了一声，道："我发了誓，不回去。"说完便迈步前行。

又走出一里，杨逊扭头再望，那黑烟已极难看清。

赵北客略缓脚步，侧头问："杨老弟，你的伤势如何？"

杨逊微笑道："不妨事。"

"多谢你护我家眷，感激不尽。"赵北客拉过杨逊手腕，道，"来，我瞧瞧你的伤势。"

话音未落，杨逊忽觉脉门一麻，浑身失力，赵北客运指如风，连封杨逊数处穴道。

"杨老弟，你别笑话我，我老赵就是这么个人……我只能这样，没别的法子！"赵北客似有些语无伦次，说完不顾杨逊劝阻，将其放上马背，用短刀在马股上轻轻一戳，那马吃痛朝前飞奔。

赵北客望着白马渐远，大声道："被仇家逼得背井离乡，那是我最大的耻辱，我这辈子不想再有第二回了！我……我不能离开渔山镇，这是我家！"

说完，赵北客倒退了两步，蓦然转身朝着小镇，朝着那道黑烟狂奔而去。

二十五

南公子立在街心，望着春雪楼上空的黑烟，一动不动，如化石雕。

长街上家家门户紧闭，清冷空旷，宛似孤岛。

良久，有个天霜堂刀客忍不住问道：“舵主，咱们接下来做什么？”

“等。”南公子面无表情。

刀客们不敢再问，在寒风中呵着手。

……

忽然，长街尽头传来了歌声—

“大风卷地吹呦，男儿不回头！山高路难行呦，江上水不流！日月两肩挑呦，咱一心当英雄！”

有人横刀踏歌而来。

街边有家铺子的门开了，门里人见是赵北客，叫道：“是赵爷！”忙又关上了门。

“我没看错你，你果然还是回来了。”南公子露出狞笑，“你自己违了誓，很好！正好我也后悔了。”一挥手，天霜堂刀客们纷纷拔刀，奔拦上去。

那铺子的门忽然又开了，门里出来一个汉子，肩上扛着锄头。

“……拔刀横在胸呦，不怕千里雪！刀劈石头裂呀，咱轻生如暂别！别时一碗酒，喝了咱来生再重逢！”

粗犷的歌声中，街上紧掩的门开了一扇，又开了一扇，镇民们持着家伙纷纷涌出：“大伙儿跟着赵爷干呀！”

天霜堂的刀客们渐奔渐近，几十道寒芒在阳光下掠行。

赵北客越走越快，抬手扬刀，刀尖直指远处的南公子。

奔在最前面的天霜堂刀客挥刀劈来，赵北客看也不看，侧身一让，发足向前疾冲。

几十道刀光旋绕着他，纷至沓来，他有的躲开了，有的却不躲了，身上刀口渐多，血流如注。

他不停地挥刀，不停地跑，街边不知哪个铺子里飘出了几星炉火，被他疾行的劲风荡得向前，他就追着眼前的那一点星火跑，挥洒出的刀光随着那星火向前飘啊飘。

他的刀上很快黏满了血，刀光发暗，就如魂梦中那道燃萼煮粥的黑烟。

南公子阴沉着脸盯着越来越近的赵北客，持刀踏前。

那一点星火在赵北客眼前飞舞着，他浑身多处剧痛，四肢变得虚乏，但他还在跑。前方有个人拦腰斩来一刀，他闪过后出刀切入那人腹中，推着那人继续跑，直到那人气绝，飞旋着跌出，他接着跑，他越跑越快。

人往前跑，血向后飘。

奔行中，他拼力回忆着当年暴雨荒庙中见过的刀光，他还需要再出最后一刀，可他失血太多，眼前已开始模糊。

他咬破了唇舌，骤然狂啸起来，飞跃而起—天地呦，借我一口长气，在这点星火熄灭之前，让它点燃风雪，烧成一斩！

长街上亮起一道炙热的雪光，从南公子咽喉上切过。

“去你娘的！”赵北客凌空掠过了南公子，双膝着地在积雪上滑出数丈远，把刀尖狠狠戳入了雪中。

……

二十六

杨逊被赵北客制住后，勉力歪身，摔下马来，又强损内力，不多时冲破了穴道，急奔回镇，却仍是慢了一步。

他出剑刺杀了几个残活的天霜堂刀客，越过镇民们和南公子的尸体，俯身把倒在春雪楼前的赵北客抱起靠在自己臂膀上，将内息源源不绝地渡入。

良久，血泊中的赵北客睁开了眼，见是杨逊，轻声道：“别费事了，我不行啦。”

杨逊不听，仍不断输入内力，忽闻赵北客喃喃低语：“我终究不是北人……北地豪杰言出如山，我却翻悔了……我到底也还是个江南人……”

“赵兄撑住！”杨逊眼中酸热，腾出手从衣襟里取出一卷画，展开在赵北客面前，“你看看，这是我在护送你家人出镇的路上画的，赵兄，你还有妻小在等着你，你撑着些……”说话中将内息催运到几欲呕血，注入赵北客体内。

赵北客看着那张画纸，画中人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眉眼倔强，站在一座高高的楼前。

“像我……”赵北客微弱一笑，“……真像啊！”他的呼吸声变得轻而急促，如一头鹿奔跑在雪地上的蹄声。

很快，那头鹿奔入了深林，蹄声消失了。

尾声

三人冒着雪连走了两个时辰没停，终于望见了小镇的轮廓。

张六道：“南哥，哦不，赵北客赵哥，哈哈，到你家了吧？”

他道：“是啊，这一路真不好走，真到了眼前，回想路上却跟做梦似的。”

小七道：“赵哥，前边这镇子就是你家啊？看着可不怎么气派，哈哈！”

三人谈笑着走到镇子边，他道：“咱们分头进去—你俩是外地人，镇里没人认识你，你们先进镇探探柳飞在哪儿，咱们过半个时辰在春雪楼后的巷子里碰头。”

两人都问：“春雪楼在哪儿啊？”

他笑道：“镇上最高的酒楼，好打听！”

两人走后，他在镇外站了很久。怅恍中一侧头，惊见一头白鹿正在左近。

那白鹿静静瞧着他，随即迈开轻盈的四蹄奔远了，人和鹿仿佛对视了很长时间，又似只是一瞬。

虽然不太可能，但他蓦然觉得这白鹿正是他十年前遇过的那只。他眨了眨眼，那鹿已经远去不见，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镇子上空飘起了黑烟，他醒过神来，快步前行。

“哈哈，回家了！”他抹了一把脸上雪水，走进了小镇。



一瓣河川

河对岸，三五至交好友正把盏相邀
梨树下柳姑娘倩影嫣然
还有个店小二打扮的少年笑嘻嘻回望
他看得笑出了声，大口呼吸凝集心力
趟着激流朝对岸一步步艰缓行去
涉川，涉川，涉川

一　一曲商声春草黄

叮、叮。

那年三月，满城只有十二岁的杨逊听到了烟雨中传来的环佩声，叩魂敲梦般灵脆。

当时天光黯淡，姑苏静默如少女。

晨雨远近横斜，濛濛中将细密交错的河渠织成了单薄的春衫，一针一线都在淙淙流淌。帘落入青石巷陌间激起淡淡的水雾，又给古城笼上了一层轻纱。

叮、叮—

少年杨逊正在城门边草丛中玩耍，忽闻声声玉响隔雨渐近，回望见一名白衣人远远行来。

杨逊抹了一把脸上雨水，见来人背负行囊，左手撑伞，右手却持

一竿长幡，上书“卜”字，不禁嘀咕：“原来是个相命的……”

白衣人步履稍缓，侧头望向杨逊，颔首微笑。

杨逊暗惊：“我说得那么小声，他竟能听见？”讪讪一笑：“你、你是给人算卦的先生吧？”

白衣人走近杨逊，收了油纸伞，露出年轻的面容来：“眼下我确是个相士，不过稍后就不是了。”

杨逊听得茫然，见这人二十来岁年纪，眉眼清秀，神采淡洒，衣饰又雅，若非携了不伦不类的长幡，简直要以为他是出身不凡的公子贵胄了。

他方欲问话，却又呆住，盯着来者衣衫移不开目光：那人收伞后春雨顷刻落满白袍，可雨滴却没浸入衫内，而是汇成道道细流沿衣向下飞淌，在衣角处不断洒落地上—雨下得绵密，竟始终浇不透那人的白衣。

杨逊脱口道：“奇了！你这是什么衣衫，怎不怕雨？能让我也穿穿吗？”

白衣人将伞递向杨逊：“你若要避雨，这伞送你。”说完见杨逊瞪大了眼睛瞧着自己衣衫，不禁一笑，将外袍解下递给他。

杨逊愣了愣，接过袍子三两下披上，不一会儿白袍便被淋得透湿，只得脱下来还给那人，大惑不解地挠头苦笑。

那人随手将白衣搭在肩上：“小兄弟，你几岁啦？清早城里空荡，你一人在雨中玩什么？”

杨逊道：“我在捉蟋蟀！昨天我斗蟋蟀输给了旁人，今天怎么也要赢回来……嗯，我今年十二岁。”

那人听他说得坚定，不禁莞尔："十二岁呀，你叫什么名字？"

杨逊答了。那人微笑："你这般争强好胜，可与你的名字不符了。"

杨逊不屑道："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名字，书院的先生说'逊'就是谦退、辞让—凡事都要让着别人，那还有什么意思？"

那人摇头："莫小看了你的名字，要当得起这个字，可不是易事。"

杨逊问："那怎样才能当得起？"

那人看了看天色，笑道："这可要问问老天—辰时还未到，不妨再卜上一卦。"说着振了振手中长幡，将竹竿插入泥土，手腕一翻，掌心里已多了三枚铜钱。

杨逊只觉头顶上一空，仿佛那人随手一振幡竿，竟将方圆丈许内密集的雨线荡飞了一瞬！惊疑中见那人手中的三枚铜钱忽然高高跳起—

那人右臂倏忽伸在雨中，以手背接住了铜钱，不等杨逊看清，铜钱又已从手背上飞虫般弹起，如此抛接六次后，那人收了铜钱一笑："给你算出的是谦卦，你知道谦卦的寓意吗？—亨，君子有终。"

他见杨逊迷茫摇头，又道："你这一卦的变爻落在初六，卦辞说'谦谦君子，用涉大川'，意思是只要你做一个谦逊的君子，自能成就一番作为，得到好的归宿。说来也巧，这谦卦正合你的名字，当属天意。"

杨逊听完拧眉不语。

那人失笑："是我多言了，你才十二岁，很多事还不懂，这些玄

虚的空话不听也罢。”

杨逊道：“我听不懂，但我会记住。”

那人一怔，漫不经意道：“你有这么好的名字，今后要好好守住它呀。”

杨逊点头：“我会记住你说的话。”

那人默然片刻，眼神第一次变得认真，叹道：“唉，小兄弟，你才十二岁，怎么心事如此重呢？”

杨逊被这句话触动了心弦，低头沉思起来。那人看出杨逊年幼早慧，心思柔敏，便也不再问话，只默默取下行囊，整理起里面的卷轴纸笔来。

杨逊忽道：“先生，你是看出了我有心事，才跟我说这么多……”方抬头便顿声，见那写着“卜”字的长幡竟已躺在远处泥泞中，而那人口衔一管毛笔，正将数个长短不一的卷轴系扎在一起。地上散落了些许纸页，已被雨花打湿，纸上晕开的墨色山水依稀可辨。

“雨要停了。”那人答非所问地接了一句，又弃了几幅画。杨逊捡起一页沾湿雨水的宣纸打量，问：“你不做相士了吗？我看这纸上的黄鹂画得真好，为何要丢掉？”

那人笑了笑：“辰时已至，今日嘛，我是一个画师。”

杨逊哈哈一乐：“真有趣，你昨天做相士，今日当画师，那明天你又是什么人？”问完忽觉周围雨线稀疏了许多，雨声渐小。

“明天？”那人将行囊重又背在身后，年轻的脸上秀眉微蹙，“我还没想好，也许当个郎中，也许做做木匠活……嗯，找个茶馆说一天书想来也是极好的。”

“说书好，我喜欢听人说书。”杨逊煞有其事地点头，又好奇道，“先生，你方才怎知雨要停了？”

那人却不答，拍了拍杨逊肩膀，微笑道：“小兄弟，我要出城去了，咱们就此别过。”说话中足尖轻抬，横袖一扬，将肩头的白衣临空抖出，袍袖鼓荡，雨珠四溅—

杨逊眼前一花，那人已在丈外，身上重又穿好了外袍。与此同时，天边泛出一道微光，春雨戛然止歇。

蕴满天地灵机的一隙间，杨逊怔怔然心生错觉，仿佛正是那人的一挥袖扫开了阴晴，分割了昏晓。

叮叮声又起，白衣人走向城门，曳流云之裾，振明月之佩，在清晨空旷的姑苏城里留下一道孤影。

杨逊回顾城中，街巷寂静，楼桥无言，隐有犬吠声融在河水奔淌中，足边草青欲滴，杂花含露浓。

少年一阵恍惚，但觉古城宛如世外幽境，唯己一人被遗弃于此。转头看了看白衣人渐渐模糊的背影，蓦然发足追去。

杨逊在城门口追上了白衣人，气喘吁吁：“先生，你出城可是有要事？我随你一道去吧！”

白衣人步履不停：“我是去见一个人，那人不喜孩童，你还是不见为好。”

“不喜又怎样，难不成还能杀了我？”杨逊紧跟不舍，见白衣人不语，不禁啊了一声，“真会杀人？我知道了，你……你们是江湖中人吧！”

白衣人仍不接话，身影晃动，顷刻已将杨逊甩在远处。杨逊喊

道："我还知道，那谦卦不是天意，是你故意掷出来安慰我的……"

白衣人闻声停步回身，静静等着杨逊奔近，嘴角勾起一抹好奇笑意："小兄弟，你怎知道的？"

杨逊道："我又不傻。你本事那么大，想掷出什么卦象还不是随你心意？"

白衣人颔首："小兄弟，你非但不傻，还极聪敏，我第一眼便看出来了。"

杨逊昂首与白衣人对视："天意是假的，但你说的那些话却也不是玄虚的空话。我还是相信你。"

"为何？"

"因为我第一眼就看出先生你不是寻常人，你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所言当然大有道理。"

"你过奖啦。"白衣人面露苦恼，"真是头痛，我本从不骗人，没曾想今日初次哄骗一个孩子就被识破……小兄弟，稍后我绘一幅画送你，就当赔礼，你看如何？"

"好啊！"杨逊欢喜道，"那咱们出城吧。"

白衣人微微点头，径自前行，杨逊快步跟上。

郊野间草坡起伏低微，沿路花树星星落落，白衣人踏足在沾染了雨露的春草上，宛如凌风飘飞，所过之处草叶竟无丝毫弯折。

杨逊暗自称奇，但走了许久白衣人始终一言不发，他也就强忍不问。等到两人行至枫桥畔，白衣人步履缓了下来，杨逊终于按捺不住道："先生，你真厉害，会那么多事情，算命作画、说书看病，什么都懂……"

白衣人微笑摇头：“这些事我不过粗通皮毛，怎敢言‘会’？我真正懂的，也不过一两件事罢了。”

杨逊追问：“什么事？”

白衣人淡淡道：“从前我懂刀术，这两年已忘了许多。如今算是懂一些剑法吧。”

“你为何要忘了刀术去练剑术，剑比刀好吗？”杨逊不解。

白衣人一笑：“那也不然，只是我多年前在深山中见了一名刀客，自知难在刀意上胜他，索性转而习剑。”

“你是比刀比不过人家，所以想在剑上争输赢。”

“并非如此，我是心中对他的刀意存了敬重，这敬意便是此生难以逾越的屏障，冲淡了我在刀意上的悟心。”

杨逊似懂非懂。

不多时两人走上一处矮坡，见坡上独生一株花繁叶茂的梨树，树下有个青衫文士闲坐，年约四旬，膝上横琴，垂目如老僧入定。

望见那文士的第一眼，杨逊便觉周身生凉，仿佛有一条携冰裹雪的河从心头倏忽流过。

“沐雨不浸，蹈实如虚—好个年轻人。”青衫文士抬眼淡扫白衣人，语声幽如枯井。

白衣人一笑，目光落在青衫文士的琴上：“久闻陆先生琴技高妙，早存请教之意，只可惜我今日并非琴师。”

青衫文士道：“只可惜你今日并非剑客。”

杨逊随白衣人前行，距青衫文士十丈时，忽有琴音婉转如风笼罩而来，顿觉头晕目眩，心生幻景，一步迈出竟不敢落下，仿佛眼前草地已变作万丈深渊。

杨逊大骇，忍不住连退数步。白衣人道："何妨让这位小友旁观？"

青衫文士看了杨逊一眼，抚琴的手指微晃，杨逊但闻一声弦音如春虫清鸣，异感顿消。

白衣人携着杨逊的手走到离青衫文士三丈外的一方青石处，取出笔砚和一张空白宣纸，朝着树下文士微微躬身："今日既为画师，且涂鸦几笔，以酬陆先生雅奏。"

青衫文士冷淡一笑，双袖轻振，带起弦音低昂，在旷野间绵延飘洒。

杨逊只觉这一回琴曲听来平常，并未引生幻感，而白衣人却神情一肃，将那宣纸置在青石上，以砚台压住纸角，对杨逊道："小兄弟，劳你帮我按好宣纸，别让风吹走了。"

此刻春风疾乱，白衣人话音方落，半面纸已离石飘起。杨逊慌忙伸手按在纸上，可纸页甚宽大，他虽两手齐出，那纸仍是翻鼓不止。

白衣人提腕蘸墨，笔锋在纸上轻轻一抹，似蜻蜓在湖面曳尾而过，那张宣纸忽然平顺贴在了青石上—杨逊但觉耳畔一空，仿佛那一笔有千钧神意，定住了周遭风势。

古拙的琴音中，白衣人开始作画，运笔不停。

杨逊低头瞧见纸上以寥寥数笔勾勒出了几许苍云、一方草坡，似正是眼前景貌，随即又有一截粗枝斜飞入画……他端详笔锋游走，逐渐出神，只觉白衣人手腕纵横转折处溢出万千气象，宛如在天地间行

云布雨。

少顷笔尖墨尽，白衣人再去蘸墨，杨逊顿觉风啸声重入耳际，如梦初醒。他从纸上收摄心神，四下环顾，却骤吃一惊，望着起伏的草叶瞠目结舌—

当下本是春草正碧时节，可方圆数丈内，每一片摇曳在风中的青草都泛出了微黄！

杨逊一阵迷茫，回望远处草地，却是翠绿如常，似只有梨树旁的草叶有异，可刚走上矮坡时这里的野草分明也是一般的青—困惑中回过头来，却发觉眼前的春草竟似比须臾前又黄了些许！

“拂手商声动，离离尽染秋。”白衣人伸笔凝在砚中，颔首而赞，“古书有云，先秦郑国有琴技入神者名师文，当春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忽至，草木成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钟，温风徐回，草木发荣—今日得见陆先生，始知此说竟非虚妄。”

青衫文士漠然道：“陆某粗通琴韵，岂敢比肩先贤？那实非琴技，只是陆某久历霜雨，剑意中沾了些枯萎秋气罢了。”

“不错，陆先生是剑客，从来不是琴师。”白衣人一叹，笔锋在砚中重重捺下，挑笔一扬，一团墨汁飞落在画上那截粗枝的梢节处，聚成了一小洼。

杨逊愕然惋惜，心说：这一下蘸墨未免过多，这幅画怕是毁了。与此同时，青衫文士却眸光转锐，脸色骤青。

白衣人轻笑一声，将笔掷在地上，转身朝着青衫文士走去—随着他第一步落下，背后画纸上那团墨汁忽然流动起来，在粗枝上淌出了一道细流，浑似生出了一节短椏！

青衫文士抚琴的十指拨捻加急，琴音反而低了下去，清旷苍寥，

相隔三丈却如在千里外的云水间遥遥传来。身侧梨树枝叶随着琴曲簌簌颤动，一朵梨花飘离了枝头，花瓣散在风里，轻扬缓旋。

杨逊顺着飞花仰头一望，高天上有雁即要飞过矮坡，却忽又转折了方向遥遥而去，暗想：难道那大雁是畏惧琴音？可是相隔这么远，它怎能听得见？

低头再一瞧画，惊觉方才新生的那枝短桠又分出了几股细流，已洇成了几片墨色的花萼。那团墨泛着水光在纸上继续淌染，花萼上很快吐出了几丝花蕊，每一丝都细微传神，仿佛半空里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工笔慢描。

一朵又一朵梨花从树梢凋落，树下的青草已枯黄如秋叶。白衣人迈出了第四步，画中的枝桠上结出了第一片花瓣。

杨逊见两人言谈寥寥，一个抚琴，一个作画，本觉莫名其妙，揣摩着方才所闻“剑客”“剑意”之言，忽然惊悟：莫非这两人其实是在……斗剑？

白衣人走得很慢，但他每行近青衫文士一步，文士脸上的青气就盛一分，抚弦也更急，身边梨树上落花纷繁不绝，如下起了一阵快雪。

—顷刻间，满树梨瓣落尽，矮坡上草黄花萎，触目萧然。然而青石上却有一枝墨色的梨花正在画中开萼吐蕊，徐徐绽放！

杨逊死死按着宣纸，目不转睛，第二瓣、第三瓣梨花在纸上流现，他被这至奇至美的一幕所震慑，一抹神机注入了他年幼的心灵—对他而言，此刻天荒地朽，只有画中那枝梨花才是世间唯一活物。

俄顷白衣人已走到第七步，与那文士近在咫尺，纸上梨花已结出四片花瓣，有的是全瓣，有的则半掩在别瓣之后。眼见第五瓣即生，一角青色的布料忽然飘在了风里，那文士眼中光华黯淡下去，琴音止

了。

白衣人洒然振袖，三丈外，纸上的墨汁亦凝住，一朵完整无瑕的墨梨终没绘成。

青衫文士敛袖站起，膝上琴随着他起身而无声崩解，在满地落花上堆成了木灰。

白衣人拱手谢道：“陆先生所奏高古，不似红尘诸曲，敢问名目？”

青衫文士答：“曲名《承云》。”

白衣人恍然：“《吕览》中载，古帝颛顼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乃成《承云》之曲，今日得聆，果然非同凡音。”言毕再度举步，与青衫文士擦肩而过，将下矮坡时怅然叹道：“若论琴艺，我不及陆先生。”

“可惜陆某不是琴师。”文士声如枯弦，“今朝论剑，是云公子胜了。”春风中青衫开裂，胸襟上渐渐浸出一道狭长的红，形如花枝。

白衣人没有回头，随口道了声“承让”，步履加疾，下坡去了。杨逊呼之不及，只听一道清越语声传到矮坡上：“小兄弟，那幅画就送你了。”

杨逊怔怔凝望画中梨花，蓦然抓起宣纸奔出几步，眺望白衣人离去的方向，喃喃道：“可你还没画完呢……”

少顷，白衣人身影已成山野碧翠间一道远远的雪色，宛如一瓣梨花横飞在青云中。

二　青云白鹭剑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枕河楼是苏州最好的酒楼，掌柜吴海十多年迎来送往，城中名流豪绅可谓无一不熟，可今日却是生平头一回见平阳镖局总镖头唐震与剑缨堂堂主孟山英一同作陪宴客—而且宴请的竟是一位吴掌柜素未谋面的书生。

吴海将一众人引到楼上只接贵客的酌月阁，又三次去后厨过问菜色，更亲手切细春笋烹了一味鲈鱼送至阁中，笑脸恭维了唐震与孟山英几句，目光不禁瞥向坐在上首的那个书生—那人青衫方巾，四十出头年纪，模样清雅，除眼神格外幽宁，瞧来倒也没什么不寻常之处。

非只唐、孟是江湖大豪，席上其余陪客俱在苏州颇有名望，吴海与他们一一寒暄，其间听到有人称那书生为“杨大侠”，而唐震则叫他“逊兄”，想来那书生是姓杨名逊了。只听孟山英道：“吴掌柜，先前我等正说到杨大侠精擅丹青，不如借你店中纸笔一用，请杨大侠当场挥毫一番可好？”

吴海一愣，指着阁中白粉壁笑道：“不须用纸，小人斗胆，请杨大侠留画壁上，鄙店蓬荜生辉。”随即招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店伙计，道：“梁雨，去取笔墨来。”

那小伙计应声往返，将笔墨递到桌前。书生杨逊谦让几句，经众人再三恳劝，只得提笔走到壁前作画：先勾勒出远方山峦云霭，又画出一片草坡及坡上繁枝老树，旋即在树梢上空细描一只飞雁，收笔转身。

众豪客离座观望，见画得传神，大声赞好。吴海更是连连道谢，又命小伙计梁雨留下伺候，告退离去。

唐震端详壁画，奇道：“逊兄，这画真似苏州郊野春景了，那树是梨树吗，怎只有叶，没开花？”

杨逊轻叹：“杨某笔法粗疏，尚画不出梨花。”

唐震不明所以，杨逊也不解释。众人坐回桌上，见那名叫梁雨的伙计一脸稚气，都未将他放在眼里，自顾自推杯换盏，纵声谈笑。孟山英举杯邀向杨逊："听闻半年前在成都，杨大侠金盆洗手，自言归隐，不知确否？"

杨逊道："不错。杨某已退出武林，若非街上偶逢唐兄，难辞盛情，实不该冒昧叨扰。"

"逊兄客气了，"唐震大笑接口，"适才在街边，在下提及三日后会有一名姓云的大人物来到苏州，逊兄听后似有些好奇？"

杨逊点了点头，这也确是他答应赴宴的一大缘由。

唐震道："昔年逊兄剑诛甘陕七恶，慑服两广凶匪，三战破万鬼门，独闯天霜堂，一柄涉川剑威震大江南北，'侠义'二字，可谓当之无愧。然而若说剑术，却有一人恐非逊兄所能及了—那人姓云，正是天下第一剑客，云陌游云公子。"

这云陌游三字一出口，满座谈笑顿止，人人肃然生敬，只有杨逊淡然道："那位云公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已常年不现于江湖，唐兄又怎知他三日后要来苏州？"

唐震道："三月初七是云公子之父云寒川的祭日，云公子虽远游无定，但每隔十年便会回一趟苏州祭拜亡父，今日是三月初四，再过三日，距云公子上次归家便已整整十年。"

杨逊恍然："原来如此。"

唐震微笑道："三十年前，武林中第一剑客本是陆青渊，那年三月初七，云公子归家祭祀，与陆青渊约在苏州郊野斗剑，结果是陆青渊败了。当时云公子只有二十来岁，此后便得剑神之名，威震江湖数十载。"

孟山英啧啧赞叹：“那陆青渊败后心灰意冷，逐走门徒，从此绝迹江湖，可他那几个弃徒如今俱已是江湖上首屈一指的大剑客，足见当年陆先生剑术高到何般地步，却仍败在云公子剑下！”

席上有人接口笑道：“只可惜当时两人那一战无人目睹，杨大侠见识高明，不知能否推测一二？”

杨逊一生恪守谦诚，犹豫片刻，照实答道：“据我所知，当时陆青渊以琴音夺尽方圆数丈内的春意，而云公子绘虚击实，于画中再造新一番天地，破去了陆青渊的‘剑弦九韶’。”

诸人面面相觑，孟山英干咳一声：“陆青渊败给云公子是他遣散弟子时亲口所承，但究竟如何败法，只有他两人知晓，江湖上对此众说纷纭，杨大侠此番推测虽有些过于玄奥，倒也别开生面。”

杨逊一笑，静静看着小伙计梁雨为自己斟酒。唐震续道：“二十年前，云公子第二度回苏州祭祀时行踪悄然，离去后苏州武林才得知。而十年前云公子另有要事，仅在城外枫桥畔其父墓旁洒了一杯水酒便飘然而去。如今我等剑道后学满怀热诚，且已略备粗礼，三日后说什么也要一睹云公子风采，请他做咱们青云门的门主！”

杨逊微奇，询问几句，才知是唐震做倦了镖局生意，要与孟山英的剑缨堂并为一门。唐震一手“舞阳剑术”威震江浙，而剑缨堂门人亦都习剑，两方便商定新立一个青云剑派出来。

孟山英笑道：“唐兄过谦了，那宝剑是唐兄耗费一年光景才设法寻到，神锐绝伦，如何能称为‘粗礼’？唐兄还不快快取来神剑，请杨大侠品鉴？”

唐震面露得色，唤人离席取回一柄剑鞘古朴的长剑。

“此剑名唤‘青云白鹭剑’，是多年前泉州七大名匠合力所铸，断金石如切腐泥，当真是天下一等一的利器，逊兄请看。”唐震说着拔剑

至半，剑刃如月华流泻，清光盎然。

杨逊扫了一眼剑身，道："果然好剑。" 唐震听他说得平淡，眉峰微皱。

孟山英见状微笑："唐兄得此剑后尚未试过锋刃，正好在座诸位也都听过杨大侠涉川剑的威名，不如两位稍过两招，让我等开开眼界。"

满席轰然叫好。唐震一怔，看向杨逊，见他摇头欲拒，抢先道："咱们江湖武人，不必太过拘束，你我就各出一剑，聊助酒兴如何？"

杨逊苦笑答应，他这半年来已不常带剑，今日别有他事，才将涉川剑携在身边，当即与唐震走到空处，道声失礼，缓缓拔剑。唐震见杨逊的剑刃上锈迹斑斑，只是寻常旧铁剑，便道："逊兄先请。"

杨逊手臂振动，刺出一剑，剑风霍霍劲响，但看在唐震眼中，剑势倒也并非快绝。唐震留了几分力，扫腕迎出一剑，两柄剑一触即分，杨逊倒退一步，唐震却横剑原地伫立。

众人凑近细瞧：涉川剑的剑身上多了一道浅浅凹痕，而青云白鹭剑却光华如镜、全无损伤。有几人当即喝起彩来。杨逊收剑抱拳："多谢唐兄留手。"

唐震大觉畅快，连声笑道："坐下喝酒，喝酒！"两人重又落座。席上觥筹交错，向杨逊敬酒攀谈的人却颇少了几个。

有人赞道："唐兄这柄天下第一神剑，赠给天下第一剑客，当真妙极，云公子定然喜欢。到时大伙儿请他来当青云门的门主，他老人家绝无不允之理。三日后，苏州青云门这几个字便要响彻江湖了！"

孟山英道："我等敬重云公子的名声，亦知其心性散淡似闲云野

鹤，故而只想请他做大伙儿的门主，断不会委屈他老人家料理门派俗事，日后自当由唐兄坐镇青云门大局。”

唐震一笑：“本来凭令弟剑术，亦可坐得这青云剑派的门主，但江南第一剑比之天下第一剑，总归稍差些许。”

孟山英连连摇手：“舍弟山洛性子孤狂，难堪大用，不提也罢。话说当年云寒川死后，云家人大多流散外地，至今多已谢世，日前我派人多方探访，将云公子的亲眷寻回了一些，安置在剑缨堂供养衣食，等到三日后一并请他们与云公子相会。”

“此事却没听贤弟提起过。”唐震面上微露不豫，顿了顿笑道，“贤弟如此有心，是青云门之福，甚好。”

有人道：“都说云公子剑术入神，但三十余年过去，恐难免年长力衰，而孟堂主之弟年未满三十，其剑却已窥天道，这江南第一剑嘛，未尝不能将天下第一剑取而代之。”

此言说得大胆，席上一时议论纷纷。杨逊淡然听着众人交谈，不言不语，伸指入杯盏蘸了酒水，信手在桌上涂画。立在一旁的少年伙计梁雨好奇凑近，见杨逊画的好像是一朵花的花瓣，杨逊手指勾抹间似藏奇特韵律，梁雨不禁瞧得出神。

画完第四片花瓣，杨逊手指停住，倏然转头瞧向梁雨，微微一笑。梁雨一怔，只觉杨逊笑容温暖，但双目清寥如星，与他对视稍久便微微眩晕，仿佛他眸光深处有条深河在静静流淌。

唐震瞥见杨逊蘸酒乱涂，心想都说杨逊为人谦和雅致，怎么做出这般孩童举动，又见孟山英正与人数落其弟孟山洛的种种不肖，便笑问杨逊：“数年前扬州‘杨柳之会’震动武林，当时我本想赶去面见逊兄，因故未能成行。前不久听闻逊兄退隐，更是叹惋，本以为从此再难相见，却不知逊兄因何竟至苏州？”

杨逊道：“苏州是我故乡，我少小离家，如今既退出江湖，自当归家。”

席上众人相望沉默，忽有一人笑道：“原来杨大侠也是苏州人士，如此说来，咱们苏州可是出了两大赫赫有名的剑客了—一位无疑是云公子，另一位嘛……自然便是……便是孟堂主之弟，‘秋芦剑’孟山洛了！”

阁中一寂。宴饮至此，仿佛图穷匕见，人人望向杨逊，要看他作何应对。

杨逊不紧不慢地从梁雨手中取过酒壶，给自己斟了酒，语声悠然：“杨某虽孤陋寡闻，但‘芦荻秋剑，霜压江南’八字却也听过，山洛兄的剑术，当真是赫赫有名。”

众人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大笑起来：“杨大侠说得好！咱们同饮此杯！”

杨逊喝下酒，起身拱手：“多承诸位款待，杨某不胜酒力，这便先行告辞，失礼莫怪。”

唐震也不劝留，亦站起道：“三日后我与孟贤弟还在这枕河楼宴迎云公子，届时逊兄若有暇……”

杨逊摇头道：“贵门新立，杨某本该前来恭贺，怎奈另有些事，请恕难至。”

唐震似脸色一松，拱手道：“如此，咱们便改日再叙。”

……

众人望着杨逊出酌月阁下楼而去，无一人相送。静默片刻后，有人张口欲语，唐震扫了梁雨一眼：“小子，我们自己倒酒，你走

吧。”梁雨低头应诺，目光闪动，走出去掩好了门。

一人道：“唐兄、孟兄，瞧这杨逊名不副实，剑术平平，咱们这般阵仗，设宴试探于他，是否太过看得起他了？”

唐震道：“我与杨逊也只多年前有过一面之缘，但他从前声威当真隆盛，后来僻居巴蜀，事迹渐少，直至几年前扬州扶柳镇上杨柳之会，他身遭重创，据说武功十成里去了九成，今日一试果然……他失了武功后心性也愈发淡漠，与至交好友疏了往来，有年轻剑客寻他请教剑法，他也推辞不敢应战，终于在半年前宣称退隐……唉，若在十来年前，杨逊是足当得起名侠二字的，可惜了。”

孟山英笑道：“江湖代有奇人出，从前如何都是过眼云烟，那也没什么可惜的。如今杨逊废了修为，即便在苏州长居，也是势单力弱，绝不会抢了咱们青云门的风头与好处。”

唐震微笑起来，取出青云白鹭剑又看，但觉手握天下第一神兵，心中万分安稳，忽从剑身反光中看到门缝外有片衣袂，顿时霍然站起。

……

杨逊方推开酒楼门走到街上，便听到一声古怪的风鸣，如烛光闪灭，转瞬即逝。

他心头微震，止步向着街对面望去。

—那不是风声，是一个人的咽喉被剑截断的声音。剑锋切开皮肉，将即要迸出的惊呼收成短促的气音。

枕河楼对面是一间茶肆，声音便是从茶肆里传来。

“许多年没遇到这样快的一剑了。”杨逊想。

他朝茶肆走去，听见里面谈笑如沸，没人骇然高叫，也没人满脸惧色地冲出门来。

杨逊猜测：杀人者并非当众拔剑行凶，也许只是随手拈起一根竹筷，从死者的咽喉边轻轻抹过。死者端坐不动，茶客们尚未察觉到自己身边多了一个死人。可是若有这般手段，被杀之人本该一丝声响都发不出才对，莫非杀人者的剑术尚有些生疏？

正念及此，杨逊忽闻一声叹息从茶肆的喧闹中透出，那叹息轻幽而怅惘，恍如梦幻，仿佛一个人猛然忆起了遥远前生里一件万分美妙的事。

杨逊脑中闪过一幕画面：杀人者经过被杀者的桌前，说下一刻将出手杀死他，而后默然等了极短的一刻，期待着对方出言或拔剑—在对方即要有所动作时，杀人者才拈筷出手，刻意要后发先至，似是在考校自己的剑术。

杨逊来到茶肆门口，犹豫起来：杀人者当已隐迹遁形，即便自己进了门，也未必能在众多茶客里找出他来。况且此事多半与平阳镖局或剑缨堂相关—这等帮派纠葛，多为争名夺利，极难言说对错，自己既已退出江湖，不宜再插手。

杨逊暗叹一声，打算离去，走出几步，听到茶肆门开，几个饮完茶的客人前后走出，从足音中没听出有人会武功，而其中有一人的脚步声尤为沉重缓慢。

杨逊回望，见那人是个手捧破碗的苍老乞丐，脸容枯槁，身形伛偻。他瞥到碗中空空，便走上前去放入两块碎银，温声道：“老丈这是要去哪里呀？”

“去讨吃食。”那老丐指了指枕河楼，声如朽木。

杨逊叹道：“你直言讨要，楼里人未必肯给，还是拿银两去买

吧。”说完见老丐仍执拗朝酒楼迈步，也不知他听懂没有，想了想，将碎银从破碗中塞入老丐衣襟，道：“老丈，你要吃饭时再取出来用。”

老丐眼神呆滞地打量杨逊一眼，径自进酒楼去了。

杨逊转身而行，经过枕河楼边时，听到酌月阁里笑语低昂，不禁微微苦笑。

他走得看似缓慢，但倏忽就行出了数里，在城中剪金桥上临河伫立。

他是要沉剑入河。

此刻，他离河两丈，只须轻轻扬手即能掷剑入水，须臾沉底。然而涉川剑与他共历三十年霜雪，如今到了告别的关头，终不免迟迟犹豫。

半个时辰过去，杨逊终于下定决心，就在长袖方抬即甩之际，忽听身后有人道：“大叔，你要扔剑？这剑不要了吗？”循声回看，不禁莞尔—说话人竟是枕河楼的那少年伙计梁雨。

“小兄弟，没想到会再见到你。”杨逊点头，“是啊，不要啦。”

梁雨面露喜色：“那你把剑给我呗。”

杨逊失笑道：“小兄弟，你要剑做什么？剑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

梁雨也笑：“大叔，剑当然不是玩具，但我也不是小孩子，我学过剑法。可我买不起剑，只能拿树枝木棍去练，那可差太远啦，你把剑给我吧。”

杨逊摇头：“那可不行。我就要离开江湖啦，再也不回来，这剑

是我的好朋友，它活了三十年，今日寿终正寝，我要把它葬在河里。”说着说着，心中泛起涟漪，似有些怅惘，又觉解脱。又道：“小兄弟，稍后你跟我到铁匠铺，我给你买一口好剑。”

梁雨却道：“不成，平白无故，我怎能花你的银两？你还是扔到河里吧，等你走了，我就潜入水中把剑捞出来，我从小长在河边，水性好得很。”

杨逊一怔。梁雨笑嘻嘻道：“你丢到河里之后，那剑就不是你的了，我捞的是无主之物，可跟你无关。”说罢退步让到一边，摆手示意杨逊扔剑。

杨逊苦笑，只觉扔也不妥不扔也不是，打量梁雨眉眼，忽然脸现凝重，闪身扣住了梁雨脉门。

梁雨大骇，心想虽听说此人武功已失九成，在酌月阁里给平阳镖局和剑缨堂的人轻侮嘲笑也不敢还口，但要收拾自己总是轻而易举，颤声道：“你、你这人舍不得剑，便要动粗吗？”

杨逊缓缓放脱了梁雨脉门，笑了笑。梁雨嘀咕道：“你既说要退出江湖，就该心无挂碍，怎么还舍不得一把剑？再说你这剑生满了锈，可比青云白鹭剑差远啦……”

杨逊轻叹：“你说得不错，我终究不能算是真正心无挂碍。”

便在此时，忽听数丈外一人阴声笑道：“想必杨大侠已然觉察，这‘蛰龙醉’之毒神仙难解，就请好好消受。”

杨逊侧头望去，阴笑顿止，有个黑衣人背影起伏，远远掠走。

梁雨大惊：“你中了毒？酌月阁里的酒菜有毒吗？”倒退两步，慌忙又道：“我、我什么也不知道，不关我的事，我只管倒酒，可不是我下的毒！”

杨逊淡淡一笑，上前拍了拍梁雨肩膀，道：“小兄弟，你很害怕吗？”

梁雨只觉肩头处似有暖流涌入，随即周游全身，舒泰无比，但舌尖仍不禁打战：“你怎么不去追那黑衣人，兴许他和酌月阁里的人无关呢。”

杨逊道：“他转身疾掠中有一瞬黑袍下翻露出腰间里衫，上面绣了一缕飘缨，料想是剑缨堂的标记。”

梁雨讶道：“你眼力真好！”但初遇生死大事，转念又惧怕起来，心想此人中了不解之毒，多半不敢去找剑缨堂寻仇，没准儿顷刻即死，临死前可别胡乱迁怒，拉我垫背。

他虽见杨逊神色平和，浑不似中毒将死之人，但又怕杨逊忽然凶性大发，当即慌慌张张道：“杨大叔，你中了毒，那可真是不好……真是糟糕得很了，我很为你难过，我、我先走一步了。”

说完扭头就跑，奔出几十步后回望见杨逊伫立河边不动，才松了一口气。

梁雨转过几条街，心中却愈发不安：杨逊中毒虽与自己无关，但自己惊惶逃走，未免太过胆怯，更有几分薄情寡义，暗想：梁雨啊梁雨，你总盼望做个江湖豪侠，如今岂能见死而逃？打定主意，一口气奔回剪金桥，却不见了杨逊身影。

杨逊风神淡雅，卓然让人心服，梁雨虽只在酒楼听他说了些话，河边寥寥斗了几句嘴，但已对他隐隐生出一丝亲近，此刻心头微酸，抢到河边张望流水，正自犹豫，忽听背后语声传来：“小兄弟，咱们又碰面了。”

梁雨一惊，回头看见了杨逊的温和笑容，心神稍松。杨逊微笑道：“方才你是想入水打捞我的尸身吗？小兄弟，你心肠倒好。”

梁雨确是想回来安葬毒发身亡的杨逊，乍被杨逊说破心事，莫名羞恼，脱口道：“哼，我只是回来看看你毒发了没有，你武功不济，却又得罪了苏州最大的两个帮派，只怕死了也没人给你收尸。”话一出口便悔，却见杨逊毫不动怒，只淡淡道：“中了蛰龙醉之毒，三日内不会发作，好比体内潜了一条毒龙，三天一过，毒龙噬心，无药可解。”

梁雨奇道：“别人下毒害你，你……你就要死了，怎么既不害怕，也不生气？”

三　藏形之鬼

杨逊笑笑不答，问：“你先前说你学过剑，那你师父是谁？”

梁雨也不隐瞒，笑道：“我可没师父，我会的剑法不多，都是去镖局找郑大叔玩的时候偷看来的。”

杨逊细听详情，乃知那“郑大叔”是平阳镖局的一名镖师，而梁雨父母早亡，本在街边乞讨，郑镖师见他可怜，便荐他去枕河楼做了店伙计，平日里对他也多有照顾。有时梁雨去找郑镖师，见镖局院里有镖师习练剑术，便加意留心，长此以往倒也学会了几手架势。

杨逊道：“听你说来，那位郑镖师倒是个仁厚好人。”

梁雨大声道：“那是自然，郑大叔是大大的好人，不像镖局里其他人……杨大叔你不知道，是那姓唐的……”

杨逊接口道：“是唐震和孟山英让你来找我的，对吗？”

梁雨一愣：“你怎么知道？”

杨逊道：“先前在酒楼，我便见你对席上谈话颇为留意，有时听得入迷，连酒也斟漾了。料想我走之后，唐孟等人难免要私下商谈，

定会将你逐出—以你能耐，若躲在门外偷听，那是瞒不过他们的。”

梁雨咋舌道：“你说得真准！我偷听被唐震捉住，他们踢了我两脚，逼我来找你，还要我把偷听到的话都转述给你……我一路打听了许久才找来这里，不过那些话不好听，我可不爱说给你。”

杨逊微笑：“你果然心好，他们所言我大约也能猜到。小兄弟，你为什么这么爱听江湖人说话？”

梁雨道：“我不爱做店小二，我喜欢学剑，我要做江湖大侠！”

杨逊道：“那也容易，我收你为徒，传你剑法，你想要我的剑，我也送你，不知你意下如何？”

梁雨吓了一跳，低头犹豫片刻，认真道：“那可不成，我早在心里发过誓，平生只做云陌游的徒弟，不能拜你为师。”

说完没听到杨逊接话，猜他是自知远不及云陌游，又怕三日后毒发身死，剑法失传，便安慰道：“杨大叔，你也不必太难过……”刚说一句便说不下去，觉得劝一个将死之人别太难过，实在不合情理，抬头欲改口，却见杨逊神情肃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街边一个紫衫路人。

梁雨看了两眼，小声道：“那人来过酒楼几次，我认得他，他是穹窿山的剑客，好像剑术挺高。杨大叔，你瞧他做什么？”

杨逊道：“那人马上就要死了。”

梁雨奇道：“什么？你怎知道？”

“我看得出。”杨逊叹息，“那人在行路中被人一剑截断了心脉，自己却浑然不觉。只因那一剑太快，那人心口的剑痕太细，被血黏住，尚未迸裂开来……嗯，杀人者并非用剑，用的是比剑更轻细之物。你

看此刻那人抬足已微微向左歪斜，只怕走不出四十步便会倒地毙命。”

梁雨没看出紫衫人步履有丝毫左斜，闻言将信将疑，心里默默数着步子：“……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在紫衫人的第四十步即要落脚时，忽有个蓝衫公子从旁经过—那公子右手提着酒葫芦，左侧腰畔系着一柄剑，与紫衫人擦肩时右手食指在葫芦上轻轻一叩，左侧长剑却倏然在鞘中振出清鸣，一股酒泉从葫芦里喷出，浇了紫衫人满身。

紫衫人一步走完，就此站定不动。

“杨大叔，我方才险些信了你。”梁雨嗤笑，“四十步了，那人还不是好端端站着？”说话中见蓝衫公子侧头望来，眉宇清峻，二十来岁模样。

梁雨惊道：“穿蓝衣的好像是孟山英的弟弟，孟山洛！”

杨逊点了点头。孟山洛仰头灌了一口酒，忽朝两人行近，身后那紫衫人兀自伫立如木雕。

孟山洛神色冷漠，梁雨不禁有些害怕，却见杨逊客客气气拱手道：“幸会孟兄。”

孟山洛道：“剑之所触，泯然若淡光，经身而人不觉—杨兄好剑法。”

杨逊一怔：“孟兄误会了，那紫衫人之死与我无关。”

孟山洛似也不信杨逊有此剑术，闻言道：“如此说来，在枕河楼对面茶肆中我剑缨堂折了一名好手，也非杨兄所为了？”

杨逊道：“自然不是。”

孟山洛点头："那我今日就不杀你。"说罢转身走了。

杨逊拱了拱手："多谢孟兄。"

孟山洛没有回头，远远发出一声冷笑。

梁雨见孟山洛笑意轻蔑，言辞狂妄，而杨逊竟仍一脸谦淡地拱手相送，不禁愤愤然道："杨大叔，那姓孟的如此轻视你，你怎么忍得下去？"

杨逊道："当年云公子见陆青渊，不言剑术只论琴技，那是对论剑已稳操胜券。我与孟山英见面时他极力赞我丹青，自然是看轻我的剑法了—剑缨堂的人轻视我，我一早便知，那也算不了什么。"

梁雨脱口道："你反正中了剧毒，何不痛痛快快与孟山洛拼斗一场，即便死在他剑下，也好过这般窝囊！"

杨逊似没听见，自顾自道："那杀人者是借'活尸'展露剑术，故意让其从我面前走过，似在邀战。"说着来到紫衫人身前端详。

梁雨跟上，见那紫衫人嘴里忽然吐出白气，悄无声息地软倒在地。

梁雨惊退数步，杨逊道："孟山洛亦看出行尸身上携有挑衅之意，便也出了一剑—那酒水蕴有孟山洛的剑意，清冷绵长，压制住紫衫人心口剑痕久久不开裂，让他僵立不死。直到剑意散尽，他残存的生机才化作一口霜气喷出。"

梁雨恍然："你是说他两人借紫衫人的身体出剑过招？那杀人者究竟是谁？"见杨逊俯身翻动紫衫人胸襟，伸指黏回了一丝白絮，奇道："这是什么？"

"从竹筷到柳絮嘛……"杨逊沉吟，"此人应是在茶肆中还杀了一

人，那时他运剑尚似稍有生疏，可仅过不到半日，出剑几已入化境，好生奇怪。我本以为茶肆里死者是孟山洛所杀，如今却也想不通了，姑且称杀人者为‘无名’吧。”

此时已有三五行人站在远处指指点点，两人快步转入左近一处僻静巷子，杨逊见巷口蹲坐一个白发老者，正是枕河楼边所遇老丐，却听梁雨叫道：“老伯，你怎么在这里？”

那老丐低着头，只翻来覆去道：“我到处找你，到处找你。”

梁雨道：“啊，你是去酒楼找我了？你身上怎么沾了泥，有人欺负你吗？”

老丐含混嘀咕：“去酒楼，要吃食，他们赶我……”

梁雨心中一酸，两人就近找饼铺给老丐买了吃喝，老丐吃完嘟囔着走远了。梁雨解释说，这老丐是他以前做小叫花时认识的，住在城郊一所破庙里，神志似有些不清楚，在街上见到吃的就抓，被人打了几顿后愈发不爱言语。梁雨去酒楼做店小二后，常拿些饭菜给老丐吃，老丐有时饿了，也径自找去酒楼，为此梁雨没少挨吴掌柜的数落。

杨逊听罢取出不少银两，递给梁雨，让他和老丐花用。梁雨死活不收，杨逊微笑道：“你不要我便扔到河里去，那时你再去捞吧。”

梁雨扑哧一笑，收下了银两，眼圈却有些红了：“杨大叔，谢谢你，你中的那毒真的没解药吗？你要是能不死就好啦……”

杨逊道：“你若真要谢我，就拜我为师，想那云公子性喜清静，数十年无一弟子，恐绝难收你。不如我先教你一路内功心法，你这几日勤加……”

“我不学！”梁雨生气截口，“云公子他会收我的！三天后唐震和孟

山英要在酌月阁里宴请云公子，到时我进去伺候，跪在云公子面前拜师，他看我天分那么高，一定会收我为徒的！”

杨逊微笑道：“你怎知你天分很高？”

梁雨道：“我知道的。我知道自己很聪明，天资很高，只是别人不信，还笑话我。”

杨逊听他说得认真，默然片刻，点头道：“我相信你，在酒楼我便看出来了，你和我小时一样聪明。”

“你才没我聪明呢。”梁雨不以为然，“你在酒楼连孟山英都没打过，孟山洛的剑法更比你高明百倍，你说说看，你凭什么和云公子比，凭什么做我师父？”随即自悔失言，吐了吐舌头道，“杨大叔，对不住，我见你脾气好，说什么你都不生气，便想说就说了……”

杨逊笑道：“你若对别人也这般口无遮拦，恐怕难免吃亏挨揍。收徒之事，你今夜不妨再多想想，明晨再答复我。”

“你明早会来找我吗？”梁雨听到今夜二字，忽觉一阵困倦，但语调仍颇欢快。

杨逊点头道：“嗯，你是在枕河楼里住吗？天色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两人并肩归返，路遇人群簇拥，上前见地上躺倒一个黑衣人，赫然竟是在河边阴声传话的那剑缨堂弟子。

两人绕行一边，梁雨道：“杨大叔，这人也是你口中那个无名所杀吗？”

杨逊见沿路多有血迹洒落，似是那黑衣人呕出，摇头道：“他在河边掠走时身法并不高明，料想本事低微，无名应当不屑杀他，或许

是这黑衣人一路疾奔，不巧与无名相撞，而无名修为极高，身上剑劲随机应发，倾泻到黑衣人身上，伤了他的脏腑。”

梁雨似懂非懂，又听杨逊道：“若无名只杀剑缨堂弟子，还可推想为平阳镖局请来的高手。可他又杀了一个穹窿山的剑客，那又不像了，武林中有这般剑术的人，可是凤毛麟角……”

梁雨好奇插口：“你为何会猜平阳镖局要请高手杀剑缨堂的人？它两家不是快并为一门了吗？”

杨逊道：“唐震与孟山英貌合心离，今日在宴上便已相互提防，我看席上诸人多是唐震的附庸，好几人言辞中不单针对我，对孟山英也有猜忌试探之意。他两人要借云公子之名为青云门扬威立号，但真正门主却是唐震，想来平阳镖局在苏州的势力要大过剑缨堂，对吗？”

梁雨点头称是。

杨逊道：“既然平阳镖局人多势众，唐震又信不过孟山英，为何仍要与剑缨堂合并？莫非唐震有什么厉害仇家，需借重孟山洛的剑术？”

梁雨想了想，道：“以前我好像听酒客们说过，唐震走镖时得罪了阴什么杀的一伙恶人，一直忧惧他们前来寻仇。”

“是‘阴山九煞’。”杨逊顿了顿，继续道，“故而唐震所忌惮的只有孟山英的弟弟一人，这才着意让人夸赞孟山洛的剑术，要看孟山英如何应答。而孟山英假作谦辞，亦不甘心屈居唐震之下，他同意并门，恐怕是为伺机取而代之……说起来席上十余人中，倒有七人衣衫内暗携兵刃。”

梁雨问：“你怎看出来的？”

杨逊道：“一个人身上藏了兵器又不欲人知，周身举止乃至神态语气难免会有细微不谐。那些带兵刃的人多半都是唐震一系，而孟山英也并非毫无防范，对面茶肆里恐怕就有不少剑缨堂高手。今日若生变故，孟山英定有暗号召集那些人涌入酒楼，却不料被那无名杀了一个。”

梁雨寻思一阵，深觉杨逊所言有理，又惊又佩：“杨大叔，你料事如神，诸葛孔明复生也不过如此。”说完忍不住打了个哈欠，不解道：“奇了，我今天怎么如此易困？”

“你过奖了。”杨逊拍了拍梁雨肩头，摇头微笑，“唐孟之间的争斗，我倒也并不放在心上—小兄弟，我对你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江湖多鬼蜮，今后言行中应多加谨慎才是。”

梁雨但觉一股暖意从肩头流遍全身，困意顿减，笑道：“我记住啦。”

又行片刻，杨逊忽道：“这三日里孟山英等人或会去枕河楼，你先不要回去做店伙计，咱们另寻住处。”

梁雨少年心性，连连叫好。两人回杨逊下榻的小客栈住下，梁雨方一着床铺便沉沉入梦，杨逊坐在屋里另一张榻上，心中往事翻涌，渐渐出神。

不知过去多久，忽听梁雨迷蒙问道：“杨大叔，你不是苏州人吗，怎么却住客栈，你没有家吗？”

杨逊道：“我从小没了父母，寄住在一门远亲家里，十二岁便离开了苏州。而今亲戚们也都已过世了。”

梁雨含糊应了一声，翻身睡去。

翌日清晨，两人出去找了间店铺吃茶点，梁雨见杨逊伸指在桌上

勾画不停，便问：“杨大叔，你又在画花瓣吗？”

杨逊怅然点头：“是啊，总是画不完整一朵梨花。”

梁雨道：“梨花有什么难画的，看我给你画。”当即蘸了茶水在桌上画出一朵五瓣小花。

杨逊道：“那是你的梨花。我要画的梨花隐约在我心中，但我总看不分明，画了许多年，仍差着最后一片花瓣。”

梁雨听得茫然，眼珠一转，笑嘻嘻道：“杨大叔，其实你没中毒，是不是？我却被你骗了！”

杨逊道：“你怎知道的？”

“哼，我本来也不怎么相信，”梁雨得意道，“哪有人中了剧毒后还那般镇定的？我想了半天，你虽然失散了九成武功，可你那么聪明，把什么都料到了，凭唐震和孟山英的伎俩，怎能毒得到你？”

杨逊微笑道：“我的确没中毒，不过也没骗你，自始至终我也未自承中毒，只是你听信了那黑衣人的一面之词。”

梁雨仔细回想昨日杨逊的言语，似当真没说过‘我中了毒’之类的话，悻悻然道：“算你有理，我吃饱了，咱们走吧。”

两人走在街上，没过多久，春雨淅沥落下，杨逊从行囊中取出一柄伞递给梁雨，自己却不撑伞。

走出一阵，梁雨见杨逊青衫上似不沾雨水一般，雨珠落身不是被轻盈弹飞便是急急顺着衣角坠地，梁雨去摸雨水流过之处，衣衫竟几乎丝毫未湿，脱口道：“杨大叔，你不怕雨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杨逊本就是着意显露引他心动，答道：“只要运转内功似引弓、似叠潮，让内劲取蓬勃之意周流全身，即可做到。你若想学，便拜我

为师，我教你修炼内力……”

“不学不学，我昨日便说了，非云陌游不拜。”梁雨不懂内功，以为只要有内力的人均可轻易做到衣不沾雨，闻言不为所动，“对了，你每次拍我肩膀，我都觉得全身一暖，那也是内功吗？”

杨逊点了点头，微笑道：“你要拜师云公子，怕是极难，他根本不会去枕河楼，你未必能见到他。”

梁雨瞪大了眼：“为什么不去，唐震不是要送他剑吗？那可是天下第一神剑，我做梦都想要。”

杨逊道：“他用不用剑都是天下第一剑客，多一柄所谓神剑，也只是无用蛇足罢了。”

梁雨想起昨日酒楼里杨逊所言，好奇道：“杨大叔，你见过云公子？你真的看到了他和陆青渊的那一战？”

杨逊点了点头，问：“你知不知道平阳镖局或剑缨堂的弟子都爱去什么茶馆酒楼？”

梁雨道：“若是唐震、孟山英他们，自然是去枕河楼为多，若是寻常弟子可就去不起了，附近有家碧春居，倒有不少江湖人爱去。”

杨逊道：“这雨还有一个时辰才停，咱们就去碧春居稍坐。”

两人转街过巷，进了那家茶馆，梁雨先咕咚咕咚喝了三碗茶水，挠头道：“说也奇怪，昨夜明明睡足了，今天还这样困，只好多喝茶水。”

杨逊拍拍他肩膀，环视茶馆内热气氤氲、语声如沸，不少人低声议论近来苏州闹鬼，那鬼能当街杀人，却无影无形。他边听边与梁雨闲聊，大半时辰过去，梁雨忽道：“杨大叔，我觉得你像小孩一样。”

杨逊一怔：“何出此言？”

梁雨道：“因为大人们都不爱和我说话，他们觉得我是小孩，什么也不懂，别看枕河楼里每天热热闹闹，我却总觉得闷。可是，你跟我说了那么多话，所以我觉得你也像小孩。”

杨逊望着神情认真的梁雨，忽觉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一样的弱小，一样的敏感而孤寂，一个人在濛濛晨雨中捉蟋蟀，活在熙熙攘攘的苏州，宛如活在一座空城。

杨逊微笑道：“我小时很穷苦，常常不开心，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夸了我的名字，说我以后能做大事……”

梁雨问：“那人是云公子吗？”

杨逊颔首，梁雨方欲细问，忽压低嗓音：“刚进门的那几个人，看服色似是平阳镖局的趟子手。”

杨逊微微侧头，见那几人在最角落一桌坐了，悄声交谈起来。

片刻后，杨逊起身道：“雨停了，咱们走吧。”

两人来到街上，梁雨算了算时间，赞道：“杨大叔，先前你怎知这雨要下一个时辰，你是活神仙吗？”

杨逊一笑：“世上哪有神仙？我少年时在山上学剑，仰望凝云、俯观流水是每日必需功课，看得多了，积成心中剑意，对天象变化便有所感悟。”

梁雨闻言心折，忽听杨逊道：“那些趟子手说，昨夜平阳镖局死了三个落单的剑手。”

梁雨道：“你能听见他们说话？堂里那么乱，我什么都听不到。”

杨逊道："你若也想听到，那就拜……"

梁雨截口道："拜你为师学内功吗，我可不干，我只拜天下最好的师父，那人便是云陌游……啊，那无名竟又杀了三个人！"

杨逊蹙眉道："未必是无名所杀。"

随后杨逊又问剑缨堂的堂口所在，梁雨将杨逊领到城东一处大宅附近，见宅门前有三五个剑缨堂弟子守着，一群叫花从门口经过，张口讨要饭食，却被那几个弟子喝骂逐走。

那群叫花慌忙远远躲开大门，在一株柳树下聚坐。杨逊取出碎银叫梁雨去树下分发，自己走近门口几步，打量那几个相互交谈的剑缨堂弟子。

梁雨分完回来，问："你又听见他们说话了？"

"隔得远听着含糊，加上瞧他们口形，倒也能猜出八九分。"杨逊道，"昨晚剑缨堂死了四个外出的弟子，尸身上流满了血。料想是平阳镖局的人所为。"

梁雨惊恍："那么平阳镖局的三个剑手是剑缨堂杀的？"

杨逊点头："在碧春居我听见有人说，昨夜有个佩剑行人暴毙街头，周身上下浑无伤口，那才是无名所杀。无名只挑剑客出手，与剑缨堂和镖局都无仇怨，可他在枕河楼对面茶肆杀那剑缨堂的人，却无意中激发了两帮争斗，否则至少三月初七之前，两帮本当相安无事。"

梁雨略一思索，深以为然："杨大叔，你真厉害。"

杨逊继续道："两帮之中，以孟山洛剑术最高，但唐震修为亦不低，加之平阳镖局人多势众，两方可谓势均力敌，故而都只敢挑落单

的人下手。”

梁雨闻言点头，这时柳树下群丐中走出一个瘦弱汉子，畏畏缩缩地来到两人跟前，说道：“俺知两位是菩萨心肠，能不能……能不能再给我些银两，俺实在是饿，方才这位小哥给的被、被别人抢去了……”

梁雨张望柳树下，怒道：“是哪个抢你的，我找他去！”杨逊拦住梁雨，又取出些银两塞给那汉子，道：“老兄，你别回树下了，到别处去吧。”

那汉子千恩万谢地走了，梁雨道：“这人好没骨气！”

杨逊叹道：“都不容易，罢了。这人已经七个时辰没吃过饭，虚弱无力，自然抢不过别丐。”

梁雨闻言只觉匪夷所思：“杨大叔，我只能看出方才那人面色饥黄，为何你却能说准那人饿了几个时辰？”

杨逊叹道：“那也没什么，我只是见多了饿肚子的苦人。”

梁雨摇头不信：“我以前也是叫花，要说饿肚子的人，你能见得比我还多？”

一会儿光景，那柳树下的乞丐越聚越密，许多人都来找杨逊讨银两，杨逊一一好言以对，忙乱中忽听街边有人大呼：“我死了！有人杀死我了！我的心肺都没啦！”

梁雨侧头望去，见那人白衣带剑，似是正要返回堂口的剑缨堂弟子，他在街心手舞足蹈，胡乱嘶喊，语声中透出浓浓恐惧，仿佛有无形之鬼窥伺在侧，攫走了他的心肝。

梁雨听得害怕：“这人疯了吗？”

“是无名。”杨逊神色骤紧，“这人剑术不高，无名不屑杀他，故而只刺出剑意，没激实剑劲。这人神魂被剑意中的杀机惊吓，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他心知无名就在不远处，此举意似邀战，默然环视周遭，见剑缨堂门口弟子已涌上来搀扶那受惊之人，暗忖：“莫非无名藏身在剑缨堂中？”

正自凝神思索，忽觉身后有一道脚步声如冰冷剑锋般远远刺来，不禁暗叹：“无名尚未找到，此人却又来了。”果然只听梁雨惊呼：“杨大叔快看柳树那边，那公子好像是孟山洛！”

四　难渡心上滔滔

孟山洛从柳树下经过，不少乞丐都上前讨要银钱，孟山洛冷脸不理，乞丐们见他衣饰华贵，纷纷扯住他衣角不让他走。

孟山洛皱眉从柳树上顺手折下一截柳枝，如拂尘般一扫，一名乞丐顿时跌飞出去。杨逊脸色微沉，朝着柳树下走去。

孟山洛从柳枝上拈下一片柳叶，扣指弹出，叶片刺在一个抱住他大腿的乞丐肩头，那乞丐只觉肩上一阵冰寒，不由自主地撤手仰倒。

孟山洛不断从柳枝上摘叶，仿佛拔出一柄又一柄的剑。叶剑纷飞中，围在他身旁的乞丐们几乎同时四下跌散，树下顷刻只余孟山洛，衣袂飘飞，独立如寒秋孤鸿。

梁雨跟着杨逊走到树旁，早已被孟山洛的剑术惊得合不拢嘴，满脸钦羡之色。杨逊看出孟山洛未下重手，脸色略缓，拱手道：“又见孟兄。”

孟山洛拍了拍身上柳絮，漫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杨逊的佩剑：“久

闻杨兄涉川剑大名，在下倒是颇有几分领教之意。”

杨逊一怔，躬身施礼道：“些许微名，不敢扰得孟兄出剑。杨某已然退出武林，实不欲争斗。”

孟山洛笑了笑：“都言杨兄修为已失，也不知真假，不过江湖多有欺世盗名之辈，往昔涉川剑名震天下时，也未必便如何。苏州近日事繁人乱，杨兄好自为之。”说完也不还礼，径自走入剑缨堂大门去了。

梁雨望着孟山洛背影发怔片刻，忽瞥见柳树后躺倒一个老丐，忙上前扶起：“老伯，你也来啦？我才看到。”

一问之下，那老丐虽未中孟山洛的叶片，却被四散惊逃的叫花们撞得翻了两滚儿，疼得站不直。

梁雨拍干净老丐身上灰土，送走老丐后，眼望剑缨堂大门，忽问：“那门两旁悬的对联是什么意思？”

“作稽常振三分玉，组冕当飘万丈缨。”杨逊读完解释道，“作稽是说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组冕则是组绶和冠冕，用以代指官爵。这对联是说为人当作如玉君子，成就大事。嗯，气魄倒不低。”

梁雨叹道：“气魄不低，孟山洛的剑法可也是真高啊！”

杨逊闻言莞尔：“你很佩服他吗？”

“我也说不上来……”梁雨茫然摇头，“我总觉他像是高山上的仙人，看人时似在俯视，走在街上也像走在深山荒林里，冷冷的离人很远。”

杨逊道：“年纪轻轻练就如此剑术，冷傲些也难怪。”

梁雨道：“可他对你说话很无礼，我不喜欢他。杨大叔，你从前

武功全在时，能打过他吗？”

杨逊避而不答，笑道：“昨日让你到河边找我，是孟山英出的主意吧？他心机比唐震深，对我疑忌也重，故而才让孟山洛两番找我。咱们走吧。”

两人寻了酒家吃饭，梁雨道：“郑大叔外出走镖，说是今日午后能赶回，一会儿咱们去等他吧！”

杨逊道：“那人对你很好，是个善心人，我也想见见。”两人走向城门边，梁雨见杨逊走路时手指不时凌空勾抹，知道他是在心里画那梨花，看了一会儿，问：“杨大叔，你说你十二岁便离了苏州，是去学剑吗？”

杨逊道：“不错，我小时读不起书，常去书院偷听，惹得先生骂我，其他孩童也常欺负排挤我。我寄宿的亲戚家里很穷，他们自己也有孩子，我见他们已难养活我，便捉了一只顶好的蟋蟀，找一个混帮派的少年换来一口旧铁剑，夜里悄悄离开了苏州。”

顿了顿，叹道：“有时想想，若少年时有钱读书，一直读下去，不知今日又会如何。”

梁雨瞪大了眼：“这便是孟山洛他们口中名震天下的涉川剑吗？你用了三十年？”

杨逊微笑颔首。

半路上又遇乞丐讨钱，杨逊从行囊里取出不少银两给了，梁雨当时不语，等那乞丐走远后，连声嘲笑道：“杨大叔，你这回可走眼了！那人面色红润，贼眉鼠眼，可不像饿肚子的可怜人。”

杨逊道：“那人肚子确是不饿，但听他嗓音，不久即有大病，到时须用银两。”见梁雨满脸不解，又道：“人有五声，合于五行，应五

脏而变化，那人语声萎涩，显是木声受损，肝气已衰。”

梁雨道：“你看出他要生病，怎不告诉他？”

杨逊叹道：“那是常年累积所至，治不好的。不过你若想学听音辨微之法，须从内功修起……”

梁雨笑嘻嘻打断：“那我就等我师父云公子来日教我。”

两人来到城门边一座小桥上等候，杨逊又随手在桥栏上勾画起梨花瓣来。梁雨问东问西，杨逊不时伸手拍拍梁雨肩膀，笑语温和、见识广博，常引得梁雨啧啧惊叹。

许久之后，城门外走入七八个镖师，梁雨欢呼雀跃，抢先奔出迎上，拉住一个中年汉子的手说个不停：“郑大叔，你回来啦，咦，你们出去的时候可有好几十个呢……”

郑镖师笑道：“刘副镖头他们另有要事，明晚才回。”说着便欲前行，却被梁雨拉扯到一旁：“郑大叔，跟你打听件事，你常在外面行走，听过涉川剑杨逊这个人吗，他好像以前是个大侠呢……”

“当然听过！”郑镖师一拍大腿，“岂止大侠，杨逊可谓是二十年来江湖第一名侠，侠迹遍布南北，扶危济困的事不知做过多少……”

梁雨回望一眼，见杨逊站在远处桥边，手指似犹在石栏上虚画，又听郑镖师继续道：“当年湖广水患时，杨大侠在武林销声匿迹了三年，却与灾民日夜同寝同食，耗费极大心力劝服米商盐帮，威压官府豪绅，四处奔波筹粮……要说杨大侠的事迹，那是说不完的，可惜后来听说他深受重伤，武功锐减，心气也变了，终于退隐，真是令人扼腕。”

梁雨心弦一颤，明白了为何杨逊能瞧出一个人饿了多少时辰，先前他说只因自己见过很多穷苦人，梁雨还以为他是随口敷衍，此刻才

知杨逊所见当真要比自己多上十倍百倍了。

梁雨领着郑镖师与杨逊相见，心知若说此人便是杨逊，郑大叔定然不信，不如日后慢慢细说，便道：“郑大叔，这人姓杨，是我朋友。”

杨逊与郑镖师交谈了几句，看出他确是个忠厚直率之人，再三叮嘱：“郑兄就与同伴共返镖局，这两日里不可落单外出。”

目送郑镖师走远后，梁雨道：“杨大叔，咱们接下来去哪里？”

杨逊道：“我想去城外看看。”

梁雨道：“那咱们就一道出城去吧！”

杨逊一怔，忽觉微微恍惚，似听到久远的前尘中一个童稚声音说道：“先生，你出城可是有要事？我随你一道去吧！”静默片刻，展颜道：“那就走吧。”

杨逊循旧忆领着梁雨来到城郊那处矮坡，见坡上梨树犹枯，起伏的青草却已不知暗换多少春秋，叹道：“陆先生的剑意太过凌厉，此树筋络死朽，不似扬州扶柳镇那株梨树尚能救活—小兄弟，这里便是三十年前云陌游和陆青渊斗剑之处。”

梁雨啊的一声，绕着草坡来回奔走，又请杨逊细细讲说。

两人并肩坐在草地上，梁雨听杨逊讲到云公子有时做相士、有时做画师，每日不同，大觉有趣：“原来云公子什么都会！”

杨逊道：“云公子看似游戏百业，实则都是从中参悟剑意，对剑道用心极专，故而陆青渊虽只借琴修剑，所悟反不如他。”

等讲完那一战，梁雨已悠然神往。杨逊轻声道：“那时我满心苦闷，日子昏暗无光，看不到丝毫出路，云公子对我说的话、带我目睹

的那一战，就似携我扶摇直上峰巅，让我看到了从未见识过的风光，好比一个人读一本书读了很久，那书又厚又枯燥，只偶尔读到几句他喜欢的语句，但就是这几句话会深深映刻在他的脑海里，生根发芽。

“与云公子的那次偶遇，很快成了横亘在我心中的一道河川—既见了绝顶处的非凡光景，难免心生向往、不甘平寂，我便渡过了那条河，孤身离了苏州，四处求学剑术。”

“一条河？”梁雨恍然，“怪不得你的剑叫涉川剑。”

杨逊叹道：“那也是从云公子赠我的卦辞中得名。后来我剑术有成，闯荡江湖，也曾苦苦追索剑道极致，却发觉终究非我所喜；也曾做出一些事，本以为已对得住心中道义，却很快明白，人世间每日都有纷争伤害、悲苦离别，我所遇所见、所能改变的，实在微不足道—渐渐地，河水声又在我心中响起，只是这一条河可要难涉太多了……后来，我遇到了柳姑娘。”

梁雨道：“昨天酒楼里唐震提到什么杨柳之会，杨自然是指大叔你，柳便是柳姑娘吗？”

杨逊道：“不错，她是天霜堂主的女儿，来寻我为父报仇。我和她同行了很久，她一直没能杀死我。后来她终于在一次赌斗中赢了我，赌约便是我须任她刺上一剑，不能还手。”

梁雨叫道：“你这么聪明，她怎能赌赢你？一定是你让她。”

杨逊一笑：“她让我到扬州扶柳镇一株梨花树下受她那一剑，可等我赶到时，却发现那梨树已被斩尽了花枝，近乎枯死。她托人传信说，等到梨花重开日，她再来讨还这一剑。

“从此我俩各自天涯，我等着那株梨树重新开花，等了许多年。遇到柳姑娘让我心中水流声平息，可柳姑娘又成了我心中的又一条河。

“好在梨花终究开了，我也终究在扬州又见到了她。”

梁雨道：“原来这便是杨柳之会。重逢后她刺了你一剑，让你身受重伤，武功大减？”

杨逊道：“当时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我的许多朋友也都觉我必死无疑，我心里很安宁，想着还清这一剑，从此再没难涉的河水了。可柳姑娘并没刺死我，她用白马将我驮到一处偏僻山谷，我醒来后才知那年她已身患不治重症，这才设法救活梨树，引我相会。

“我和她在山谷里安静地度过了二十七天。后来我把她葬在谷里一株梨树边。”

梁雨心中涩然，他虽不甚懂情爱，却也听出杨逊寥寥数语中似藏了一段曲折哀婉的往事。

“往后这几年，我常感前尘去路两处茫茫，慢慢便淡出江湖，可童年所见那幅梨花图，却频频出现在梦里，那般清晰，仿佛被三十年的光阴磨洗得发亮，每一笔都是一条淙淙逝去的河，渐流渐远，只余那看不见、触不及的第五片花瓣在我心中水声湍急。”

说到这里，杨逊怅惘一笑：“唉，真想画出来啊，那瓣梨花。”

梁雨问：“那幅画，杨大叔你还留着吗？”

杨逊点点头，从行囊中取出一卷纸。

梁雨小心轻缓地接过展开，纸张已古旧泛黄。他虽不通丹青，却默默看了很久。

杨逊亦沉默下去，方才那些话深藏他心底，对平生好友都未说起，不知为何今日却对一个初识两天的少年讲了，忽生一念：也许他不单是讲给梁雨，亦是在讲给十二岁时的自己。三十载风雨浮生，三

两句便言尽。

梁雨见杨逊似闷闷不愉，便笑嘻嘻道：“咱们明早一起去平阳镖局偷看镖师们练剑，好不好？”

杨逊一笑答应。

梁雨又问：“杨大叔，这幅画既是云公子斗剑时所成，那缺少的一片花瓣，是否也须领会云公子的剑意后顺势去画？”

杨逊道：“云公子的剑意，旁人是效仿不来的。而我心中的梨花虽根源于这幅旧画，但随年岁盈减，随心境而远近飘忽，三十年过去，其实也已颇有不同。”

梁雨点点头，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梁雨困意上涌，将画卷归还，躺倒在草坡上酣睡起来。

醒来已是三月初六凌晨，梁雨一跃而起，催促道：“快走，快走。”偷看镖师练剑是他往日最大乐趣，颇想与杨逊分享。

两人返回城中，天蒙蒙亮时到了镖局门前。梁雨道：“可不能走正门，咱们绕去侧墙那边，爬上墙偷看。”转头却见杨逊神情沉肃，诧问：“怎么了？”

杨逊道：“整座镖局没一丝声响。”随后快步走到大门前，推门而入。

梁雨不安起来，紧紧跟上，刚入院内，便骇得瘫倒在地，抖如筛糠。

—偌大院落血流遍地，横七竖八躺满了镖师尸体！

五　篱月无影寤有梦

杨逊留意到数具尸身胸口都有三道并排的深深血痕，蹙眉道："是阴老三的'幽泉鬼爪'，原来阴山九煞已至苏州。从伤口上看，镖局是半夜遇袭。"

梁雨忽从地上爬起，跌跌撞撞跑到院中央，脸色煞白地跪倒，呆了半晌才抱住一个死去镖师哭出声来："郑大叔！郑大叔死啦！"

杨逊叹息一声，从梁雨身旁走过。在镖局正厅前赫然斜着唐震的尸体，咽喉处剑痕如刻。

杨逊俯身去探唐震咽喉，但觉触手微寒，似乎这一剑的余意悠长如琴韵，数个时辰过去，伤口处仍旋绕着一抹霜凉。

是孟山洛的秋芦剑。他本以为两帮势力旗鼓相当，近日里不会大动干戈，却没想到剑缨堂已和平阳镖局的仇家勾结，如今看来，孟山英恐怕早已和阴山九煞约定好今夜突袭平阳镖局。

又见唐震右手四指齐根断落，蹙眉道："青云白鹭剑已落在剑缨堂手里—唐震死握宝剑不放，被孟山洛一剑削断了手指。"

杨逊返回梁雨身旁，伸手轻轻一触郑镖师身上剑痕，亦有凉意残留。沿路翻看着尸身，从大门处第一具尸体旁站直："平阳镖局真正高手只有唐震一人，孟山洛是冲唐震而来，他自视甚高，不屑与寻常镖师交手，应是进了镖局门便径直走向院落最里处的唐震……门口有个镖师上前截他，被他一剑刺死。他只杀了所经一线的三人便离去，中间一个是郑镖师。唐震既死，阴山九煞再无忌惮，当即大开杀戒……"

说到这里，顿声一叹："门口那镖师死后，余人为孟山洛剑术震慑，四下惊散，只有郑镖师还敢冲在唐震前方拦阻抵抗……小兄弟，你这位郑大叔当真是个忠义厚道的好人。"

梁雨闻言浑身一颤，收住哭声站起，喃喃道："我要报仇，我要

为郑大叔报仇……”

杨逊走到院落西南角，这里以篱笆隔出了一小片地，种了些花草。杨逊神情微凛，摘下一朵花，见粉瓣微微泛黄，缓缓道：“昨夜无名也在院里。”

梁雨惊问：“无名也是剑缨堂的帮凶吗？”

“不，我想不是……”杨逊在心里推测揣摩，陷入沉思。

无名应当只是路过镖局，却被院落里冲出的杀机所吸引—他堂而皇之地走入了镖局大门，从挥舞着兵刃的阴山九煞和镖师们身旁走过，走到了西南角落站定。没有人看到他，他就像夜色中的一缕游魂。

以他藏神匿机的修为，浑似与草木石墙同化，即便有人朝角落张望，也会对他视而不见。

他静静站在篱笆里看着人群厮杀，悠缓呼吸，吞吐着满院弥散的杀意。

刀舞剑落，肢飞肉断，他品味着久违如隔世的血色与腥气，宛如赴一场盛筵。

月有微黄篱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他沉醉在眼前杀局中，身上剑意于不经意间如月华般微微溢出，染黄了周遭花叶。

回看江湖五十年风云，能修成这般剑意者，不过寥寥三两人。

杨逊忽感有人摇晃自己身躯，醒过神来，只听梁雨道：“你在想什么，想起来了吗？快帮我想想办法！”

那句“想起来了”飞入杨逊脑海，宛如电光划过暗夜，杨逊顿时震悟：从枕河楼对面的茶肆，到剪金桥河边，再到剑缨堂门前，无名所

展露的剑术越来越高，从稍露生疏渐臻无迹可寻，但这并非是因无名进境神速—在短短两日里接连破境未免匪夷所思。

无名是在回想。他本就曾是绝世剑客，只是不知为何竟忘却了剑术，如在一场混沌怪梦中乍醒，一时不知身处何世、姓甚名谁，亦如人丢了魂魄。

他像一道暗影穿梭在苏州街巷间，通过一次次的刺杀来不断寻回遗失已久的剑术。也许随着剑术恢复至圆融浑成的极境，他的神魂也在渐渐清澈。

梁雨见杨逊似有些失神，便又催问，杨逊道："人死不能复生，即便报了仇，也不能增添分毫欢愉，小兄弟，你真要如此执迷吗？"

"我一定要报仇！"梁雨语声顿急，"杨大叔，你足智多谋，肯定有法子帮郑大叔报仇，你快想啊！"

杨逊道："你还记得那个即生大病的乞者吗？行恶如病，积重难返，怎奈世人畏病者多，行恶者更多，我年少时妄想以一人之力扭转世道，虽有些善举，可一个人即便昼夜无休，连年累月地奔波，一生又能为善几何？与世间层出不穷的恶行相较仍不过沧海一粟。你要替人打抱不平、申冤雪恨那是打不尽、雪不完的。到后来，我也只能是量力而为，但求无愧。"

"我不要听这些！你、你就是不肯帮我想办法！"梁雨双眼通红，"你就是不肯为郑大叔报仇！"

"法子我可以帮你想，"杨逊叹息，"但你心肠直善，有些道理若不与你说清，日后恐你一生劳苦。"

梁雨道："那你想出法子了没？"

杨逊沉吟道："也不必急在一时半刻。嗯，看这院里死者服色，

似没有副镖头在内。昨日在城门边，我见郑镖师的同伴不多，亦都是普通镖师—莫非平阳镖局的副镖头还走镖未归？”

梁雨道：“对了，昨天郑大叔说起刘副镖头一行另有要事，今晚才会回来。你耳朵不是很灵吗，怎么没听见？”

杨逊道：“我若想听，自能听见，但你是去和郑大叔说私话，君子非礼勿听。咱们出去吧。”

两人离了镖局，一路上梁雨失魂落魄，时而落泪，嘴里嘟囔着：“早知道昨日便告诉郑大叔了……”忽然转头对杨逊道：“你问副镖头的事做什么？连唐震都不是孟山洛对手，刘副镖头就更没指望了。”

杨逊道：“我只是随口一问。”

梁雨听杨逊语气淡然，心头火起，怒道：“你就是不肯好好想法子！”快步走到前面去了。

杨逊也不着恼，跟随其后。走出良久，梁雨忽回身道：“唉，是我不该总让你想办法，毕竟孟山洛剑术那样高。等我拜了云公子为师，学好了武功，亲自去找孟山洛报仇。”

杨逊微笑道：“你有这样的志气，那好得很……”话说一半，忽然顿步站定，右手按上了剑柄。

梁雨一愣：“怎么了？”

杨逊肃立不答。

方才那一瞬，他听到背后十丈外忽然凭空多出了一道足音。

他知道是无名来了。

那足音极轻极细，几难分辨，如一层棉絮上落了一根稻草。

以无名修为，起步空灵、落足无痕，若不想被人听到足音，就绝不会发出丝毫声响。而足音唯一会显露的时刻，便是他在前行中蓄势凝意即要出剑之际——等到足音归无，那一剑便已刺发。

杨逊静静等着，如化石雕，不敢有丝毫多余举动。

足音在离杨逊三丈时消失，杨逊凝集全神，已听不到一旁梁雨的好奇问话，准备去接那神鬼莫测的一剑。

然而三次呼吸的光景过后，那一剑仍是没来。杨逊又多等许久，才缓缓舒出一口气，平定内息。

梁雨道："杨大叔，你方才脸色好难看，像是刚生过大病。"

杨逊道："方才无名来了，以剑意锁住了我周身气机，可最后却没刺出那一剑，只无声无息地远遁。"

梁雨骇然："好险！那他为何不刺那剑？"

杨逊沉默片刻，叹道："也许是因为你。"

"我这么厉害？"梁雨大奇，"难道无名怕我？"

杨逊拍了拍梁雨肩膀，笑道："咱们去找点吃的。"

两人行至一家肉饼铺，梁雨伤心郑镖师之死，食不下咽。杨逊却不疾不徐地吃了一个，又买了三个。

梁雨问："你买这么多肉饼做什么？"

杨逊用油纸将肉饼包好："前日你说那位乞丐老伯住在城郊一处破庙里，想来是知道那庙所在了。"见梁雨点头，又问："那老伯在破

庙里住了很久吗？”

梁雨目露忆色：“听人说，那破庙本来不破，二十年前一个雨夜里忽然塌了半边墙梁，老伯似是庙方毁不久便住在里面了……”

“风雨残庙二十年，当真不易。”杨逊点头，“小兄弟，咱们去看望他老人家。”

梁雨大声道好，领着杨逊前去破庙，路上杨逊道：“只怕老人家眼下未必会在庙中。”

梁雨道：“时辰还早，老伯应当正在庙里睡觉。”

两人行了许久才到，穿过野草，杨逊看到那老丐果然躺在破庙前一块空地上兀自酣睡，神情微异，似出乎意料。

梁雨道：“老伯，快醒醒！我们给你带了好吃的。”连叫数声，老丐仍鼾声大作。

杨逊走入半塌的破庙，端详破壁残梁，拂去断口处的积灰凝视片刻，转身出来，见梁雨正推那老丐：“老伯，你夜里没睡吗？这般叫不醒。”

杨逊微笑道：“你也不必推摇，我来教你个法子。所谓‘觉有八征，梦有六候’。六候者，一曰正梦，二曰蘁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我看这位老丈正处于寤梦之中—人在寤梦时，身醒神飞，故而要叫醒他，唤身不如唤神。”

梁雨问：“怎么才能唤神？”

杨逊道：“你只须定住目光，凝视他片刻即可。”

梁雨依言看向老丐，等了一会儿老丐却仍不醒，道：“杨大叔，你说的不灵呀。”

杨逊道："那是你目中神光太淡，你现下暗想些恼心事，比如那唐震发觉你偷听后如何踢你，边想边瞧老伯。"

梁雨回想起唐震将自己揪到阁中一脚踢翻，眼光不自禁地透出愤恨。忽然，那老丐翻了个身，须臾一声哈欠，缓缓坐起，打量着站立一旁的杨逊和梁雨，脸色茫然。

"这法儿真灵！"梁雨拍手叫好，"老伯，杨大叔买了肉饼给你吃。"

老丐半晌没有应声，只低头望着地上斑驳的光影。杨逊亦不语，朝老丐躬身一揖。梁雨挠头道："杨大侠，你别介意，老伯他心里不太……不太清楚，常常不说话。"

良久，老丐侧头朝向杨逊，抬起手横在空里，似在召唤。杨逊走到老丐身边，小心翼翼地蹲下与老丐肩膀并齐，动作之缓之慎，宛如在贴近猛虎巨龙。

杨逊将肉饼递向老丐，老丐伸手去接，一瞬里两人的手指同时搭在油纸包上，梁雨忽觉眼前微微模糊，仿佛风里倏然震起了一蓬灰尘。

杨逊收回手，老丐捧着肉饼大嚼起来。

梁雨不明所以，笑道："老伯，这位杨大叔你见过的，他既读过书又学过剑法，见多识广，你和他多聊聊。"

杨逊道："不错，我十二岁始学剑，五年后剑术初成，剑招流转随心，刺发时，微能断春螽之股、截秋蝉之翼，巨可裂犀兕之革、挽九牛之尾，自以为精绝。"

老丐狼吞虎咽，已将第一个肉饼塞入腹中，又拿起第二个肉饼吃起来，对杨逊所言无动于衷。梁雨笑道："杨大叔，你对老伯说这

些，他听不懂的。”

杨逊笑了笑，又道：“师父闻之，将我带到一处峰顶，让我脚踩云中危岩，身临万丈深渊，如此再行运剑，心神战栗鼓荡，汗流浃背，竟连一整套剑法都使不完。师父说，古之得道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而我登高而心怵，与真正绝顶剑客相差太远。

“—于是我辞师远游，数年中餐雨卧霜，听松照雪，在晴空的长云下登山振衣、越河濯足，在旷野的夜风中燃起篝火仰望星月，在浩然天地间日夜感悟剑意，又过数年，剑境大进。”

杨逊语声微顿，老者默默吃着肉饼，看也不看杨逊一眼。梁雨见杨逊说话时恭敬得如童生背经书给先生听，不禁困惑不解。

杨逊继续道：“而后我行走在市井间，发觉路人瞧向我的目光中多含钦慕，下榻客栈时，店里人对我也往往礼让恭顺、敬若上宾。我自省良久，知是剑心过于奇凌险峻，看似人见我如高山仰止，实则已偏近跋扈。便又潜心静修，重归正途，渐渐地剑意内敛，神机收放自如。再落宿逆旅时，满店商客与我谈笑如常、争席而坐，那时我才真正敢言剑术有成。”

那老丐吃完了第二个肉饼，拿起第三个正要啃食，听了杨逊这番话后打了个饱嗝，将第三个肉饼递给杨逊。

杨逊道：“多谢老伯。”伸双手恭谨接过。

梁雨看着杨逊慢慢吃完肉饼站起，心中莫名一松，道：“这两日天色不好，破庙又漏雨，杨大叔，能让老伯也去咱们住的客栈里睡觉吗？”

杨逊点头答应。

梁雨扶起老丐，三人往城里走去，刚出破庙没几步，那老丐忽喃喃道："真像一场梦啊……何苦来哉？"

梁雨一愣，只觉这般喟叹从每日浑噩吃睡的老丐口中发出，着实有些反常。杨逊听后一叹："世事亦真亦幻，浮生似梦似醒，本就难言得很。"

三人回到苏州街巷，那老丐走得东倒西歪，不时偏离道路拐到旁处，梁雨每每费力不少才哄劝回来。

眼见对面行来一个富家少爷，老丐闷头前行，不懂避让，两人撞在一起。

那少爷一身华衣被老丐脏袍染上油灰，顿时骂骂咧咧，将老丐搡倒在地，拳打脚踢。

梁雨大怒，欲上前拉架，手腕一紧，却被杨逊扯住，大声道："杨大叔，你做什么？"

杨逊道："稍待片刻不迟。"梁雨大急，只觉难以置信："杨大叔，咱们快去帮老伯啊，你别拉我，你疯了吗？"

杨逊一言不发，望着老丐被打—那老丐在地上翻来滚去，但神情木然，仿佛人世间的任何景象都不能让他动容。

"你放开我，放手啊！"梁雨死命挣脱了杨逊，奔上前推开那富家少爷，厮打一阵，将其赶跑，但混乱中老丐爬起乱走，已不知去向。

杨逊叹息一声，上前拍了拍梁雨肩头。

梁雨但觉暖意入体，回过头见杨逊满脸疲色，微微一怔，随即脑中闪过惨死的郑大叔，瞪视杨逊嘶声道："你……你不能帮郑大叔报仇也就罢了，如今却又眼睁睁看着老伯挨打……杨大叔，你真没用！

枉你从前还是一代名侠，一点用都没有！我讨厌你！”说到后来愈发难过，语声哽咽，一咬牙扭头跑远了。

杨逊叹息一声，暗暗跟随在后，见梁雨在城中虽肆意游逛，但遇到剑缨堂服色的人时倒也知远远避开。梁雨一口气走了大半个时辰，郁郁回到两人下榻的那家小客栈。

杨逊在客栈外静候片刻，行至房间，见梁雨已躺倒床上呼呼大睡，心知他这一觉会睡很久，便掩上门出客栈去了。

……

是夜三更， 平阳镖局院子地上忽然多出了九道黑影，月色下扭曲如蛇，尖锐的谈笑声在幽风中起伏—

“老大，院里静得出奇，那刘副镖头不会带人躲出去了吧？”

“不会，今夜他们方回镖局，便已被孟堂主言语稳住，想是连夜料理尸身，忙乱许久，此刻睡得熟了。”

“其实唐震既死，咱们阴山九煞与平阳镖局的仇怨也算了结，若非孟山英给的银钱多，真也不必第二夜再返回来斩尽杀绝。”

“哼哼，咱们九煞一向做事做绝，寻仇更须斩草除根。”

顷刻间天上明月被阴云遮掩，院中愈暗，阴山九煞齐声怪笑：“月黑风高，正是杀人良夜。”

话音未来，九人忽听背后有人淡淡道：“月黑风高之夜，若用来惩恶锄奸，亦是快事。”

九煞剧凛回头，依稀见镖局门口立着一道人影，浓夜里辨不清面目。

大门吱呀一响，那人已在门中，好整以暇地返身将门慢慢掩好，泰然若深夜归家的家主。

九煞中为首一人问：“阁下是谁，敢挡我阴山九仙的好事！”

那人转回身理了理衣衫，不疾不徐道：“在下姓杨，单名一个逊字。”

“你是涉川剑杨逊！”九煞惊退一步，面面相觑，随即纷纷狞笑，“姓杨的，若在十年前，你人到处，我兄弟自会退避三舍。可如今你武功近乎全废，竟还敢孤身前来逞骄卖狂，那可不是自寻死路吗？”

笑声中，九人各亮兵刃，朝着杨逊合围而去。

杨逊亦笑了笑，迎着九人前行，步履从容不迫。腰畔沉寂数年的涉川剑在鞘中低低震鸣起来。

夜如墨，风泣如枭。

……

几与此同时，梁雨在客栈床上醒来，隐约听到街上传来三更天的更鼓声，暗忖：“我竟睡了这么久。”见旁边床榻空着，迷迷糊糊走到大堂。

昏灯映照下，堂中桌椅几都闲置，店伙计靠着柜案打盹，只有一桌坐了三个喝夜酒的江湖客，正自说笑。

梁雨欲出门，忽听三人言谈中似提及杨逊，便站在角落里悄悄去听——

一人道：“都说涉川剑杨逊已至苏州，不知两位可有听闻？”

另两人相顾一眼，都笑起来，笑声中满是嘲意。

“杨逊这三天里满城乱逛，不少人都见到了，哼，要说他从前也算个人物，如今武功废了，似又得罪了剑缨堂，恐怕小命难保。”

“听说孟山洛两次找上他，他都畏畏缩缩，如丧家之犬。你们说，当年他可有多风光，武林中诸般好名声尽让他一人占了，如今这般落魄，那也是活该，哈哈哈！”

“孟山洛的剑，天下又有几人能接住？杨逊不敢应战倒也明智，唉，他从前再风光又有屁用，现下还不是苟活于世、人见人欺？”

“姓杨的既已活脱脱是个没用的废物，这两天在苏州就不该招摇过市，那可不是活得腻烦了吗？”

梁雨听到这里，再也按捺不住，蓦然冲到三人桌前，大叫道：“你们胡说！杨大叔他是大英雄，大侠士！你们不能这样说他！”

那三人一愣，见是个小孩儿，便皱眉喝道：“哪来的臭小子，快滚远些，莫扰了大爷的酒兴！那杨逊沽名钓誉，说不定暗地里做下多少下三滥的事，大爷偏爱拿他数落消遣，又关你屁事！”

“啊—！”梁雨嘶吼一声，将三人桌上酒菜掀在地上，“你们知道什么？杨大叔很了不起，他吃过那么多苦，做过那么多好事，比你们三个人加起来做过的都多，多上十倍百倍！多一千倍！”

“他娘的，你小子找死！”三人大怒，将梁雨推搡在地，拳脚如雨点般落下，“贼小子，那杨逊分明就是个不中用的废人，早晚成武林笑柄，你说他了不起，那他怎不现身来帮你出气？”

梁雨浑身剧痛，被打得爬不起来，咬牙忍住眼泪，嘴上仍不服软：“你们只敢背地说嘴，他就算武功不如从前，要收拾你们三个败类也是易如反掌……”

三人听得厌烦，抬脚重重踩在梁雨嘴上，梁雨唇齿流血，说不出话来，只死命翻滚撕扯，却架不住三个大人连番急拳重手，不久便动弹不得。三人将他远远踢开，坐回去重要酒菜吃喝。

梁雨平躺地上，怔怔出神，想及杨逊清早在镖局里所言，忽有所悟："世上恶人恶事这么多，杨大叔多年来仗剑奔波，四处扶危济弱，所恪守的侠义道，只怕比云公子专心剑道更要难得多了……"

以前他对杨逊总是执着于画全那枝梨花很感不解，昨日在草坡上虽听杨逊说了许多往事，却仍有些困惑，此刻与三个恶客叫骂厮打过后，身心痛乏，却隐隐有些懂了—

也许杨逊的一生便如那四瓣的梨花，虽已绚丽奇绝，但总不能全然如意，也许他越过的每一道河里都有一条错过的路，那没读成的书院，没能长相厮守的姑娘，那行不完的侠义路，逆不了的命途世道，都凝在这没能画出的一片花瓣里了吧？

那三个酒客见梁雨躺着不动，以为他给打得傻了，嗤笑几声，继续谈聊起来："我还听说，孟山英花重金从滇西五毒教得了奇毒蛰龙醉，嘿嘿，也不知用没用在杨逊身上。"

"哈哈，那蛰龙醉之毒一旦入体，头三天虽不发作，但整日昏昏欲睡，困倦之极，三天后无药可解—若杨逊修为未失，或能以高明内功驱毒，可如今的他嘛，中了就是个死字！"

梁雨悚然一震，翻身坐起，那三人后面说些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心头渐渐雪亮：原来中毒的人从来不是杨逊，而是自己！想那孟山英疑忌杨逊的武功才智，定是不敢贸然对他用毒，却把毒下在自己身上，逼迫自己去找杨逊，而以杨逊眼力，当然能看出自己中毒—如此孟山英便能试探杨逊的虚实。自己在酒楼偷听被捉，孟山英早不想让自己活了，所以杨逊才不让自己回酒楼住。而杨逊并未动怒找去剑缨堂讨要说法，恐怕孟山英对杨逊更加不放在心上。

梁雨这才明白：为何那天杨逊忽然神情凝肃地扣住自己脉门；为何杨逊屡次说要收自己为徒、传授内功；为何这三天里杨逊对自己说了那么多话，整日形影不离—那都是要为自己治毒，但又怕自己年少，承受不住身中剧毒之事，便一直未对自己言明。

想到最后分别时杨逊拍在自己肩头那暖暖一掌，以及他脸上的疲惫，不禁眼眶湿热：“杨大叔为给自己解毒，一定损耗了很多心神内力吧。”呆坐一阵，摇晃站起，踉跄离了客栈。

六　世间之龙

杨逊从镖局大门里走出，独行在苏州夜色里，如一片孤叶飘过一条条无人街巷。

回到客栈，走过三个醉醺醺的酒客进了客房，发觉梁雨已不在，寻思梁雨比自己预想的早醒了一个时辰，料是没见到自己，便又出去乱逛。他知剑缨堂清晨即要迎接云陌游，深夜应无暇旁事，梁雨外出当不致有危险，等梁雨走得累了，自会归来。

然而直到天光微亮，梁雨却仍未归，杨逊眉峰皱起，提剑出了客栈，先去了枕河楼，暗窥见楼里楼外已站了不少剑缨堂弟子，知梁雨不会犯险来此，又去别处找寻，在城中走了一阵，出城来到那片草坡，也不见梁雨。

杨逊回城来到两人头天相遇的剪金桥河边，天色已然大亮。他凝望流水，隐觉不安。

过得片刻，背后脚步声响起，随即传来一声笑语：“杨大叔，你是要入水打捞我的尸身吗？”

三日相处，杨逊对梁雨的脚步已甚熟悉，方听足音便知是少年靠近，回身微笑：“小兄弟，你半夜跑去哪里了？”

梁雨笑嘻嘻道："我出来找你呀。"

杨逊见少年满脸青肿，问："你和人打架了？"

梁雨道："是我自己不小心跌的。对了，杨大叔你知道吗，我刚才在茶馆里听说，阴山九煞都死啦！真没想到他们恶胆包天，竟敢接连两夜去镖局行凶。万幸他们昨夜扑了个空，刘副镖头等人似已得到风声，预先躲了出去。"

"死了也好，"杨逊轻轻点头，"如此你郑大叔的仇便报了一半。"

梁雨悻悻道："可惜是孟山洛杀的—茶馆里的人说，那九人都是一剑毙命，整个苏州城只有孟山洛才有这般剑术。果然没过多久，剑缨堂就放出话来，说他们与平阳镖局同气连枝、盟谊深重，为唐震复仇那是义不容辞之事……呸呸呸，一定是孟山英怕阴谋败露，让他弟弟去杀人灭口！"

杨逊道："这也不无道理。"

两人沿河漫步，梁雨只觉今日困意全消，精神十足，问："杨大叔，其实中毒的人是我，对吗？"

"咦，你猜到啦？"杨逊微讶，"不过你不必担忧，这三日里我以'河川掌'的独门手法拍击你肩井穴五十六次，将内力渡入你周身经脉，连日运转之下，已将你体内毒性化散……本来你若学了我的内功，与我内外并力，毒性祛得更快，可你怎么也不肯学。"说到后来，嘴角露出笑意。

梁雨道："杨大叔，谢谢你！"想了想又问："你说有没有法子能让天下恶行全都不见？"

"恶行是消不尽的。"杨逊摇头，"善恶亘古常在，为恶的人多，为善的却也不少。只能盼望天下诚心向善的人渐多些，每个人心中的善

念比恶意渐多些，世道总会越来越好。”

梁雨默然点头，杨逊道：“今日已是三月初七，云公子或已在城中，你不是要拜云公子为师吗，怎么不去找他？”

梁雨道：“你说了他不会去枕河楼，苏州那么大，我可找不到他。”

杨逊眨了眨眼：“也许刘副镖头已知晓剑缨堂的歹毒，悄悄躲起，是为找到云公子陈说孟山英的奸谋呢？若真找到了，那云公子倒未必不会去枕河楼一看。”

“那我就去看看！”梁雨拉着杨逊便走，“不过我自己可不敢去，杨大叔，你陪我去。”

杨逊笑道：“远远看看，倒也无妨，我没画完那梨花，真若见到云公子，未免有些惭愧。”

梁雨亦笑：“你的花和他的花是不同的，我已经懂了。没什么好惭愧的，咱们快走吧！”

……

天阴欲雨，枕河楼堂中似也飘进了一抹雨意，孟山英手捧青云白鹭剑，已良久端坐不语。

自凌晨开始，他将云家亲眷安置在楼里客房，陆续派出三拨弟子出城恭迎云陌游，却尚无一人看到云公子一丝身影，此时不免有些焦虑，对身旁的孟山洛道：“姓刘的带着镖局残存弟子不知躲到了何处，若给他们先找见云公子，那可大大不妙。昨夜九煞离奇身死，你看是何人所为？”

孟山洛道：“近日城中出了个当街杀人的神秘剑客，料是他出

手。此人极善藏匿，我倒也想会一会他。”

孟山英迟疑道：“莫要是杨逊所杀。”

孟山洛皱眉：“哥哥，你对杨逊未免太高看了。”

孟山英叹道：“非是我长他人威风，从前涉川剑一出，真可谓天下辟易。数年前杨逊在巴蜀听说扬州扶柳镇上梨花开了，当即沿江东下，一路上峨嵋、青城、十二连环坞、武当……多少黑白两道高手拦阻劝说，仍被他一人一剑闯了过去，最后还是抵达扬州，硬受了那姓柳女子一剑—当时江湖人都说，杨逊平素看似谦和，可一旦决意要做什么，便如乘舟顺流直下，挟江河滔滔之势，天下无人能挡。”

“武林传闻，往往夸大其词。”孟山洛冷笑，“何况你我几次三番试探，杨逊显是修为已失，心志已颓，不足为患。”

“这话倒也不错。”孟山英颔首微笑，“洛弟，你也带上几名弟子，在城里城外走走，若半路遇上云公子最好，若见到平阳镖局的残党，便顺手杀了。”

孟山洛应声领着门人离去，孟山英又招来吴掌柜，让他去查看菜肴。

吴海赔笑答应。楼上阁中一早就摆满了山珍海味，随冷随撤，至此已换过四回，吴海心疼不已，嘀咕着上楼推开阁门，立时惊得合不拢嘴—

酌月阁中，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丐坐在桌前，正大饮大嚼！

“老叫花，你是何时摸进来的？”吴海气得跺脚，“前两天刚将你打出，你不长记性，今天算是活到头……”

话未说完，那老丐喝完一杯酒，将杯盏轻轻在桌上一顿，劲意顺

着桌角流泻至地，吴海双足微微悬空，随即如坠虚冥，重重跪倒！

吴海痛呼一声，惊疑不定，方欲爬起，那老丐张嘴将一块鸡骨吐在地上，吴海眼前一花，见地面似湖面般荡出一层涟漪，恍惚中仿如正紧抱一片木筏浮沉于滔天巨浪间，吓得垂头不敢起身，浑身剧颤。

孟山英听到楼上响动，带众弟子奔到酌月阁，见吴海匍匐于地，而桌上菜肴竟被一个不知从哪冒出的老丐吃得盘盏狼藉，怒极反笑："把这老乞贼杀了。"

三个弟子闻言冲上，与此同时，老丐端着一杯酒离座而起，踱至壁前去看杨逊所留丹青。

随着他轻缓迈步，地面龟裂出一道道细纹，向着四下蜿蜒伸展，噼啪声连绵不绝。

剑意如蛛网般在阁中不停滋长。

孟山英只觉天地间的雨意愈发浓烈，压在心口呼吸不畅。

前奔中的三个弟子脚下踩到不断变深变长的剑痕，忽然挺立不动，没了生机。

老丐凝视壁画，轻赞："好一幅万里河川图。"随着他幽幽吐字，地上剑痕凝住不动。

孟山英心惊胆战，强笑接口："老、老先生说笑了，这分明是一幅梨树春草图……"

"一叶障目的蠢物。"老丐漠然摇头，"这画中每一笔都流淌着深隽水意，正如滔滔长河。"

孟山英心中恼恨，嘴上不敢失礼："今日是我青云剑派初立之日，不知老先生是何方高人，为何伤我门人？"

“青云剑派？”老丐笑声短促，像剑光冷冷一闪，“凭你们几条猪狗，也配用剑？”

孟山英身后弟子嚣张惯了，见老丐出言无礼，不少人怒喝拔剑。那老丐只漫不经意地持杯扬手，杯中酒水泼洒出去。孟山英一凛，凝劲护住胸腹，但觉凉风擦过，周身却丝毫无损，松了一口气，暗想：“这老叫花故弄玄虚，我方才倒真当他是绝世高手了。”

一念方生，背后扑通声接连响起，孟山英回头一瞧，冷不丁浑身一抖—

众弟子中，方才拔剑出鞘的七人都已倒地死去，咽喉处血洞赫然！

孟山英骇然惊叫，转身领着众弟子朝楼下狂奔而去。

方逃到酒楼门外，却见老丐已立在街心，瘦削如枯树。

孟山英哆嗦道：“前辈，咱们无冤无仇……”

老丐扫了一眼孟山英：“我今日要与云陌游斗剑，只是尚缺一柄趁手的剑，把你手中那剑给我瞧瞧。”

孟山英不敢不依，只得献上青云白鹭剑，随即急退数步。

老丐拔出一截剑刃，紧接着推回剑鞘，将剑掷还孟山英，皱眉道：“不堪一用。”

孟山英一愣接住。

“落雨了，好得很，那便有剑可用。”

说话中老丐仰起头，目视高远的天穹中雨珠飘摇下坠—第一滴雨落在眉睫前时，他轻轻吹气，雨珠轻灵跃向孟山英胸口。

宝剑失而复得，孟山英欣喜过望，正捧剑在胸口打量，剑鞘恰恰将那滴雨珠挡了一挡，啪的一声碎如齑粉。

雨珠击碎剑鞘打在剑刃上，声如敲玉。孟山英虎口崩裂，长剑脱手坠地，呕血晕厥。

老丐微讶：“能接我一刺而不断，倒也并非破铜烂铁。”

剑缨堂众弟子见堂主晕倒，无不惊惶失措，有的逃入酒楼，有的吼叫着拔剑围向老丐。

春雨顷刻转密，雨珠连成了线。老者抬袖平挥如拂珠帘，一抹清音振响在雨中—

拨雨成弦！

老丐周围的几名剑手只觉弦音似有形有质般钻入耳中，在五脏六腑间玲珑曲折地绕了一圈，引得七窍奇痒，一齐涌出血来，栽倒毙命。

数丈外有两人目睹了老丐夺尽天地造化的修为，震骇得肝胆俱丧，弃剑捂住双耳，拼命向远处逃窜。

老丐的手指扫过雨线，空澈的琴音再度生发，奔逃中的两人脚下顿时踉跄，歪斜走出几步，扑地而亡，口鼻中溢出的鲜血暖如春潮，落地成霜。

“剑音催心，捂耳是没用的。”老丐叹息，“世人多愚昧自欺，以为闭目塞听便能安稳苟活。可笑。”

老丐侧头望向酒楼：躲进堂中的那些剑缨堂弟子与他视线相触，无不惊惧瘫软。

老丐收回目光，口中蓦然迸出一阵长啸，如惊雷直冲云霄，将漫

天风雨声都压低！

啸声里，老丐伛偻的身姿渐渐笔直，脸上皱纹似也在不断变浅，肮脏的外袍上腾起了一层灰尘—那些积灰多年来蒙在他身上，就像剑鞘。

如今神剑出鞘，锋刃在春雨中光华熠熠。

……

两条街外，正与梁雨走在雨中的杨逊猛然凝步，望着枕河楼的方向神情肃重。

“我听到了龙吼声。”杨逊轻叹。

梁雨亦闻啸声，皱眉道：“龙吼？是会飞的龙吗？”

杨逊道：“不是天上飞龙，是世间的龙。有的人藏形于市井，就如潜龙在渊，长年累月中或许遗失了自己，但绝世的锋芒不会永远沉埋泥土。是龙的，终会苏醒腾飞。”

梁雨心中莫名害怕起来，想了想，问道：“杨大叔，即便那刘副镖头真的识破了剑缨堂的阴谋去找云公子，恐怕也极难找到吧？”

杨逊颔首。梁雨一叠声道：“那我不去枕河楼了，我、我忽然困了，咱们这就回去吧！”

杨逊微笑道：“不去也好，你先返回客栈，我还有些事，稍后便去找你。”

梁雨默然片刻，颤声道：“杨大叔，你要去枕河楼，是吗？你别去……别去呀！”

杨逊一怔，叹道：“昨日我与他见面后，本以为他修为尽复、神

志清醒后不会再杀伤性命，却未料到他执于当年那场胜负，心性已变。眼下他为逼云陌游现身，恐要大肆杀戮，云家的亲眷也在枕河楼，云公子于我有恩，我非去不可。”

梁雨顿急，扯住杨逊衣角：“不，不能去……”

“不必担心，”杨逊笑道，“江湖上说我修为失去大半，那都是谣传，其实我武功都还在的。”

梁雨亦隐约猜到了这一节，问：“你说的‘龙’，是无名吧？”

杨逊点头。

梁雨又问：“无名就是……老伯？”

杨逊犹豫一瞬，又点点头。

“真是他……原来老伯竟是个杀人如麻的恶人。”梁雨呢喃着，更加死死抱住杨逊衣袖，语无伦次，“那可是龙呀！你给我解毒又耗费了内力，你打不过他的，你武功都在也打不过吧？杨大叔你快说，说你有十成把握能打赢他，你告诉我你不会死，你说呀！”

杨逊苦笑：“生死本无常，哪有十成把握。事不宜迟，不能再耽搁。”轻轻抖臂，挣脱了梁雨的手，便欲离去。

梁雨看着杨逊转身，只觉莫大的恐惧与悲伤突如其来，像一只巨手攫紧了心魂，忍不住嚎啕大哭：“杨大叔你回来呀！我……我拜你为师还不行吗？我不拜云公子啦！你快教我内功，我现下就要学！你回来呀……”

杨逊听到哭声，回身微笑安慰：“你别哭呀，你不是说只拜天下最好的师父吗？”

梁雨哽咽道：“你就是……你就是……”此刻才醒觉在三日的朝夕

相处中，内心深处早已不知不觉将杨逊当作亲厚师长了。

杨逊拍了拍少年肩膀，轻声道：“小兄弟，珍重。”

话音未落，梁雨眼前微恍，杨逊身影已在极远处。

杨逊最后这一下拍肩没蕴内力，但梁雨仍觉得肩头似有一丝暖意注入心头，久久不散。

……

杨逊在长街上疾行，几乎足不点地，雨水如千针万刺打在脸上。

他脑中闪过三十年前的三月初七，那一天他的灵魂被非凡的光彩碰触，如获新生。可风景越奇绝的路，往往越是难走，他的一生都似在逆流中跋涉—好在不愧不悔。

耳边风声呼啸，恍如河水奔淌。杨逊觉得自己又开始渡河了—

就像十二岁时独自跑过空荡荡的街道，在黯淡的晨星下咬紧牙关冲出了苏州城，全部行囊只有一卷画和一口铁剑。

就像年轻时浑身浴血，且痛且笑且狂歌，势如飞电般登上庐山五老峰，提剑站在了柳寒山面前。

就像在东下扬州的轻舟上迎着憧憧火把飞身前跃，凌波飘渡，把拦江的铁索一剑扫飞在月下！

杨逊越奔越疾，方转过街角，便望见十余名剑缨堂弟子远远行来。

孟山洛走在最后，他刚刚亦听到了啸声，正要率人返回酒楼，见杨逊来势快到晃眼，心中微凛，挥手道：“拦下他！”

众弟子应声拔剑奔上前去，未及出招，便觉脑中轰然一炸！

杨逊洪流般在那些弟子之间席卷而过，激起雨珠狂溅—兵刃坠地的哐啷声连成了一线，众弟子被蕴满剑意的雨水泼中，如遭滚滚天河当头砸落，人人头晕眼花，动弹不得。

“杨逊，你武功果然未失，很好。”孟山洛眼望杨逊越来越近，冷笑拔剑，凝神前行，“你我就分个高下！”—方迈出一步，身躯忽然僵住。

杨逊踏步一跃，已从孟山洛身边按剑掠过。

两人擦肩的一瞬，系在杨逊腰畔的涉川剑从剑格与鞘口处绽出了一线青芒。

孟山洛束发的飘带被劲风吹断，长发当空飞扬，耳畔响起兄长说过的话，无声笑笑，右手丢了秋芦剑想按住湿痒的咽喉，方抬到胸口便垂下不动。

直到孟山洛气绝倒地，杨逊奔出极远，才有流水般的剑鸣在风中淌过。

自始至终，杨逊都目视前方，没有看孟山洛一眼。

又转过一条街，杨逊望见了枯立在枕河楼外的白发老者，步履渐缓。

一记弦音由远及近，破雨而来，杨逊挥袖拂散了琴声中的剑意，来到老丐身前站定。

“陆青渊陆先生，久违了。”

七　一瓣春风万里河

梁雨在杨逊身影消失后呆立了片刻，擦干脸上涕泪，发足朝枕河楼狂奔而去。

他气喘吁吁地跑了很久，在跑过孟山洛尸身时步子稍缓，想明白了阴山九煞定然也是杨逊所杀。他又有些想哭，心说反正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杨大叔也看不清，不会笑话我。

他继续奔跑，风雨不断灌进他胸腹，炙热又冰寒，脑中忽然闪过剑缨堂大门上的对联，想着在他见过、听过的人里，恐怕只有杨大叔才当得起那对联上的话。

转过街角，枕河楼出现在眼前时，他几乎不敢去看，然而终究还是望见杨逊背朝自己，正与老丐在雨中相对默立。

梁雨边跑边喊："杨大叔！杨大叔！"

他无比盼望杨逊能像三天前两人初见时那样，回头冲他一笑，说一句"小兄弟，咱们又碰面了"。

—当时他便觉杨逊的笑容透出云淡风轻的暖，就像一个人什么都经历过了，所以什么都不畏惧。这笑容让他心中莫名安稳，一时不再忧虑前路昏暗孤苦。

可是这一回，他连喊数声，杨逊却始终没有回头。

梁雨的心沉了下去，手足冰凉。

在离两人三丈时，忽听杨逊低喝："别靠近！"

梁雨一怔止步。杨逊目光定在老丐身上不敢稍移："酒楼里的云家人，还望陆先生手下留情。"

陆青渊："那要看老夫的耐性了。若云陌游来得早，我不但饶过云家人，还会饶过他。"

杨逊："胜败早晚成空，先生何必如此执迷？"

梁雨见两人语声平淡、如话家常，顿松一口气：两人尚未交手，自己没有来晚。刚要劝说几句，忽想：听说高手过招瞬息万变，若我贸然开口分了杨大叔的心神，那可不妙。只得忐忑旁观。

陆青渊："我非执于输赢，只是诚于剑心。当年云陌游能伤我而不杀，足见剑境远在我之上。今朝我若不能同样将其伤而饶之，即便杀死他，剑心也难归纯静。"

杨逊："你进人亦进，今朝的云公子，定然已非三十年前的云陌游可比。"

"我岂不知此理？"陆青渊叹息，"二十年前，我已颇有进境，我知他会归家祭祀，便来到苏州城等他，我在那座庙里推演了七天七夜，自信已能胜过三十年前的云陌游，却忽然感到了极大恐慌，莫非我只能胜过昨日的他，只能在剑术一途上望着他的背影穷追不舍？

"三月初七那日，我退缩了。我躲在庙里，等他离开苏州才敢出来，我与他并无仇怨，却已不共戴天。夜里我站在暴雨中瑟瑟发抖，寒意伴随剑劲从我体内一阵阵激荡出来，毁去了半座庙，却仍在我心间萦绕不尽。我知道那不是寒意，而是我生怕自己永难超越云陌游的惧意，此意不散，我在剑意上亦再难攀升—于是我放逐了神魂，把自己遗落在红尘迷梦中，任俗世的风雨炎凉磨砺剑心。这一梦，就是二十年。"

杨逊道："先生在剑道上痴心至斯，令人敬佩。"

陆青渊道："梦中我既是入世行乞，亦是避入了世外。我杀死心中那抹惧意的同时，也杀死了旧的自己，长梦似厚厚的茧。如今我破茧新生，世上神剑皆我故人，自当一一重逢。年轻人，你可还有疑虑？"

杨逊摇头叹惋，心想陆青渊白发苍苍才得重生，与自己十二岁时的新生相较，似又是另一番沧桑境地。

“既无疑虑，便可安心出剑。楼中那幅河川图是你所画，”陆青渊语声骤冷，“你是整座苏州城里剑术最高之人，前两日我屡次想与你一战，但尚在半梦半醒间，剑意时有紊乱，犹豫良久，终延至此刻—请。”

“先生请。”杨逊握住涉川剑的剑柄，躬身致礼。

两人周围的雨线微乱，风里瞬息掠过一片急弦之音。

梁雨心神骤紧，眨眼间杨逊又站直了身躯，与陆青渊相对伫立，一切似与一瞬前浑无变化。

杨逊叹道：“若非近日剑缨堂大张旗鼓要迎接云公子，又被前辈在‘梦中’来枕河楼行乞时听到，是否前辈此刻仍不会醒来？”

“生如白驹隙，昼短苦夜长。我已七十二岁，若再不醒，恐要永坠冥夜了。”陆青渊声如死水，破旧的外袍忽然变得千疮百孔，散作一片片布料飘入了风雨。

梁雨暗自一喜：莫非是杨大叔赢了？

“年轻人，我亦十二学剑。”陆青渊继续道，“起初十年，我研习天下剑招，二十二岁始修剑意。五年后，口中灵辩、心中巧思，已可道尽剑意机杼；十年后口中谨言，心中讷义，出剑自有意而又在意先；十五年后随口任言，随心乱思，都不存剑、意之分，仿佛心神同化，骨肉消融，迎风出剑，如风刺我。时年三十有七，武林推为无敌。

“四十二岁败于云陌游剑下，五十二岁自封剑心，遁入蝶梦，七十二岁梦醒，创一式剑招，名为‘老泪’，方才是首次施展。”

杨逊低头见心口处衣襟上悬停一滴雨珠，在濛濛春雨中不流坠不飘摇，将青衫浸黄了零星一点，苦笑："晚辈幸何如之。"

陆青渊道："我本该留你性命，但不久即与云陌游斗剑，你若在旁，恐扰我心境。我听过你的一些事，你耽于侠义，分神太多，仍能修至这般剑境，可称不世奇才。—杨逊，你败了。"

话音方落，杨逊心口上那滴雨珠倏然散碎，蔓延成纵横交错的十字剑痕，鲜血瞬间染透了衣襟。

梁雨被眼前涌现的红吓得魂飞天外，不顾一切奔近，嗓音发抖："杨大叔，你怎么了？你是中剑了吗？"见杨逊面色苍白、闭目不语，又转身去推老丐："你把杨大叔打伤了，你这恶人！"

陆青渊神魂苏醒后对梦中事已渐模糊，只觉眼前少年依稀有些亲切，轻振肩头，将梁雨弹飞出去，漠然道："不是打伤，是打死—他已活不过一盏茶工夫。"

梁雨跌在泥泞中，闻言呆住，几次咧嘴，哭都哭不出。

杨逊只觉阵阵眩晕，艰难呼出一口长气。伴随剧烈痛楚与疲惫而来的，是心头前所未有的宁和。

他勉力伸手入怀，取出一卷纸。

陆青渊冷然道："你想做什么？"心中微讶：杨逊在自己浓浓剑意压制之下，竟仍能抬手！

你想做什么？

他曾想横渡条条江水，飞越座座山峦；想斩尽世上诸般恶因毒果；想和伊人在梨花树下相依相偎，携手清歌；想逆着风雪登临绝顶，把心中道义刻写在万丈云端！

命仅余顷刻，你想做什么？

杨逊将那卷被血浸染的旧画缓慢抖开，伸出手指颤巍巍在纸上勾抹出道道红痕。

—想画一瓣梨花，墨如何涂、笔又该怎么下？

梁雨已泪流满面。

陆青渊本在冷眼瞧着杨逊，忽然脸色一变—

随着杨逊手指颤动，画卷上的血色似渐渐活了过来，在褪色的墨梨之上，一朵红梨开始流淌成形！

陆青渊察觉到梨花的笔势中透出滔滔剑意，引得周围雨线乱跳，似有脱出他剑劲引控之势。

纸上淌出了新的花萼，又染出四片花瓣，血流仍不停，转眼第五瓣梨花已流现出大半。

陆青渊眼中透出异样光彩，夹杂一抹怅惑：这最后一瓣梨花中所蕴剑意独有一抹神妙，仿佛小小花瓣里收纳了万里河川，竟是他平生未见过的奇境。

两人身旁笔直下坠的雨水如遭逆风吹卷，朝着陆青渊纷纷溅射。陆青渊大凛，扣指欲飞弦刺裂画卷，却惊觉剑劲方出即莫名消融，已拨不动周遭雨线！

杨逊缓缓回袖，画卷上的梨花在雨中泛着微光，已仅余星点残缺。剑意冲荡雨水，只等杨逊袍袖外扬便要破纸飞出—那些流动的血亦是杨逊心中的河水，在纸上曲折婉转，淙淙潆洄。

流成笔下春风瓣，吹散弦上秋草声！

陆青渊脸上第一次现出了惧意。梁雨虽不甚明白，心底也隐隐振奋起来。

眼看一朵至美无瑕的梨花只差点睛一笔便要绘成，杨逊忽全身一震，手指松脱，画卷跌入雨水，顷刻湿透。

—他腹前透出了一截剑刃。

杨逊背后，孟山英狞笑着拔回青云白鹭剑，带出一蓬血花：“杨逊，饶你武功未失，还不是死在我孟某人手底！”他已清醒了好一会儿，只诈作晕迷继续躺倒，忍耐至此才跃起突袭。

杨逊笑了起来，只觉身心轻灵，神魂充溢着一片静谧：那纸上的梨花虽未画完，但那最后一片花瓣已在他心中纤毫毕现，他已看得清楚分明。一年年的过往如枯萎的花瓣一片片剥落，最后留下的也只有这一瓣梨花，鲜活清亮，与他心中的河水交相辉映。

也许那朵梨花在他深心里早已补完了形状，只是他还奢望着在世上看到罢了，也不知是他所求太纯太真，还是太多太蠢。他曾涉过一条条河川，虽用尽全力，总难潇洒如意，有时湿了几层衣衫，有时散了些许行李，然而无论如何，那些河总是涉过去了，此生虽不圆满，但也算完整。很快他就可以悠悠地松一口气，因为涉川剑杨逊已涉过了此生最后一条长河，完成了自己的一生。

“老先生，你修为通神，不如来做我们青云剑派掌门如何？”孟山英笑声癫狂，迈步绕圈，“杨逊！你有没有杀我弟弟？前辈你且看着，我这就将杨逊一掌打得脑浆迸裂！”

陆青渊沉浸在刚刚目睹的神奇剑意中，对孟山英所言恍如未闻。

梁雨目红如血，怔怔看孟山英得意踱步，喉咙里猛然发出深沉怪嘶，飞身将孟山英扑倒，孟山英长剑脱手，两人在地上打了个滚儿。

孟山英惊怒中扼住梁雨脖颈，将他远远甩出，翻身跃起，忍不住又仰头大笑。先前躲进酒楼的几个剑缨堂弟子胆气复生、仗剑走出，见杨逊重伤垂死，又吆喝着要刺死杨逊。

梁雨趴在地上泥水里，心中绝望，不经意地一侧头，瞥见长街尽头凭空多出了一个白衣人。

—那人的身影那样白，那样空，仿佛乘风刚下九霄，沾染了缥缈云气。

梁雨一愣，随即狂喜，爬起朝着白衣人急奔而去，口中不住呼叫："云公子！云公子！快救救杨大叔！"

孟山英回头望见白衣人，大惊失色，不及拾剑便朝梁雨追去。

梁雨边跑边喊："云公子！这个姓孟的卑鄙无耻！只有……只有杨大叔是好人！"

孟山英叫道："臭小子满口胡言，云大侠切莫信他！"

梁雨不懂轻功，奔到半路便被孟山英追上。孟山英揪住梁雨后襟，方欲挥掌劈下，不自禁与街角白衣公子的目光远远一触，顿时静如泥塑，面露痴惘—

霎时，他仿佛看到自己与白衣公子之间相隔的万千滴雨水里都映出了陌上十里飞红。

孟山英眨了眨眼，幻象顿消，却觉白衣公子离自己近了许多，袍袖微抬，袖缘泛着微光，仿似袖里藏了一抹流霞。

孟山英大觉古怪，再一眨眼，却没能睁开，从此堕入无边黑暗。

梁雨察觉孟山英不动了，反身一推，见孟山英直直扑倒，这才知他已死去。

“一别三十年，公子风采如故，我却已满头堆雪。”陆青渊的声音穿风过雨，“不知云公子今日是画师，还是相士？”

“今日嘛，我是剑客。”云陌游轻声道。

“幸甚。”陆青渊语声顿肃，“那么老夫亦当全力施为。”

梁雨心弦又紧，见云陌游一步迈出，随即消失，白衣在雨中振出几个断续的残影，人已站在杨逊身旁。

春雨渐疏，云陌游的衣衫在风中泛起浅细的褶皱，每一丝褶皱都似一抹剑痕——他微一振袖，白衣舒展如云，剑痕般的褶皱消失了，却在周围几个剑缨堂弟子咽喉处现出，仿佛本就生长在那里一般。

陆青渊的喉前亦生出剑痕，仰天栽倒。

在云陌游眼中，陆青渊似与那几个剑缨堂弟子无甚差别。

杨逊听见陆青渊临死前嘟囔着一句话，是他昨日在破庙外说过的：“真像一场梦啊，何苦来哉？”——也不知在他心中，剑惊天下的陆青渊和潦倒伶仃的乞丐，究竟哪个才是梦境。

梁雨飞奔回来，跪地哭求云陌游为杨逊治伤，云陌游轻叹摇头，将梁雨扶起。

杨逊侧头与云陌游对视：白衣公子面容宛如初见，仿佛一直独立于流光之外。杨逊瞧得恍惚，好似自己又站在了三十年前的姑苏陌上，梨花开落如雪。

“你选了一条很难的路，”云陌游微微动容，“辛苦了。你已经守住了自己的名字。”

杨逊轻轻一笑：“多谢。”

三人站在酒楼外，一时默然。梁雨心想，三十年前云陌游让杨逊目睹了绝世风光，这三日里，自己岂非亦从杨逊身上见识到了绝顶？

—此番枕河楼之会，既有故旧重逢，又有崭新的相遇，注定是一段传奇，即将为江湖画卷涂上浓墨重彩。

杨逊凝起残余心力，缓缓拔出涉川剑，将地上的青云白鹭剑挑飞，略一抖腕旋即归剑入鞘—青云白鹭剑已被凌空斩成两截。

他把涉川剑从腰畔解下，递向梁雨："看到没有，我这可是把好剑啊，现下归你了。"

梁雨热泪盈眶，双膝跪地，高举双手接过了涉川剑，大声道："师父！"

杨逊笑道："好徒儿，可惜我不能教你了。"看向云陌游，似有托付之意。云陌游轻轻点头。

杨逊想拍拍梁雨肩膀，神思一阵模糊，却拍了个空，身躯摇晃软倒。

梁雨忙将他搀住，哽咽着不停呼唤。

苏州的街巷在杨逊眼中黯淡了光彩，枕河楼他也看不见了，也不再听到梁雨的哭喊，河水声在他耳边汇聚，渐流渐响。

他又跋涉在了深深河川里，周身酸痛，双膝如拖千钧。疲累中正要放弃躺倒，忽然一片花瓣从眼前飘摇而过，目光追着花瓣一望—

河对岸，三五至交好友正把盏相邀，梨树下柳姑娘倩影嫣然，还有个店小二打扮的少年笑嘻嘻回望；孩童们捧着书卷诵读嬉戏，人群远远近近，眉目模糊，但个个笑容淳朴；梨花沿岸蔓延，直开到天涯陌路，好一个繁美人间！

他看得笑出了声，大口呼吸凝集心力，趟着激流朝对岸一步步艰缓行去。

涉川，涉川，涉川。

本文系“第三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武侠组首奖”作品，发表于2015年11月



凉枝辞

他躺在草坡上怅茫出神
遥想着她随沈铮出了蜀、过了秦
行行重行行
双双在京城的雨中撑伞伫立
从此山中的虫鸣如泣、枝摇如舞
都与她无关了

一

柳原孤身疾行在山林间，像颠簸在暗沉沉的江水中。月光在野草上飘行，割得他双脚隐隐作痛。他低头看到靴子上有点点灰斑，干涩的血迹像星丛熄灭在靴面上。停步折了碎叶擦干净，又觉手心紧紧的发酸。两日前他头一次杀人，他心想，今后不知还要杀多少人，这念头似从神道穴生出，循着督脉上燎到风府，激得他后颈一扬—他像是猝然触礁般，远远看到了虞凉。

虞凉斜倚着树下的青石喝冷酒，花叶的影子像是由他的灰衣上蔓生出来，遮尽眉目。他陷在深碧色的林子里，像坠进水里的铁。

柳原遥问了声：“请教兄台，沈御史的居处可在左近？”虞凉手一抖，酒葫芦掉入草丛，两人借着月色默然对视。半晌，虞凉咳了一声，缓慢地摇头。风吹低了春草，月光一滴一缕地灌满酒葫芦。

柳原缓步走近，拾起葫芦，瞥见虞凉负着旧旧的包袱，衣袖上落满酒渍，拢在袖里的手倒还算白净。虞凉忽道：“都喝净了。”柳原晃

了晃葫芦，只晃出一阵劣酒气味，笑道："我还有酒。"扔了葫芦，取出酒囊丢给虞凉。

虞凉未及喝，又嘶咳了一声，身躯微直。柳原看清了虞凉的模样：一个形神落魄的三十来岁汉子，似正病得厉害—那病灰灰白白地浸入双颊、透进眼眸，堪堪被他的须发和灰衣笼住，又随着酒气丝丝逸散，连那树也遭他染灰了。

两人互通了姓名，柳原道："虞兄，你还是先寻个郎中，莫再饮酒。"

虞凉摇头，灌了一口酒。

柳原一笑："不怕我下毒吗？我可是弦歌门的人。"他解下腰间佩剑横在月下，剑鞘上镂刻着暗青色的琴弦。

虞凉轻喃道："……弦歌门？"

"没听过？"柳原道，"如今云陌游、杨逊辞世已久，要论江湖第一剑客，那便是我弦歌门的陆门主了，他是昔年剑神陆青渊的弟子，得了真传，当世无敌。"

虞凉恍若未闻，只是不停喝酒。柳原又道："夜凉露重，咱们不妨找户人家借宿，听说御史沈铮正是隐居在此山中。"说着又取出包在油纸里的半只烧鸡，道："吃不吃？"

虞凉颤颤伸手撕了一只鸡腿，三两口吃完，嘴唇紧抿，喉中咕哝着。

柳原道："虞兄是何时进山的？"虞凉露出苦思神色，仿佛自打出生就在这林子里，久久才道："三天前。"

柳原一怔："莫非虞兄这三日里一直露宿在此？可曾遇到我的同

门经过吗？”

虞凉默然摇头。

“走吧，”柳原哈哈一笑，拍了拍虞凉肩膀，“咱们去沈御史家。”大步走着，一侧头，见虞凉仍如山石般嵌在原地。

虞凉迟疑着迈出一步，似是慢慢记起了该如何走路，渐渐缀在柳原身后。

横斜交织的枝影不断切乱地上的人影。微尘从乱草上飘起，飞至树梢又被星月洒落的光屑照得凝滞，勾勒出一道道风痕，凉意淋漓。虞凉断续咳着，山林深处荡回鸟雀的惊飞声。

“御史沈铮得罪了当朝权相，罢官僻居于此，而我弦歌门又素来为朝中分忧，今日我便是奉门主之令，来取沈御史性命。”

柳原自顾自说话，见虞凉步子渐晃，知他酒劲上涌，忽然停步笑问：“虞兄当真不是来杀沈铮的？”

两人相对而立，柳原目光灼灼。片刻后，虞凉摇头道：“我已想不起他的模样了。”

柳原怔住，欲要细问，倏忽返出几步，手按剑柄。

—沿着来路，马蹄声曲曲折折地淌过来了，仿佛所经枝叶都被振动，山林里腾起远远近近的窸窣声。

柳原淹在夜风里，听见心跳声从神藏顺着足少阴肾经一路坠到涌泉，敲击在泥土上。他松开剑柄，吹了吹手心的细汗。

来者白衫长剑、剑鞘暗青，俱同柳原，扫了一眼柳原的佩剑，翻身下马。

柳原迎上前，拱手笑道："敢问师兄是哪位师伯门下？"那人傲然道："我乃本门薛护法亲传弟子，瞧你可面生得很。"

柳原道："入门未久，幸会师兄。"眼角瞥去，虞凉兀自捧着酒囊饮酒。

那人哼了一声，道："可找到姓沈的那厮了？"柳原道："前边不远处。"那人道："引路吧！你是谁的弟子？"

柳原凑近一步，道："我是陆九歌的弟子。"

那人一愣，怒道："你竟敢直呼门主名讳……"话音未落，地上乱草齐齐一低，剑光抹开一瞬夜色，涂进两人对视的眸光里。

柳原握剑的手上青筋鼓突如虫，似要跃在剑刃上。

那人险极一避，剑尖贴颈而过。柳原回剑反刺那人背心，被那人挥起剑鞘格偏，刺入了马腹。那人趁隙拔剑，咿呀一声，如弦似歌—

柳原闻声目眩，周身气机乍乱，第三剑便缓了一霎，急急偏身侧步，寒光一闪，随着长嘶的奔马没入深林。

那人手腕一跳，剑尖像是在荒林野风中拉直了一根弦，寒鸣穿耳，惊心乱意。柳原情知难破此剑，喉中遏不住地迸出一笑，不闪不躲，挺剑直刺那人胸口。

夜风里蹿起突兀的咳声，似是虞凉灌酒时呛了喉，两人同时微怔。那人似不想与柳原拼剑换命，正欲回剑自守，犹豫间已被柳原一剑穿胸。那人挥剑顿缓，长弦般的剑风喑哑一吟，就此断绝。

柳原惶惑了一刻，被那人的栽倒声震醒，他低头看到自己的衣衫在春夜里白得发亮，月华流泻到剑刃上，几欲弹飞。

他来回走了两步，吐出一口浊气，随即为吐气声所惊，只觉山林

间的万物都在静静零落。停步沉思，握剑的手却轻颤起来，仿佛长剑要脱手奔月而去。

骤然间山风灌耳，柳原紧了紧手，心神略定，回望见虞凉的目光仍像积雨的灰云，对周遭变故无动于衷。虞凉一口接一口地默默饮酒，柳原却仿佛仍能听到隐约的咳声：那咳声在虞凉头顶上的虬枝之间绕了一圈，朝着山巅那簇星星飘去了。

柳原跨过尸身，心头昂扬起来，从虞凉手里夺过酒囊，猛灌了一口，笑道：“闻弦歌而知杀意—弦歌门的剑术果真颇有奇处。”

虞凉道：“你是来救沈铮的。”

二

柳原默然振腕，抖落剑上残血，忽而一叹：“弦歌门助纣为虐，猖獗横行，无人能制……如今江湖，侠义道衰了。”

两天前他在酒肆里偶遇一个嚣狂的弦歌门弟子，攀谈了几句，得知那人正要赶去刺杀御史沈铮。他虽游历江湖未久，却也明白沈铮是为百姓请命的义士，便奇袭杀死那弦歌门弟子，夺其衣、剑。又料想弦歌门接不到回报，定不肯罢休，便赶急路来到这蜀地的山中，打算带沈铮另寻隐蔽处。

“沈御史已丢了官僻居山林，岂料那些贼人仍要害他性命。那姓陆的仗着剑术霸道，肆意作恶，只可惜云、杨俱已逝去……听闻他们本有个传人，是叫梁轻枝的，倒也当得起个‘侠’字，只是他以枯枝为兵刃，从不使剑的，云、杨二人的剑术终归是失传了……”

柳原横剑听风，那些远远近近的轻啸，宛如世间起起落落的杀伐，一泓秋光从剑上映入柳原眼中，又折向春夜的星空。他盯着剑刃，看得入了迷，就像孩童初识天地。

虞凉听着柳原喃喃自语，似有些不耐，不时觑向柳原手里的酒囊。柳原醒过神来，哑然一笑，将酒囊丢还虞凉，问道：“听虞兄适才所言，似是从前曾见过沈铮？”

虞凉颔首。柳原还剑入鞘，叹道：“据说沈铮风雅卓绝，妙语连珠，才学是极深的，若能与他相谈，当是人生一快。”

虞凉默然一阵，轻轻道：“十六年前，他可不是这般……”

他初遇沈铮是在雨夜的山道旁，沈铮衣衫湿透，跌在泥泞中，实在难称风雅。

当年沈铮赴京赶考，半途遭遇劫匪，万幸被虞凉所救，他被匪徒打断了三根肋骨，在冻雨中面色惨白、浑身打战，话也说不连贯，只是一双眸子澄澈得让人心惊，似乎那目光并非来自眼中，而是从层层雨云之上俯瞰下来，一切困苦都淡然渺远。

虞凉背负起沈铮，沈铮突然含糊说了句什么。虞凉不明所以，刚要迈步，沈铮又剧烈一挣，指向雨洼中的包袱。虞凉拾起来，见里面只是几捆旧书。他将包袱塞给沈铮，疾行在雨中，走出几步，听见沈铮轻缓地舒了口气。

回到居处，虞凉和师姐手忙脚乱地给沈铮接骨疗伤，碰触断骨时，虞凉本以为沈铮会痛晕过去，可沈铮的眼睛却睁得更亮，仿佛那疼痛化作干柴燃在他眼里。他挣扎着坐起，轻声道谢，却不料说错了话，闹出个笑话。那时他的目光就柔暗了许多，像将眠未眠的萤虫。

后来虞凉常常不自禁地想起沈铮的那句谢语，仿佛此后种种都已从那句话里注定。

“那么沈御史从前又是什么样的？”柳原的语声像是从十六年前模糊飘来。

虞凉道："当年他遇了劫，受困山中，窘迫得很。如今他遭了难，仍是困在山里……那也没什么分别。"

柳原无言以对，只理了理衣衫。两人并肩走了一阵，虞凉慢慢喝干了酒囊，忽道："烧鸡可还有吗？"柳原一怔，取出油纸包递过去，道："饿了？"

虞凉道："三四天没吃饭了。"

柳原听得心酸，道："若官吏都如沈铮，世上穷苦百姓也就少得多了。"

虞凉撕了两条肉慢慢咽下，忽然冷哼道："沈铮能济什么事？争了十六年，只争得个丢官丧家，仓皇归山罢了。"

"若人人都不争，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柳原听得气恼，"似你这般醉生梦死，自是不挂心世间疾苦。"

虞凉垂头吃了两口烧鸡，道："柳兄贵庚？"

柳原道："二十三，怎么？"

虞凉道："你年纪轻轻，便得罪了江湖中最厉害的剑派。"

柳原道："那又如何，我趁夜救走沈铮，神不知鬼不觉。"说罢轻笑一声，大步而行。虞凉亦不再多言。

人影移在山影里，月色中遥遥飘出茅舍一角。

柳原舒出一口气，加紧了脚步，剑鞘不断拍打在腰畔，宛如一阵快笛。他赶了两天两夜的路来救沈铮，虽与沈铮素昧平生，但想到不久即要相见，仍不禁心绪激荡。偶一回望，只见虞凉踉踉跄跄跟在后面，似被酒气驱赶，走得不情不愿。

柳原道：“虞兄走得累了？”

山林荫翳，这一问孤兀地浮着，虞凉只是低颈弓腰地走。柳原也不以为意，又走出两步，虞凉的声音忽如一汩冷水注入耳中—“弦歌门睚眦必报，又擅追踪。你杀了他们弟子，他们岂肯干休？兴许他们已害死了沈铮，正埋伏在前边屋里。”

柳原一凛，放缓了步子，反复斟酌，剑鞘的拍打声变得迟钝，仿似钟鼓大乐。柳原只觉自己正立于两军阵前、死生之际，环顾四野，除虞凉再无旁人。可又像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容不得半分退缩。当即道：“是不是埋伏，一探便知。”想了想，又道：“看虞兄的身形步法不是江湖武人，还是出山寻别处借宿吧。”

虞凉道：“当真要去？”

柳原怔了怔，笑道：“我有好酒好剑，正该行侠仗义，快意情仇。”

虞凉道：“救了沈铮后，你又要去哪里？”

柳原顿步踌躇，没想到什么去处，仍是笑道：“天下之大，江湖之远，何处去不得？”他伸指在剑鞘上一叩，剑在鞘中发出清鸣，透过鞘反荡手指，将周身经络都震得微颤。他感到体内似有一种轻轻亮亮的东西正缓缓上升，他轻声说：

“走吧。”

三

远远望去，茅屋窗子里的烛光像是定在夜空中。

两人循着山径绕行良久，仍是未抵。一瞬里柳原隐隐觉得，或许那屋子只是幻梦，耗尽此生也走不到了。先前他劝虞凉离去，虞凉却

打算过了茅屋另寻小径下山，两人便继续同行。

柳原道：“这时辰还留着灯烛，像是在等夜客……”忽然一静，惊觉离茅屋已仅余十来丈，虞凉的咳声似也稀疏多了。

两道长影迤逦在地，两人像是拖着沉重的行李，渐行渐缓。

马蹄声骤起，如云中降下的雷，顷刻覆过两人来时的山道。柳原一惊，忽觉天地暗淡了许多，似乎星星生了锈、月亮蒙了尘，可低头瞧去，遍地野草却正在星月的清辉下闪闪发光。是我怕了，他心想，初入江湖，却转眼就要死在荒山野林里。又瞥见窗上烛影微摇，也不知茅屋中人是否已得了警觉。

“弦歌鸣，万籁绝—前方何人拦路？”

马蹄声一空，柳原身后传来呼喝。他心说：“我有好酒好剑，还有许多心愿。”但他还是执拗地僵在原地，草叶在足下碎折，清脆得像是踩断了冰凌。突兀地，他听到了笑声，他心想，原来我在笑。他猛然转身，几乎嘶吼似的：

“我乃本门薛护法亲传弟子，你又是何人！”

来者忙不迭下马走近，却笑了起来：“幸会师兄！我是周护法弟子张商志，还请师兄多多指教。”

柳原知道弦歌门收徒庞杂，弟子之间往往不甚相熟，当即冷了冷语调，道：“张师弟，你来迟了。”说完脊背一凉，才觉出冷汗透衣。

张商志赔笑道：“半路撞见崔师兄的尸首，实在骇住了……却不知是谁下的毒手。”

柳原一时语塞。张商志道：“都说那沈铮之妻是江湖出身，剑术不低，料想是她！”

柳原道："嗯，正是如此。"

"师兄莫忧，咱们既到了屋门口，还怕没法子整治她？"张商志从怀中掏出小小的一只白皮囊，"这袋毒粉，只消撒在她身上，嘿嘿，立时皮裂骨蚀！"

柳原颔首不语。张商志瞥见满身酒污的虞凉，道："哪来的山野乞丐，滚远些！"

虞凉被骂声惊起了一阵咳，远远地退开，抱臂缩立。

张商志却忽地追上去，将白皮囊塞进虞凉手里，笑道："你去前边那户人家讨些水喝，趁主人不在意，你便将这皮囊里的东西扬撒在他们身上……"

虞凉只顾咳嗽，似没听见。张商志又道："你听明白没有？若办成了，张爷带你进城吃上好的席面！"

虞凉一言不发，攥着那白皮囊，慢吞吞走向茅屋。

"且慢！"柳原顿惊，"张师弟，此事须从长计议。"

张商志道："师兄是怕那乞丐办不稳妥？我再去嘱咐他两句。"

柳原走近两步，道："那人实非乞丐，而是—"张商志道："而是什么？"

"而是……"柳原手滑上剑柄，正欲出剑，忽听身后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道："什么人？"

"弦歌鸣，万籁绝！"柳原应了一声，回身望去，两道身影从黑沉如水的夜色里渐渐浮凸出来。当先的是个目光森寒的年轻人，后面那人伫在树影里，瞧不清容貌。

那年轻人扫视柳原和张商志，神色漠然。张商志打了个寒噤，赶忙自报姓名，又指着柳原道：“这位师兄乃是薛护法座下弟子。”

“是吗？”年轻人无声一笑，“在下叶商英。”

柳原道：“在下柳原，幸会叶师兄。”

张商志惊呼道：“竟是叶师兄！不知掌门他老人家……”话未说完，见叶商英冷眼盯着不远处的虞凉，便解释了那撒毒之计。

叶商英道：“此计甚好。”张商志眉飞色舞，与叶商英不停寒暄。

柳原心里一紧，眼睁睁看着虞凉走到了茅屋门口，叩门伫立。片刻后，屋门吱呀晃动，漏出狭长的一隙烛光。柳原眨了眨眼，虞凉的身影已在门口消失，如遭巨兽攫噬。

山风从四面八方吹聚到柳原身上，他像是被凉风凝冻在原地，不知过去了多久，久到仿佛连星月都被投入炉火重铸出来，抛洒下崭新而冷锐的铁光；短得却又似只是手指从剑柄上跌落的一瞬。他心中莫名动念：若能听到一声咳该是多好。但茅屋里一片死寂。

张商志笑道：“柳师兄，方才你说那人不是乞丐，那又是什么，酒鬼？”

柳原道：“也没什么。”

“柳师弟拜薛护法为师……”叶商英嘴角刺起一痕笑，冷剑般突兀，“是哪年的事？”

柳原道：“两年前，怎么？”

话音未落，树影里那人微一屈膝，倏忽立在柳原面前。柳原心里打了个突：那人眉目如霜，头发也灰白得像积了层雪。

那人幽幽慢慢地道：“老朽薛寒音，忝为弦歌门护法。”

四

“兄台夤夜来访，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虞凉辨出这是沈铮的声音，清越如昔，只是那清越里也不免刻上了一丝微倦的沉郁，那是风刀霜剑，造化的手笔，谁也逃不掉。他也知道，沈铮自是认不出他了。

进了门他便垂着头，看着烛光在地上铺了一层，又铺了一层，渐渐叠满空落的屋子，他像是浸在水里，说不出话来。直到灯花噼啪一响，那些水化为乌有，烛火又是新的了，便又得从头铺起。

“兄台……兄台？”

虞凉目光微扬，久久看着自己靴子上的污迹。他莫名感到安心，像是从那片污迹里找到了藏身之处，终于喉中一鼓，道：“叨扰了，行路口渴，想讨一碗水—”说着抬起头，随即脖颈一僵，嗓音涩住了。

他本期望能先看到窗前的烛台、壁上的挂剑，抑或桌上的杯盏，哪怕是风姿依旧清雅的沈铮。

可他偏偏第一眼就看到了她。

烛影如风雨一摇，虞凉恍惑起来。同居山中，习剑七年，此时回想，却仿佛只见过她两三面。

初见师姐是在漏雨的茅檐下，她坐在石阶上吹一支竹笛。那时她只十四岁，吹得尚生涩，曲调和疏雨一般断断续续。

虞凉记得师姐一共会吹十九支曲子。

那七年里他在梨树梅花边听过，在乱云飞雪间听过，站在山巅的青岩上听过，躺在打旋儿的溪舟里也听过。那听过千百次的十九支笛曲淙淙交融成他见她的第二面—他斜倚草坡，看着她的笛声将斜挂峰角的三两颗星逐满了秋夜，等到她收起笛子，那些残音就飘落在野草上凝成清霜。当时她说：“别沾了霜气，小心着凉。”—也许没说。太多次的溯忆早已磨损了往事。

第三面是在十六年前，她独自步入深林吹笛，月影浓郁，看不清面容，只能算作半面。他悄悄跟了来，对她表露心迹。他听出方才她吹的是一支新曲，那是沈铮教她的。当时沈铮伤势渐愈，她也越来越喜欢听沈铮讲论诗文，可他不懂诗文。她说：“咱们两个都是江湖人，都练武习剑，咱们是没法……没法一起的。”

他不明白为何两人都是江湖剑客就不能在一起，与她争辩良久，直到她径自转身奔远。后来他渐渐懂了，一个人若不喜欢你，便总能不喜欢你，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兄台，先请坐下歇歇吧。”

虞凉如淋冷雨般一抖，堪堪醒回些神思，认命似的几乎就要席地而坐。沈铮忙搀住他，将他引到桌边坐定。他看到她转过了身，拧腰姿势正如十六年前那夜，仿佛随时要远远奔离。可她只是去倒了一碗水，递到他的面前。

“在下姓沈名铮，这位便是拙荆。”

虞凉借着接碗的一瞬与她对视，螓首蛾眉，宛若当年。他看到她的眸光里流露出对陌生过客的关切，心头一涩，只觉被一股真切的渴意灼在咽喉，将那碗水一口气饮尽了，目光落向杯盏的残酒。他们本是在夜里对酌吗？他将碗搁在桌上，离杯盏远远的。他张了张嘴，一声将出未出的“师姐”磨得唇舌发苦，他说：

“有劳沈夫人。”

她又取来一些饭食，他推辞不吃，都摆放在桌上，将那只碗和他俩的杯盏隔断。他想就这样久久坐下去，却又忍不住起身告辞。他走到门边，又转回身来。

十六年了，他终于得了机会，可以报复似的奉还那句话。当年沈铮被他救回居处，道谢时会错了意，闹出的那句笑话。那句钝刀般割了他十六年的谢语。

他说：“多谢贤伉俪。”

沈铮夫妇对望一眼，神情平淡。他们早已忘了，毕竟也不过一句寻常言语。他只是报复十六年前的自己罢了。沈铮的目光比当初温和得多了，但那点炙亮的星火仍留在眼眸最深处，霎时间他自惭形秽，伸手推门。

“兄台，你的手……”

虞凉这才发觉，那只白皮囊不知何时被他捏破了，想是心绪激乱之故。毒粉混着鲜血沁入崚嶒的指骨，沈铮急劝他净一净手，他摇摇头，随手丢了那袋毒粉。手指如死枝般推开屋门，竟丝毫不痛。

这时她忽然说：“师弟，你也是来害我们的吗？”

虞凉身躯陡然一震：原来她终究还认得他。

他垂头不答，默然出门去了。

五

柳原已出了九剑，每一剑都被薛寒音轻飘飘闪过。

薛寒音手拈一柄细剑，慢腾腾绕柳原而行，偶尔手腕轻抖，剑尖

点在柳原的剑刃上，便震得柳原半身酸麻。

叶商英默立在一旁，目光追着薛寒音的右腕，似在悟剑。张商志兀自沉浸在被柳原诓骗的恼恨中，骂个不停。

薛寒音冷声道："既敢冒充老朽的弟子，老朽便指点你几招剑术。"漫步中随手一劈，柳原顿觉一道狭风割喉而至，将剑刃横在喉前，叮当一声，虎口崩裂，血流如注。

柳原握紧了剑柄，猛然反刺一记，薛寒音漫不经意地偏身让过，道："小贼，还不弃剑？"说着又出一剑，仍刺向柳原咽喉。

柳原横剑再挡，双剑闷声一撞，将他激得呕血。他抹去嘴角血沫，大喝一声，迸力连刺数剑。薛寒音却仍是不疾不徐地避让，间或反点一剑，便能击溃柳原的剑势。

那柄窄锐如弦的剑在柳原眼前飘来闪去，他像是被囚在了一场慢雪中。细碎的剑意缓缓飘落，渐渐冻结他的内息，他又一剑刺空，脚下踉跄，扑倒在地。他说：

"我不是小贼……"

柳原未及起身，薛寒音已如一株老树般凭空在他眼前长出。张商志拍掌笑叫："薛师叔，杀了这贼小子！"

"我叫柳原。"

柳原知道这个名字即将埋没荒山，野草般被人遗忘。他做了蠢事，闯进这山里送死，但他心里隐约也有一丝安宁，他将与古往今来万万千千的人共有一个名字。如今江湖，侠义衰微，可世上终归是有过侠的。他心想，我才初入江湖，我还有很多心愿，我能算是侠吗，他笑了起来，我能算是侠吗？

“弦歌鸣，万籁绝。”薛寒音轻念一句，转腕便欲刺下。

茅屋的门吱呀一颤，虞凉低头走出。柳原心弦收紧，未及出声示警，又见一个白衣女子提剑跃出门来，月色中容颜清丽，料想便是沈夫人了。

薛寒音悬腕侧目，见沈夫人连踏春草，宛如凌波，一道剑光飘掠而至—他只冷冷道了声“商英”，竟又转回身，看也不看她。

叶商英横步拔剑一拦，一蓬霜气破鞘而出，遏住了沈夫人身形。剑光如一阵急弦乱颤，两人顷刻间对拼十余剑，各自退步。

沈夫人脸色雪白，凝神调息。叶商英冷然一笑，他曾听闻沈铮之妻似是名师高徒，但方才对剑，却察觉她在剑劲上的造诣远不如己。

张商志退到叶商英身后，目光扫量沈夫人，笑道：“沈铮的婆娘倒是俊俏，待会儿剥光了……”

话说至此，忽觉喉中嘶嘶一响，山风灌满胸腹，竟再也发不出声。

叶商英仰起头，月下飞浮着细如尘沙的血珠。他猛然回身—张商志的咽喉被切开一线，仰天栽倒。而虞凉不知何时已掠到他背后，垂首静立，袖底斜逸出一根枯枝。

叶商英神情一肃，凝缓地归剑入鞘。周遭萧然一寒，似乎月华的暖意也被收入了鞘中。他在拔剑的一隙间连出六剑—弦歌门绝学“剑歌六莹”，得名于古帝颛顼之曲，一瞬又一瞬的剑光宛如月映飘雪，晦明不定。

虞凉反手拂袖，枯枝拆散六道剑光，与叶商英的剑刃一触。叶商英只觉手上骤空，低头瞧去，剑仍在手，可他却像是握着一段流水，无从着力。

“你、你是……梁轻枝。”叶商英注目虞凉手上，恍惚看见枯枝回春，梨花重开。

虞凉回眸一顾，叶商英倒退了两步，怅惘弃剑。

夜风低啸，铁剑跌入乱草，散碎成片。叶商英忽然醒觉虞凉并不是在看他。凝神欲逃，却莫名嗅到了一丝花香，大口呼吸，香气愈浓，竟似是从他心口生出，沿着一道狭小的伤痕不断流逸体外。他俯看满襟鲜血，回顾平生恶迹，不禁自嘲：我的血竟是香的。

虞凉看了沈夫人一眼，极快地又偏开头。她却没看他，忽然出剑捺在叶商英胸前，叶商英已是气绝僵立，触之即倒。她这才惊惑地看向他。

虞凉与薛寒音遥遥对视。

薛寒音早已将柳原拎在身前，此刻又横剑架住柳原脖颈，冷笑道：“姓梁的，你若敢妄动一步，老朽只好割了他的脖子。”

柳原怔怔望着虞凉，但觉胸口气血忽低忽昂，时冰时沸，蓦然叫道：“虞兄，切莫管我！”

虞凉似未听到两人之言，径自低头一咳。

柳原忽然觑见颈前的窄剑失力坠落，似是薛寒音撒了手，惶疑中回头，恰恰又闻一声清咳，却见薛寒音如遭雷殛，踉跄倒退，耳鼻溢出缕缕细血。

薛寒音厉啸顿步，倏忽疾跃而起，飞刺虞凉—凌空一振细剑，眼前却不见了人，只得与一片云雾般的空芜重重相撞。

虞凉头颈微抬，已在柳原身前停步，弯腰将柳原扶起。

月光下，薛寒音身形浮空，似被山风托起了一瞬，随即坠地一

震，断草纷飞。胸前伤痕狭长如枝，鲜血洇成梨花五瓣。

六

柳原望向虞凉，拱手一拜，唇齿轻颤，久久难言。沈铮也走到门外，叹道："多谢梁兄相救。方才屋中未能相认，失礼莫怪。"

虞凉摇摇头，身躯微晃，猝然咳出一口血。

"梁……虞兄，你没事吧？"柳原上前欲扶，忽地醒悟：先前他在山道上与那弦歌门弟子斗剑，也是凭了虞凉的一声怪咳，才得以险中取胜。

虞凉道："仓促出手，牵动了旧伤，无妨。"心念一动，察知她正看着他手里的那根枯枝。她忽然轻轻道："师弟，你的修为已高到这般境地了。"

虞凉惨然一笑，无言以对。

当年杨逊逝后，他与师姐追随云陌游习剑，但因一场变故，云陌游与两人失散，仅遗下一式剑谱。他俩只来得及学了入门剑术，便在蜀地的山中住下，每日习武练功，参详剑谱。倏忽七年过去，怎奈剑谱过于玄邃，两人一直钻悟不透。

直到十六年前他救了沈铮，某夜练剑归来，撞见沈铮竟在研读剑谱，质问起来，师姐却说是她请沈铮看的，她道："师父曾说，天下学问到了深处，道理都是一样的。沈公子博览诗书，兴许便能想通这剑谱。"

他当时已对师姐表明情愫，闻言更是气苦，道："本门剑术，岂容外人窥看？"越想越怒，挥剑便要斩去沈铮手臂。

师姐执剑护在沈铮身前，与他大吵一架，到最后两人都红了眼

睛。她道："我知道你是为了……为了什么，你心地如此狭窄，根本不配用剑！"

他顿时呆住，心灰意冷，收剑出门去了。

翌日清晨，她便留书辞别了他，陪伴沈铮赴京赶考。

往后七日，风雨如晦，他躺在草坡上怅茫出神，遥想着她随沈铮出了蜀、过了秦，行行重行行，双双在京城的雨中撑伞伫立……从此山中的虫鸣如泣、枝摇如舞，都与她无关了。那一刻他终于彻悟了剑谱，心中却也同时立誓，终生不再用剑。

她说了他不配。

后来，他走过许多遍从蜀山到京城的路，看过路上的每一片云，住过沿途每间客栈酒肆。他在江湖上奔波，侠名渐起，心想也许他已去过了每一个她去过的地方，但她终究已在江湖之外了。

那山中的七年，初时像温暖的皮袭，裹紧了便能挨过寒夜，后来却似渐渐生满荆刺，已不忍回想。

他已只剩下一根梨枝，那是她当年临别时留下的。

沈夫人忽道："这根枝条，能给我看看吗？"

虞凉摇头苦笑，方才在屋里神思激荡，枝条已被他无意间震碎，对敌时全凭他的一股内劲黏连。十六年了，他环顾四野，山中花草仍新，这根梨枝却终究朽了，手心一松，枯枝散成了木粉，被夜风吹进更远处的夜风里去了。

沈夫人怔住，轻叹不语。

柳原看着沉默的两人，一时似也有些不愿开口，良久才道："咱们要趁夜下山吗？"

虞凉道：“你们且去歇两个时辰，天亮再动身。”说罢走离了三人，远远站住。

柳原与沈铮夫妇商议了一阵，约定明晨沿茅屋后的隐径出山。随后，沈铮将柳原引去偏房歇息。

当夜柳原怪梦不断，乱念纷呈：

时而梦见自己剑术大成，杀得弦歌门众人掉头鼠窜；时而梦见虞凉狂性大发，竟一剑刺死沈铮，将沈夫人掳走；更多时却梦见弦歌门将他们捆住掷进茅屋、燃起大火，火光映亮了整座山……种种幻景交融杂糅，渐渐模糊消散，到最后眼前只余下虞凉独行在月色中，一边仰头灌酒，一边踉跄走着。

醒来时汗流浃背，仿佛在梦中轮回了千百次。

晨光熹微，风里散开一蓬白絮，柳原出了门，走近虞凉，见他头发上结了露水，竟似一直站在那里。

柳原拱手道了声“虞兄”，沈铮夫妇推门而出。柳原返回去寒暄了两句，商量起下山后的去处，均觉弦歌门阴魂不散，不论南下北上，都非万全之策。

柳原蹙眉沉吟，却听沈铮笑道：“沈某平生行事，皆是义所当为，即便因此身死，亦无愧无憾。”

沈夫人亦道：“生死有命，无愧无憾。”说罢与沈铮相视一笑，两人执手轻偎，但觉彼此心意接通，别无他求。

柳原点了点头，回身看去，虞凉身躯微颤，慢慢挪着步子去远了，背影伛偻，浑似个痨病鬼。

七

春草如潮，更行更远还生，虞凉登上茅屋左近的山坡，驻足远眺。

满目郁郁苍苍，不禁悲从中来。

“梁兄在看什么？”忽闻一问，却是沈铮走到了身旁。

“哪有什么可看？”虞凉摇头道，“大江流日夜者何如，春草黄复绿者又何如，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托遗响于悲风罢了。”

沈铮一怔，听出虞凉此言集了谢宣城、沈隐侯、王龙标与苏东坡的诗文，四句同指向客心之悲。可他分明记得妻子曾说，她的师弟是不甚通晓文墨的。沉吟片刻，叹道：“天地渺茫，人生如寄，客心何以自处，确是一难。”

虞凉道：“沈兄能否解之？”

沈铮怅然半晌，答道：“天地无心成化，草木自有深情，山河如旧，佳期如梦。”

虞凉怔了怔，虽感佩沈铮为官时的义举，却也不欲与他多言，微一颔首，径自走回去了。

茅屋前，柳原见了虞凉，道：“沈夫人正在房里收拾行装。”

虞凉未及开口，屋子里忽然传出了笛声。是他初遇她时听过的旧曲。

疏雨中，茅檐下，少年时。

虞凉神情一涩，仿佛霎时肝胆成灰，几乎忍不住要抬手掩耳。

那些青梅竹马、笑言私语、朝晖夕阴和剑光曲韵，那些山中月、镜中影和溪上云，那些繁星与孤灯，那些凉—都随着笛声在晨风中缓

缓飘零，落在枝上、岩上、星星点点的野花上。

一曲终了，余音逐絮远去，山风鼓在胸口，心中莫名空落。

虞凉继续聆听，任凭那些积淀在他骨骼里的笛声流散到林草间，如往常般随手振袖，才想起那根枯枝已不在了，手心里永远空出了一道狭长的枝痕。

当年她折梨枝辞别，那是以梨寓离，永不相见之意。他本也断绝了与她重逢的念头。可他还是来了，三天前他便进了山，只敢远远守着，但他终究还是见到了她。他也曾立誓再不使剑，可今朝却也不得不用了。咬着牙说下的话全都没有做到，他心想，此生他总归是不成器。

柳原道了声："虞兄？"

虞凉转头，看到沈铮夫妇已打点了行李，并肩而立。他说："你们先下山。"

沈铮一惊，劝他同行，但虞凉只是自顾自将背上的包袱轻轻放在地上。

柳原急道："虞兄，你有旧疾在身，还是与我们一道……"话音未落，沈夫人眺向东边来路，忽道："有人来了！"

两个弦歌门弟子身形鬼祟，正在蹑步贴近茅屋，柳原与沈夫人不约而同地横剑踏前。

虞凉却恍如未见，弯下腰慢慢解开包袱。柳原低头瞧去，包袱里散着几枚铜钱，除此之外，便是一柄旧剑。

天光一晦，虞凉拔剑伫立，剑上斑斑锈痕在晨风中流洗而过。

那两名弦歌门弟子凛然止步，打量着虞凉手中锈剑，目光渐转惊

惧，竟沿原路急急逃远了。

当年锈迹梨花斑，孤舟明月涉江寒。

“涉川剑吗……”

柳原心神震动，凝望着背对三人的虞凉，只觉他犹如一根孤枝，断在天地之间。

沈夫人上前欲再劝，忽听虞凉轻叹道：“当年已失所寄，今日不必多言。”

当是时，密林深处飞起一声清弦，似有人在林中拔剑。

那弦声并不消绝，反而绵延传来，顷刻间升律转调，连变九次，催心涤魂。柳原听得片刻，顿生惶幻，身躯摇晃起来。

虞凉清声一咳，柳原悚然醒神，喃喃道：“剑弦九韶！是陆九歌到了。”

弦声低下去，隐有若无地颤着，宛如微火在找寻干柴。

山风一暗，林中忽又飘来一声呜咽：“梁轻枝……”

模糊如歌，似在邀战。随即弦声乱起，一时不知多少弦歌门剑客拔剑，呜咽声也越聚越厚，宛如群鬼哀泣，阴云般压过来了：

“梁轻枝……”

虞凉仰起了头，眼角慢慢渗出一滴亮。他久久凝望天际，仿佛心系之人没有立在他身后，也不在这山中，而是遥隔云端。

他迎着那阵呜咽，提剑前行。

林中忽寂，一瞬之后，弦歌汹涌再起，暗潮似的迢迢不断：

“梁轻枝，梁轻枝，一别生死两不知……”

柳原听得心酸，却见沈夫人蓦然红了眼眶，轻唤道：“梁雨！”

虞凉脖颈一颤，终究没有回顾。

柳原眼中陡热，低下头去。再抬眼时，虞凉已走入了青山碧林深处，与乱枝密叶融在一起，辨不清了。

八

三人从茅屋后的小径下山，一路无言。

柳原横剑当先，偶一低头，发觉剑的影子歪歪扭扭，反倒是头顶枝杈的落影峻拔如剑，随着他迈步，那剑影掠过层层枝影，宛如一个畸零的人走过刀阵剑网。刹那间心有所感，霍然回首：远处的深林中隐约徘徊着一道雪色的剑光，上接云气，久凝不散。

“云中一刺……终究没有失传。”柳原魂悸魄动，轻声一叹。

三人神情凝肃，伫望片刻，下山去了。

后来江湖传言，梁轻枝夜入蜀山，破誓出剑，尽诛弦歌门精锐一百二十九人。也有人说，梁轻枝也死在山中了。

从此柳原再也没见过虞凉。

再后来，渐渐也有人称柳原为侠了，柳原每每听后一笑，有时欣然，有时惶惑，但总是会想起山中那夜，他走去茅舍的偏房歇息。

进门前，不自禁回望了一眼：

虞凉孤立如松，月光停在他的眉宇间，清白一片。